СЕРИЯ КНИГ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白银时代丛书

踏浪女人

〔俄国〕亚·格林 著

郑海凌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踏浪女人/（俄）格林著；郑海凌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白银时代丛书）

ISBN 7－5063－1339－1

Ⅰ.踏…　Ⅱ.①格…②郑…　Ⅲ.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Ⅳ.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683 号

踏浪女人

作者：〔俄〕亚历山大·格林

译者：郑海凌

丛书主编：严永兴

责任编辑：懿　翎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85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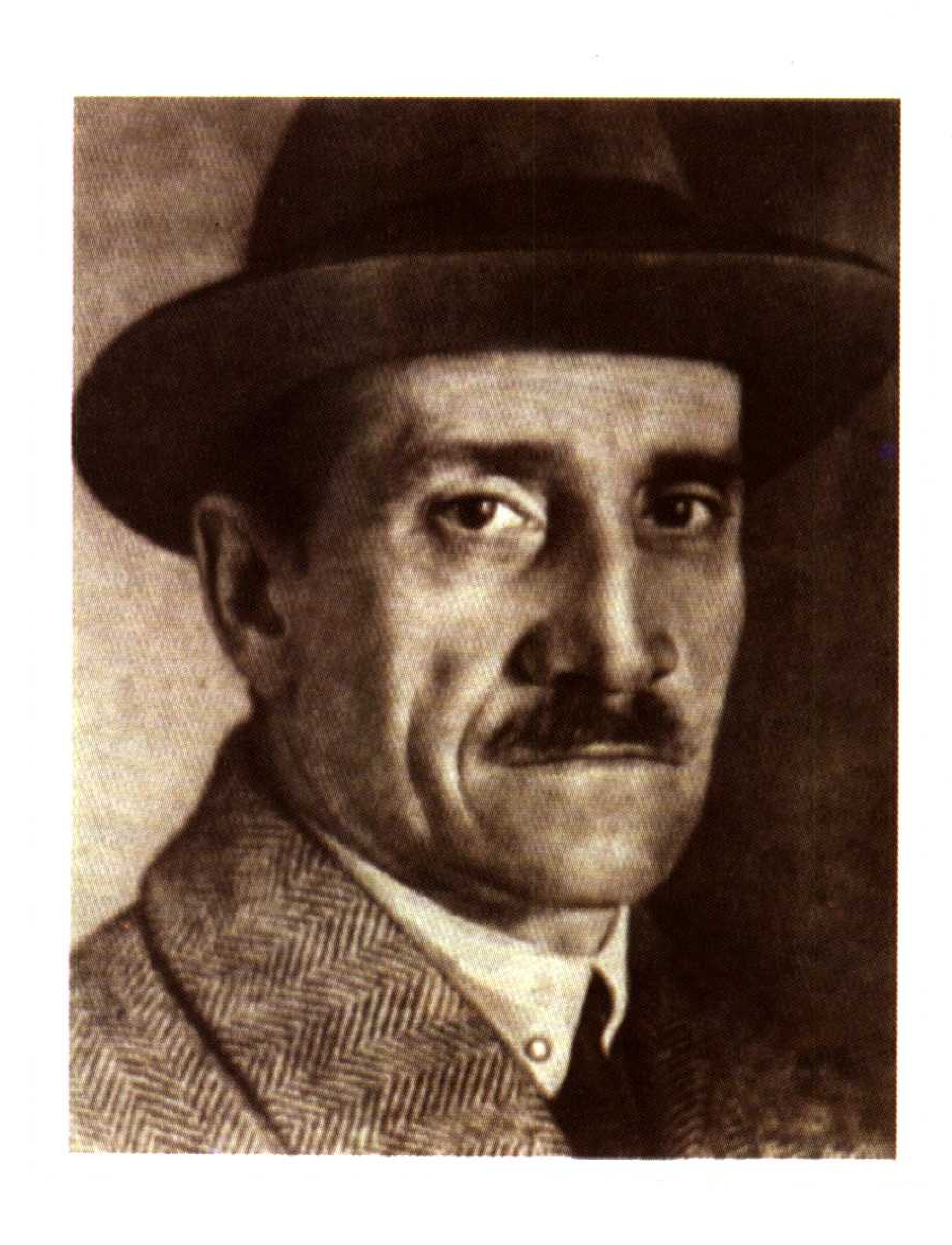
印张：14.25　　**插页**：4

印数：001—11000

版次：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39－1/I·1327

定价：21.80 元



亚·格林

译者简介

郑海凌，1950年生，河南鹿邑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早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系，后进修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曾在北京民航局和军委空军联络部任职十余年。70年代开始文学翻译活动，翻译过二十多位苏联和俄国作家的作品，译著在全国十多家出版社出版。主要译著有布宁的《米佳的爱情》(1981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卡维林的《离别情》(198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顿巴泽的《明朗的夜》(1987年,黄河文艺出版社)、托卡列娃的《啼笑皆非》(199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格尔曼的《离散情侣》(1992年,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高尔基的《童年》(1995年，漓江出版社)、果戈理的《死魂灵》(199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

辉煌的白银时代

（总 序）

严永兴

一

兴许，读者们会问，为何突然间，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冒出一个俄国的白银时代，为何突然间要介绍白银时代的文学，要出“白银时代丛书”？这个问题提得好！

大家知道，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蓦然回首，发现在这个漫长而又短暂的百年中，虽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但是，这个世界在科学、文化等等各种领域，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进步和发展。因此，面向二十一世纪，海内外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都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悉心研究各种令他们感兴趣的、有关这一世纪的话题。从政治到经济，从

社会到历史，从军事到科技，从宗教到哲学，从艺术到文化，等等，无不涉猎。

奇怪得很，在文化领域诸多热门话题中，有个话题尤为引人注目，待到苏联解体后，它更成为一个十分耀眼的亮点，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被各国的、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踏访着，如一个陈旧而奇瑰的梦，那就是俄国的“白银时代”。也许这是惊奇于在一个世纪之交的沙皇时代和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时代的夹缝里，竟然会造化出一个灿烂辉煌的白银时代。也许是感叹于它的短暂和多舛，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文化精英们全都跨鹤西去，只剩下片片花瓣，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史册上，散发出永恒的幽香和无限的惆怅。也许是这泓白银文化的清溪中沉潜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谁也避不开它作为一个时代而光耀百世的辉煌。

首先，许多研究者几乎不谋而合地形成一个共通点，认为所谓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国文化”，并非只是一种文化，而应该有三种文化，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三种俄国文化。源自同一母体的三种文化，虽具继承性和延续性，却有着不同的文化群体、文化内涵、思想、表现形式、成就和影响。因此，它们是三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却非一种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称白银时代，是相对于黄金时代而言，它不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挂在体育明星脖子上的金银铜牌，可依次排定名次。它们的不同名称，亦不表示它们各自的含金量、重要性和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俄国文化辉煌的黄金时代造就了一座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为代表的俄国文学高峰；产生了以格林卡、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为首的俄国新音乐；也使俄国芭

蕾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形成了除法兰西、意大利之外的世界芭蕾第三学派——俄罗斯舞派；并使以列宾、苏里科夫、佩罗夫等著名画家为中坚的俄国巡回展览画派迅速崛起，左右俄国画坛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似乎都毋容置疑，且为世界各国文化界人士所熟悉，所接受。但是，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诸多原因，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或者说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恰如蚌中珍珠，沙漠隐泉，掩藏着一个粲然的世界，清洌，明丽，灵动，精致，却长期鲜为人知。殊不知，短短三十年的白银时代，得天地之韵律，时代之造化，不但今天让人神醉情驰，刮目相看，就在当时，它所达到的成就和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而全面的。成就和影响所及（尤其是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不仅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艺理论、音乐、芭蕾、表演艺术、摄影、电影、绘画、雕塑等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而且涉及建筑、工业品艺术设计、宗教哲学和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

绘画方面，世界抽象艺术的鼻祖就是俄国的康定斯基，他的一系列以音乐命名的抽象画风靡世界，他发表于1910—1926年间的四部理论著作：《论艺术的精神》、《关于形式问题》、《论具体艺术》和《点、线、面》，成了抽象艺术的奠基之作。再加上1915年以一幅《黑方块》轰动京城的马格维奇和美术设计艺术的奠基人塔特林，无论是属至上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成就都是惊人的。

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1915年是俄国文化的“第二次分裂”，也是整个世界文化的转折点。理由是造型艺术找到了“自身至高无上的语言”，开始否定古希腊的拟态（模仿大自然）原则，“有理性地在符号系统中进行创作”。（列什，《俄罗斯文化的青铜时代》，《文学报》1997年4月16日）

这个论断不无道理，但岂止绘画。音乐方面，如斯特拉文斯基，曾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语言结合起来，以早期的原始表现主义、中期的新古典主义和晚期的无调性序列主义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终于融汇贯通而攀上音乐艺术的峰巅。斯克里亚宾在继承俄国古典音乐的基础上，探索表现主义的和声结构，他的《普罗米修斯》交响诗等作品，对二十世纪的欧洲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肖斯塔科维奇虽是后来者，但他从 1925 年登上乐坛，即表现出异常独特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不仅音乐语言和风格独树一帜，而且善于运用音乐手段表达思想，使作品富有哲理。虽屡遭批判，但无法动摇他作为二十世纪交响乐大师的地位。

俄国芭蕾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在世界芭蕾舞坛上占主导地位，接着以戈尔斯基、福金、斯特拉文斯基等艺术家为组合，从芭蕾音乐、芭蕾舞改编和表演风格上进行革新。并依托俄罗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年轻的舞蹈家们在欧美各国成功的巡回演出，产生极大影响。斯特拉文斯基风格独特的芭蕾音乐和印象派画家科罗温色彩绚丽、场面宏伟的舞台设计，此时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著名画家兼建筑师利西茨基把俄国的至上主义、非具象艺术、构成主义与西欧的新造型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西方的建筑与美术设计产生重大影响，并推动了美国前卫艺术的发展。

但是，应该说，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最灿烂辉煌的，当推文学。世界各国的文学，垒聚到十九世纪，都成了一座座突兀的山峰，其中俄国文学无疑是高大幽深、奇峰罗列的山脉之一。不过，大凡高峰树起后，后人每每高山仰止，或东施效颦，它成了后来者不得不继承的遗产。过于迷恋承袭而不力求创新，过于注重传统而不摆脱前人窠臼，这丰厚的遗产就累聚成一座沉重的负担，令后来者诚惶诚恐，不知所以。

而白银时代文学的盛大，归拢来说，恰恰在于它是一批极富天赋、然抱定“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抗风云”宗旨的文人和团体的集合、汇聚。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来这里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一时间墨香馥郁，气吐万汇。

二

最先登场的是象征主义。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序幕，就是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的峰巅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明斯基，维亚·伊万诺夫等宿将拉开的。接着，第二代中又有勃洛克，别雷，谢·索洛维约夫等名家加盟。因此，可以说，这一文学团体的实力非常强大。虽然，俄国的象征主义是由于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和曾经如日中天的诗歌的日渐衰微，在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但是，它并不同于西欧象征主义，它的先驱乃是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是权威的宗教哲学家和颇有名气的诗人，虽然他于世纪末(1900年)去世，但是他的美学、哲学、神学思想和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对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和小说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引出了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理性上的完整性。他在神学上的主要学说是东方和西方的信仰应该在一个世界性的教会中得到一致，他的宗教哲学思想把世界看成是“完整统一”的，因此曾鼓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神权统治，这种空想的破灭又加深了他关于反基督的出现和世界末日来临的情绪。受他的影响，象征主义的精英们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性的彼世，有极大的向心力，也就颇可理解了。社会

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玄奥、艰涩的诗篇中汇聚着他们的人神意识和宇宙感悟，埋藏着他们的孤傲、郁愤、才华和对尘世的不屑。也许正是这种理性上的大彻大悟和形式上的独立创新，他们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

象征派中，身兼二职，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的，也不乏其人。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别雷和梅列日科夫斯基。

不管愿意不愿意，如果可以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称为“奇书”的话，那么安德列·别雷(1880—1934)的《彼得堡》也当在其列，而且论资格，比上述两部名著都老。《彼得堡》发表于1913—1914年，《追忆似水年华》是1913—1927年，《尤利西斯》则1918年才开始在纽约一家杂志上连载。

《彼得堡》是一部在俄罗斯文学中第一部同时表现了东方和西方，也就是表现了世界的作品。作家所展现的艺术画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在时空上有明确具体界定的，又是朦胧模糊和无限的。作品的背景是1905年俄国革命，写的只是发生在首都彼得堡短短十来天的事情。但它犹如一幅涵纳万象的巨型绘画，借助于艺术象征和意识流，蕴含异常的艺术魅力，并具有世界性的广阔内涵。难怪中译者钱善行先生说它除了与多数象征主义、意识流作品一样比较难译外，还有它特别的难度。“行文中随时遇到的古希腊罗马神话、非洲和阿拉伯的古今文化现象、《圣经》故事、东方佛学诸流派和中国的孔子儒学，直到古今各国包括人智学、通灵术等等哲学观点、欧洲和俄国从古至今的民间传说和文学掌故，还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哲学的种种理论、名词、术语，数以万计。”别雷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改革上，除象征和意识流，他还追求小说的诗化、韵律化，追求叙述语言、结构的节奏和“音响”效果，把诸如对位、变奏、转调、旋律

的再现等音乐作曲技法移植到小说创作中，因此读他的小说是一种高品位的享受。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内容上的包罗万象和叙述技巧上的繁复，以及作者大量使用的古文字、民间词语、外来词和仿声词，往往让译者面对"天书"望而却步。因此西方虽早有"别雷学"研究，但《彼得堡》的译介却大大滞后，德、法、英文的译本几乎都出现于半个世纪之后。

1990 年，我曾约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钱善行研究员为《世界文学》杂志翻译《彼得堡》的部分章节。钱先生学识丰富，治学严谨，担此重任后，花费近两年的时间，始大功告成，可见态度之认真和译事之艰难。但译文准确传神，使我国读者得以第一次领略这部名著的魅力，可惜只是选译。此后，钱先生又与他夫人合作，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 1922 年版的《彼得堡》(删节本)的翻译工作。接着，他又开始该书的另一版本(全本)的翻译，也即我们这套"白银时代丛书"中的《彼得堡》中译本。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全，更重要的是钱先生经前后六七年的潜心钻研和苦心孤诣的反复修改，"十年磨一剑"，已经将译文磨炼得近乎精雕细镂的程度，更加准确，更加完美。

直接用文学形式体现索洛维约夫的"反基督"思想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题材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作品包括《众神之死》、《复活了的众神》和《反基督》。第一部选取的是古希腊罗马晚期，描写古代文明的悲剧性衰落，历史人物是"叛教者尤里安"。第二部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人公是闻名遐迩的大画家达·芬奇，不过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希腊诸神的复活、人性和个人的精神自由得到确认。第三部同作者的祖国有关，主人公是他的同胞视为圣明和英雄的彼得大帝和被他杀死的长子阿列克谢。俄苏文学中的传统作品都有分清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习惯性功能，作家的笔道一划，黑白、善恶、忠奸分明。有趣的是，梅列日

科夫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有意而为。作品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是作为象征,被作者有意识选取的,用以象征和表达他的反基督的宗教哲学思想。因此,如果要对这样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史实的考证和科学的裁定,恐怕是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的。

这些白银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潮流的,但却仅仅因为各自的美学追求、哲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最终导致解体,风流云散。

随着俄国象征主义的解体脱颖而出的阿克梅派,高举完美、高超、高雅的大旗,作为他们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在他们的诗中,已经没有象征主义的玄奥和神秘,亦不从彼世去寻觅创作灵感和寄托感情与希冀,而专注于对自然生活的展示和个人精神世界的探幽。被称为"阿克梅派六杰"的六位诗人都因对诗歌艺术和个人风格尽善尽美的追求,而成气候。日后,六杰中的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更臻成熟,登上了俄国白银时代和整个二十世纪诗歌的高峰。他们的"唯美"受到了时代的许诺,终于以自己诗歌的无穷魅力向世界昭示:真正的俄罗斯诗才本来就蕴藏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尽管两位天才一前一后被自己祖国的政治风波所淹没,但是,也许他们的悲剧命运更增添了他们诗歌的澄明世界的内涵和价值。

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出现的俄国未来主义,在白银时代的诸多艺术流派中,也许是唯一一支非发轫于俄国的现代主义流派。未来主义的发起者意大利人马里内蒂和未来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博乔尼、塞韦里尼等人的主张,给了他们直接的启发和影响。无论是俄国的立体未来主义还是自我未来主义,都声讨和全盘否定传统文艺的价值,认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和现存的文化都是僵死腐朽的,与现时代的精神不相容的,奉创造与新的生存条

件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为圭臬。正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大胆和反叛，引发出一场诗歌语言的探索与革命，造就了如布尔柳克、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谢维里亚宁等一批颇有成就的未来派诗人，而且日后还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中脱胎出两位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均以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和表达手段影响着俄国诗坛。

否定传统、唯我独尊，似乎太狂傲了些。其实，真正的优秀传统是否定不了的，也无法妨碍它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而光耀百世。但是，社会的发展时时需要改造传统，健康优秀的传统亦须不断激浊扬清，立美逐丑，问题是看改造者甚或否定者的人品、素质、立场如何了。马里内蒂走向了反动，马雅可夫斯基却迎接了革命。

三

有着优秀传统的现实主义在俄国白银时代异彩纷呈的现代主义流派面前，显得沉稳而充满自信。以高尔基和布宁为代表的白银时代现实主义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意吐故纳新，激浊扬清，拓宽现实主义的视野和手法，让它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诗歌、小说、戏剧领域都取得了具有巨大影响的成就。

应该说，这支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它包容了一大批像安德列耶夫，库普林，魏列萨耶夫，阿尔志跋绥夫，霍达谢维奇，阿·托尔斯泰，茨维塔耶娃，叶赛宁，爱伦堡，扎米亚京，普里什文，格林等等名作家和诗人，他们或崭露头角，日后才达到创作的峰巅，或声誉日隆，各擅胜场，但他们的领袖人物无疑是高尔基和布宁。

布宁在俄罗斯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诗歌、小说、散文俱佳，文笔严谨，语言隽永。

布宁十九世纪末，即1898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在宽阔的天空下》，高尔基赞誉他是"当代第一诗人"。但在他整个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说和散文，本世纪最初十六年是布宁创作的极盛时期，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他的散文既具有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感，又有绘画作品的色彩和光感，但他从不脱离生活单纯描写自然，并且注重语言的洗炼、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使他的作品熔诗、画、文于一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一直被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视为楷模。

高尔基虽然没有获诺贝尔奖，但他无疑是白银时代和二十世纪俄苏文学中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无法比拟的条件是，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极其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在西方的一些论及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专著中，往往把高尔基排斥在外，这是一种偏见和偏颇。谈白银时代而不提及高尔基，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也有学者认为，高尔基自始至终是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任何提法，包括人道主义作家和象征主义作家这些提法都是对高尔基的贬损。说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并没有错，但刻意强调未免失之矫揉。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而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这顶桂冠岂不大打折扣？构成高尔基"文学即人学"的精神基础的恰恰是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既导致了他对沙皇及资产阶级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也导致他反对十月革命初期革命内部的一些过激做法。这一精神也正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思想基础。

另一位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就是这次"白银

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的作家之一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1871—1919)。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布宁是截然不同的文人。如果说，高尔基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布宁的散文注重语言的洗练、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那么安德列耶夫的小说是在借鉴和创造性地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有机地结合成新的文学语境，显示出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由于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残酷的战争，还是孤独痛苦的日常生活，现实主义的细致描写总是和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因此他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给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以有力的影响和启发。

鲁迅先生曾评价他的作品“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的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象之差，而出现灵肉一致的境地”。只消读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就会知道鲁迅先生七十六年前的评价，比起安德列耶夫的一些同胞评论家们，要客观得多，真诚得多。

诚然，不能说安德列耶夫的作品篇篇都是佳作，部部都属上乘，但是它们的构思、笔法、风格、哲理思辨，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交融，构成一个整体，整个儿散发着严峻、强悍、豪壮、奇崛的风范，如果他要写出几行流丽优雅的文字，反而会使人们惊讶，感到不协调。他甚至吝啬到不肯在主人公的外貌服饰、个性特征上多费笔墨，也不注重具体的人和事，却不惜篇幅，调动一切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手段，渲染夸张、强化突出他意识中的“事实的形象”，亦即他的主观感受，以及他对现实生活的沉思。如《红笑》，如《七个绞刑犯》，如诸多其他作品，与其说他在写

作，供人阅读，不如说他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写作技巧论，用浓墨重彩、强烈对比、刺激性的色调、荒诞的形象来描摹自然物象、现实生活和人生百态，不是太离谱了吗？只有把技巧与思想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理想的渴求化为笔底风云。

这，就是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有着层次丰厚的景观、绚丽的色彩和多元化的格局。它是一场新世纪的聚会，不同天赋、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学家相聚在这里，把人性付诸文学，又用文学引发人性；它是一场罕见的文学爆炸，短时期内积聚如此巨大的能量，释放出如此众多对艺术不懈探求与革新的缪斯和艺术精灵，让人走进神话、寓言、历史和现实，走进宇宙感悟的云霓和心灵深处的幽眇，走进艺术王国的自由殿堂，去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于是，它成了俄罗斯文学一种玄秘、洁净、澄澈、高超的积淀，一份永久的遗产。

四

正在这时候，1917 年俄历十月，俄国工人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场革命是否导致了辉煌的白银时代的戛然终止，便成了众多学者探索和争论的焦点。

在我看来，俄国的白银时代，既没有在十月革命之日，也未在 1918 年以后大批俄罗斯文化精英移居国外之时突然终止。它在新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还持续了一个较长时间，直到二十年代末才逐渐归于沉寂、终结，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与考验。

对苏维埃广大工农和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取得胜利

的欢乐只是短暂的瞬间，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内忧外患，战争，饥荒，经济萧条，百业凋敝，食物匮乏……所有困难都落在列宁这位伟人瘦削的双肩上。他为巩固政权、战胜敌人、恢复经济而采取了一切严厉而极端的措施，但却似乎无暇顾及文化艺术。这给白银时代文学的继续繁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面对剧烈的历史变异和政权更迭，白银时代的一些文化精英们显得迷惘和不知所措。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包括曾经呼唤过“让革命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的高尔基，对革命后的种种极端做法强烈地不理解，又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这场红色风暴。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终于作出了痛苦的抉择，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流亡不定的生活中去追逐创作的灵感和天地。平心而论，这不是反动和背叛，而是对自身职责、理想、才赋、智慧的悲剧性执迷。那是一条艰难痛苦的路，但艰难痛苦对于1918年以后的俄国作家们都还不太在意，别离充满硝烟的故土不久，他们在异国对承受苦难和创造佳作的自信心还有充裕的贮留。他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对故国的眷恋熔铸于作品中，维系着白银时代俄国侨民文学的辉煌。读他们的作品常常可以感到一种对俄罗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和恨别离、愁故园的游子生命脉流的搏动。

高尔基在这期间，创作了一批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短篇小说珍品，作为一种反思后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而且有意识摆脱他世纪初作品中强烈的浪漫主义或政治化倾向，表现了他在新时期对善良、正义、自由、真理的新的思索。

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女诗人首屈一指者，当推才女茨维塔耶娃。这位书香门第的女诗人，十八岁便发表第一部诗集，1917年完成诗集《里程》(1920年出版)，奠定了她在白银时代

的地位。一生创作有长诗十七部，其中有十一部是在1922年侨居以后写成的。“文章憎命达”，苦旅思乡的人生激越了她的诗才。她的诗或是散文，或是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三地书简，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和爱的主题，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和博爱的微波，赋予词汇以深刻的含义，赋予形式与精神以和谐的统一。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实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悲痛和孤苦，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因此她的诗感情深沉，富有自身遭际的悲剧性内涵。但她的内心世界却坦荡无尘，充满着炽烈的爱，她爱这个世界，爱俄罗斯，她爱艺术，爱诗，爱周遭她所有的亲朋挚友。她在孤独中写诗，却在艺术形式上刻意求新，无论在音韵、节奏、意象和句法上都别具一格。白银时代文学如果不包括茨维塔耶娃，是不完整的，也不公平。

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除了一大批早已享有盛名的作家外，也涌现出一些新锐，纳博科夫可算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1940年移居美国，1945年入美国籍后，人们一直将他当做美国作家。其实，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出生于圣彼得堡，祖父曾任沙皇的司法大臣，父亲则是立宪民主党人、法学家和政论家，并酷爱文学。由于家庭熏陶，纳博科夫十五岁便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919年，他随家人侨居英国，入剑桥大学，专修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1922年开始以“西林”的笔名用俄文发表作品，并获盛誉。他的作品以用词精美、典雅，意境深邃、奇特著称，创作方法兼融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成分，被称为“新一代最伟大的希望”。

五

然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十月革命后如此艰难困苦的条

件下，俄罗斯国内的文学却呈现出一派繁荣和生机，与国外的侨民文学遥相对应，相映生辉，继续着白银时代文学的辉煌。

记得在扬州个园的佳秋阁上挂有副对联：

秋从夏雨声中入，
春在寒梅蕊上寻。

可见许多事物亦如气候变化那样是很微妙的。

最活跃的，自然是未来主义者。也许是十月革命圆了他们的梦，他们对革命的拥护真诚而狂热。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高昂的音调；无产阶级诗人们以钢铁般的语言高歌的诗篇洋溢着自信与自豪、夸张与力量。与此同时，一位比马雅可夫斯基小两岁的诗坛奇才叶赛宁突然间难以想象地冒了出来。说突然冒了出来，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他五岁读诗，九岁写诗，十五岁已写出抒情诗佳作。他欢呼十月革命，但又害怕革命后的农村变迁；他的诗抒情得具有奇异的魅力，又浸透着俄罗斯的泥土芳香；他兼收并蓄，却独辟蹊径，独创“意象派”，强调对诗歌形象的追求；他只开花，不结果，正当风华正茂时，却突然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留下了一个难解的人生之谜。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两位风格迥异的轻派和响派的领袖人物，都匆匆离去，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巨大损失。

过早告别白银时代的还有以创作“美妇人”形象著称的勃洛克。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解体的象征主义，如今风流云散，各奔东西。留在国内的勃洛克，从革命中获得新的激情和源泉，走向他创作的顶峰。长诗《十二个》虽仍能找出象征主义的遗风，但通体音律和谐，外逸内刚，充满人道主义的激情和历史主义的思索。

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亦是白银时代两位截然不同的大诗人。一位曾是阿克梅派的主将，另一位当时仅是未来主义的龙套。古米廖夫被枪决后，阿赫马托娃不再打出阿克梅的旗号，但诗风依旧。她气度高雅，虽历尽坎坷，但始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超凡脱俗。其文亦如其人，语言典雅，行文运思每每挥洒自如，大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的气度。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在未来诗派中，还只是个小角色，而且若即若离，并不心虔志诚。如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的诗艺已臻炉火纯青。如果说，阿赫马托娃追求的是完美、高雅，那么他追求的则是奇崛、严谨，诗风全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两位都视诗歌为生命。只要看帕氏自己的回忆录和最近问世并轰动一时的楚科夫斯卡娅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札记》，就会知道这点他们是十分真诚和执著的，由此才熔铸成为一代卓然独立的大家。

在这么一种相对宽松活跃、自由竞争的整体气氛中，小说领域也同诗歌一样一派繁荣景象。虽然许多小说名家移居国外，在异地创造白银时代的辉煌，留在国内的小说家应该说亦毫不逊色，在我看来，甚至略胜一筹。这表现在题材的多样化和作品的个性化上。尤其是前者，对远离故土、虽尚有贮留但终究脱离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创作源泉、日益显得捉襟见肘的侨民作家来说，是无可比拟的。

如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我们过去总认为《铁流》、《恰巴耶夫》和《毁灭》是上品，其实还有巴别尔的《骑兵军》，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和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这样的精品。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而是作品的哲理性、悲剧性和深刻性。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鲜明的个性反差和情节的紧张发展，摆脱了空洞和平直，揭示了人性的深刻内

涵，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布尔加科夫和巴别尔都是文坛奇才，一个荒诞，一个冷峻，但荒诞和冷峻中都透出几多庄严和诙谐，两人都在十月革命后获得了创作上新的源泉，二三十年代都各领风骚达到自己文学创作的峰巅。尤其是布尔加科夫，《魔障》、《狗心》和《不祥的蛋》都是荒诞派的杰作，一部《大师和马格丽特》更是风靡世界，成了白银时代甚至二十世纪的经典之作。1966 年西蒙诺夫会以布尔加科夫遗产委员会的名义，为作品作序，称它是“布尔加科夫的讽刺、幻想和他严谨的现实主义散文的顶峰”。

其实，称“严谨的现实主义”并不贴切，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坛上确曾出现过荒诞派，虽说只是昙花一现。荒诞派没有纲领，没有团体，但是却拥有像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这样的荒诞派大师。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堪称荒诞派小说的杰作，并且比西欧和拉美的超前了几十年。只不过人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一直无缘读到这些“荒诞离奇”的作品，原因是它们根本无法得以问世，或是一经问世即遭厄运。

直至八十年代后期，它们才被作为“回归文学”公开亮相，给了俄罗斯读者一份惊喜、自豪和感叹。

六

这次收入“白银时代丛书”的《撒旦起舞》(原名即《大师和马格丽特》)，既是布尔加科夫 (1891—1940) 的绝笔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之作。作者在他的许多作品受到批判的精神压力下，痴心不改，于 1928 年着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无处发表，一直在书斋里时断时续地修改、增删、润色，直至身罹重病于 1940 年去世，最终也没能见到自己呕心沥血之作的发表。二十

六年后，它首次以删节本形式问世，虽说经过杂志社大刀阔斧的删削，依然引起轰动，几十万册《莫斯科》杂志一夜之间被俄罗斯读者抢购一空，并旋即译成西方众多文字，风靡世界。人们慷慨地把赞叹、褒扬、崇敬、愕然奉献给这位伟大的天才。在这点上，俄罗斯文坛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一道特别明亮的光色。

又过了二十二年，《布尔加科夫全集》问世，其中第八卷为《大师和马格丽特》，编者增补了全部删节部分，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最完整的版本。此次中译本即据此版本全文译出（并取了一个新的中译名：《撒旦起舞》），中国读者亦终可一览该作的全貌，欣赏到作家荒诞奇崛的文笔，神奇丰富的想象，怪诞辛辣的嘲讽，犷达不经的诙谐，敏锐犀利的目光和超然物外的冷峻。

长篇中，首先让人愕然的是撒旦和他的几个随从的形象。他们形象丑陋，魔力无边，把个莫斯科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们是魔王和恶魔，但他们荒诞不经的行为中又透着几多庄严和诙谐。而长篇中，最辉煌的篇章，则是马格丽特和大师那生死相依、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及古罗马总督彼拉多和耶稣那奇瑰雄浑、匪夷所思的神话故事。相隔两千年的两大悲剧，被布尔加科夫魔幻般地衍化为极富哲理的超逸。

应该说，这部作品是较之《百年孤独》早写成三十余年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在形而上探求意义的层面上，虽不能贸然判定哪部作品更为深刻，但《撒旦起舞》被搁置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历史的文学的走向虽无从假设，但倘若布尔加科夫当时被全世界所认识，所承认，魔幻现实主义的面貌也许便会是另一番模样，带着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了。

另一种集讽刺、幻想、现实为一体的所谓“综合性散文”也

是当时一些白银时代作家的探索和尝试。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扎米亚京（1884—1937）早在十月革命前被派往英国学习造船时，便创作过《岛民》讽刺英国社会。他把这种集象征、幻想、现实于一身的手法，称为“新现实主义”。而最成功之作便是“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给读者的他的《我们》（1920）。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被世界文坛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他两部便是赫胥黎的《美好的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 年》。三部作品中，扎米亚京笔下的“靡菲”、赫胥黎的野人和奥威尔的“无产者”，都被认为是维护个性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代表。三部曲中，创作最早的是《我们》，后两部，一部发表于 1932 年，一部为 1948 年，远远迟于扎米亚京的《我们》。奇怪的是，受《我们》直接启发而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名气却远远超过前者。这又能怪谁呢？当时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的文霸们，动辄对一些作家和作品挥舞拳头、进行围攻，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谁也难逃其咎。

其实，正常的文学批评是十分必要的，一部作品有时亦需经受时间老人的检验。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作品，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在扎米亚京的奇思异想中，在他那荒诞、怪异、恣肆、大胆的幻想中，往往隐伏着作者深邃隐秘的思想，隐伏着他的超前和预见。人们由于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的不同，抑或看问题的角度、方法、感悟的不同，对它们的解读和评价便会大相径庭。1948 年，奥威尔的《1984 年》出版，亦曾引起激烈争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原因亦在于此。当年，有的评论家曾批评奥威尔缺乏丰富深邃的思想及大讽刺家应具有的哲学上的超脱。认为他的想象是残忍的，有时也很尖锐，但

缺乏深度、敏锐和创新。我也有同感。至少，他的作品，明显带有冷战时代西方文人对苏联社会和制度的杀伐之气。

而《我们》则不同，它是扎米亚京“新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作，作品嶙嶙峋峋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积淀，又成功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荒诞、象征、梦幻、变形、变调、直觉、下意识于一体，以一篇恰似编织离奇动人的艳情惊险故事，描绘了千年后的人类社会。作者借助超然物外的反讽和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宽容，把人类的生命意识放在玻璃城堡的围困中，来构建他的悖论：道德与不道德、人性与非人性、美与丑。他认为，每个社会，包括他笔下那个幻想的、子虚乌有的、物质极大丰富、科技高度发展的大一统王国，都会有人性的大合理，但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若以抹杀个性为代价，并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的地步，就会出现反抗，或须进行变革，或最终导致崩溃。这就使得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一部启示录式的鸿儒大作。

七

以《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名噪一时、并遭厄运的皮利尼亚克（1894—1938），也是个创作个性独特的作家。这时期，他的最好作品是《裸年》和《红木》。他不属于站在历史峰巅俯瞰人类命运、以磅礴的气势结撰史诗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写俄罗斯的小城生活。《红木》描写的就是这种小城生活，这是作家最为熟悉的生活。小说中，那种常常被称作外省奇特或古怪本性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儿子鲍里斯·安德罗尼卡什维奇-皮利尼亚克在 1989 年发表的《关于我的父亲》一文中认为，小城生活从许多荒诞不经的行为中给作品提

供了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别具一格的结构。这些荒诞不经的行为在城市里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但正是在这些荒诞不经（或是病态）的行为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时代的特征。革命撕掉了天性体面美好的外衣，它那被压抑的、细心包藏的、如今公开表露的不良影响也就暴露无遗。

奇怪的是，作品刚问世，便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连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发表文章，说“鲍·皮利尼亚克描写‘红木’的中篇和许多其他作品虽然我都没有读过”，不过，“在乌云密布的日子里，这无异是一种军事叛乱”。高尔基虽然不止一次批评过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但他目睹对当时任全俄作协主席的皮利尼亚克的围剿，毅然站出来仗义执言，表示不同意用“似乎要把他在苏联文学方面的功绩全部抹杀”的态度来对待皮利尼亚克。他两次撰文指出，据他对皮利尼亚克等作家的了解，“他们并不想妨碍正在创建的美好而伟大的历史性事业，他们对忠诚地从事这项必要而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并不怀有生就的敌意”。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这场围绕《红木》的批判运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一位大诗人和一位大作家的人品由此亦可见一斑。

其实，皮利尼亚克的全部灾难，均由1926年发表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而生。作品中虽没有提及伏龙芝，可是同时代人一眼就看出了作品暗含的意思。有意思的是，作者还书生气十足地在前言中请求读者不要把故事和伏龙芝之死联系起来，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皮利尼亚克最终没有逃脱厄运，1937年10月28日，在三周岁的儿子生日那天被捕，1938年4月21日被枪决。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是他晚年精心创作的重要作品，但风格已趋平和，对历史和现实的描述，隐含着苦涩和深沉的思索；对俄罗斯民间艺术的细致描写和颂扬，蕴含着作家博大精深的艺术底蕴，展

露了俄国文化不可轻易窥探的秘仪。

与上述写现实和写荒诞的作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批在大自然和幻想世界中遨游的作家，如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和格林。普里什文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描绘大自然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四季变化的抒情哲理散文，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诗化的大自然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依相傍，点化了生活和世界的美。帕乌斯托夫斯基亦善以抒情笔调描绘大自然的美景，作品充满诗意，抒发对祖国、人民、生活的无限关切和爱恋之情。

“白银时代丛书”介绍的最后一位作家格林（1880—1932），是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杰出浪漫派作家，以其富于浪漫色彩与专写爱情、冒险、奇遇和带有神秘色彩的幻想作品闻名于世。他原名格林涅夫斯基，波兰流放犯的儿子，身世坎坷，从小漂泊俄罗斯各地，当过渔民、水手、矿工、士兵，多次被沙皇政府投入监狱和流放西伯利亚。一生中目睹了人世间的沉重与丑恶。他的小说便取材于他的历险见闻和苦难经历，那辽阔的大海和美丽的海岛、那低语的清风和芬芳的花香所特有的异域情调，那富于奇思异想、意境怪诞的神秘冒险，那富有浪漫情调的爱情故事和理想中的“格林国”，那充满寓言性和象征性的奇遇，那表现深刻人道主义的幻想世界，编织成一部部动人心弦的抒情浪漫小说，描绘出一幅幅朦胧幽眇的画卷，表达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美好信念，使格林的小说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中独树一帜，显得精深华美，寄托遥深，清新而鲜亮。

八

俄国文学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白银时代，是个不争的事实，它造就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小说家，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它时间不长，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然后逐渐低迷、衰落，到二十年代末便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消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减员。不管是流落异乡的，还是在俄罗斯本土的，一个个蜚声文坛、卓有成就的作家接连不断地撒手人寰，不管是自然死亡的，还是非自然死亡的。他们的匆匆离去，无疑加速了这个辉煌时代的终止步伐。

其二，是侨民作家创作源泉的日益枯竭。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文化精英们失去了自己的根，久而久之，他们终于江郎才尽。虽安贫乐道，达观修养，无奈面对书桌上铺就的白纸，却是空白一片。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俄罗斯大地上左倾文化思潮的泛滥。虽然十月革命后有过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作家们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但社会接纳这些作家和作品却并不那么热情和宽松，尤其是作为左倾文化思潮的滥觞，“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普”等组织和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不停地对文化精英们扣帽子，打棍子，口诛笔伐，使得有的作家封笔，有的作家为顺应社会的这种选择，或悄悄调整自己的创作，或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白银时代由日渐黯淡而至终结便是必然的结果。

待到废黜百家、禁书和镇压，俄罗斯文学的冬天便来临了。

幸好，还有一位俄罗斯哲人留下了一个预言：

伟大的新世纪如今就要诞生，
整个世界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白银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白银时代文学留给我们太多的辉煌、惊叹和思索。但愿“白银时代丛书”沧海一粟的六本书，能使读者感受到文学大师们那依然跳动着的脉搏，能带给读者一缕墨香、一份愉悦、一丝意绪。

一九九七年夏于中国
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目录

踏浪女人 …………………………………………（1）

孤女奇遇 …………………………………………（241）

译后记 ……………………………………………（417）

踏 浪 女 人

这是黛季拉达……啊，黛季拉达，当你那长满芒齐涅拉树① 的山坡露出海面时，你给我们的欢乐多么有限啊。

Л·沙都伦

① 芒齐涅拉树，是中美洲、西印度等地生长的大戟科热带植物，含有乳状毒汁，当地居民用来制造毒箭。

第 一 章

有人告诉我，一场暴病使我无意中来到里斯。事情发生在旅行途中。当我发高烧不省人事的时候，人们把我抬下火车，送进一家医院。

危险期过后，直到我出院之前，费拉特医生一直热心为我排忧解闷，并费心替我找到寓所，还雇了一个女人供我使唤。我对他感激不尽，何况这套寓所的窗户还对着大海呢。

一天，费拉特对我说：

“亲爱的迦尔威，我好像无形中把您留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了。其实您身体复元便可离开，千万不要由于我替您租了寓所而不好意思走。不过，在您继续旅行之前，过几天舒服日子，——让精神松弛一下，对您也是很有必要的。”

他这话显然是有所指的。这使我想起我们两人常常谈到的未偿的夙愿的魅力。虽然这种魅力在我重病之后有所减弱，可在

我的心灵中，有时依然能感觉到它那久久不肯平息的刚劲有力的运动。

当我走过一座座城市，游历一个个国家时，支配我的是一种比情欲和诱惑更为强烈的力量。

无论垂暮之年抑或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迟早会感应那未偿的夙愿的召唤，那时我们便举目四顾，渴望弄清楚这召唤来自何方。于是，当我们在自己的天地里醒悟过来，才忽然想起应当珍惜每日的时光，去细察人生，并且竭尽身心之力谛视那未偿的夙愿是否正如愿以偿，它的形象是否鲜明，以及当前是否只需举手之劳即可捕捉和牢记它那隐隐绰绰的倩影。

然而岁月匆匆，当我们沉湎于日常琐事之际，也往往会同未偿的夙愿失之交臂，恰似一叶扁舟漂过那迷蒙的陡岸。

我多次同费拉特谈到这个话题。可是这个讨人喜爱的人，还不曾尝受过夙愿未偿之苦，因而对我的解释总是无动于衷。他不断地询问着，十分安详而又聚精会神地听着，一面观察我的不安情绪，力图理解它。

我的身体差不多康复了，但我依然觉得出由于停止活动所引起的反应，这才明白费拉特医生的嘱咐是有益的。因此，出院之后，我便在里斯最漂亮的艾米列果大街右边拐角上的一栋公寓里住下来。这栋公寓坐落在街道临近海港的低凹的一头，面临着一座船坞，——这是一个堆满废船的寂静的所在，这里的静谧常常被进港日的喧闹声打破，但是隔着一段距离，那喧闹声听来并不那么刺耳、令人厌烦。

我租了两间宽敞的房间：其中一间有一扇向海的大窗户，另一间比前者约莫大一倍。紧挨楼梯的第三间房子里住着女仆。古朴而洁净的陈设、破旧的房屋以及寓所的精巧结构，同本城这个相对寂静的角落十分协调。位于公寓拐角上的向东、向南的两个

房间整天充满阳光，因而在这千古不变的宁静之中，洋溢着早已逝去的岁月和那源源不绝、生机勃勃、永世常新的日光所融成的明快而和谐的气氛。

我只是在交付房租时见过房东一面。他体态笨重，生着一副骑兵似的脸膛，谈话时向对方努着一对安详的蓝眼睛。他来收房租的时候，既没有向我问长问短，神态也十分平淡，好像天天都同我见面一样。

仆人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动作迟缓，处处谨慎小心。她把午餐或者晚餐从餐厅给我送来，收拾完房间便回自己房里去；她知道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而且也不喜欢那种多半随兴所至一边剔牙、一边东拉西扯的漫不经心的谈话。

就这样，我开始在这里住下来；我总共住了二十六天。费拉特医生来看望过我几次。

第 二 章

我们常常谈论人生、苦闷、旅行以及各种观感，谈论得愈多，我那未偿的夙愿的含义和类型便愈清晰。老实说，这未偿的夙愿是非常强烈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是那样的难以摆脱。它那匀称的结构，近似于建筑学的鲜明的风格，都来自千姿百态的对称手法。这情形有如我们同日常生活和自己的感情现象所进行的双重游戏。这些现象一方面由于必不可少而自然地为我们所忍受，但这种忍受就像能够兑换黄金的纸币一样是有条件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则不完全顺应这些现象，因为我们能够看见并且察觉它们可能发生的变化。图画、音乐、书籍早已说明了这种特殊性，虽然这种比喻颇为陈旧，但我之所以用它，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东西可比了。这个陈旧的比喻之中隐藏着世界上的全部忧伤。理想主义者的烦恼就是如此，他们常因为悲观失望而降低自己的境界，——唯一的原因就是对激情的迷恋。

我很久也没有料想到，自己是在被扭曲了的生活法则中，在它同我的精神进行的角逐中，寻求着一个出人意料的明晰印象：一种由一连串的事件自然而然地构成的图案或花环（并且这些事件即使在心怀嫉妒、满腹狐疑的人看来也无可挑剔），它宛若一首令人喜爱的诗歌中的感人至深的四行诗。这样的诗句永远只有四行。

不言而喻，我对自己的愿望是逐渐才有所认识的，而且还常常忽略掉它，因而错过了根除这些危险植物的时机。于是它们便繁衍不绝，并将我掩盖在它那茂密的枝叶之下。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情形，我所遇到的人与事、我的处境，使我难以捉摸，犹如一支乐曲的扑朔迷离的开头一样，人们常常喜欢把它听出个究竟才放心地闭上眼睛。一座座城市、一个个国家，有时将那个以点点灯火粗略勾勒出来的令人神往的奇异而遥远的世界，愈来愈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但是这一切又渐渐化为乌有，像一绺腐朽的棉线被飞快的梭子挣断了似的。我伸出双臂去迎接的未偿的夙愿，看来只能自动出现，否则我就认不出它；假如我照着示范的模式去描绘它，就必定有勾勒一个凄风苦雨的画面的危险。但是，在另一种情形，在人工公园里，与太阳从百宝箱里偶然释放出的森林幻影相比，它又是那样的清晰可辨。

这样一来，我便懂得了自己未偿的夙愿，并且听从它的支配了。

每当费拉特涉及这个问题，我便同他谈论这一切，并且对人的一般的愿望也谈过不少。

我发现，我隐秘内心的、对想象中的目标的热烈向往，仍然不断地引起他的关注。在他看来，我仿佛是一株馥郁芬芳的郁金香。假如这种比喻显得徒务虚荣的话，那么就其实质而言它毕竟是准确的。

这时，费拉特介绍我认识了斯杰尔斯，从此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在等候我的代理人列尔赫寄钱的一段时间（我已经写信给他），强烈的运动欲促使我常去斯杰尔斯家度过傍晚，或者在港湾散步。在港湾，在耸立在滨海街旁的巨轮的阴影中，我审视着写在船尾上的标志着未偿夙愿的动人的符号："悉尼"、"伦敦"、"阿姆斯特丹"、"图伦"……这是我浪迹所至或者本来可以涉足其中的城市，但港口的名字对我却意味着另一个"图伦"和一个与现实中的"悉尼"截然不同的城市，那些金色的题字包含着一条没有公开的真理。蒙斯说：

早晨总给人以希望……
挨过漫长的白昼之后，
忧郁的黄昏给人以宽恕……

像蒙斯所说的"早晨"一样，港湾总给人以希望；它的天地里充满未知的含义，这含义化作金字塔一般的货物，从巨人似的吊车上卸下，散布在船只的桅樯之间，被那铁制的船舷挤在岸边；碧绿的海水在那紧紧靠拢的船舷形成的深深的夹缝里，静默无言，犹如一本合上的书。巨大的烟囱喷出团团云雾，打着旋儿，不知是要升起还是要落下。那些机器的力量被锚链紧紧地禁锢着，稍一活动，就足以使船尾下的平静的海水掀起小山般的波浪。

我走进港口时，仿佛觉得在山岬后面海天相接的远方，隐约露出那些待发的船只的斜桅所指向的国家的海岸；喧哗、喊叫、歌声、汽笛恶魔般的吼叫，这一切都充满热情和希望。而在海湾上空——在那国中之国，在那心灵的沙漠和森林里，在思维的苍穹里，那只永远捕捉不住的神秘而奇妙的鹿——未偿的夙愿——在闪闪发光。

第 三 章

我不知列尔赫出了什么事，但是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很快收到他的回信。直到我即将离开里斯时，他才照惯例给我寄来一百英镑，并没有说明拖延时间的原因。

我常去拜访斯杰尔斯，然而这种拜访常常像在一只生病的眼睛上做冷敷一样，使我从中获得一些无害的乐趣。斯杰尔斯喜欢打牌，我也有同样爱好，加之几乎每晚都有人去他家，因而我为自己能以猜牌转移一部分处境上的烦恼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自那一天开始，发生了许多事情，促使我坐下来写这个故事；在这前一天的早晨，我沿着滨海街散步，略微耽搁一些时间，因为我当时突然感到腹中饥饿，便在一家普通的小酒馆门前的露台上坐下来。露台上缠绕着开白花和蓝花的常青藤一类的植物。我吃了一盘煎鲟鱼，就着茶喝着清淡的红葡萄酒。

饱腹之后，我便发现小酒馆对面有一艘客轮正在靠岸。等到

乘客们开始顺着舷梯下船时，我专心致志地凝望着人们由于急于到家或住进旅馆而引起的拥挤。我观察着一幕幕混乱的场面，看见一张张疲倦不堪的、强压怒火或者怒形于色的暴躁的面孔，这是乘客们在运动性质急剧变化时内心世界的写照。在马车、亲眷、掮夫、黑人、中国人、旅客、经纪人、乞丐中间，当行李堆积如山、马车辚辚驶过之时，我看见一幕极端从容的景象，只见一个陌生的少女以一种绝无仅有的、无可挑剔的、俏丽多姿的神态从舷梯上姗姗而下。她的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充满自信，若是注意到周围环境的话，那种安然自得的神态，几乎带有几分轻佻放荡的意味。从外表看来，这位姑娘并不富有，然而却使人觉得她具有一种能征服地位、人和物的神秘力量。

当这位姑娘的脸正好出现在船舷上面乱七八糟的手提包和歪戴的帽子中间时，我看见了她。姑娘缓步走下舷梯，沉思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发生的一切。由于她体态轻盈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她走起路来完全避开了人们的拥挤。她随身没带什么东西，对谁也不抬眼望一下，也没有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什么人。那副模样正如从一座豪华府第的楼梯下来，走向一扇恭请光临的大门似的。她的两只皮箱被两个黝黑的掮夫顶在头上，一路跟在她后面漂浮着。后来她将手轻轻地一挥，指示着应该如何行事，皮箱便直接摞在距离客轮较远的马路上了。随后她坐在皮箱上，聪敏而安详地望着前方，好像她很有把握地认为，正在进行着的一切都会照她的愿望进行，以后也是这样，一点儿都用不着她劳神。

这种能使许多人致命的意向立刻应验了。几个经纪人和其他几个衣衫不整或仪表端庄的人物，一齐朝少女跑来，形成一种难以忍耐的喧哗气氛。这位少女仿佛马上就要像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好端端地挂在衣架上的连衣裙，被人匆匆

忙忙地拉过去。

然而……那少女的神态却平静如初，没有丝毫变化。她颇为尊严地将视线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对所有的人都应酬几句；时而纵声大笑，时而紧皱双眉，从容不迫地接过一个经纪人的名片，掠了一眼，淡然地归还给主人，然后便妩媚地低首读起另一张名片来。此刻，她的目光落在一个街头小贩悄悄递过来的一杯清凉饮料上；因为天气的确太热，她思索片刻，便接过玻璃杯一饮而尽，然后归还杯子，神气如同她在自己家里做任何事情一样。就在这当儿，几只毛茸茸的手已跃跃欲试地伸到皮箱上方，在空中摇晃着，等待时机一到就立刻抓起来飞奔而去。然而，看来她对所有这一切淡然不屑一顾，因为旅馆的问题还没有着落。她四周围绕着一群殷勤、贪婪而又好奇心重的人，他们仿佛听从命令似的被少女那种懒洋洋的安然态度感染了。

这些无所事事、闲散度日的人们站在一旁，滚动着眼珠子；少女依然坐在皮箱上，处在她自身的尊严赋予的无形的保护之中。似乎这种尊严是天赋的，又同我们融合得浑然一体，以致像呼吸一样，连她自己也不曾觉察。

我一刻不停地观察着这个场面。少女周围的喧哗渐渐平息了；开始充满一种恭恭敬敬、彬彬有礼的庄严气氛，仿佛幻想中的某个统辖世界所有港口的长官的女儿登了岸似的。然而她的装束（想到权力就不禁联想到雍容华贵），却只有一顶普通的麻纱布阔檐帽，一件同样料子的、带水兵式衣领的上衣和一套天蓝色绸裙。她那已磨破的皮箱之所以显得光彩夺目，正因为她本人坐在上面。少女那张带着坚毅表情的迷人的脸庞，那安详而欢乐的黑眼睛上的长长的睫毛，不由使人有感于她的容貌而浮想联翩。面对这个令人隐隐察觉到未偿的夙愿的喧嚣场面，一个比拟不禁油然而生：这场面犹如一只抚在茸毛小狗头上的温馨的纤

纤玉手。

我刚刚明白这一点，她便站起身来；她的追随者们喊叫着拎起皮箱朝一辆马车奔去，只见那马车的后部写着“杜芙尔旅馆”几个字。少女走过来，分发了小费，带着十分满意的笑容坐上马车。看来，她觉得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很有趣。

一个经纪人跳上车夫台，跟车夫并排坐下。接着，马车开动了，跑步追上来的乞丐落在了后面。我目送着沿街飞驰而去的尘土，想到(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那根通向一团乱线的线头似乎又在我眼前闪现了一下。

综合所得的印象，老实说，我的思绪很乱，这并不单单因为我在那个陌生少女的身上看到一个以和谐、完美为特点的迷人的鲜明形象。她坐在皮箱上那短暂的一刻，触动了我对一连串往事的怀念。我想到那如歌似曲的风声，以及在那些卵石中间觅得的瑰丽的石块。我想，也许这种感念的实质，是以自觉观察人生的特殊规律为标志的；处在这类命运的庇荫之下，我或许终将得见未偿的夙愿。然而，此时还产生了许多比这些思绪更加令人忧伤的类似的回忆，——之所以忧伤，是因为这些回忆犹如旧伤遇上阴雨天气那样令人感到痛苦，同时也应该指出，这些往事实际上又是不存在的。是的，曾经不止一次地重现那种以手势、语言、脸色、风景表现出来的幻觉，而且照例什么也留不下来。倘若我愿意，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那个少女。我会找到共同的兴趣、自然的理由来使她不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并且采取各种方法去顺应这条尚未开拓的河流的合乎愿望的流势。我可以对我们心灵中必不可少的最微妙的活动赋予既通俗易懂又礼貌周到的形式。可是我已经既不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任何意外许诺的漂亮外表了。

根据所有这些理由，我放弃了要采取的行动，回到自己的寓

所，在书中度过一天剩余的时间。我心不在焉地看着书，感到一股隐隐的不安像穿堂风似的猛烈地朝我袭来。夜降临了，此刻，我由于疲倦，坐在安乐椅里打起盹来。

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车厢里那几分钟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当时我已经神志模糊了。我记得，晚霞仿佛在对着从沙原上疾驰而过的车窗挥动红色的头巾。我坐在车窗前，两眼半睁半闭，只见旅伴们像奖章上的浮雕像似的，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古怪地变换着侧影。蓦然间，我觉得谈话的声音突然变得响亮起来，接着变成喊叫；随后交谈者的嘴唇开始无声地微微颤抖，眼睛闪闪发光；可是我的思索中断了。车厢向上方浮动一会儿，接着便消失不见了。

别的我什么也记不得了——高烧使我的脑子蒙上一层阴影。

我不知道，这天傍晚这回忆为什么老是令人讨厌地萦绕在我的脑际；但我愿意承认，这段往事的情调与滨海街上的那个场面有一种无法解释的联系。困倦编织着朦朦胧胧的花纹。我开始思念那个少女，这次却怀着追悔莫及的感情。

在我独自进行的游戏中，那种庸俗的谨小慎微，毫无目的的自尊心、甚至还有疑虑，使用得是否得当？我是否就因为对往日大大小小的虚假现象记忆犹新，而放弃进入那扇已经敞开的大门呢？曾经有过一种充实的声音、真实的语调——我听见过，可是每当我疑虑重重地想起旧日的极不悦耳的声调时，就把自己的耳朵堵起来。可是这次的乐曲若是真正的乐队演奏出来的又怎么办呢？

经过数百年的周折，人的愿望将达到明确的艺术综合。愿望将摆脱透过模糊暗淡的纷扰的画面来看待自己天地中的种种形象时所产生的痛苦。它将变得像琥珀中的昆虫那样明晰可见。相

比之下，我在这些未来的人面前，就好像列齐耶利的“秋兰达”号停在横越大西洋航线的钢铁庞然大物跟前一样。未偿的夙愿隐没在崇山峻岭之中，因此我得考虑到通往这个方向的地平线的条条道路。我必须利用乌云和森林中的每一线阳光，去留神寻找所有的暗号。在很大程度上——为了许多事情——我都要凭运气行事。

我刚刚稳定住这种由思想转变引起的某种决定，电话铃响了；我驱走了朦胧睡意，开始听电话。电话是费拉特打来的。他询问了有关我健康状况的几个问题。他还约我明天傍晚在斯杰尔斯家里会面。我答应了。

讲完电话之后，我百感交集，拘谨不安，仿佛呼吸受到压抑似的。在这种古怪的精神状态中，我给“杜芙尔”旅馆挂了电话。做这种事常常想着所有的人、乃至陌路人都了解你的情绪的秘密，这是不足为奇的。对方的答话听起来像法庭证词似的冷若冰霜。任何东西都无法像电话这样使我们隐而不露地突然接近他人的生活，而且可以根据我们的愿望——立刻挂断，就好像我们根本没有打过电话一样。这些与事实无补的想法也许正标明我开始打电话时所怀有的那种轻微的不安。

通话时间很短。我请求今天搭乘“格兰维尔”号客轮来的安娜·马可费尔松听电话。侍者沉默了不大一会儿，便打着公务腔调向我声明，旅馆里没有我要找的那位太太。其实我明明知道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为了不使对方产生误解，我便准确地描述了那个陌生少女的衣着和整个仪表相貌。

对方默默地思索片刻，终于说道：

“您大概说的是方才离开我们旅馆到车站去的那位小姐。她登记的名字是——碧琪·谢尼艾尔。”

我用超出自己原先设想过的懊丧语调向对方说：

“好极了。我是受人委托，我把名字弄错了。他们还要我打听一下……”

我猝然中止谈话，然后把话筒挂上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头脑中突然产生一股对我起初凭习惯说出的无谓的空话的厌恶。即使我打听到碧琪·谢尼艾尔的去向又能改变什么呢？于是，她继续自己的旅行，——大概是依照人生的悄悄安排——就好像在滨海街上一样。而我却倒在安乐椅里，扣上内衣的纽扣，想要专心致志地看书，可是刚看了几行字便已觉出接下去的五百页书将是多么枯燥无味。

我孑然一身，四周阒寂无声，唯有钟表的滴答声测量着这种岑寂。寂静在飞驰着，我已步入恍恍惚惚的境地。睡梦两度向我扑来，而后我已经听不见，也不记得它是怎样接近我的了。

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时已旭日东升。我醒来后首先感觉自己在微笑。我微微欠起身子坐好，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喜悦——这是那个动人的意外事件引起的无法形容的愉快心情。

前面已经提到，我的卧室向大海的那面墙壁，实际上是一扇庞大的窗户。它从天花板的檐板一直伸展到镶木地板的柜子里，窗户两侧的墙壁只有一英尺宽。它的窗扉可以打开到看不见玻璃的位置。窗外，有一条狭窄的种着各种花草的突出部。

我醒来的时候，初升的太阳正悬在海天相接处的上方。此刻，阳光波影一齐涌进房间，撒在了屏幕似的后墙上。

阳光的幻影在天花板和墙壁上翩翩起舞。回环旋转的金网映衬出一幅幅神秘的图案。一把把光芒四射的折扇、跳跃的圆圈和荡漾在屋角之间的火红的线条，宛如在一轮红日喷薄出海的一瞬间才能看得见的稍纵即逝的金色云霞，映照在墙壁上。这些似乎是翩翩起舞的太阳仙子以惊人的速度一刻不停地编织出来

的阿拉伯式的花纹图案，恰似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壁毯和地毯，在四周，在脚下，在头顶上，随处可见。一只无形的手一笔笔勾画着奇形怪状的文字；文字的含义像音乐的语言那样难于理解。整个房间都活跃起来，仿佛它经受不住从海面上冉冉升起的太阳的袭击，眼看就要轻轻地旋转。甚至在我的双手和双膝上连续不断地滑过耀眼的光斑。所有这一切都变幻无常，几乎察觉不到，宛如透明的螟蛾在微微抖动的金星闪耀的网里跳动。我入迷了，一动不动地坐在大海的蔚蓝的波光和满屋的金光里，感到由衷的怡悦。我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站起身来，不由自主地鼓起勇气对眼前的奇景说道："来意不明的符号和图案们，你们总是以严肃而单调的游戏给我以莫大的快慰。当你们尚未消失的时候，我把自己未偿的夙愿委托给你们，请你们拭去它的锈蚀，将它照亮吧。"

我刚刚说完这番话（自知日后会对这一睡意矇眬的乖张之举置之一笑），金光闪闪的网便立刻暗淡下来；唯有在低矮的屋角里，在房门旁边，还有一些弓形窗户状的幻影，不停地颤抖着，迸发一束束闪烁的火花。过了不大一会儿，就连这些也迅速地消失了。曙光初露时的那种情绪也烟消云散，虽然它的痕迹至今犹存。

第 四 章

傍晚，我到斯杰尔斯家去了。这天晚上我、安德森和费拉特三人约好在他家相聚。

去斯杰尔斯家之前，我沿滨海街走到昨日那艘客轮停泊的埠头。现在，滨海街的这一段没有停靠船只，而在那位与我素昧平生的碧琪·谢尼艾尔坐过的地方，停放着几台重型碾压机。

总之，那一幕情景已成为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仿佛根本没有出现过似的。我凭借自己的印象，将一些人物一组组排开，把昨日的场面又在想象中复现出来，背景上又出现了昨日闪闪发光的海水和停泊场上繁星般的灯火。由于精神的高度集中，那位少女的容貌几乎已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眼前；此后，这种印象愈加清晰，因而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益发强烈地袭上了我的心头。看来那独特的“心绞痛”又发作了。我对这种感觉是非常熟悉的，我虽然并不十分重视它，但毕竟认为这种意向对我不啻是一支

心爱的乐曲。的确，它是一支乐曲，而我常常在一定程度上任其发展，并在一段时间内将自己置于它的影响之下。

现在我思之再三，不禁为昨日突然中断同旅馆方面的谈话而自我抱怨起来。一心要以积极行动弥补过失的急躁情绪常常叫我吃尽苦头。不过，无论我现在如何后悔，对于我一度不愿认识的事物，我是不愿再去重新认识的。此外，在明媚的早晨散步，体力的恢复，以及将一切尚且不甚确定的愿望置之度外而听天由命的习惯，也弥补了昨日的那个缺陷。我暗自将剩下的钱计算一下，加上列尔赫即将寄来的那笔钱，可供我支配的款项总共约有四千镑。这天我收到列尔赫来信。他告诉我，前不久他刚刚外出办事归来，没想到我这么快就需要用钱，因而没能及时从命，回来之后已按我的要求寄了一千镑。这样一来，我就不再为钱操心了。

我从滨海街朝斯杰尔斯家走去。我到他家的时候，费拉特和安德森已在那里等候。

斯杰尔斯是水利委员会的秘书，高挑身材，淡黄头发。他那漂亮的头，安详的卷曲的大胡子，宏亮的嗓音和间或在嘴角微微颤动的地道的男人的微笑，——这一切都显得他精力旺盛，与众不同。

安德森体格匀称，身材矮小；那副酷似鸟眼的圆眼镜和红润的颧骨，跟他那短短的卷发十分般配；他是一家技术学校的学监。

费拉特医生体格正常，胖瘦适中；他举止从容，平日着装总是朴素而讲究。他一看见我便关切地微微一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道：

“您的气色很好，迦尔威，非常的好。”

我们在露台上坐下来。这座房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城郊的一

个花园里。

斯杰尔斯一连赢了三局。随后我起进几张相当强的牌，不再进牌也能赢他。

在餐厅里，斯杰尔斯的女仆一面蒙上桌布摆好餐具，一面同主人的妹妹谈论着晚餐。

我一心关注自己手中的牌，但我已开始感觉饿了。我听见德丽亚·斯杰尔斯吩咐十一点上菜，不禁感到一阵快意，因为只剩下一个小时了。我还想着晚餐是否能吃到我十分喜欢的火腿馅饼，我在别处从来没吃过像他家做的这么好吃的馅饼，可是德丽亚却肯定地对我说，这种情况纯属偶然。

“喂，”斯杰尔斯一边发牌，一边对我说，“您进不进牌?!一张也不进?！好，”他将牌转给别人，然后看了看自己的牌，宣布说：“我也不进牌。”

安德森和费拉特先后进了牌，声明“派司”。

“你们鏖战吧，”医生说，“我们要看看迦尔威这一局胜负如何。”

按规定赌注下得并不大，然而我手气不佳，加之一输再输，我有点沉不住气了。不过，这一局我手中有相当强的四头：四个十点和四个六点；“百搭”可能在斯杰尔斯手里，因此我得倍加小心。

于是，我们两人仿佛做一宗平常的买卖：我慢吞吞的，满不在乎；斯杰尔斯说话不多，表情冷淡。但是我们正如两个要把对方引进陷阱的瞎子，各自都装出一副庄严的神态努力欺骗对方。

安德森望着我们两人，觉得挺可笑，因为我们全都专心致志地等待着结局；费拉特把牌收拢来。

德丽亚走进来。姑娘面容憔悴，皮肤黝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她生着跟哥哥一样的淡黄头发。这时，她瞧着我和斯杰尔

斯相互凝视着对方的额头，努力加大自己的赌注，——究竟谁胜谁负，尚难预料。

从斯杰尔斯锋芒微露的神态看来，我觉得他手中必定有一张大牌；但他的牌能不能压倒我的牌？大概他是虚张声势吓唬我，也许他现在也这样估计我。

餐厅里有人喊德丽亚，她匆匆地对我说了一句便走出去了：“迦尔威，当心别输啦。”

我加大了赌注。斯杰尔斯一言不发，踌躇不定，——同意这个还是再加上一些。此刻我情绪极佳，不过我竭力掩饰着这一点。

“我接受了，”斯杰尔斯终于说道。“您手中是什么牌？”

他请求亮牌。同时他的话音未落，我的意识就突然飞出牌场，接着一下沉入绝对寂静之中。这当儿，我听见一个奇特的女人的声音抑扬顿挫地说道：“……踏浪女人。”这声音犹如静夜的钟声一样清晰。可是接下去什么也听不到了，唯有剧烈的心跳引起的耳鸣以及费拉特医生洗牌时手指划动牌边的沙沙声。

这个显然与打牌毫不相干的现象使我大为惊愕，我问安德森说：

“您刚刚说什么话了？”

“哦，没有！”安德森回答说。“我向来不妨碍牌迷思考。”

斯杰尔斯那张困惑莫解的脸出现在我眼前，我发现他依旧默默地坐在那儿。我和斯杰尔斯忙于激烈的争夺，只能顾得上说一些数字。因此，在我们凝神沉思之际，那个活灵活现的女子的声音便显得益发清晰了。

我意兴阑珊，无精打采地亮了牌，输给斯杰尔斯五个梅花牌，便声明不再玩了。幻觉，或者说刚刚听到的那声音，打消了我的牌兴。安德森注意到我的脸色，问道：

“您怎么啦？”

“我遇见一件有趣的事，”我回答说，同时想探一探其他人的口气。“我打牌的时候总是全神贯注。您知道，要是手里拿着四头，思想是不敢开小差的。正当这时，我听见——不知是在我的心里还是在我的体外，有人说了一句：‘踏浪女人’。这是一个陌生的女子的声音。所以我一下子就没情绪了。”

“您听见了吗，费拉特？”斯杰尔斯说。

“对啦，您听见什么了？”

“‘踏浪女人’，”我大惑不解地重复一句。“那声音就像您的话一样清楚。”

大家都很感兴趣。不久我们便坐下来进晚餐，一面继续谈论着这件事。晚上人们的神经敏锐，谈起这类问题兴致很高。德丽亚发表几个寻常的见解之后便不做声了。她那故作认真的讽刺语气显然地表明是她没有对此事加以嘲笑，只出于礼貌。随后她便以批评的姿态扬起眉毛静听起来。

“让我们试着查明，”斯杰尔斯说道，“您的幻觉有没有辅助的动因。譬如说，有一次我昏昏欲睡的时候忽然听见谈话声。语句含糊不清，就好像有人在墙后谈话似的。谈话的意思可以从语气分辨出来，似乎一个人在指责，另一个人在辩解。只听见唠唠叨叨的抱怨和怒气冲冲的训斥。我走进卧房，听见盥洗室的水龙头迅速地滴着水，原来它没有拧紧。水管里的空气呜呜咽咽，不时发出咝咝声和潺潺声。这时我恍然大悟，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人在露台旁走过？”

打牌的时候，安德森背朝着房屋坐着，面对花园；他说他什么人也没看见，也没听见什么声音。费拉特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样一来，除我之外，谁也不曾听见任何声音，所以这个事件只有我一人内心知晓。对于我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问题，我回答说，

当时我的心情的确十分激动，不过我现在一心要弄明白这件事。

“实际上，”费拉特说，“迦尔威听见的那句话，大概只能用深深地藏在我们心底的、既看不见表针、也看不见表盘的心理钟的行程来解释。在您听见这个声音之前，有人说过什么话吗？”

“什么话？斯杰尔斯当时问我手中有什么牌，然后请求我亮牌。”

“嗯，”费拉特思索一会儿。“请注意，情况是这样的：斯杰尔斯问‘您手里是什么牌’，仅有迦尔威一个人听见回答：‘踏浪女人’。”

“但是问题是向我提出的，”我说。

“是的，只有您预先知道需要回答。别人替您做了回答，您不过把它复述一遍罢了。”

“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安德森在大家微微一笑之后提出异议。

“当然啦，这不算什么解释。我只是做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有趣的一般的比较而已。我认为，此事可以用里鲍①的双重意识或部分脑髓失效的观点来解释，后者很像我们整个身体醒着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角落进入梦境的情形。毕舍尔②证实过这一点。不过，这种比较是显而易见的。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比较；同时，不管这个回答多么令人费解，我们都可以假定它反映了迦尔威的内心的兴趣，尽管它已失去了实际含义。无论牌迷怎样全神贯注于自己手中的牌，但是他的注意力依然与中枢神经紧紧相连，但同时又游离于中枢神经之外。这时它恰似隐藏在阴影之中，徘徊于阴影覆盖下的各种现象中间。斯杰尔斯的话：‘您有什么牌？’

① 里鲍(1839—1916)法国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② 格林在这里大概是指法国著名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毕沙(1771—1802)；毕沙认为人睡着时一部分神经器官在休息，另一部分继续工作。

可以在中枢神经开动以前相应地从阴影部分引起兴奋。任何联想都可以使人在瞬息之间突然冒出一句话，犹如一块石头投在玻璃上打出的裂纹。这些裂纹的方向、图案、数目和长度都无法事先计算出来，相反地，也不能归结于依赖玻璃对石头的反作用力。迦尔威那句玄妙莫解的话，是潜意识范畴的一个独特的裂纹。”

的确可能是这样的，不过，尽管费拉特描述的心理图像颇有条理，我却依然觉得受了莫名其妙的刺激。我说：

“为什么偏偏是斯杰尔斯的话引起‘裂纹’？”

“否则还有谁的话呢？”

我本想说，他从距离方面考虑，认为可能是别人思维的影响，似乎这种影响在牌桌以外将赌友分开四英尺就不起作用，这显然是幼稚可笑的，但我不愿再引起争论，只是说这种解释本身也需要解释。

“当然啰，”斯杰尔斯证实说，“假如我那个寻常的问题从迦尔威潜意识中引出奇特概念的说法不足信，那么一切都要另当别论了。这一点不可靠，可见其余的说法也站不住脚。”

这样的谈话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德丽亚终于忍不住了。她气呼呼地要求大伙儿改变话题，不然就该去服用镇静剂。在这以后，我很快便向主人们一一告辞；费拉特跟我走了出来。

我们两人像士兵似的齐步走着，一言不发地绕过几个街角来到广场上。费拉特邀我顺便到一家咖啡馆坐坐。说也奇怪，我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居然同意了。我们在乐台旁的一张桌子旁坐下，要了一瓶葡萄酒。乐台上歌手和舞女们不断替换着。费拉特又借着“玻璃裂纹”的话题发挥开了。随后他谈到自然科学家白道伦的一次奇遇：他坐在花园里听见了蜜蜂的谈话。我听他讲述时精力相当集中。

此刻，背后椅子跌倒的撞击声和某人点菜的声音，同缠绵的舞曲融成一片。我所以对这一瞬间记得很牢，是因为我已产生一种即刻离开这儿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本能的愿望。在欢乐的音乐声中和明亮的灯光下，再没有比这种情绪更加糟糕、更加不堪忍受和令人不安的了。我仍旧没有起身，探察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想找到心神不宁的原因，看看是不是费拉特使我厌倦了。但是，我的确有过在这个称心如意的咖啡馆坐一坐的愿望，并且恰恰是同他在一起。而现在我实在呆不下去了。应该承认，我怀着在遇到不合时宜的干扰时常有的懊恼迁就了自己的古怪心情。我看了看表，说我头疼得厉害，便撇下医生继续喝酒，我自己先走了。

我走到人行道上，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仿佛一个人在竭力辨认要进的房门时那样。我踌躇一会儿，便径直朝港湾走去。一般说来，那里是我漫无目的地散步时必去的地方。这时我断定自己离开咖啡馆是出于一般的神经质，不过我已经不再为此感到惋惜了。

“踏浪女人”……我从来还没有这样执拗地思考过这个具有某种意义的奇特意念；它的意义犹如听着背后簌簌作响的布帛而又无法辨认其为何种布帛那样神秘莫测。轻拂的夜风不甚有力地抑制着闷热，卷着如雪的杨花飞舞在乳白色的电灯光下。港湾里面，落着煤尘的石柱和墙壁粘满杨花，望去宛若在童话中的炎热的冬天，南方和北方颠倒了似的。我走在两道防波堤之间，这时我看见第二道防波堤外停泊着一艘漂亮的帆船。它的船体很像一艘快艇，排水量约在一百五十吨左右。这只船已进入梦乡。

我发现甲板上空无一人，但是走近一些，我看见左边船舷上有一个值班水手。正倚着船舷坐在一张折叠椅上打盹。

我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四周阒无人迹，静悄悄的。城里的响声汇成一个单调的模糊的声响，犹如远处驶过马车的辚辚声；近处唯有海水的拍溅声和缆绳轻轻的吱嘎声，不时打破寂静。我继续打量这只船，咖啡色的船体，洁白的甲板，高高的桅樯，各部分的协调匀称，线条的优美，令人肃然起敬。这是一艘仪表端庄的帆船。防波堤的弧光灯在昏暗的背景上映出这只帆船的清晰的轮廓；在暮色苍茫的远方，一艘艘轮船的黑魆魆的船体和烟囱忽隐忽现。这只帆船的船尾突起在这一段低矮的海岸上方，在两条绳索和下面的海水之间形成一个弯曲的夹角。

我对这艘漂亮的帆船爱慕之至，居然想象它是我的私人财产。我想象自己沿着舷梯走进卧舱，恍惚觉得我同那位少女在一起。我不知为何产生这样的幻觉，可是我却将它保持了一段时间。

我察觉对那位少女的回忆并没有消失；它与那种铭刻在心的往事十分相似，只是带有真实生动的色彩。有时我像欣赏一幅引人入胜的图画似的瞻望着它，这一次它的出现和消逝都异常地清晰。思绪终于转换了。我想弄清楚这只船的名字，便绕过去面对船尾。我仔细一瞧，只见几个浮雕金字组成一个半圆形：

"踏浪女人"

第 五 章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太阳穴咚咚直跳。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不单是因为吃惊，而是出于一种极复杂的强烈的情感)，竭力遏制住好久才恢复知觉的心脏的剧跳。我喘息两口气之后才重新读完那个像乱箭似的射向我脑海的古怪的名字，心里渐渐明白了它的意思。这是现实对我打牌时听见的那个奇异声音的突然袭击，它来得这么出人意料，犹如一个人突然被人从背后抱住一样猝不及防。我沉浸在刹那间变得软弱无力的思绪之中，好像一只在追捕中突然失去目标的猎犬，嗅着新鲜的踪迹四处打转。

终于，我像用手拨开妨碍视线的富有弹性的树枝一样，坚决地挡开这些思绪，一只脚踏在船尾的索缆上，以便离船尾题字近一些。题字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探身于被远处的灯光轻轻拂动的水面上。这时题字距离我只有六七英尺远。摇曳的灯光将它照得十分清晰。“踏”字依然在阴影里，“浪”字位于阴影和亮光的

交界处，而末尾的“女人”二字显得异常清晰，以致镀金的裂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当我证实自己目睹的情景确实在现实当中之后，我便走到一边，在一根生铁柱子旁坐下来集中一下思想。这时，我的思绪若即若离，飘忽不定，需要有一种比我当时的毅力更坚强的毅力，才能用一个主要思想拢住这万端思绪；可惜又缺少这个主要思想。我望着沉沉夜色，望着夜色中的深蓝色的斑点，——正前方的停泊场上的灯火的反光若隐若现。这时我依然犹豫不决，但我知道我该怎么办，并且我觉得我的行动将是合乎情理的。我坚信未知的东西，并且自信能够对一无所知的东西料之如神。

我站起来，走到舷梯跟前，高声叫道：

“喂，船上的人！”

值班水手大概睡着了，要么就是听见了我的喊声故意置之不理。

我没有再喊叫。此时此刻，我已感觉不到通常在进入他人领地之前所怀有的那种无形的拘束之感。我看见值班水手没有动弹，便信步登上舷梯，无意中来到甲板上。

值班水手真的在睡觉。只见他的脑袋伏在胳膊上，胳膊直直地伸在船舷上的一只木箱的顶盖上。我从未见过普通水手像这个陌生人一样打扮的。他那灰色贡缎的高级西服，天蓝色领结，别着一只大钻石别针的洁白的衣领，洁白的丝织鸭舌帽，漂亮的皮鞋以及黝黑的手上戴的戒指，都显示出他为了自己的装饰而不惜重金；并且所有这一切都与普通水手的身份极不相称。此外，无需其他证明，单就他那双黝黑而光洁的手（既不粗糙也没有趼子）和在睡梦中不断抽搐的固执的瘦脸，以及那一部精心修饰的大胡子，便直接给人一种印象：此人并非一般的下层船员。我不知该不该叫醒他，便慢慢地朝着通尾舱的扶梯走去，因为船

尾上微微掀起的舱盖透出灯光。我希望在尾舱里能遇见人。我刚要举步，突然感觉到一个无形的动作轻轻地阻止了我。我转过身来，无意中差点儿跟值班水手撞了个满怀。

他刚刚打完哈欠。他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为了清醒脑子，使劲地揉了揉眼睛，然后放下来，一面用大拇指搓着其余的指尖。此人身材魁梧，肩膀很宽，微微朝前探着身子，个头比我高一些。虽然他那垂下的眼皮不露声色地眨巴着，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掩饰得不甚高明的得意神情——在等待我的窘态。但我既没有发窘，也没有退缩，而是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的眼睛。我向他点了点头。

“您在这儿做什么?”他厉声问道。他说话很慢，仿佛要把每个字都摆在自己面前察看一番似的。“您怎么走到甲板上来了?”

“我是顺着舷梯走上来的，”我友好地回答说，并不注意他可能产生误会，因为我认为我的仪表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足以证明我的身份。“我喊过您，可您睡着了。我走上甲板以后，不知为什么犹豫一下，就没有打扰您。我想到尾舱里瞧瞧。”

“去尾舱干什么?”

“我以为在尾舱里能遇见人。依我看来，”我一字一顿地补充说，“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托马斯·迦尔威。”

值班水手从口袋里抽出手来。他那双睡意朦胧的眼睛完全醒了，眼睛里闪露出犹豫不决的神色——充满冷静和暴躁的混合物。此刻想必前者占了上风，因为他紧绷着嘴唇，不情愿地低下头干巴巴地答道：

“很好。我是船长威廉·盖斯。您一大早光临敝船，有何指教?”

然而现在哪怕他的语气再冷淡一些，也无法使我失去信心。我在均势中所处的地位迅速提高，虽然我对这次萍水相逢的意

义暂时若明若暗，但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对我是有保护作用的。

“盖斯船长，”我微笑着说，“倘若白天是从夜间两点来钟算起的话，那么我当然来得为时过早。恐怕即使这样，您依然会认为我上船的理由不够充分。然而，看来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上船的原因。我病了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倘若我能外出旅行一下，我的身体状况将会比现在好一些。乘帆船旅行，生活简单，甚至要失去一些舒适的生活条件，可以说，这是人们公认的健身益神的偏方；有时候人们迷信这种偏方，就好像它可以包医百病似的。今天我出来散步的时候偶然看见这只船。老实说，我深深地被它吸引住了。我没有下决心推迟办理此事，因为我不晓得您何时起锚，心想也许明天我就可能碰不见您了。无论如何，请您多加原谅。船钱多少都没关系，我付得起，在这方面您大可不必担心。对于您航行的方向我也是完全无所谓的。最后，望您理解我的心情，——我想我已解除了令人不快的误解。其余的现在就取决于您了。”

当我说这番话的时候，盖斯已经回答我了。他的答复是通过脸色的转变表达的，我看得出他的表情在反驳我。但是谈话刚刚开始，我还没有失望。

“我几乎有把握拒绝您，”盖斯说，“况且，这只船也不是属于我的。它的主人是‘船主和货运’公司的布朗。请您到舱里去吧，那儿谈话方便一些。”

他这句话是勉强用一种冷冰冰的客气语调说出来的。他朝着扶梯所打的手势准确而又冷淡。

我下到一间灯光明亮的舱房，这里除了我们二人之外，别无他人。我迅速朝室内的陈设扫了一眼，所得的印象与我的情绪并不矛盾，但也并没使我探明些什么，虽然我下来的时候觉得舱里会是另一种样子。我看见的只是一个舒适而混乱的场面。我走

在上等地毯上。舱房的装璜显示出这船的制造者的财富。我们在一张不大的长沙发上坐下来。这时,我在明亮的灯光下将盖斯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即便对他的外表端详许久,你依然会产生一种错觉。一般说来,作家在描绘脸孔时通常注重于它的正面,而无人愿意在它的侧面上耗费笔墨。然而,侧面之所以具有独特的意义,是因为它是人体的最鲜明的绘画因素之一——侧像的基础。侧面不止一次地向我提示一个人整体形象的二重性,犹如一所房屋有前后两个房门一样。只有在侧面和正面以及整个曲线都与此人的精神面貌相一致时我才否认侧面的注脚作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不会想起它。然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以致于成了例外。而盖斯的脸型是根本不能与这种例外相提并论的。他的侧面从发际开始,经过突起的粗暴的前额,——长长的鼻子几乎与略带愁容的上唇以及执拗地突起的下唇垂直,——一直延伸到沉甸甸的陡然弯曲的下巴。皮肉松弛的面颊上接眼睛,下联黑森森的唇髭。依照脸部的语言,这副脸孔表达出一种固执而颓丧的表情。但是当它转过来正面对人时,只见宽宽的脸膛,紧皱的双眉,饱满的前额以及前额上微微痉挛的皱纹,它的确不失为引人注目、非同凡俗之貌。他那双漂亮的黑眼珠在低垂而弯曲的眉毛下面威严地转动。我真不明白,这张坚毅而热情洋溢的脸居然会与盖斯的冷淡的语气协调一致,甚至使他言谈话语中流露出的思路也显得那样平缓,不露声色。我不无依据地预料这种就其意义而言令人不快的矛盾必将有所表现,这一预料很快便得到了证实。

“总之,”我们坐下来的时候盖斯说道,“我只有征得布朗的允许方能带一名旅客。不过,老实说,我是不赞成货船载客的。这往往要引起一些不愉快或者麻烦。此外,我的船员们昨天刚结了账,目前尚不知能否很快雇齐新船员。也许‘踏浪女人’号要停留

一个月才能安排好航线。因此我劝您去找别的船长接洽。”

他不吭声了，丝毫没有流露出继续交谈的愿望。

我正在思考如何回答，甲板上突然响起脚步声和呼喊声：“哈——哈！”大概还伴随着醉醺醺的手势。

盖斯见我没有起身，便轻轻扬起眉毛，凝神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眼，说：

“布特列尔终于回来了，请您不要着急。我去去就来。”

他迈着沉重的阔步低垂着头走出去了，好像唯恐门楣碰着脑袋似的。我只身留在舱房里，举目朝四下里仔细察看。我搭乘过各种各样的帆船，因而我坚信这只船至少在建造时不是预备运咖啡或者棉花用的。无论它的外观还是客舱的设备都说明这一点。在货船上颇为罕见的直径超过两英尺的大圆舷窗，大概在白天会把舱房照得明亮而雅致。舷窗的螺钉、窗框乃至整套黄铜窗具，都制作得十分精美，富有特色。镶在厚实的银质镜框里的威尼斯式穿衣镜；淡绿色贡缎蒙面的小沙发；舱壁上的红木镶饰；飞檐、花缎窗帘、印度地毯和三盏带着毛玻璃灯罩并镶着花纹图案式的青铜罩网的电灯，这一切都是富丽豪华的奢侈品，并且都是船上的原装饰品，看上去与船的构造十分般配。在精心磨制的、映着电灯倒影的桌面上，摆着一只烟色的水晶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束鲜嫩的玫瑰。花瓶四周杯盘狼藉，放着揉皱的餐巾和盛着残剩葡萄酒的玻璃杯。地毯上扔着烟蒂。餐具橱微微开启的小门上搭着一块抹布。

我听见脚步声便站起身来，我不想再拖延谈话，因此盖斯一回到舱里我便问他，假若布朗同意我在“踏浪女人”号上开一间单舱，我再付一笔可观的船钱，他是否同意我随船旅行。

“您认为跟我商量这个问题没有用？”

“我觉得，”我回答说，“您的意见在您看来是有道理的，然而

却帮不了我的忙。”

盖斯迟疑一会儿。我看得出，我想同布朗接洽的意图触犯了他。我表现得既客气又坚定，表示要违背他的意愿行事。

“那就随您的便吧，”盖斯说。“我仍然坚持我所说的话。”

“我不跟您争论。”我的友好而兴奋心情业已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满腹懊恼。“在这儿碰了壁，就得另找门路。”

我承认我说了一句多余的话，但我并不为此而后悔，因为盖斯的行为实在令人不快。

“您是在下级碰了壁！”他突然火冒三丈，愤愤地说。他原先那种冷静态度像随风飘起的窗帘似的消失了；脸上顿时充满厌恶和蛮横无礼的表情。“还噜苏这些鬼话干吗？我是船长，暂时是这只船的主人。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的粗暴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假如在别的场合，大概我只消用一个注视的目光便可让他服服帖帖地软下来，但是这次我却不知为什么，已经坚信自己会避开一切，不久即将搭乘他的“踏浪女人”号跟他一块儿航行，因此决计不再让他生气。我微微掀起帽子，摇了摇头。

“我希望我们能够设法谈妥这个问题，”我说着向他伸出手去，他十分冷淡地握了一下。我接着说，“由于某些最无妨碍的原因，我愿主动打破僵局。大概今后我们再见面时您不会生我的气吧。”

“谈话已经结束，我要您马上离开！”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走出舱房来到甲板上，看见一个中年以上的、满脸麻斑的人，嘴里叼着烟斗。他倚着桅樯站在那儿。此人眯着眼打量我一番，然后对跟我一同走出来的盖斯说：

“反正我得去一趟；我没准会捞回本钱的。您看这事怎么样？”

"我不给钱,"盖斯严厉而凶狠地说。

"您把工钱开给我吧,"抽烟斗的人沉下脸继续说,"要不然我们就散伙。"

"布特列尔,等明天头脑清醒的时候再领工钱,否则您会输光的。"

"好吧!"布特列尔叫道,我猜想他可能是盖斯原来的大副。"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您还想当监护人怎么的,连死猫都知道您是什么东西,所有的酒馆都摸您的老底!我自个儿的钱愿怎么花就怎么花。"

盖斯没有答话,但是他强忍住的一顿臭骂已形之于色。这种发作的能量在与我谈话时已流露过。那副不甚友好但却十分冷静的绅士派头不见了。盖斯说话的语调有点像骂街。

"哼,怎么样,"当我走下舷梯的时候,他站在旁边说道,"'踏浪女人'号真的像'汉斯绣花姑娘'号一样漂亮?(后者是一百余年前因为美丽惊人而被海盗基德二世击沉的一只帆船)是的,这是许多人公认的。假如我给您讲讲它的历史、它的价值,假若您亲眼看看它航行,坐上它游逛一天,——那么您就会不知怎么求我才好了。您的嘴并不笨嘛。"

"盖斯船长!"我高声叫道。更令人恼火的是,布特列尔竟然走到我跟前得意地朝我嘿嘿一笑。"假如我真的搭乘这只船旅行,那时您要是到我的卧舱里来,我无论如何也要心平气和地跟您谈一谈,杀一杀您的威风。"

盖斯嘲讽地瞥了我一眼,但他的脸色马上变得惘然若失。盖斯见我大为惊奇,便急忙激动地说:

"是的,是我的过错,请您原谅我吧!我心绪不佳,我性格暴躁!倘若您在布朗那儿碰了壁,您也不必惋惜。再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船和您不同路。我祝您万事如意。"

我不知道自己懊恼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盖斯的粗暴无礼，还是他这番古怪的感情冲动。我耸了耸肩然后下到岸上，走了好远又回过头来，再次看见“踏浪女人”号的高高的桅樯。我顿时感到信心百倍，坚信盖斯或者布朗，或者他们两人，肯定会最积极地对待我的意图的。

我信步往回走去，没有觉察自己走在什么地方，我已丧失了时间和地点的概念。我心中的震动尚未平息。我隐隐觉得心灵深处有一些预感在轻轻转动，但是却无法理解它们。每当我要仔细体察它们的时候，它们就立刻变得捉摸不定了。一连串从未体验过的感觉渐渐从我的思绪中浮现出来，旋即化为断断续续的梦呓般的词组，使我一个字也认不出来，并且也无力驱散它们。我觉得，其中有一种感觉违背了自然的道理，也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这就是隐约觉得盖斯的帆船与那位陌生的少女碧琪·谢尼艾尔之间必定有某种联系。假若我心情平静，我会把这种念头当做荒诞不经的迷信对待，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种种想象犹如往常在悲伤或者惊惧时一样令人信服地涌上心头。

夜里我睡得很不踏实。我不断地做梦，做了许多独出心裁的噩梦。我口渴得要命，不时地醒来，喝了水又昏昏入睡了。一团烦人的思绪犹如一道因一时疏忽而解错的习题似的，不断地折磨着我。这是各种情绪在发生了那个扰乱它们的正常轨道的事件之后相互之间的报复。

我早晨九点钟就起床了，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费拉特家去。这天夜里发生的各种事情我只能对他说，而且询问一下他对所谓“玻璃裂纹”的这种转变的看法，对我也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第 六 章

虽然天时尚早，费拉特却没有教人久候。我刚刚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三分钟，他便走进来。他身着外出的服装，并且预先告诉我，他需要在十点钟以前赶到医院。他马上注意到我的脸色，说道：

"您好像出了什么事！"

"在煤炭辛迪加事务所和滨海街拐角之间的埠头上，"我说，"停泊着一只非常漂亮的帆船。我是夜里跟您分手之后看见它的。这船的名字叫'踏浪女人'。"

"什么！"费拉特说，他的震惊出乎我原来预料的程度。"您不是开玩笑吧?！不过……请原谅……不要紧，您说下去吧。"

"它现在还停泊在那里。"

我们两人对视一眼，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费拉特垂下眼睛，

然后慢慢地扬起眉毛；他那张富有表情的脸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他又看了我一眼。

"是的，这太惊人了，"他说，"不过，自然还有下文啰？"

为了消除他对于我昨天去斯杰尔斯家之前可能看见过"踏浪女人"号的疑虑，我便预先否定了那种可能性，并且把我同盖斯的谈话转述一遍。

"您赞成吧，"我在结束自己的讲述时补充说，"我只能够产生这种愿望。我觉得任何别的行动都不合适。看来，我应该乘这只船去一趟，要是我不愿徒劳和愚蠢地抱憾终生的话。"

"是的，"费拉特说，一面把雪茄伸向想象中的烟缸。"的确如此。但不管怎么解释，这种情况都是容易引起误解的。话又说回来，这多半是付船钱的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帮您的忙。问题在于我曾为布朗的妻子治过病，当时其他的医生都认为她的病已没有治好的希望。不知是故意与他们为难，还是给我一点面子，她居然被我救活了。关于您搭船的事，依我看，盖斯自己不同意才搬出布朗来挡驾的，由此可见，布朗很可能将此事推给盖斯。因此我得马上写一封信请您面交布朗。"

费拉特说完，连忙在写字台前坐下来，拿起鹅毛笔。

"我很难想出应该写些什么。"他微微侧过身子，用鬓角和眼角对着我，说道。

他揉了揉前额便动笔写起来，写完一页纸之后便出声地念一遍。

"请注意，"费拉特停下笔说道，"布朗是个讲究实际、唯利是图的人，与你我大不相同。因此，在他看来一切近乎古怪的想法，都会引起他的疑虑的。现在接下去：'在您和我都深感幸运的那一天您曾说过，您将满足我的一切愿望。我衷心地希望这样的时刻不要来临；因为我认为给您添麻烦是不可容忍的自私。然而这

次我的病人、亲戚……’

“这是一种外交辞令，或者简言之，是无害的谎言，我想这没关系吧！”费拉特问道，然后继续边写边念：“‘亲戚托马斯·迦尔威，即奉交此信者，病体初愈，极需搭乘普通的帆船旅行。详情由他当面奉告。据我所知，他很愿意占一个单间，航行一-两个来回……’

“这话听起来有些古怪，”费拉特打断自己的话。“我甚至还得写上：‘在那只属于您的‘踏浪女人’号上。望您给予迦尔威协助，我将不胜感激。但愿尊夫人芳华常驻，不胜忧念。求您……’

“如此等等，”费拉特说完，挥笔在信封上写明地址。

他把信交给我，又过来与我并排坐下。

在他写信的时候，我已坐立不安，生怕盖斯的船会突然离港。

“请原谅，费拉特，”我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他，“我太沉不住气了！”

我站起身来。费拉特凝神注视着我，若有所思。他也站起身，用手碰碰我的肩膀，似欲加以挽留；继之慢慢将手拿开，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停在桌旁，两眼失神地垂下来，搓了搓手。

“我们好像还应该互相嘱咐几句，您说是吗？”

“是的，可是说什么呢？”我回答说。“我不知说什么好。跟您一样，我也是个喜欢猜测的人。可现在这样做简直像是在黑暗中写生一样。”

“您说得很对，不过也很遗憾，真的。我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事。我向您保证，这件事叫我心神不宁，全神贯注。但是您在旅途中能给我写信吗？我能随时了解您的情况吗？”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补充说：

"您愿不愿打点行装跟我一块儿去,费拉特?!"

费拉特两手一摊,莞尔一笑。

"这的确令人神往,"他说,"不过……不过……不过……"他的目光在写字台上的青铜玩饰中间的一帧小照上滞留了一会儿。这时我才注意到照片上那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她微微垂着头,目光凝视前方。

"我失去的东西是无法补偿的,"费拉特说着,点上一支烟,猛地丢开火柴。"不管您的内心世界多么奇特,也不论您怎样清心寡欲,——当然是按您的方式,——亲爱的迦尔威,您毕竟想看见幸福向您微笑。请您不要否认这一点。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我将一无所获;因为我的愿望是任何人都实现不了的。其实这种愿望既简单又明了,但它却永远不能实现。我治愈了许多病人,却无法治愈我的妻子。她虽然还活着,但实际上等于死了。这是她的照片。她离家出走,一去不返。余下的一切对我都毫无意义了。"

费拉特说完便按了按铃,吩咐仆人准备马车。他这样做显然是不让我再说下去(甚至不让我沉默),——不管我的劝告多么诚恳,——以免给这突然窥见他人之心的一瞬间带来麻烦。我们没有最后告别,只约定我拜访过布朗之后将情况告诉他。

我们一块儿走出来,在大门口分了手。费拉特跳上马车启行走了,然后转过身来大声说:

"真的,此事不……"其余的我没有听清楚。

第 七 章

布朗的“船主和货运”公司事务所，与大多数此类事务所一样，坐落在滨海街上，距离这里不远，因此用不着雇出租汽车。于是，我放走了汽车司机，走进港湾，马上惶恐地朝昨天我在那里看见“踏浪女人”号的那条防波堤望一眼。虽然那只船现在距我还有很远一段距离，但我立刻看见它的桅樯和船首斜桅依然停立在夜间的位置上。我觉得心头的疑虑顿然冰释。

这天天气闷热得像蒸笼一样。我感到几分倦意，便止住脚步，拐进一家挂着亚麻布帘的港口小酒馆去解解渴。

酒馆里顾客零落，只见一个水手神色激动，挥舞着端酒杯的那只手(他忘记了手中的酒杯)，向一帮占据了屋角里的餐桌的海员们诉说着什么，一面打着急剧的手势来加重语气。他几次三番想喝掉杯中的酒，但是端到唇边又忘记了。我在柜台旁停留的时候，突然听见他说出“盖斯”二字，于是我也忘记了手中的酒

杯，立即转过身仔细听起来。

“我忘不了他，”那水手说道。“我在海上航行了二十年。我见过的船长，要是一齐来到这个酒馆里，恐怕每人用一条腿站着都站不下。我是把盖斯看透了，这个十足的魔鬼。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去给他当水手。谁要是不合他的意，他就会把谁折磨个半死不活。我告诉你们，这家伙暴躁极了。有一次，他一把揪住一个木匠的耳朵，直揪得木匠昏了过去，一个多钟头没爬起来，一个劲儿躺在地上哼哼叫苦。我自个儿也碰上过；那多半是因为我答话不合他的意。我就喜欢那样回话，让他气得脸色发青，但他却找不出茬儿来。但是就算他性子暴躁吧，这还算不得什么。他还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他叫您的时候往往不露声色，叫你捉摸不透。他可能给你一杯伏特加酒，也可能把你打翻在地。他就是这么个人——突如其来。往常他说起话来和风细雨的，有条有理，挺像个人儿的；可他要是眼神一变，或者不吭声，好像是说，‘你放明白点儿，你知道我为啥不吭声’——那你就等着瞧吧。我们大家吃够了苦头，商量好甩手不干了。据说全体船员半道儿上跟他闹翻脸已不是第一次了。结果怎么样呢？总有的是傻瓜跟他干！”

水手不做声了，张着嘴站在那儿，莫名其妙恶狠狠地盯住手中的酒杯，仿佛看见酒里有个可恶的船长似的；然后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开始气呼呼地往烟斗里填烟丝。

这一切都使我颇感兴趣。

“您说的是哪一个盖斯？”我问道。“他的船是不是叫‘踏浪女人’号？”

“正是他，先生，”那水手吃惊地望了望我的脸，答道。“这么说，您知道他这个人啰，假如他算得上一个人，而不是一条疯狗的话！”

“我听说过他，”我说，我想让这种谈话继续下去，以便尽可能多了解一些盖斯的情况，因为我打算同他相处一段时间。“不过我没同他见过面。他真的是个恶棍、无赖吗？”

“完全是……”水手开口说，他呛了一下，满面通红，大概想要像发誓似的庄严地、一字一板地补充说：“是实话。”正当这时，我背后突然响起一个刺耳的喊声：“胡说八道！”只见一个人朝我们走过来，此人也是水手，衣冠楚楚，一副粗犷而精明强干的样子。

“完全是胡说八道，”他冲着我说，但眼睛却盯住先前那个水手。“我不知道您与盖斯有什么关系，可是我——您看得出，我并不是长官，我是跟这位大嗓门一样的水手。”他藐视地盯住那个神色慌张的演说家。“我肯定地说，第一，盖斯船长是个地道的水手；第二，他心地极善良，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我是从一月到四月跟他当水手的。至于我干吗要离开他——这是我自己的事，这不怪盖斯。我跟他往高尔萨因航行过两趟。他对全体人员中的任何人都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可是我们弟兄们——这用不着躲躲闪闪的，——您自己知道，都是些各色各样的人。刚才此人说盖斯痛打过一个木匠，说他把其余的人都搞成了肉饼。谁能相信这样的胡说八道呢？我们的伙食比兵舰上还好。每逢礼拜天，我们每三人发一瓶威士忌。船长曾当着我的面把水手长和喜欢马上进行报复的大副布特列尔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因为布特列尔拿拳头吓唬厨师。当时布特列尔却说，‘鬼知道您安的什么心！’盖斯船长常常把我们召集到一块儿，朗读一些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故事。要是我们中间发生了争吵，盖斯只是说：‘你们彼此之间要好心相待，怨恨只能产生怨恨。’”

这个水手停下来，但是显然还有许多为盖斯辩护的话要说，然后他朝所有的人扫一眼，挥挥手，开始不大耐烦地听那个疯狂

辱骂盖斯的水手讲话。我看得出他们两人都十分认真；辩护人早把指责者激得怒不可遏。指责者一口气说出不下十几个人的名字引为证人。他发誓赌咒，非让辩护人跟他到某船上走一遭不可，说那儿有人早在去年就受过盖斯的坑害。末了，他将了一军：辩护人为什么在“踏浪女人”号上呆不下去？辩护人颇有尊严地，可是带着挺大的肝火分辩说他因为生了病，所以在船抵里斯港之后便辞了工。两人吵得一塌糊涂，有时搬出同一个人做自己的证人，因为指责者和辩护者都认识一些在不同时期为盖斯干过活的人。一时间二人各执己见，捶胸顿足，破口大骂，争吵得不可开交。我虽然对这场激烈的争吵颇感兴趣，但毕竟需要赶快去找布朗。

出了酒馆走过去第四座房屋便是“船主和货运”公司事务所。我走进一间向阳拉着窗幔的阴凉的公事房。这里充满打字机的声响，工作人员轻声交谈着，只见一个戴金丝眼镜、脸色阴沉的人从办公桌中间朝我走来。

我等了几分钟。那人禀报之后，从布朗的办公室走出来。这时他已不是脸色阴沉，而是毕恭毕敬地向我点点头，然后打开房门。我一进办公室就看见我要找的主要的管事人。

第 八 章

我看见一位生意人、一位地道的生意人，感到十分高兴；仅从此人的脸色便可看出他的事业心和明察秋毫的洞察力。我同他初次见面，而且他对我一无所知，因此当问题涉及医疗性的海上旅行时，用不着担心我们的谈话不够严肃而带上徇私的意味（这几乎不可避免）。不然的话，从目前的事态看来，我会被怀疑行为乖僻而把事情闹僵。不过，布朗倒未必喜欢吹毛求疵。作为一个交谈者，他见了这封道义上有义务迁就一下的信，是能够为他人牺牲一分钟工作时间的。

布朗的棕黄色头发剪得很短，像毛刷上的鬃毛似的整整齐齐地竖立着。他的脑袋尖削而且枯瘦，后脑勺扁平，嘴唇仿佛故意闭得很紧，微微眯缝着的眼睛似乎故意紧紧盯住对方的脸不放，整个仪态给人的印象是一部精密的计算机。他身材细高，体魄不大匀称，动作自信而且突然；衣着雅致；他说话的时候用手

捏着一支铅笔，边说边用指尖在笔杆上轻轻滑动。他滑动指尖的动作时快时慢，仿佛为自己说话的抑扬顿挫打拍子似的。他无精打采地转动两眼，读完信之后，刮得干干净净的嘴角弯曲成一丝十分得体的微笑，仰靠在安乐椅上，用练得很好的嗓子大声对我说，他随时乐意为费拉特及其朋友们效劳。

“不过，”布朗用指尖顺着铅笔杆向上一滑，补充说，“有一点不大准确。这只船不是属于我的；它是盖斯的财产，我想，虽然他，”说到这里布朗转动一下铅笔，用铅笔的尾端抵住下巴，“虽然他不会拒绝我给您提供一个卧舱的请求，不过您要是跟船长商量一下，那么这件事就办妥了。”

我回答说已同盖斯船长谈过了，他不同意我搭乘“踏浪女人”号旅行。我还说我之所以来找他联系，就是因为盖斯指明这只船是属于他布朗的。我原以为此事的反复纯属偶然或者是合乎情理的周折，没想到事情竟会这么复杂。

布朗的眼睛一闪，看来在转动着某种我难以得知的念头。他若有所思地用指尖在铅笔杆上滑了三下，似乎在估量着自己的主要想法，然后猛地牵动一下眉毛。看来他无疑感到仓惶不安。最后他终于恢复了常态，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对我讲了一遍。

“说起盖斯船长，”布朗沉思地说道，“我应该告诉您，此人几乎是把自己的船硬塞给我的。他曾经在我这儿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确，从法律上说，我是这只船的船主，尽管我非常讨厌它。这只船能够强加在我头上，是因为威廉·盖斯的确有口蜜腹剑的天赋，——确切地说来，他能用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叫你晕头转向。有一次，他借了一大笔债。为了使这只船免遭扣押，于是盖斯就强逼我同意将它登记在我名下。根据对我来说一文不值的预售合同，这只船不过列在我名下而已。我过去认识盖斯的父亲，他是个很好的人，而且也不蠢。儿子居然能靠已故老子的面

子——好说歹说，非要我救救‘踏浪女人’号不可。您大概看见了吧，”布朗用铅笔指指背后的墙壁，墙壁上精致的像框里十分壮观地陈列着一些轮船的照片，一共有十多幅。“不管我的愿望怎样，可是从这笔交易里我得不到半点好处，因而我把此事告诉您也算不得什么罪过。总之，我们有一张王牌可以对付盖斯的反复无常。这张王牌就是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您搭船去吧；此事说定了；我马上给盖斯写一封短信，信中写明给他个机会让他好好接待您。盖斯性格复杂，是个很难相处的人。我劝您对他多加小心。因为他的行动向来是不可捉摸的。”

我不动声色地听布朗讲完。压在我心头的那块沉重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先前那种提心吊胆、唯恐引起误解的心情——严格说来，甚至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和场合之下我不得不诉诸武力的预感——徒劳地紧张一阵之后，终于消失了。

布朗说完转过身来面对桌子，龙飞凤舞地在记事簿上写满一页纸，然后以一个剧烈的令人放心的动作把信装进信封。我问他是否了解这只船的历史，布朗迟疑片刻，答道：

“这只船是盖斯从私人手里买来的。但是至于他到底买谁的，花了多少钱，我说不准。我承认，这只船的确很漂亮。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成了货船，但是它的造型却是一只带帆的水上别墅。它的航速很快，等您明天启航的时候，要是遇上顺风，您会体验到初学溜冰的人高速溜冰那样的快活感觉。”布朗望了望气压表。“明天大概有风。”

“盖斯告诉我要停港一个月。”

“这是他信口瞎说的。他今天已来过这儿，并且谈到明天启程的事。我连他的航线都知道了：格尔基尤、托乌兹、卡塞特、祖尔巴冈。此外，还得顺便在大港停一下装铁器。不过大港距离这儿只有几个钟头的航程。”

“可是他的水手都结账走了。”

“嗨，这一点您不必担心。这些事对别人是困难，而对于盖斯就像从钉子上摘下帽子一样容易。我相信，只要他挤挤眼，马上就招来一大帮亡命之徒。眼下他舱里肯定已经满腾腾的了。”

我谢过布朗，接受对方紧紧握手祝福之后便告辞了；我一路上盘算着如何竭尽全力去缓和和盖斯的明显的尴尬处境。

第 九 章

我一直走到帆船跟前也没有想出个头绪。我发现布朗的话是对的：只见甲板上出现几个水手。不过他们并不是那种在船务方面训练有素的精明强干、仪表堂堂的汉子。显然，盖斯仓猝地雇了撞到他手下的第一批水手。

我打听明白之后，在船长室里找到盖斯。他正在跟布特列尔坐在桌旁查账，一面在算盘上计算着。

“看见您非常高兴，”当我寒暄一声坐定之后盖斯说。布特列尔轻轻地笑了笑，我觉得他是笑盖斯的虚情假意。“您找过布朗了？”

我把信递给他。他拆开信读了一遍，瞥了我一眼，又瞅瞅正在朝一旁张望的布特列尔，咳嗽一声清清嗓子。

“可见您的事已办妥，”盖斯笑着说，一边把信塞进坎肩的口袋里。“我打心眼里为您高兴。我回想起夜间的谈话，心里很不

自在，因为我怕您对我产生误解。我认为，能够认识您对我是很大的荣幸。不过，我的确立过货船不载客的规矩。这应该理解为一种制度，并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话又说回来，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友好相处的。我看得出您喜欢大海。大海啊！一说到这个字眼，就想象到外出散步的时候，眺望海天相接的远方。大海……”他踌躇一会儿，然后继续说：“既然布朗十分赞成，那么我也诚恳地让步，见风使舵嘛。我们明天天一亮就启碇。第一站停大港。在那里装货运往格尔基尤。您打算什么时候上船？”

我说我愿意马上把行李送来。盖斯的近乎友好的语气，他对大海的一往深情，昨天的谩骂和今日的谦恭，都迫使我暗自盘算，我显然正在同一个喜怒无常、易于冲动但又善于约束自己的人打交道，于是，我想探听一下船钱的数目，倘若时间允许，我还想看一看自己的卧舱。

“您从总数中扣除，然后再加上佣金，”盖斯站起来的时候，对布特列尔说。然后他领着我走过过道，打开一扇舱门，站在门坎上打个敬请光临的手势。

“这也是一间上等卧舱，”盖斯说着跟在我后面走进来。“这是洗脸盆、书橱，还有几个小橱柜和摆放各种用品的架子。伙食是公共的，不过，您要是愿意，可以叫仆役按您的要求把饭送到舱里来。对水手我不敢夸口，因为我只雇他们干一个航程。然而仆役可是没说的，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混血儿。他过去在‘爱利光’号上给我当过差。”

说来可笑，我居然被感动了；因为船长现在待人的口气与夜间那种先是阴阳怪气、故作冷淡，而后凶相毕露的态度截然不同。盖斯那无可非议的主人的权力开始使我窘迫不安了；假若他想要无条件地申明自己的权力，我十有八九得为自己凭借布朗的假权力强行搭船表示歉意。但是我又不肯马上让步，也就是不

愿放弃这次航行。我希望盖斯能够从实利出发自己改变主意。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谈到了船钱——调节一切尴尬局面的最好的办法。

"关于船钱，我决定这么办，"盖斯走出卧舱时对我说，"伙食、住室和旅费加在一起，您付二百镑吧。不过，要是您觉得太贵，我们日后还可以商量。"

我感觉到盖斯说完之后眼睛里流露出得意的光芒。我怒不可遏，目不转睛地盯了他一眼，但是丝毫没有流露出大吃一惊的神色。我马上想到这正是我的一张王牌。付给他二百镑，我就不再认为自己欠他的人情，因为他的谦让是带有相当苛刻的附加条件的。

"好吧，"我说，"我认为这个数目不算贵。公平交易嘛。"

"嗯，"盖斯答道，他的腔调表明他的情绪突然变坏了。气氛一时紧张起来，但他马上打破了僵局，开始抱怨运价跌落；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向我告别说："启航前夕麻烦事多得很。因此，此事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分手了。我走回到寓所去，马上给费拉特挂了电话。他听说事情已办妥感到很高兴；于是我们约好下午四时在"踏浪女人"号上会面，因为我已经打算提前赶到那儿。这之后我的时间就在打点行装中度过了。我用过早餐，收拾好行李之后，已被那种任何一个干脆利索的人都不屑一顾的思绪折腾得精疲力尽，然后我吩咐搬出行李。当我来到船上的时候，盖斯正要上岸去。他由布特列尔和二副辛克莱特——一个油头滑脑、面色阴沉的年轻人陪伴着。布特列尔一看见我便客气地打一躬，而盖斯却带理不理地点点头，然后背过脸去挽起辛克莱特的胳膊同他唧咕起来。辛克莱特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三人消失在三里巷口的拱门里了。

看来船上的人正在等我。厨房的房门里伸出一个戴罩帽的脑袋，晃了一下就不见了。紧接着走出一个机灵的混血儿，接过我的行李，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卧舱里。

他替我解行李的时候，我已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来，一面吩咐他铺床，一面同他聊几句。仆役名叫戈拉齐。这个名字，像在一篇经常被引用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适时地提到作者的名字那样，使我颇为开心。戈拉齐证实了布朗所说的航向，说是他亲耳听见的；但是从他的闲聊中我没有发现这只船有什么古怪和独特之处。看来只是我心里觉得不同寻常罢了。“踏浪女人”号空船驶向大港，在那里要装上三百箱铁器。戈拉齐穿一件椰子色方格背心，天真而庄严地挺着健壮的胸脯，活像只公鸡似的。他说话时露出一排大牙。后来，戈拉齐终于说走了嘴。给他一枚金币，并且让他抽完一支熄了火的雪茄烟，他马上就对我亲热起来。他透露的消息比台风预告还要惊人。

“我应当告诉您，先生，”戈拉齐搓着手掌说，“这一回可要好好地快活一下。假如我偷听来的消息是真的，那么您这次旅行是不会寂寞的。船长要在大港带上几个姑娘、女人——都是非常漂亮的女士。这都是他的熟人。已经准备好两个卧舱。那里已经摆好了香水、上等肥皂、花露水、穿衣镜；铺上了漂亮的床单。还买了许多葡萄酒。这酒是招待大伙儿的——我和水手们都有份儿。”

“不错，”我说，我心里已渐渐明白盖斯打算在大港邀请什么样的女士。“恐怕她们是船长的亲戚？”

戈拉齐那张富有表情的脸孔——从下巴到向上翻起的眼白，——整个儿忽闪一下。接着他弹一下舌头，摇摇头，仰面大笑起来。

“我不参加你们的娱乐，”我说。“不过，盖斯当然可以尽情消

遣。”

至此，我打发走了混血儿，关起门来思索刚刚听来的新闻。

我知道仆役们多半是飞短流长的能手，而且当他们希望得到外快时会信口雌黄地逢迎客人的；于是我仅限于暂时留意到盖斯的娱乐计划，因为此后不久仆役便把午餐给我送到卧舱（船长到旅馆进餐去了）。我用过午餐，对这种孤寂生活和菜肴都颇为满意。我刚刚抽完一支雪茄，戈拉齐便来敲门，他把热得疲倦不堪的费拉特引进来。医生将一个盒子和一个纸包放在床铺上，然后用左手抓住我一只手，右手也友好地捂在上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直到我在船尾上亲眼看见您说的那个船名，——我现在才算真正相信您；我最终确信不疑了。不过很难说我相信的依据何在。这只盒子里装的是一副摆牌阵用的扑克牌和巧克力糖，别无他物。我知道您喜欢摆牌阵，正如您自己谈到这一点时所说的‘金字塔’和‘红与黑’一样。”

我深受感动。根据我们彼此之间的默契，我们再没有谈起对“踏浪女人”事件的印象，仿佛唯恐损坏这个事件的奇特而脆弱的轮廓似的。我们谈起了盖斯。盖斯与布朗会面以后，费拉特跟布朗通了电话，对船长的情况做了更深的了解。

“看来，此人不能相信，”费拉特说。“不消说，他对您是怀恨在心的；不过他也想乘机捞一把；因此他虽然留神不对您发脾气，可是恐怕他的仇恨您是能感觉出来的。布朗再三嘱咐我提醒您。跟盖斯闹翻的人不计其数，而且吵得可怕极了；他动不动大发雷霆，很少有清醒的时候。他花别人的钱像花自己的……您还要注意，我从布朗的暗示可以明白，‘踏浪女人’号是盖斯用一种违法的卑鄙手段占为己有的；可布朗却闭口不谈。您……情况是怎么想的？”

“我现在有两种思想，”我回答说。“这种精神状态就好像一

个人受人委托去送一只抵达目的地之后方能打开的宝盒时的心情：心里老惦念盒中装的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思想。而另一种则是一个担心同不投机的旅伴发生精神磨擦的旅行家常常怀有的那种感情。”

费拉特在我这儿约莫呆了一个钟头。话题很快转到医院里有人背后整他。然后转到我答应在旅途中给他写信告知我的情况。但是在这些一般的谈话中都时时流露出“踏浪女人”这几个字，尽管我们俩谁也没说出口。我们精神上进行着另一种谈话。情绪激动的费拉特还时而带着早晨披露心境时的坦率。我心里则想着未卜的命运。我们俩都言不由衷，各自透过彼此的语言捉摸着对方的秘密，因为这种秘密比感人至深的坦率态度更富有魅力。

我送他下船，陪他走到滨海街上。分别时费拉特说：

“祝您心情愉快，一路顺风！”

但是从他跟我握手时的热烈情绪和目光看，我好像听到我恰好希望听到的话。但愿他也能从我的答话中领会到我没有说出口的话：

“无论出什么事，我都永远将您铭记心中。”

我目送费拉特走远之后，重新登上甲板，在船尾帆布篷的阴影里坐下来。不一会儿，我听见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辛克莱特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一下，然后迈步朝我走过来。我并不讨厌同他交谈，马上转过身来笑了笑，示意我已猜到他的意图。于是他走到我跟前。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辛克莱特醉意正浓；他自己感觉到这一点，但他想站稳身子。他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含糊不清地嘟哝一阵天气，大概他认为平稳的感觉对我是至关重要的。接着他谈到盖斯。

“我听人说，”他仔细打量着我说，“您跟船长不大投机。的

确，他这个人很难相处；不过，您要是与他互相谅解了，此人是很慷慨的。我是非常佩服他的；坦率地说，他是个老练的水手。您大概听到人家讲他的坏话；我敢向您保证——全是诽谤。他性格暴躁，爱面子——啊，他的火气可大啦！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您真得佩服他——他哪怕跟魔鬼合伙打牌都行。他办事利索，船搁浅的时候他总有办法对付：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我们还有一个图书室呢。我带您去瞧瞧好吗？船长读的书很多。他自己也常常买书。的确，他是个有知识的人。您应该跟他聊聊。”

我答应去看看图书室，便跟辛克莱特去了。他在一个舱门前停下，掏出钥匙打开门。这是一间墙壁上蒙着中国绣花丝绸的宽敞的舱房。屋角里有一个带银框穿衣镜和梳妆台的大理石盥洗台。精致的乌木桌子上摆着青铜器皿、海图、望远镜、水晶座钟；墙壁上挂着气压表。高级地毯、铺着薄纱床单和缎面毯子的床铺——这一切都显示出主人爱美并且具有高度的审美力。半打开的壁橱里露出一排摆放整齐的书籍；有几本书扔在小沙发上。墙壁和床铺之间立着一个书柜。

我大惑不解地朝四下望着，因为这舱房不可能是图书室。果然不出所料，辛克莱特马上说：

“船长住得怎么样？这是他的卧舱。我之所以领您到这儿来，是因为这儿的一切都别有风味。瞧这儿有多少书啊！他读的书多极了。您瞧，这儿全是书，各种各样的书。”

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懊恼，气愤地回答他说，未经主人允许我是从来不进入他人住所的。

“这事全怪您，”我补充说。“我事先不知道是到这儿来。难道这是图书室吗？”

辛克莱特窘迫不堪，一言不发。看来我的话果真使他吃惊不小。

“好吧，”他垂头丧气地说。“您给我提了一个意见。就算这个意见提得对，不过所有房间我都有钥匙，再说……”他不知还要说什么，最后说道：“我想这没什么关系。真的，这不值一提，”辛克莱特满怀信心地重复一句。“我们这儿大伙儿都不见外。”

“我们去图书室吧，”我建议说，不愿对他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发表看法。

辛克莱特锁上卧舱，然后把我领到客厅后面，打开一扇舱门。只见这里沿四壁摆着一排排书架。我用眼估计一下，大概有三千册书。顺着搁板固定着一条条可以活动的铜带，揽着书脊，以免书在船颠簸时跌落下来。除了一张摆着文具的橡木桌和一把折叠椅之外，这里还摆着几个装满杂志和小册子的柜橱。

辛克莱特解释说，图书室是以前的船主设立的，但是在他工作的一年之内，盖斯又买了三百册书。

“布朗不跟您一块儿出航？”我问道，“还是他暂时把船转给盖斯了？”

为了让辛克莱特渐渐畅谈起来，我故意搭讪着。这位领港员对我的问题躲躲闪闪，因此我只好撇开这个话题埋头看起书来。这时，辛克莱特在我背后喊道：“您瞧，崭新的书，书页已经撕破了！”一会儿又说：“读大学就得有这么多书。”紧接着他便问起我的情况。但我想到这种人每多说一句话都可能带着自己的目的，于是我仅仅轻描淡写地敷衍他几句，为了转变话题而抱怨自己疲劳过度。

我喜欢书，我喜欢将几本书拿在手里，浏览着犹如神秘的大门后面的声音一样引人入胜的标题，或者好奇地欣赏着正文的内容。我发现这里有西班牙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版书，甚至还有俄文版书。它们的内容多种多样，有历史、数学、哲学、描写古代旅行和海战的珍本，还有航海志和各种手册，但是要数小说最

多。紧挨着萨克雷、莫泊桑的作品是带着花花绿绿的下流封面的巴黎色情小说。

这时，暮色降临了。我借了几本书回卧舱去。同辛克莱特分手之后，我在自己的上等卧舱里欣赏费拉特赠给我的扑克牌，消磨了约莫两个小时。我看了看牌背，不禁哑然失笑：一副牌的背面画的是一只在飓风中扬帆的小巧玲珑的帆船；另一副牌的背面是一幅富丽堂皇的静物画——一只摆在天鹅绒和花朵中间的盛满红葡萄酒的金杯。可见费拉特对我体贴入微，挑选扑克牌时是煞费一番苦心的。我马上摆了一个难解的牌阵，虽然它不一会儿就被我破了，但我怀疑这是无意中出了差错的结果。

七点半钟，戈拉齐禀报说船长请我就席共进晚餐。

我走进公共餐厅的时候，盖斯、布特列尔、辛克莱特已在餐桌旁就座。

第 十 章

盖斯向我致了简短的祝词。我发现他情绪不佳，因为他一直在躲避我的目光。

布特列尔是这伙人中最讨人喜欢的人，他咳嗽一下清清嗓子，试图以议论即将开始的航行使大家逐渐畅谈起来，但是盖斯却用有关食品和起锚前准备的事务性谈话打断了他。盖斯对于我提出的有关航行的问题，只是简短地答以“是的”、“不”、“等一等再说”。整个晚餐时间他没有主动对我说过一句话。

盖斯面前摆着一只盛伏特加的大细嘴瓶，他毫不犹疑地、一口口地慢慢喝着，一直把瓶里的酒喝光。我从他和他的副手们的谈话中听到，仓猝雇来的新船员只有一半是多少有点用处的水手，其余的人纯属那种需要加倍提防的港口无赖。他们还谈到一些我不认识的人，谈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布特列尔和辛克莱特虽然不像盖斯喝得那样猛，但是喝得相当多。谁也不向我劝酒，我

愿喝多少就喝多少。实际上我喝得并不多。戈拉齐在一旁侍候着。他收拾我的餐具时格外仔细，大概想要以此表明他对我客气一些。盖斯察觉到这一点之后，不赞成地斜了他一眼，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

晚餐充满了令人尴尬的阴郁气氛。在席间的全部谈话中，只有辛克莱特这番话使我颇感兴趣：

“露易莎写信说她已经邀请了玛丽，而玛丽大概又离不开尤丽雅，因此得给她们预备两个舱。”

大家哄然大笑，不消说，这是笑他们彼此心照不宣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念头。

“我们这儿将有女士们光临，”盖斯从桌子后面站起来，用眼睛余光监视着我说。“这不会打扰您吧？”

我回答说我无所谓。

“那就更好啦。”盖斯郑重地说。

这时，甲板上传来喊声，但这不像是打架时的呼喊，而是船上常常出现的由于忙于某种事务而发出的着急的叫声。布特列尔去打听出了什么事；不一会儿辛克莱特也跟着出去了。船长独自一人在那儿抽烟，于是我便利用副手们外出的机会把钱交给他。他十分傲慢地用一个独特的手势接过钞票；非常仔细地数了一遍，然后特别引人注目地向我点点头。他眼睛里闪露出意味深长的高兴的亮光。

“咱们下盘棋吧？”他彬彬有礼地说。“倘若您愿意的话。”

我答应了。我们摆好棋桌坐下来。棋子用上等象牙雕成，制作得十分精致。我惊异不已，没想到在货船上能见到这么多漂亮的东西。虽然盖斯无疑已经喝醉，并且醉酒对他来说已习以为常，屡见不鲜，但除了他的嗓音由于吃得过饱而不时为饱嗝所打断之外，他丝毫没有流露出醉意。

“的确，”盖斯说，“花费很大。不消说，您已看出‘踏浪女人’号是一艘两桅帆船了吧，可它的外形却很特别。它是根据一个人的个人爱好修建的……后来那人破产了。总之，”盖斯转动一下王后，“女人们一来就甭想安静了，大惊小怪，吵吵嚷嚷；当然啰，麻烦。您觉得跟女人们一块儿旅行怎么样？”

“我还没考虑过这种情况，”我走了一步棋，答道。

“您一定会喜欢的，”盖斯走了相应的一步棋，接着说。他这一步棋走得心不在焉，使我一下子看出他的破绽。“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您，——我这话并没有恶意，——您突然出现在船上是非常令人奇怪的。我能猜透一个人的心。”

“我想您不是为我而邀请女人吧？”

他没有吭声，埋头思考着我用王后和马给他出的难题。他突然间乱了阵法，宣布输了一盘。就这样他连输两盘；最后，我故意让了他一步，突然来一个七路将死。盖斯气得满面通红。当他把棋子撤进抽屉盒子里的时候，双手直打哆嗦。

“您是个很厉害的对手，”盖斯宣布说。“我觉得跟您对弈是一种真正的享受。现在我们谈正事吧。我们明天一早起锚驶往大港，在那儿装货之后驶往格尔基尤。您没到过格尔基尤吧？它位于去祖尔巴冈的航线上。不过，我们要抵达祖尔巴冈至少得用二十到二十五天。”

谈话结束之后，我走回卧舱去，心里觉着船长那伙人有点叫人不耐烦。

傍晚余下的时间我在看书中度过了，但我抑制不住不时袭来的思绪，此后便不记得自己读的什么了。我很晚才入睡。在船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过得很愉快。我有时醒来，翻个身或者整理一下枕头。我隐隐感到自己的住所在轻轻摇晃，于是我想着异乡的模模糊糊的新奇事物，又昏昏入睡了。

第十一章

黎明时分，我还没有完全睡够就被惊醒了，我明白“踏浪女人”号已不再停泊那条防波堤旁。卧舱随着巨浪缓缓地起伏。舱角里开始叮叮作响，不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这就是通常那种使我们感觉到运动的物体间的无形的对比关系。沿着船舷急急奔去的细浪、不均匀的颠簸和身体时重时轻、几欲扑倒的感觉，都令人明显地感觉到船的每次摆动。

甲板上不时传来脚步声，就像有人在我的卧舱顶盖上来回走动似的。我站起来，透过舷窗望了望大海，只见海面上黑沉沉的，阴风卷着毛毛细雨飘荡着。我顿时觉得一股喜悦涌上心头，我这才明白，还在昨天我就不由地感到信心不足，这是一种由于缺乏依据而无法解释的纷乱的犹豫之情。我穿好衣服，按铃叫人送咖啡。不久戈拉齐进来解释说厨师刚刚开始生火，因而他建议我喝葡萄酒，但我决计要等着喝咖啡，没要葡萄酒，仅仅要了半

杯旅途和家庭必备的冷潘趣酒。我询问了我们现在的方位，得知倘若不是下雨，启碇一个小时以后依然看得见里斯。

“好风哇，”戈拉齐补充说。“盖斯船长正在值班，因此，您不必跟他一起吃早点了。”

说到这儿，他随便地、似乎毫无用意地瞧了我一眼；可我心里明白，此人对各种人事关系观察得一清二楚。

启碇后的头几个小时，人们总是愉快而紧张，无论日晒雨淋都满不在乎；因此，我急不可待地走上甲板。此刻，一股十分熟悉的、全速前进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伴随着莫名的自豪感，使我领略到置身美丽如画的大自然怀抱的快乐。虽然我对于帆船上的机械设备，无论是动索还是静索都是一知半解，但是当你翘首仰望着一片片展开的帆篷与你一起移动时，你会觉得这也是一种无需专门知识便可领略到的无害的娱乐。灿烂的帆折层层叠叠地挂在桅杆上方和周围，透光的角帆向横桁尾部伸展着。它们在呆然不动的缆绳之间飞舞着。帆篷载着缓缓起伏的船体飞驶着；而在帆篷中间，海风横冲直撞，催动帆篷前后左右地扭摆着。

“踏浪女人”号正乘着急剧的顺风行驶着。我瞥一眼里程表，航速为十五海里。灰蒙蒙的天幕上模模糊糊地透着出太阳的前兆。盖斯在罗盘旁边踱着。他看了看我，但故意装做没看见，回头同舵手说话去了。

我在甲板上呆了半个多小时，然后走下舱去，正碰上布特列尔在那里等待吃早点。于是我们二人就攀谈起来。我预料他会问这问那，但是此人好像早已同我相识似的，谈吐十分随便；我很喜欢他这种举止态度。不一会儿，辛克莱特也走进来，他刚刚淋了点雨，吸了些新鲜空气；昨天的醉酒使得他面色苍白，两手簌簌发抖。这时，布特列尔神色忧郁，说话很少，而辛克莱特却喋喋不休，令人讨厌。譬如，他小题大作，不厌其烦地将水手们逐个

骂一遍，并且向我做了一些说明，虽然我根本没有问他。然后他开始同布特列尔谈论昨日在旅馆里进午餐的详情，仔细研究他们与那些我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系。他们还不时流露出醉酒后的神经质。这时我想准确地了解一下航向和每次停港的地方，便请布特列尔讲一讲航程，因为我不大相信盖斯的话。

还没等布特列尔开口，——恐怕他觉得说不说无所谓，——辛克莱特立刻建议我跟他去盖斯的卧舱，说那儿有详细的海图。我不想碰上盖斯(甚至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也要警惕他)，况且是跟这个一举一动都使我讨厌的辛克莱特一起去，我犹豫不决；但是我转念一想，觉得去一趟总比求他去借海图好一些。于是我站起来；三人一起走进盖斯的卧舱；然后辛克莱特从一个漆布面的皮夹里取出几张海图，找到了我们需要的一张。

"我听说，"辛克莱特说，"您对我们的船朝哪儿开都无所谓，所以乍一听到您打听航向我还挺奇怪呢。"

"我的确无所谓，"我答道，我看见他讨好的微笑，便沉下脸，"不过这种态度与合乎情理的好奇心并不矛盾。"

辛克莱特极不自然而且毫无必要地哈哈大笑起来。听着他的笑声，我真想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您不失时机地向我讨好，不过，亲爱的，这一点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站在桌旁，身子俯在海图上。辛克莱特摊开海图，用一只手托着海图的上角向我右边移动一下。这时，我无意中朝这个方向瞥一眼，看见墨水瓶侧旁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照片。这正是那位曾经在皮箱上坐过的少女像。

第十二章

我一眼就认出她来，这是由于照相师的艺术，同时也由于某些脸型确实具有易于辨认的特点。这种脸型无论在什么样的照片上，即使在一张十分糟糕的照片上，也能令人一眼认出来，因为它们的特征已被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强烈印象坚定不移地雕刻出来。然而跟前这张照片照得并不坏。那陌生女子坐着，右臂支撑着身子，左手放在并拢的膝盖上。她的头独特而从容地偏向肩膀，使她那彬彬有礼的仪态显得潇洒自如。少女身穿带花边开口的深色连衣裙。照相时她嫣然一笑，喜气洋洋的脸蛋带着俏丽的笑靥。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让辛克莱特发现我的目光盯住什么地方。认出少女之后，我马上垂下眼睛，依然看见那照片飘忽在海图的经纬线之间，领港员的话听来渐渐模糊。在这张照片上，哪怕只有一瞬间与辛克莱特沟通思想，我都会觉得忍受不了。

虽然我总共只见过那少女一面，而且隔着一定的距离，根本没有同她谈过话，但是对她的忆念却以独特的形式浮现在我的脑际。在盖斯的卧舱里看见她的照片，对于我，就好像遇见她本人似的。过去的印象历历如在眼前，但此时此刻它显得强烈而且令人费解；因为它勉强与盖斯的个性凑在一起了。这时辛克莱特说：

"海潮从这儿经过；甚至微风时船也能驶到……"

"十到十二海里，"盖斯突然在我的背后说。我没听见他的脚步声。"辛克莱特，"盖斯接着说，"四分钟以前就该您值班了。您去吧，我来给他看海图好啦。"

辛克莱特恍然大悟，冲出门去溜掉了。

盖斯被海风吹粗糙了的脸上带着没有睡足觉的痕迹。他抽着雪茄。他没有脱雨衣，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一只手按着海图，另一只手捏着冒烟的烟蒂在海图上比划着，一边给我讲解虚线、红线和各种符号的含义。我只听见他说，估计再过五六天就能抵达格尔基尤。然后他脱下皮风雨衣，摘掉帽子，伸直双腿坐下来。我背朝着碧琪的照片坐下，以免在谈话时偶然谈及那个对我容易产生误会的话题。我觉得，我对于这位神秘的少女过分感兴趣，以致于不可能躲过盖斯这个老滑头的眼睛，因为我无法摆脱那种不可遏止的自我冲动，要摆脱它往往适得其反。

盖斯的视线落在我的坎肩的纽扣上。他慢慢地抬起头；他的目光终于同我遇在一起；于是他干咳几声，揉揉眼，另一只手驱赶着雪茄烟雾。

"您喜欢辛克莱特吗？"他伸手向桌上抖抖烟灰，问道。这时我虽然没有转身，但我知道他匆匆地朝桌子瞥了一眼，瞧了瞧那张照片。这个漫不经心的目光没有向我表明任何东西。我用新的眼光仔细打量着盖斯。现在，由于我突然发现他与那位少女有

某种秘密关系，并且渴望不经过盘问便弄明白这种关系的实质，所以我对他打量照片时的目光作了多种猜测。不管他与那位少女是什么关系，费拉特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他曾经指出“将见之于行动”，而且他坚信这一点。在我亲眼发现这张相片之后，我自己也深信那些事件会导致某种行动。

于是，我回答盖斯提出的关于辛克莱特的问题：

“辛克莱特作为一个初登世途的人，跟大家一样：勤快而又肯动脑筋。”

“一个下贱的人，”盖斯说。他那暴躁而疲倦的表情消失了；他熄了烟蒂，突然换上一副笑脸，对我问长问短，无微不至，问我在船上生活各方面的感受如何。我理所当然地，也就是实质上敷衍应付，但形式上却礼貌得体地回了他的话。这时，我以为盖斯要去用早点，便站起身来。可是他听了我的回答却否定地摇摇头，挺直身子，双手在膝盖上一拍，然后从桌子下层的抽屉里取出一把小提琴。

我见此情景，又情不自禁地坐下来。盖斯船长若有所思地审视着我，仿佛我是一张琴谱似的；他拨动琴弦，拧了拧定音轴，调好弓子，说：

“假如您非常讨厌，就马上告诉我。”

我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望着这个面色蜡黄、眼泡浮肿的人把小提琴塞在大胡子下面，转动脑袋将乐器放在舒适的位置，这个场面使我忍俊不禁。盖斯发现我在窃笑，马上也莞尔一笑，笑得温和而且腼腆。我预料他那双大手演奏不出好听的乐曲，但是当他拉第一个拍节就显露出相当好的艺术功底时，我不禁暗暗吃惊。这是肖邦的练习曲。盖斯演奏着站起来，望着我身后的舱角；然后他的目光游荡了一会儿，便落在那张照片上了。他又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垂下眼睛奏完一支曲子。

斯宾塞主张在距主墙半英尺镶着松木板的大厅里举办小提琴音乐会，以便引起小提琴的有限音响所必需的共鸣。但是这种方法并不适应于所有的乐曲。有些作品，其力量在于它们的内容。俯耳的低语有时却如雷贯耳，而雷鸣般的响声有时却只能引起一阵哄笑。这支热情洋溢的练习曲和盖斯那感情冲动的演奏手法，可以使我们像听音乐会一样全神贯注。当船颠簸的时候，盖斯几欲扑倒，但他马上就急不可待地重新奏起中断的乐曲。我听见刺耳的高傲的吟哦、忧怨和召唤；然后是淡淡的哀愁，微笑，渐渐停息的追怀往事的低吟。这时，盖斯取下小提琴，沉下脸，调了调弦，然后坐下来，用询问的目光瞥了我一眼。

我奉承他几句。盖斯虽然有点儿受宠若惊，但表情上却没有丝毫流露。接着他又拿起乐器，开始拉一支稀奇古怪的花样曲子——令人讨厌的吱吱呀呀的不协调的响声。于是我故意装做听得入迷但又不得不离去的样子。因为他已经下了逐客令。

盖斯见我坚决地站起身，便放下弓子，带着几分嘲讽的口吻祝我这一天过得愉快，而我现在对他的语气已不大介意了。我自己也想独自清静一会儿，以便想一想最近发生的一切。

第十三章

为了寻找机会探知那张照片的秘密——虽然我对此既无明确的希望，也没有考虑成熟的现成计划，——我辗转来到甲板上，在一张躺椅上坐下来。

布特列尔是唯一一个能够与我进行饶有风趣的谈话而不使我感觉特殊的精神压力的人。我一边抽烟，一边等待着他的到来。这时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他不久就会来的。

这时天气转晴；风也变得柔和一些，潮气消散了，阳光逐渐增强；虽然太阳还没有冲出云层，却已撒下温煦的光线。过了一刻钟，布特列尔果然来了，看样子他不是带着醉意，便是喝了一杯益体适量的酒来消解昨日的沉醉。

我觉得他很乐意见我。于是我没有怠慢，连忙请他抽雪茄，并且我精神饱满，言谈生动。我先讲了一个笑话，当我看见他略微紧张的神态变得从容一些，能够连续讲一个相当长的句子时，

便告诉他，“踏浪女人”号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帆船。

“当然啦，”布特列尔说，“对我们来说，它要是能多装些货就更好了。可惜只有一个货舱。然而，就这一个舱原先也不是装货用的。我们做了点改装，拆掉了里面的一些隔板，从而扩大了它的容量，但是载货量仍然不能超过二百吨。现在运价高的时候，还能凑合着生活，而在去年盖斯还欠了一屁股债呢。”

我还了解到这只船是耐德·谢尼艾尔在十四年前建造的。听到谢尼艾尔这个名字，我一口气呛在喉咙里。我的脸上充满全神贯注的呆滞表情。

“当初它建造时是供游玩用的，”布特列尔说，“它做过一次环球旅行。您明白吧，问题在于现在这个谢尼艾尔的妻子的家族，与第一批移民——格尔基尤的开拓人有亲戚关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一回，他们搭乘一只军舰航行，遇难后流落到这海岸上。那军舰与我们的帆船同名，也叫‘踏浪女人’号。就是说，这段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所以谢尼艾尔的妻子给这船起了这么个名字。约莫在五年前，棉花跌价的时候，耐德·谢尼艾尔破产了。他就把这船卖给了盖斯。盖斯一开始就是‘踏浪女人’号的船长；我来这儿时间不长，这段历史是听盖斯说的。”

“可见，”我问道，“盖斯是在谢尼艾尔破产之后买的这只船？”

布特列尔一下子窘住了，一声不响地用唾沫去粘脱落的雪茄烟纸。他好容易摆脱了窘境，说：

“它现在好像卖给布朗了。对了，是这样的。话又说回来，这钱财贸易的事，与我无关。”

我打算一两天内再跟他谈详细一些，便不再问他有关船的事。只要他不觉得为难，既然他说开了头，就会接着说下去的。我

把话题转到盖斯身上，对这位船长没有孩子委婉地表示遗憾，并且说他没有孩子显然是由于生活过于放荡，以致丧失了正当的家庭观念。

“孩子？”布特列尔圆睁双眼，说道。他显得万分惊讶，看来我的想法使他吓了一跳。“他从来没结过婚。您怎么想起这事来了？”

“我只是过于自信罢了。我满以为盖斯船长已结过婚。”

“从来没有。您这样想，大概是因为看见他桌上那位小姐的照片了吧；嗨，这就是那个谢尼艾尔的女儿。”

我没有吭声。布特列尔呆呆地望着他的靴尖。我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只见他前额突起的、阴郁的脸上开始浮出一丝笑意——微笑的开端。

我没料到他会毫不犹豫地透露真情，因为我觉得我已接近事情的底蕴，而布特列尔未必会向一个不大熟悉的人传播这段隐情的。其实，在他脸上露出笑容之后，我自己也应意识到类似的解释是一种背叛行为。布特列尔使劲吸一口雪茄，抖掉膝盖上的烟灰，借口有事走开了。

我一个人留下来。我思忖该不该把我在滨海街遇见碧琪·谢尼艾尔的事告诉布特列尔，但我突然想到我实际上对盖斯与布特列尔的关系一无所知。他会把这次谈话转告船长，从而引起新的麻烦。此外，那位少女与这只船几乎同时抵达里斯港，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已取得联系或者已有某种默契？同布特列尔的谈话，仿佛把我引到一扇锁着的房门跟前，但它却不给我开锁的钥匙。因此，我虽然得知一些线索，但和以前一样，对于碧琪·谢尼艾尔的照片为何摆在盖斯的桌上，仍然所知甚少。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纷纭的；我常常遇见这种情况，即对某个可疑的事件起初怀着巨大的兴趣，到头来却得出一个极简单的解答，有时甚至

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应当承认，盖斯保存着谢尼艾尔的女儿——一个异常美丽而十分动人的姑娘的照片，这不可能与他的感情毫无关系。然而，若把这两个迥然相异的人拼凑在一起又觉得十分古怪。

我百思不得其解，想象着他们二人的关系，心中疑虑重重。我发现我心里偏袒碧琪，激动的思绪使我心神不宁。对她的回忆不断引起我的恐惧。倘若对她仓猝一瞥已给我留下这么强烈的印象，那么直接的相识将会引起更加强烈的、也许犹如沉疴缠身一般的感情。我不止一次观察过一个人堕入情网——一心迷恋于一个女人或者姑娘时的情景。我也曾陷入过那种几乎影响健康状况的精神状态，但我始终未曾明白，那种强烈到甚至丧失了占有欲望的痛苦的献身精神的真正开端在哪儿；相逢、目光、纤手、嗓音、笑声、诙谐——常常给人以轻快的感觉；在主宰一生的癖好之中，这种感觉已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以致于喜悦则成了一种灵丹妙药。然而，我却距离这个妙不可言的危险境地十分遥远，倘若仅仅苦思冥想而不再痛苦地渴望相逢可以称为平静的话，那么我的心情也就称得上平静的了。

这时，太阳终于挣扎出灰蒙蒙的云层；明亮的海面上回旋着浪花。我很快回到自己卧舱里，这里无人打扰，我在书中消磨了将近两个小时。我同时读着两本书——一本在我心里，另一本捧在手上。

午餐时间快到了。帆船上通常是午后一点钟供应午餐。船的颠簸渐渐减缓，已不像早晨那样剧烈了。我考虑到午餐时间正赶上布特列尔值班，因而我不得不与盖斯和辛克莱特同桌。于是我决计独自用餐。同这些行动诡秘、城府颇深的人在一起，我从未感到愉快。我这里指的是盖斯；至于辛克莱特，他那卑躬屈节的媚笑和淫猥的眼神使我不堪忍受。

我叫来戈拉齐,跟他好言几句,得知午餐将略微提前,因为大港快到了。我知道盖斯要在这里装铁器。

不久午餐便送到我的卧舱。我刚刚用过午餐,便听见甲板上活跃起来,于是我连忙登上甲板。

第十四章

“踏浪女人”号缓缓驶近港口。这儿的海岸深深弯进陆地，形成一个很大的港湾。港湾那边隐隐传来拍岸浪的喧嚣声。盖斯、布特列尔和辛克莱特站立在船舷上。水手们在桅樯之间跑来跑去，拉紧升降索和转桁索。

海岸渐次展开，呈现出一派烟囱林立、乌烟缭绕的阴暗景象。忧郁的建筑物正面、渡槽、栈桥、起重机、贮油罐和仓库，挤在轨道之间；整个海岸线远远望去犹如一个奇妙的侧影，因为这儿的一切都被煤尘和烟炱熏染得黑糊糊的。这里到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敲打铁器的声响；汽锤的隆隆声，细锤蝉鸣般的响声，钢锯的刺耳的尖叫，马车令人厌烦的辘辘声，——这一切乍一听来，犹如一片震天的喊叫声。在嘈杂的金属声中，数百座各种各样的烟囱，敲着有节奏的拍节，急急地喷着废气。在布满着仓库和刑具状的建筑(许多挂钩和链条在那些状似艾菲尔铁塔的建筑之

间悠荡)的防波堤旁,停泊着驳船和轮船,上面落着厚厚的一层煤尘。

"踏浪女人"号下碇了。帆篷降下来,旋即消失。我遇见布特列尔,向他打听我们要在大港停留多久。他说马上就开始装货。果然,约莫过了半个小时,我就看见拖船拖着一只四角重型驳船朝我们驶来。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搬运工顺着扶梯从驳船底舱里抬出几只坚固的木箱。"踏浪女人"号的洁净的甲板马上沾满了泥迹和尘土。我走回到自己卧舱里去,只听见一阵单调而嘈杂的声音响了好久:赤脚的踏步声,搬运箱子的撞击声和嘶哑的说话声。响声约莫持续了两个小时。船上终于相对寂静起来。我透过舷窗看见搬运工纷纷跳上一条平底小驳船,然后由拖船拖着朝港口驶去。

此后不久,一个雇佣的船夫驾一只小船朝着我的卧舱的位置驶来。船舷上垂下悬梯。小船紧贴舷窗掠过,我约略一瞥便看见船上的乘客。这是三个女人:一个棕黄色头发的女人,瘦瘦的,紧绷双唇,眼睛微眯着;另一个是金发女郎,身材高大,神态傲慢;第三个是面色苍白的黑发女人,体魄笨拙,并且带点神经质。这三个女人仰着脸站起来,一面挥舞胳膊拚命地向上呼喊致意。她们披着织花披肩式斗篷;蓬松的头发粗略地向上绾起,这是那种在某些场合常见的诱人的发型。她们浓妆艳抹,穿着薄纱连衣裙,戴着戒指、项链,矫揉造作地双手叉腰。小船从舷窗的圆形视野里迅速掠过。我还看见一些硬纸盒和皮箱。这时,盖斯接纳了客人。

我甚至不上甲板也能清楚地想象出他们欢迎女人的场面。因为在这种场合是无须讲究风习的。正当我想象中看见那些在女人面前故作高雅以及过分殷勤的丑恶表演时,远处突然传来犹如大队人马缓缓走下客舱的嘈杂声。然后女人们急促的脚步

和男人们沉重的步伐，从我的舱门外走过。不知什么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马上爆发一阵哄堂大笑。

盖斯的卧舱里摆着那位陌生少女的相片。然而狂欢暴饮的参加者们全都集合起来。我搭乘的这只船来历不明，而且船长的行迹也十分可疑，我预料会出什么事；因为我旅行的目的是模糊的，并且它已逐渐化为一种类似怀着忌妒心理去倾听墙后的私语时的感觉，这种感觉在目前的情势下显得十分古怪。

这里的一切都包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巨大而危险的讽刺。我料想盖斯在放荡时至少会保持起码的矜持(我这是根据他的面部特征来猜想的)，但是盖斯的行为却使人觉得他非闹出乱子不可，因而我决计独自闭门幽居。现在我最为苦恼的是，白天上甲板的时候总要冒着被他们强行拉去入伙的危险。只有在他们还在沉睡的早晨和深夜，我才有机会独自安静一会儿。

当我这样推想的时候，暮色渐临。岸边的喧哗现在显得低沉一些；我听见甲板上正在做继续航行的准备，布特列尔在大声喊叫着指挥水手们升帆。起锚转盘开始起锚，一时间，哗哗啦啦的锚链声成了船上的主要声响。终于，帆船转弯了。我看见闪烁着点点灯火的黑色海岸向左方飘去；海天相接的远方涂上一层晚霞，显得明朗、辽阔。我凭窗眺望，看见一排排海浪向我涌来，旋即掠过舷窗，沿着船舷向后退去。可见“踏浪女人”号驶得相当快。

餐厅里传来女人们得意洋洋的叫声；然后辛克莱特哈哈笑了一阵。戈拉齐一溜风跑过走廊，手中的餐具叮叮作响。随后我听见有人大声训斥他。此后，我的舱门外面骤然响起脚步声，一个人走上前来敲门。我立刻开了门。

叩门的是辛克莱特。他身上洒了香水，胆子也大了，浑身上下都带着狂欢暴饮的情绪。我开门的时候，听见餐厅里人声嘈

杂,不时传来叮叮咚咚的吉他声。

辛克莱特慑于我的目光,连忙回头掩上房门,过分客气地鞠了一躬。

“盖斯船长请您光临,”他郑重其事地说。

“请转达我对船长的诚挚的谢意,”我没好气地答道,“不过也请您告诉他,说我拒绝了。”

“我希望能够说服您,”辛克莱特继续说,“再说,您要是不赏脸,我们大家都会十分扫兴的。”

“您未必能说服我。今晚上我打算一个人过。”

“好吧!”辛克莱特吃惊地说完便走出去了,不断地重复着:“遗憾,非常遗憾!”

我预感到他们还会来纠缠,便拿起纸和笔在桌前坐下来。我开始给列尔赫写信,并打算船一停港就把它寄出去。我需要一大笔钱。

我写到第二页信纸的时候,又响起坚决的敲门声。盖斯没等允许就闯进来。

第十五章

我怀着不愉快的谦恭之情转过身来，当主人举止失礼时，客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

盖斯身著晚礼服。就服装而言，他那一身完美无缺的装束与他那张醉醺醺的、不断抽搐的脸孔极不相称。盖斯带着浓重的醉意，头昏目眩。他一直走到我跟前，使我不得不站起来后退几步，我担心他的身子会倒下去。他右手支撑在桌子上，左手叉腰。他神经质地喘着粗气，竭力站直身子；当船颠簸的时候，他扭摆着身子保持平衡。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在写信。

“您不想快活快活么？”盖斯意味深长地挤挤眼说道。他说这话时面色呆滞，那锐利而冷淡的目光却注意地审视着我。“我打算与您友好相处，无拘无束，并不想分开来过。”

“辛克莱特来过了，”我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他当然把我的答复转告您了。”

“我不相信辛克莱特，不然我就不来叫您了，”盖斯说。“别再这样啦，我知道您是在生我的气。不过，吵几句嘴，过去就得了。我们那边儿很快活。”

“盖斯船长，”我字斟句酌地说，我感觉到怒火中烧，竭力压抑着。但是，看来我必须结束这个粗暴地干涉我的自由、并且当面愚弄我的场面。“盖斯船长，我请求您永远不要将我当成您娱乐场上的伙伴。应当认为，您的消遣对您来说既有趣味，又能使人谅解。这就是我个人对您的行为所做的唯一的评价。您是主人，并且您是在自己船上。然而，我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假如这一点您还不大明白，那么我可以将自己的见解重复一遍，并且证明我是正确的。”

我说完这番话，预料他会含糊地说声对不起然后走出去。但他却没有改变姿势，依然木呆呆地站着，只是脸色更加苍白。他眼睛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疯狂的敌意。他吁一口气，将两手插在口袋里。

“您侮辱了我，”盖斯慢吞吞地说。“还没有谁……您瞧不起我。我要警告您，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使我不能原谅您。现在我想知道：您怎样看待我们今后的关系？！您说吧，真的！我的航程至少还有三十天才能结束。我保证您会后悔的。”

“我们的关系十分明确，”我说，我看得出在语气上向他示弱是毫无意义的。“您收了二百镑船钱，而且我也没同您讨价还价。这个卧舱是我花钱租的。您的伙伴们难道对此还有不大光彩的附带条件？”

当我注视着盖斯的表情的一瞬间，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必须将他撵出去。但我克制住没有发作。他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眼睛，将一只手插进内衣口袋里，急匆匆地摸索了一阵，严厉地说：

“我现在就把钱退给您!”

他抽出的那只手原来是空的。他怒冲冲地将手放下，又重复说要退钱，并且补充说:“您那几个钱没什么好吹嘘的，”然后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此后，我立刻用钥匙锁上舱门，站在门后留神听着。

餐厅里出现了相对的寂静;只有吉他奏着凄凉的曲子。人们开始在那里踱步，交谈;戈拉齐又飞跑过来，边跑边喊:“来啦，来啦，来啦!”这一切表明狂饮不是结束，而是兴意正浓。随后我听见吵闹声，女人伤心的哭声，而所有这一切过后，我听见合唱的歌声。

我听累了，便坐下来，陷入沉思默想之中。盖斯倒说了一句实话: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很难预料有什么好结果。我决定，假如明天不结束这个龌龊而粗野的场面(哪怕略微安静一些也好)，那么对我来说最好的结局是船一停港就下船。盖斯的行为使我十分担心。虽然我看不出他对我怀恨在心的直接原因，但我觉得这在他是完全可能的。他恨我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同样不理解他。因此我与他的性格格格不入。我愤愤然躺下来，刚才的无礼吵闹使我忧心忡忡。我没有脱衣服，因为我不知道还可能出什么事。

躺在床上，我合上眼睛，不一会儿又睁开了。处在我这样的精神状态，要酣然入梦简直是异想天开。我躺了很久，又将今晚的事件以及明天早晨与盖斯和解(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思考一遍。最后，我希望等到盖斯醒悟时(只要他能够醒悟过来)我要迫使他对自己的古怪行为认个错，恐怕他现在已有些后悔。真可惜啊，我对此人了解得太少了!

第十六章

我稍稍安静下来，想象到和解的可能性之后，约莫又过了一刻钟。忽然，喧声骤起，隔着过道听起来像在隔壁似的，不一会儿喧哗转移到过道上。大概所有的人或者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跑了出来。我听见我的舱门外乱作一团，还夹杂着恫吓和怆惶的呵斥声。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们别理她！”一个女人叫道。

另一个女人气势汹汹地数落着：

“你这个傻瓜，混蛋！魔鬼怎么把你支使到我们这儿来了？”

传来哭泣、吵嚷；继而是歇斯底里的惨叫：

“我不，我不！你们走开，见鬼去吧，放开我！”

“住嘴！”盖斯喊了一声。他显然捂住了那女人的嘴。“你过来，辛克莱特，抱住她。”

喧嚷、沉默和脚蹬墙壁的声音，混合着急促的喘息声，这一

切都表明他们要用暴力制服固执和另一种形式的反抗。紧接着，那女人长时间疯狂的尖叫声被盖斯的呵斥所打断："她咬人，鬼东西！"号啕的哭声中响起一记沉重的羞辱的耳光。哭声转而化为嚎叫，这时我打开卧舱门。

我的突然出现使这个龌龊场面静止了一会儿。布特列尔抑郁不乐地站在最后面，紧靠餐厅的门，一只手挽着满脸通红的金发女郎的腰肢，观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仿佛市井间的路人。盖斯抓住黑发女人一只胳膊，死命地往餐厅里拉。她的胸衣已被解开，连衣裙从肩上滑下来。她喝得醉醺醺的，完全丧失了理智，闭着眼睛抽搐着，号啕痛哭。她极力想挣脱出来，差点儿倒在辛克莱特身上。辛克莱特一看见我，便松开受害者的另一只手。棕黄头发的女人轻蔑地双手叉腰，得意洋洋地瞧着黑发女人，抽着烟，用醉鬼的动作急剧地将手从嘴边甩开。

"这场丑剧该收场了，"我断然说道。"这太不像话了。盖斯，您打了这个女人。"

"走开！"他低下头喊了一声。

盖斯说着猛地松开手，那女子没料到这一点，身子向后一转，啪的一声撞在墙上。她可怕地瞪着两眼，脸色铁青，黯淡，样子十分可怜。

"畜生！"她声音嘶哑，气喘吁吁地指着盖斯说。"就是他，这个恶棍！您知道吧，是这么回事，"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是打赌来着。我输了。输的人得喝一瓶酒。我实在喝不下了。我觉得不舒服。今天数我喝得多，这帮人谁也比不上我。强迫对我是毫无用处的。我有病。"

"你去不去？"盖斯抓住她的脖子说。

那女人尖叫一声，接着啐了盖斯一脸唾沫。我连忙抓住盖斯扬起的胳膊，因为他的拳头正好从我面前晃过。

“您走开吧，走开吧！”辛克莱特惊叫起来。“这不关您的事！”

我同盖斯搏斗起来。那女人见我打抱不平，慌忙挣脱身子跑到我的背后。盖斯弯下腰去，拚死命地从我手中抽出自己的胳膊。他气急败坏，怒不可遏。他的双肩和胳膊直打哆嗦；脸孔也扭歪了，颤抖着。他举手便打：一拳打在我护住脑袋的左臂肘上。这时我知道非动拳头不可了，对失去和气十分可惜。于是我估计一下距离，照准他的嘴巴猛击一拳。盖斯咕咚一声摔个仰面朝天，后脑勺撞在地板上。

“够了，够了！”布特列尔嚷起来。

女人们尖叫一声，转眼间便无影无踪了。布特列尔站在我和跌倒的船长中间，辛克莱特架着船长的胳膊将他扶起来，想把他靠在墙根上。盖斯终于睁开眼睛，蜷起一条腿。我见他还活着，便走回卧舱，用钥匙反锁上门。

他们三人在门外交谈起来，我不时听见清晰的骂人话。谈话转变为令人生疑的低语；后来他们中间不知是谁惊奇地赞叹一声匆匆忙忙地走到甲板上去了。我觉得此人是辛克莱特。与此同时，我已准备好左轮手枪，应该预料到事态的发展。

虽然那女人逃脱了一顿毒打（不管她的声誉如何），但我仍然觉着有一种恶劣的、说不出的滋味，心里烦躁不安。

门外响起辛克莱特的脚步声。果然是他回来了，因为他一走过来便高声说：

“我们那位乘客可真厉害！老实说，即使那样也是您先动的手哇！”

“是啊，我发火了，”盖斯叹了一口气，答道。“得了，这没关系，我受到惩罚了——这也算是报应！我不该这么任性。真的，我的举动有失体面。依您看我现在该怎么办？”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我要处在您的位置，马上就言归于好。”

“您要当心，盖斯！”布特列尔说；他压低嗓门说下去：“我倒无所谓，不过——您要记住我说过的话。别忘啦。”

盖斯迟疑一会儿，然后笑起来。

“此话当真！”他说，“我马上就去。”

船长走到我的舱门跟前，急躁地、直率有力地用拳头敲了敲门。

“谁敲门？”我故装不知地问道。

“是我，盖斯。别害怕，开开门吧。我对刚才发生的事表示遗憾。”

“假若您真的感到后悔，”我不大相信他的声明，反驳道，“那么您就把现在要说的放到明天早晨再对我说吧。”

门外传来一阵古怪的吱吱声，像是在咬牙切齿。

“您听着吧？”盖斯强压怒气阴险地说。“我向您起誓。您只管放心好了。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只要能够马上握住您的手，随便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知道，挨过打的人常常对那些在肉体上教训过他们的人心怀崇敬（不管这多么古怪），有时甚至对他们抱有好感。从盖斯的坚决声明的口气和意义判断，我认为，对立下去未免太不近人情。我握着手枪打开舱门，站在门坎上。

盖斯的眼色说明了一切，可是已经晚了。辛克莱特一把抓住舱门。有五六名水手有准备地站在一旁待命。看来他们是悄悄走下来的，因为我不曾听见脚步声。盖斯用手帕擦拭着肿起的嘴唇。

“看来，我不该愚蠢地相信您，”我说。

“抓住他，”盖斯吩咐水手说。“夺下他的手枪。”

那几双手还没来得及抓住我的手，我急忙闪开，放了两枪，但是盖斯躬身跳到一旁躲开了。震动妨碍了瞄准。此后，他们下了我的枪，将我紧紧地逼在墙根上。我被他们紧紧抓住，只能够转动脑袋。

“您打了我，”盖斯说，“您一直在侮辱我。您暗示说我抢了您的钱。您傲里傲气，好像我是您的仆人。您搭我的船，吃我的饭，忘恩负义，现在又想杀害我。我并不伤害您。我本来可以把您铐起来扔进底舱，但我不愿这么做。您得马上下船，不是头朝下，——我不像那帮混蛋讲的那么残酷。我给您一只小舢舨和船桨。不过，我不愿在这儿再见到您了。”

这一点是我料想不到的。虽然我万分激动——我怒不可遏，但我宁可经受海上和陆地上的一切危险也不愿再受他的嘲弄。

“您这是谋杀，”我说，“不过您要记住，这儿离大港最多不过一百海里，只要我登了岸，我非向法院控告您不可。”

“随您的便吧，”盖斯答道。“为了这场难得的娱乐，我愿意以我的脑袋抵偿。然而您别忘了，您是在多么古怪的情况下搭乘这只船的！此事有证人。偷偷地离开‘踏浪女人’号，这正合您的心意。这也会有证人的。”

他振振有词地陈述着，为自己所充当的暴虐角色而沾沾自喜，毫无顾忌。我朝水手们瞥一眼。这是一群带着醉意的、脸色阴沉的恶棍，假如命令他们吊死我，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只有一直默默无言的布特列尔提出异议：

“是否离岸远了一点儿，船长？”

盖斯瞪了他一眼，布特列尔啐了一口便走开了。船长完全失掉了自制力。说来奇怪，正是布特列尔这句话促使我下决心镇静地走上小舢舨的。现在就是给我磕头我也不再留下了。我火气很旺，而且这次超过了可忍耐的限度。

“给我小舢舨吧，下流胚！”我说。

我们一块儿疾步登上甲板。天色阴暗，但水手马上拿来提灯。“踏浪女人”号不下碇地停泊着。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进行的——这是我的感觉——因为我精神极度紧张，处在病态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水手们给我搬来行李。我既没有点数，也没有仔细检查。眼前发生的事模模糊糊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遥远的一隅。滑车稍稍下降一些，我立刻跳进悬在水面上的小舢舨。一个水手紧跟我跳进来，吃惊地嘱咐我：“注意，这是船桨。”然后不知是谁将我的行李扔下来。我看不清船舷上的身影。“见鬼去吧！”盖斯叫道。水手将提灯移过来，微弱的灯光在小舢舨上形成一个奇特的安适环境。他一只手扒住船舷，等待小舢舨下水。终于，小舢舨移动了，在缓缓催动的海浪上颠簸一下，立刻摇晃起来。水手解开吊索，然后顺吊索攀上船舷，旋即消失了。

一切都结束了。海浪已将小舢舨冲出好远。因此，待我抬头观看“踏浪女人”号时，仿佛隔着马路看见一座低矮的房屋的一排亮灯的圆窗。

第十七章

我装好船桨，但依然呆呆地坐着，无意中漫无目的地期待着什么。突然，“踏浪女人”号的甲板上传来呼喊、呵斥、争吵和喧哗，——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喊声如此震耳，使我一时弄不清出了什么事。末了，传来一个女人的哀求声，只听见那女人用刺耳的声音冷冷地说道：

“这是我自己的事，盖斯船长。够了，我甘愿如此！”

接下去我听见的一切都带着惊讶和愤怒的声调。盖斯喊道：

“喂，您听着，小舢舨上的人！把她带上！”接着他不知对谁说了一句：“不知他是怎样把她藏起来的！”

他又向我喊了一声，跟第一次一样，仍然不叫名字：

“喂，您听着，小舢舨上的人！”

我没有理睬他。

“您自个儿对他说吧，见鬼！”盖斯嚷道。

“迦尔威！”传来那个看不见的陌生女人的柔嫩的嗓音，我觉得似乎在哪儿听见过。“请您把小舢舨划过来。悬梯马上就放下去。我跟您一块儿走。”

我一点也不明白，然而我心里暗自思量着，这声音听起来不像是盖斯那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不再犹豫了，因为大概只有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才会离开安全的大船改乘小舢舨的。悬梯叮咚撞了一下，斜地里抛落下来，触到水面。我缓缓地将小舢舨划过去，抓住悬梯，抬头仔细察看船舷上的身影，一直看得两眼发酸，但是什么也分辨不清。

“带上您的女朋友吧，”盖斯说。“我看得出，您这人挺诡的。”

“这家伙真该死，可惜我没看出他的鬼把戏！”辛克莱特大声嚷道。

我没有听见脚步声。悬梯下端出现一个裹得紧紧的苗条的身影。她朝我招了招手，纵身一跳，不偏不斜地跳到小舢舨上。在下面要比仰望甲板看得清楚一些。那女人凝神打量我一眼，裹在斗篷下面的双手神经质地移动一下，然后在我身旁的板凳上坐下。她脸上蒙着织花的黑面纱。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见她那对乌黑的眸子炯炯闪光。她转过脸望着帆船。我依然在扶着悬梯。

“这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惊奇地问道。

“真不要脸！”盖斯在甲板上说。“您愿意到哪儿就划到哪儿去吧。我衷心祝愿您喂鲨鱼！”

“刽子手！”我喊叫起来。“你作恶多端，必有报应！我祝你早日挨枪子儿！”

“他会挨枪子儿的，”陌生女人镇静地、几乎漫不经心地说。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她的到来使我窘迫不安，尤其那双无忧无虑的坚毅的眼睛。

“离开帆船！”她突然转过脸对我说。“用船桨推它一下。”

我用桨一撑，我们的小舢舨马上随波逐浪而去。甲板上立刻传来一阵嘲骂声。那些嘲骂不堪入耳，因而在这里不便重复。喧哗和帆船的灯火渐渐远去。我不自觉地一面划桨，一面望着升起帆篷破浪而去的帆船。船上的灯火很快缩小，渐渐化为一溜火星儿。

海风从背后吹来。我估计再有两个小时天就亮了。我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差五分不到四点钟。平静的海浪不带有什么危险性。我希望这次历险最终平安结束，因为从帆船上的谈话可以听得出，这部分海域位于加里巴和一个半岛之间，非常宜于船舶通行。不过，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在这个古怪的夜晚，坐在我身旁的这个女人是何许人，她为何而来。

这时候，即便不是天色微明，那么四周也显得清亮一些。海浪像深色的玻璃似的闪闪发光。我正要提出一些自然的、合乎情理的问题，那女人已开口问道：

"您现在感觉如何，迦尔威？"

"您认识我？"

"我知道您的名字，让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吧：弗列茜·格兰特。"

"本应我先问您的，"我说，她那平静的语调又使我吃了一惊。"真的，我正要问您感觉如何——在我那个不计后果的举动之后，这个举动招致我们两个乘坐这讨厌的小舢舨飘零大洋。我当时大为震惊；现在想起此事我还头懵呢。我在帆船上没见过您。我可不可以认为您是被他们劫持来的？"

"劫持？"她调皮地轻声笑道。"噢，不，不是的！不论在什么地方，从来没有人能劫持我。他们在甲板上喊的那些话难道您没有听见？他们说您是个骗子，以为您把我藏在底舱里或别的什么地方了。因此，他们只当我不愿抛弃您。"

“我不愿逼问您的情况，假如您愿意，就告诉我吧。”

“噢，肯定会告诉您的，迦尔威。不过，我们稍等一会儿。好吗？”

我想她大概很激动，虽然她正在以惊人的毅力克制自己。于是我问她要不要喝点葡萄酒镇定一下神经。葡萄酒就在我的小行李箱里。

“不，”她说。“我不需要喝酒……然而，不用说，您想看看您身旁的不速之客吧。这儿有一盏提灯。”

她向后折过身子，从船尾的小橱柜里取出一盏插着蜡烛的提灯。在我递过火柴、等待亮灯的一瞬间，我很少这样激动过。

她点灯的时候，我看见一只小手和透出明亮的灯焰的灯罩。阴影摇曳着掠过小船。这时，弗列茜·格兰特啪的一声关上灯盖，把提灯放在我们两人之间，然后取下自己的面纱。我永远忘不了我在这一瞬间看见的她的模样。

反光在她四周闪烁着，渐渐消融在滚滚而来的波浪之中。此刻，她那端正的椭圆形的脸带着妩媚温柔的微笑，神经质地颤动着。从她的表情看来，我愈来愈感到惊讶，反而使她颇为开心。但她那乌黑的眼睛里有一个呆滞的圆点；我仔细打量她的眼睛，发觉它们给人一种威严逼人的坚毅印象；她的眼神严肃、沉默，不可理解，——比紧闭双唇一言不发更为深沉。洁白如玉的发卡在乌黑的秀发里闪闪发光。象牙色调的连衣裙像一把打开的折扇似的裹着她那苗条的身躯，袒露着像脸孔一样白皙的、富有弹性的双肩。浪花般的裙裾下面，伸出一只穿金色便鞋的小脚，不断地摇晃着。她坐在那儿，两手撑着船尾甲板，微微朝我探着身子，似乎想让我好好欣赏一下这位不期而遇的美女。这个奇特的女子仿佛不是处在危险的夜海之中，而是为了躲避令人厌倦的音乐和人群独坐在皇宫里幽静的一隅。

我望着她，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使我十分诧异。眼前的一切在我心头轻轻地掠过，然后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的感觉还十分可靠，但敏锐的感觉克制住我的全部思绪。我听得见心脏在胸腔里跳动，脖颈和太阳穴怦怦直跳；心跳愈来愈快，愈来愈轻，愈来愈快，愈来愈轻。蓦地，一股惊惧袭上我的心头，猝然一震，然后消失了。

“您别害怕，”她说。她的嗓音变了，听来很熟悉，我忽然想起什么时候听见过这样的声音。“我要离开您了。我有几句话要对您说。天一亮您就赶快朝南方划去，要尽力地划。日出时您会遇上一只帆船。那只船会救您的。那船驶往格尔基尤。您到达那里，我们就会见面的。关于我们两人相遇之事，不得给任何人知道，只有一个女人可以除外，她暂时还没有露面。您很想见到碧琪·谢尼艾尔，您会遇见她的；不过您要记住，千万别给她讲我的情况。我之所以来陪伴您，是因为怕您受惊、孤独。”

“夜色沉沉，”我说着，吃力地抬起目光，因为我已看累了。“海浪——浩瀚无际的海浪！”

她站起身来，将一只手放在我头上。她的手像阳光下的大理石似的闪闪发光。

“我觉得那儿，”她悄声答道，“波涛连天，那儿有一个海岛；它闪闪发光，光焰四射；它愈来愈远。我心里着急，我得快一点儿；我要在黎明时看到它。再见啦！您是否还在采集您的花环？它的花朵是否鲜艳？在黑暗的道路上不觉得寂寞吗？”

“我怎么对您说呢？”我答道。“您留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回答。您说的那个岛屿在哪儿？您为何只身一人？什么东西威胁着您？什么东西保佑着您？”

“噢，”她凄然说道，“您别尽朝坏处想。我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过此事不能说出来。”

蜡烛的火焰很明亮；它的闪光是那样的刺眼，使我重又移开视线。我看见一排排黑色的鱼翅像浮标似的在海浪上飞舞；它们在小舢舨四周凶猛地驰骋着，不断惊扰地前后窜动，令人望而生畏。

“这是什么?”我开口说道，“我们周围这些庞然大物是什么?”

“请不要介意，也不要为我担忧，”她回答说。“不管它们是什么东西，不管它们多么贪得无厌，它们再也不能碰我，再不能伤害我了。”

正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抬起眼睛。

“弗列茜·格兰特!”我悲伤地失声叫道，一股怜悯之情涌上我的心头。“回来吧！……”

她站在小船右侧不远的水面上，缓缓地踏浪而去。这时，她又退回来，向我半转过身子，扬起一只手，仔细地打量着我，就好像离开一个入睡的人的床铺时，唯恐不慎惊醒他似的。她看见我正望着她，便点点头，嫣然一笑。

视野渐渐模糊了，我看见她轻盈地疾步跑去，就像在幽暗的大厅里一样。

一群凶恶的鲨鱼和其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立刻浮现出来，展开鳍翅，拼命地掉转头来，像黑色的尖刀似的朝弗列茜·格兰特踏浪而去的方向，断断续续地跳跃着滑过水面，然后消失不见了。

我只身一人，随着起伏的波浪微微摆动。我望着提灯，眼看蜡烛就要燃尽了。

纷繁的思绪从我的脑海掠过，我平静下来。在一段时间里，我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处在什么位置；此后，这种感觉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有时我苦思冥索，竭力回忆那个穿花边连衣裙的年轻

女人什么时候,跟谁在小船上坐过。

我开始轻轻地划桨,因为大海改观了。我已分辨出南方。无际的海浪依稀可辨;只见遥远的东方海面上一个明亮的巨浪移动着,渐临的火光正在云山雾罩之中极力挣扎着,不一会儿,便从帆篷般冉冉升起的旭日近处迸发出来。海浪开始闪光;温暖的海风驱赶着凉气;晨曦送走了黎明时分的虚幻世界,白天终于来临了。

现在我觉得夜间那一幕生龙活现的情景渐渐暗淡下来,就像在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每过一分钟就远去一段距离,犹如从列车窗外掠过的迷人景色,刚刚出现,旋即向远方的地平线飘去。我觉得仿佛过了好几天,我只记得有那么回事。印象已被它自身的力量撕得支离破碎。那一幕情景犹如狂风卷走手中的手帕似的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时,我已没有能力正确地判断自己的精神状态。它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道路,现在无论心情怎样激动也不会经历那样的道路了。我独自驾小舢舨朝南方划去。我微笑着凝视海面,若有所思,似乎期待着当真看见弗列茜·格兰特那双小脚的踪迹。

我想喝点水,可是小水桶原来是空的。于是我一口气喝了一瓶葡萄酒。它这次没有产生平常那种效力。我精神上既不正常,也不是兴奋过度,而是处于一种无法形容的特殊状态,只有从阴暗的洞穴里来到赏心悦目的草地时的心情可以与之相比。我凝神注视着海天相接的地方,向南方划去。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远方的海面上露出斜帆和船首三角帆。从帆篷的位置看,这大概是一只不大的帆船。它正在趁着风力朝西南方向驶去。我用望远镜仔细瞭望 ,我判断,向着它的航线朝它的下游斜着划过去,最多不过三四十分钟便可遇上它。那帆船载货相当重,微微倾斜着缓缓而行。

不大一会儿工夫，我发觉那帆船的甲板上有人看见我了。帆船转了个弯，开始朝我驶来；与此同时，我自己也竭尽全力划起桨来。已经远远地听得见喊声了；我不用望远镜已能分辨出，有几个人正在朝我这边瞭望。其中一个人用单孔望远镜望了望，然后抓住旁边一个人的肩膀，挥动望远镜指着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那帆船的出现并非现实；直到渐渐看清那些人的脸，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之后，我才猝然一震。帆船不下碇地停泊着，准备救我上船；若是我急速划过去，再有十分钟就靠近它了。帆船愈来愈近。我看见甲板上有八个人，其中侧身坐在船舷上扶着悬梯的像是女人。从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所有的人都非常吃惊。

当我和帆船之间的距离不妨碍谈话时，我却没有来得及首先开口。我刚要向他们打招呼，甲板上的人立刻呼喊我快划。随后，在一片同情的感叹声中，一个水手抛来的系留索落在小舢舨的舱底上。我连忙拿它拴住船头的索环。

"除您之外，别人全淹死了吧？"我正要登上垂下来的悬梯，身材细高的商船船长问道。

"您在海上漂了几天？"一名水手接着说。

"不要一下子提那么多问题！"那女人怯生生地说。原来她是个年轻姑娘；她的左眼上包着一块黑手帕。另一只蔚蓝的眼睛望着我，又惊又喜。

我一面答话一面登上甲板，身子偶尔摇晃一下，立刻被众人搀扶住了。

"我的遭遇——非常特别，"我说，"请允许我坐一会儿。"人们连忙将一只木桶翻过来放下，我坐在木桶上。"你们驶往什么地方？"

"他身体并不很虚弱！"船长说。

"我们驶往格尔基尤，"露出一只蓝眼睛的姑娘说，"现在您

脱险了。我去拿威士忌。”

我打量着这些可爱的人们。他们都激动地思索着这个事件。我的到来使他们吃惊不小。时过好久他们才渐渐习惯，于是我们便交谈起来。

第十八章

搭救我脱险的那艘帆船叫“潜鸟”号。它装载乌龟从圣里奥尔驶往格尔基尤。船长兼船主费涅阿斯·普罗克特有六名船员；其中第六名是他的大副耐德·脱鲍冈，一个异常沉默寡言的人，三十岁左右，生得很漂亮，皮肤黝黑。那位包扎着一只眼睛的姑娘黛茜，是普罗克特的外甥女。她之所以出海航行，是因为她的公认的未婚夫脱鲍冈不愿同她分开；后来我得知，另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是，他想带她去格尔基尤举行婚礼。总之，理由是堂堂正正的。因为有女人随船（虽然是亲戚），普罗克特便婉言辞退厨师，由黛茜煮饭，以便节省一笔开支。说到这里，我又回到被打断的谈话上来。

当我跟船员们交谈的时候，我乘坐过的小舢舨被牵引到船尾上，用滑车吊起来，与“潜鸟”号的小舢舨并排放好。我的行李已搬上甲板，放在我的脚旁。与此同时，帆篷鼓满了风，帆船沿着

自己的航路驶去。

“喂，”我们大家的心情似乎刚刚镇静一些，普罗克特便开口说道，“您是怎么遇上我们的船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好好对我们说说吧。”

“这件事说出来会把您吓一大跳的，”我紧紧地握过他的手，对他的搭救表示感谢之后答道。“我名叫迦尔威。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前往格尔基尤的。我搭乘的是盖斯船长的帆船‘踏浪女人’号。昨晚上同他闹翻脸之后，被他撵到这只小舢舨上的。”

根据我目前的处境，我应该推诚相见，同时又不涉及事情的内幕。这样一来，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平平常常了，因为我是自己花钱搭船的（我没有说出钱数，只是暗示船价相当贵，并且一次付清）。我还得恰如其分地解释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搭乘这只船，以便说明后来的情况是可信的。倘若在别的场合，遇到别的人，当我不得不说出真情时，我会想到……总之，“潜鸟”号的船员们情绪激动，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讲述，只是偶尔往烟斗里填烟丝。他们相信我的话，因为我没有隐瞒他们预料之中的那一段实情。

我想了解一下帆船经商的情况（我是这样对他们讲的），还想弄清楚真正做生意时市场的要求和规则。我这个主意取得了成功。那位高高的个儿、花白头发、生着安详微胖脸孔的普罗克特马上说道：

“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常说，要是一天到晚坐在那儿看交易所的报纸，你要想买大麻纤维和蜜糖呀，就非卖给你棉花不可。”

余下的谈话我已用不着躲躲闪闪，因而当我对听众原原本本地讲了那个醉女人的事件之后，大家马上就激烈地批评起盖斯的为人来了。

“简直该揍死他，”普罗克特说，“打死他您也没有责任。”

“他没来得及……”一个水手说。

“要是我，无论如何我也不上小舢舨，除非他强迫。”普罗克特继续说。

“他寡不敌众，”这时站在一旁的黛茜插嘴说。因为她的眼睛扎着绷带，说话时她总要转过脸来。“而你呢，脱鲍冈，难道你能死乞白赖地留下来？”

“是舅舅说要留下来的，”脱鲍冈反驳说。

“好，就算是舅舅说的，你怎么样呢？”

“你怎么啦，黛茜？”普罗克特问道。“别人的事，你总爱多嘴！”

“您做得对，”她转身对我说。“宁可死，也不能让他们痛打一顿扔到海里去，既然他们这样残暴。您怎么不把威士忌递过来？瞧，他抱着酒瓶在那儿发呆。”

她从心不在焉的普罗克特手中接过酒瓶。原来船长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忘记酒瓶还夹在他两膝之间。她用洋铁杯子倒了半杯酒，然后添上水。我道了谢，说我只是身子虚弱，并没有生病。

“好吧，不管怎么说，”她用批评的口吻说，言外之意是想让我提提精神。“您喝了酒会觉得好一些的。”

我尽自己的酒量喝了酒。

“噢，您这可不是我们的喝法！”普罗克特说着，端起我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这时，我把姑娘仔细打量一番。只见她生着乌黑的秀发，个儿不高，体格健壮，但是带着几分神经质，身子时而微微颤动。这应该理解为她的举止易于冲动。她的微笑宛若玫瑰上的雪花，姣美动人。她那双小手晒得黝黑，一双赤裸的小脚在裙裾下面不停地晃动，仿佛一个独立存在的有生之物似的，因为她一会儿换换

脚站着，一会儿双脚交叉起来，脚趾不断地蠕动。我还注意到脱鲍冈不时拿眼睃她。这是恋人对自己的意中人(她曾经为了表示亲热叫他去拿威士忌酒，而自己装做眼疼)的含情脉脉的目光。脱鲍冈不苟言笑，一张端正而坚毅的脸孔，若有所思。他的举动与他的外貌不大相称，譬如说，他常常亲热地向人打招呼，而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坐着的时候，喜欢双手抱膝。一般说来，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孤僻的人。“潜鸟”号的四名水手都已过中年，办事仔细，举止缓慢；闲暇的时候，他们当中一个人粉碎烟叶或是缝缀上衣开了线的衣领；另一个人写信，第三个人在一个大口的玻璃瓶里用砂粒和刨花做盆景，很像日本的插花艺术。第四个人年纪最轻，而且非常活泼，常常一个人埋头打牌。他总想引诱别人参加这种赌注不大的赌博，可是毫无结果。他名叫波尔特。这一切我都暗暗看在眼里，因为我来到这只帆船上已整整三天了；第一天结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倦意沉沉，不久便酣然入梦。他们在底舱里给我张了个床铺。喝过威士忌，我又吃了一些煮腌牛肉，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悬挂在桌子上方的那盏油灯已经点着，正在不停地摇曳着。

当我抽着烟沉思默想的时候，脱鲍冈来了。他对我说普罗克特请我到他卧舱里去，假若我的身体能够支持的话。我走了出来。薄暮时分，浪涛显然汹涌起来。帆船像荡秋千似的摇晃着，不断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跟在脱鲍冈后面，通过一扇狭窄的舱门，顺着一个陡梯来到普罗克特的卧舱。这是一个很简陋的房间，室内倒也干净；卧舱不大，在桌子和床铺之间只能摆一小块擦脚用的蒲席。卧舱四壁差不多全被烟熏黑了。

脱鲍冈陪我走进来，然后打开门走出去了；他大概忙自己的事去了，不远的地方传来他跟黛茜说话的声音。我一进卧舱，就明白普罗克特正需要一个谈话的人，因为桌上精致的碟子里盛

着切好的熏口条，旁边摆着一瓶酒。船长并没有忘记我要了解行情，一开口就谈起买卖的事。“您没有听说有关棉籽的情况吧？”然后他转到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又谈起我的遭遇。这一回他问得比早晨详细一些，显然是暗示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得事先约好，”普罗克特说，“共同对付那个盖斯船长。我做证人，因为是我把您打捞上来的。虽然这种事我一辈子只遇见一次，这一次抵得上其余的许多次。我的船员也能做证人。听您说，‘踏浪女人’号是开往格尔基尤的，您大概不久就会碰见那个恶棍的。我想他不会改变航向，即便他清醒过来感到害怕，他也不会那样做。因为他根本想不到您会遇上我们的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约好，假如审理此案时‘潜鸟’号已离开格尔基尤港，那么您得设法通知我。这是一桩刑事案件啊。”

他数着日子出声地盘算起来。看来这件事目前毫无头绪（因为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偶然变故），于是我建议等到了格尔基尤之后再说。

“对啦，这样更好一些，”普罗克特说。“不过，您要知道，我是为您好，因为此事太罕见了。把人扔进海里的事倒是有的，但是至少不是在离岸一百多海里的地方随随便便地撵人下水。请您相信，您的遭遇在所有能够行船和下碇的地方都会轰动的。我说实话，盖斯这家伙一点出息也没有。他居然能干出这样的事，说明他已丧失了理智。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先干一杯，不干杯营救就不彻底。现在您初经风浪，将来还要接受大海的洗礼呢。您真叫我觉得奇怪，”他说着，将玻璃杯斟满酒。“我奇怪的是您居然这样镇静。我敢保证，我觉得您登上‘潜鸟’号甲板的时候，就像回自己寓所一样！好在有坚强的神经。不然……”

他放下玻璃杯，留心地打量我一眼。

“我听着呢，”我回答说。“没关系，您愿说什么就说吧。”

“您看见那姑娘了吧。”普罗克特说。“当然啦，这事……倒也没什么说的，总而言之，应该说，女人在帆船上——就独此一家。这我明白。”

他并没有觉得难为情。我清楚地知道，刚刚说过盖斯一伙干的那件丑事，紧接着谈论这个问题，虽然有失风雅，但是很有必要。因此我马上回答说：

“一位可爱的姑娘；她大概是您的女儿吧？”

“她要不是那样任性，也就差不多成了我的女儿，”普罗克特说。“是我的外甥女。您自己明白，这帆船带上个姑娘，——就等于要掌两杆舵，操两份儿心；不过，她在船上并不孤单。再说，她脾气很好。脱鲍冈真有福气，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找了这么个好姑娘。他们俩的事可以这么说；您可知道，任凭你怎样不乐意，他们迟早要成亲的；对这事你毫无办法，都快把我给气疯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喜欢脱鲍冈。

“我自己也纳闷，”普罗克特答道，“请您原谅我张扬这些家务事，当然，您会觉得这没意思。不过，有时候……哼……心里有话憋不住。是啊，我一想起这事就生气。我怎么也想不通。不瞒您说，我讨厌他没头没脑地围着她转，而只要她说一句：‘脱鲍冈，爬上大桅，然后头朝下滑下来，’那么他会风雨无阻地立刻做到。依我看，她需要有一个另一种样子的丈夫。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切都随她的便吧。”

这时，瓶里的罗姆酒已喝到标签的上沿，从酒的波动可以看出颠簸加剧了。我坐在椅子上连同卧舱一起移动，像打秋千似的摇摆着，有时需要叉开双腿站着保持平衡。舱门突然打开了，黛西踉踉跄跄地走进来，眼看要顺着朝我们倾斜的舱壁栽倒。这当儿她一把抓住桌子，像走钢丝似的摇摇摆摆地站下来。她穿一双便鞋，一件黑裙子，灰色上衣上别着胸饰。她左眼上的绷带扎得

整齐一些，正好遮住半边脸。

“脱鲍冈要我转告您，”黛茜说，马上用那只唯一的蓝眼睛凝视我一眼，“您要是没有空，他就继续值班，值多久都没关系。”然后她嫣然一笑。

“那太好了，”普罗克特答道，“而我已经想过了，他迟早要把我撵下海去的，好在眼下有一只备用的小舢舨。”

“看来，您没想到会来到我们船上吧，”黛茜不好意思地望着我说。“真难想象，这大海之上什么样的事没有啊！”

“说得对呀，”普罗克特说，等到姑娘那笑容不断的脸上露出一个等待回答的微笑之后，他接着说：“还会发生那样的事，她走了，而他们留下来。”

黛茜窘住了。她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我当他说的是她大概出于好奇心而不愿走开，便说：

“倘若您只是就我而言的话，那么，您的外甥女在这儿只会使我感到愉快。”

普罗克特对我的回答显然十分满意，对姑娘说：

“你要是乐意就坐一会儿吧。”

她在门旁的床铺外头坐下来，一面把手按在绷带上。

“还疼呢，”黛茜说。“真气人！弄得嘴歪眼斜的，真叫人恶心。”

这时，我不得不发问了，我问她的眼睛是怎样损伤的。

“她是受了风，”普罗克特替她回答说。“可是这类药物一点也弄不到。”

“别听他的，”黛茜反驳他说。“事情还要简单些。我跟波尔特打了一架，他用提灯砸了我一下。”

我表示怀疑地笑了笑。

“不，”她说，“谁也没打架。全怪煤灰，我叫煤灰给迷住眼

了。”

我建议她用浓茶湿敷。

她详细地询问了这个偏方的用法。

“别看我只有一只眼，还是我第一个发现您的呢，”黛茜说。“我看见您和小船。当时真叫我大吃一惊，我觉得那只小船像悬在空中似的。那边有凉茶，”她说着站起身来。“我去照您的吩咐敷一敷，再给你们来一瓶酒吧？”

“不——啦，”普罗克特犹豫不定地瞟了我一眼，慢吞吞地说，似乎在等待我说“好吧”。我不想再喝了，也就没有吭声。

“是的，不要了，”普罗克特很有把握地说。“明天天气跟今天一样，而这酒只剩下三瓶了。您知道吗，是她第一个看见您的；那时我拿来望远镜，我们望见您绝望地垂着手站在小船上。后来您坐下来快速划桨。”

谈话又几度转回到我的遭遇上，然后黛茜走了。此后约莫过了五分钟光景，我起身告辞。普罗克特送我到底舱。

“我们无法给您提供好一点的住所，”他说，“我们这儿很挤。无论如何忍耐一下，距离格尔基尤不远了。我想，我们将于后天傍晚或者傍晚之前抵达那儿。”

底舱里有两名水手。一个在睡觉，另一个在往刀柄上缠绕细皮筋。幸好此人不爱说话。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听见他用浑厚的嗓音低声唱道：

大海天际流，
巨浪悠悠，
滔滔万里深无底呀，
茫茫海天无尽头。

第十九章

翌晨，风平浪静，天空晴朗。“潜鸟”号依然顺风扬帆，平缓地前后摇摆着，时速为十一海里。我起床时心清气爽，在甲板上的水桶里洗了脸，感受到浓郁的大海的气息。脱鲍冈从尾舱的舱口探出身子，招了招手，喊道：

“来吧，您的咖啡煮好了！”

我穿好衣服。经过厨房的时候看见黛茜袖子挽得高高的，正在煎鱼。她没有扎绷带，正像她自己说的，下眼皮还带着轻微水肿的痕迹。

“我全身都弄湿了，”黛茜说，“我一丝不苟地做了茶敷！”

我对自己无意中给人提供一个有效的偏方表示满意。随后，我下到后壁上开一扇小窗的不大的餐厅，在一张普通的木桌旁的板凳上坐下，这时脱鲍冈已在此落座多时了。他友好地望着我，咳嗽几声清清嗓子，但是他不知是找不到适当的言辞，还是

认为没有说话的必要，因而一言不发，只是偶尔回头望一眼。他显然在等待煎鱼或者未婚妻，确切地说，二者都需要。我问他普罗克特在做什么。“睡着呢，”脱鲍冈回答说。然后他开始用手掌抹掉桌上的面包皮，又回头望了一眼，因为背后传来一阵嗞嗞声。黛茜端着嗞嗞叫的煎鱼锅走进来。脱鲍冈顿时谈兴大发。他先是夸奖鱼烧得如何好，接着问姑娘为什么赤着脚。

“上回她踩在钉子上，”脱鲍冈说着，把平底锅朝我面前移了移，自顾自吃起来。“您知道吗，她总是漫不经心；有一回差点儿跌下海去。”

“我喜欢赤脚走路，”黛茜回答说，一面往粗笨的玻璃杯里给我们倒了咖啡；然后坐下来继续说：“那回我们驶过一段五里深的海域。我向后折过身子俯看水面，当时我想也许我什么也看不见，也许我能看见水底……”

“在波科特北部海域，”脱鲍冈说。

“对啦，正是那个地方。我突然感到头昏目眩，我悬空了；只觉得有一种力量强拉着我往下掉。脱鲍冈像野兽似的紧紧抓住我，像拽缆绳一样把我拉上来。你当时吓得面无人色，脱鲍冈！”

他盯了黛茜一眼；饥汉的食欲和恋人的温柔在他脸上形成一个神经质的阴影。

“很容易掉下海去，”他说。

“您在小舢舨上害怕吗？”姑娘用刀子敲着桌子问我。

“放下刀子，”脱鲍冈着急地说，“要是掉在脚上，你又要跳独脚舞了。”

“你今天真讨厌，”黛茜微笑着说，啪的一声将刀子插在脱鲍冈臂肘旁的桌子上。刀子颤抖了几下，眼看要跳将起来。“你就是这样战战兢兢！您大概带着书吧？我有时离开了书就觉得无聊。”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心中盘算给她找一本适合她读的书。“此外，”我对她说，我愿意为这位在大海之中用一只眼发现我的姑娘做件好事。“到了格尔基尤我会有书寄来的，那时您可以拿几本小说看看。”实际上我撒了个谎，我打算根据自己的爱好给她买几本书。

黛茜觉得不好意思，有点撒娇地慢慢抬起低垂的眼睛。她这一点做得不露声色，因为船舱里充满蔚蓝的反光。脱鲍冈羞怯地向她道了谢。我看得出，他为姑娘的纯真和愉快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第二十章

在船上，一天的时光一晃而过。它开始显得很长，当一轮旭日在大洋面上冉冉升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分不清时间和空间。殊不知黄昏还要来临！然而，当你忘记了钟点，看见供应午餐的时候，随后不久黑夜便骤然降临。用过午餐，也就是吃过土豆烧牛肉，喝过果汁和咖啡，我看见这儿有一副纸牌，便建议脱鲍冈玩一会儿。我怀着这样一个目的：白送他十到二十镑，但又不能露出破绽，只能让他觉得钱是他赢的。当然，这些人是决不肯接受我的钱的，而我出于感激之情，不给他们留下一笔钱也不肯离去。我从偶然听见的只言片语猜出，普罗克特的买卖并不十分景气。

我提出这个建议时，黛茜马上露出疑问的表情，而普罗克特却一把抓起纸牌，叹一口气将牌扔开，声明说：

"这该死的纸强盗，一度把我坑得好苦，因此我发誓戒

赌——就是不赌钱我也不玩它。”

然而脱鲍冈却赞成玩一会儿，我想这大概是出于礼貌，但是当我们两人各自在桌上摆出几枚金币时，他的眼神暴露了他的赌徒本色。

“你们玩吧，”黛茜说着，将一双带着小圆窝的白皙的胳膊肘支在桌上，两手托着脸。“我在一旁观看，”于是她坐下来，屏息静气，每当我们当中有人输钱时她都哈哈大笑一阵。普罗克特木呆呆地坐在那儿，忘记了手中的烟斗；单从他那神经质的喘息声便可断定，这位老赌徒的神经像绷紧的钓丝似的，全身紧张起来。后来他终于恋恋不舍地走了，因为他接班的时间到了。

就这样，我陷入一场恶战，真可谓赤膊上阵，损失惨重。我之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欺骗自己，是因为我要故意输钱的主意最不易被脱鲍冈发觉。我们俩相持不下时，我常常起到一些大牌。但是，只要脱鲍冈宣布一个对他来说颇为可观的数字，我就满不在乎地放牌认输。有时，我的牌的确很弱，我便亮出来，以免引起怀疑。我们开始从零钱赌起。这时脱鲍冈的话多起来。他眉飞色舞，不停地念念叨叨，赢钱的时候总要将我的战术批评一番。由于我暗中关照，他手气很好，因而他的情绪也愈来愈高。他面前已有十八镑，于是我设法给他凑够二十镑整数。在我起牌的当儿，他突然放下手中的牌，补进五张牌，宣布共得了二十镑。

无论他手中的牌多么强大，或者他虚张声势的决心多么十足，这一局我偶然起进五张异常美丽的红桃牌：十点、杰克、皇后、王牌和爱斯。有这么好的牌照样得把我所赢的钱全部输给他！

“好吧，”我说，“您亮牌吧。”

脱鲍冈用一只颤巍巍的手摆出四头，然后瞟了我一眼，他已经赢得眼红了。让他看见我的红桃牌该多好啊！我把牌背向上

放下牌，把一堆金币推到他面前。

“我把您刷得好苦哇！”脱鲍冈紧紧地攒住金币大声说。

我偶然朝黛茜瞥一眼，看见她把我放下的牌与剩下的一副牌混在一起。她那张由于窘迫不安而涨红的脸渐渐变得苍白，她的笑容似乎一去不返。

“他有几张什么牌？”脱鲍冈问道。

“三个皇后，两个九点，”姑娘说。“你赢了多少钱，脱鲍冈？”

“三十八镑，”脱鲍冈得意洋洋地笑道。“我还以为您也有四头呢！”

“你把钱还给他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脱鲍冈答道，“不过，假如您愿意……”

“我的愿望恰恰相反，”我连忙说道。“黛茜不应该这样说，因为这会使任何一个赌徒感到耻辱的，这就是说，我也不例外。”

“你瞧，”脱鲍冈如释重负地说，“因此你别多嘴。”

黛茜神秘地笑起来。

“您牌技很不高明，”她气呼呼地说，一面用愤怒的目光逼视着我，因此我只好说：

“请原谅，下次我争取打得好一些。”

大概她觉得我的回答很滑稽，因而她马上发出天真的银铃一般的笑声。我用开玩笑的口吻（但又让对方明白我的用意）说：

“您可要替我保密，黛茜，千万别对人讲我技术不高明，因为一旦传出去，人们会说我这个赌徒注定要输一辈子。”

脱鲍冈却被蒙在鼓里，仍然带着赢钱的激情说：

“请您相信我好啦。我要对所有的人说，您的牌打得棒极了！”

“的确是这样的，”姑娘答道，“我也这样对大伙儿说。”

我心里惶惶不安，虽然我极力掩饰这一点，但最终借口给黛茜选书溜掉了。我挑了两本小说，请一个水手带去交给姑娘。

随后我登上甲板，坐在缆绳中间度过了这天余下的时间。

黛茜在厨房旁边露一下面便不见了；她在洗东西。

“潜鸟”号现在中速行驶，颠簸减缓了。我坐在甲板上观望着大海。

“无边无际的大海——一派寂寞、单调的景色”，这是谁的诗句？许多无名诗人都喜欢这样吟哦。大海无边，的确如此，这里确实富有诗情画意。只见海天相接的远方，明净、庄严、深邃。光洁的海面一派凛然肃穆的气氛；四周碧波连天，近处波光粼粼，一排排海浪在远方渐次隐去；倘若透过凸玻璃极目远眺，便能看见波浪在海天相接的地方微微拂动清晰的天陲。当你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脚下时，你会渐渐感到大海之深，随后产生一种如堕万丈深渊之感。这幅永恒的图画所展示的大海的威力的确无法估量，也不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这肆无忌惮的海的力量中隐藏着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恐惧。它犹如大海苏醒时所发挥出来的那种创作本能。

我听见脚步声，连忙转过身来，只见黛茜朝我走过来，脸上带着不安的表情；但是她马上微微一笑，凝神打量我一眼，然后在缆绳上坐下来。

“我想跟您谈一谈，”黛茜说着把手伸进围裙的口袋里。

虽然我已猜出她的来意，但我故意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问道：

“有什么要紧的事？”

她拿起我的一只手，脸色突然变得绯红，猛然将一个沉甸甸的纸包塞在我手里，——她的动作那么迅速，使我来不及考虑她的意图。我打开纸包，原来是我输给脱鲍冈的那三十八英镑。这

时黛茜跳起来想要跑开，但我叫住她。我想安慰她，但又觉得自己十分蠢笨。

“这就是全部谈话，”她说着，温顺地回到缆绳旁坐下来。她眼睛里闪烁着窘急的泪花，看来她也在为自己的窘迫而苦恼。“您把钱收起来吧，别让我再看见它。干吗要暗中搞这种名堂？您叫我这一天都不得安宁。首先，我怎样向脱鲍冈解释呢？他甚至不能够相信这是真的。我跟他干了一仗，好说歹说他才把钱还给您。”

“亲爱的黛茜，”我被她的自尊心所感动，我说。“倘若我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当然只能怪我没有洗牌。假如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没有证据，——那么您将如何对待此事呢？”

“当然啰，毫无办法；输了就是输了嘛。可是即便那样，我反正也会非常苦恼的。您以为——我不明白您的用意？因为我们不好主动提出要钱，您才设法以输钱来感谢救命之恩的，但是根本不必这样做。我这样责备您，并不是为了装样子给您看的。现在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您喜欢那几本书吗？”

她沉默一会儿，看来还不能马上恢复平静。

“题目挺有趣的。我只看了看标题——一直抽不出空。晚上我打算坐下来读一会儿。请您原谅我的急躁。我现在已经后悔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请您告诉我，您并没有生我的气，而且过去也没有生过我的气。”

“我没有生您的气，过去和将来都不生您的气。”

“那么一切都好了，我该走了。不过，还有话要跟您说……”

“现在说吧，不然时间久了您会变卦的。”

“不，这事我不会变卦，因为它非常重要。为什么说它重要呢？不是因为它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不过我边走边想：我到底

猜得对不对？有机会我们再谈吧。您该吃饭了，可我那里还没准备好，您过半个小时以后来吧。”

她站起来，点了点头，匆匆忙忙回厨房去，也许又到与她的心事有关的别的地方去了。

这件事使我感到惭愧；应当承认，正当我想要充当主人角色时，姑娘却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主人的风度。但是，她还想商讨什么问题呢？我没有多想，不久便把此事忘掉了；天一黑大家便坐下来吃晚饭。因为舱里闷热，我们便坐在厨房前面的甲板上。脱鲍冈对我有些冷淡，但是由于大家默然约好避而不谈打牌的事，所以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只是时而若有所思地瞟我一眼，仿佛说：“她的意见倒是对的，但是盛情难却呀，见鬼。”然而普罗克特却对我倍加亲热，假若他从黛茜那儿了解到一点什么，那么想必他会为她的行动感到高兴的；他似乎有所暗示地说：“一人出主意，而黛茜巧安排！”因为晚餐已经终了，而姑娘还在收拾盘子上菜，于是一名水手说：

“你们看，我本来要吃火鸡，可她却安排腌牛肉。”

“得了，”另一个水手答道，“明天我领你吃馆子去。”

“潜鸟”号上的伙食供应与那些不大的帆船上差不多，既单调又简单。他们出航时一二十天弄不到新鲜食品，而且船上也无法保存。除了罐头、腌牛肉、通心粉、果汁和咖啡，再没有别的东西可吃，而且这些食品消耗得相当快。为了表示亲热，也许为了表示那种与其说令人愉快不如说令人厌恶的希望，普罗克特给大家每人斟一杯罗姆酒。太阳早已落下去。固定在厨房顶上的一盏煤油灯给我们照明。

前甲板上一名水手突然喊道：

“左面有灯光！”

普罗克特向舵位走去。我看见“潜鸟”号前方呈现一艘巨轮

的密密麻麻的灯火。轮船离我们很近，听得见它的推进器的敲击声。甲板下面，宽敞的客舱里灯火通明，乘客们有的坐着，有的在踱步。这艘有三个烟囱的巨轮与我们的帆船迎面驶过，然后掉转船尾朝一旁驶去，灯火明亮的船尾后面翻起一道熠熠闪光的白色浪花。

"潜鸟"号转了一个大弯，因而大家都忙着操纵帆篷去了，只有我和黛茜观望着那艘远去的轮船。

"您要是遇上这样的轮船就好了，"姑娘说。"那上面好极了，既方便又舒服，要什么有什么，就像住大旅馆一样。那儿还能跳舞呢。可惜我从来没坐过豪华的轮船。我仿佛听见那船上在奏乐。"

"您喜欢跳舞吗？"

"我喜欢吃糖果，喜欢跳舞。"

这时脱鲍冈走过来，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我们身后。

"你要是教会我跳舞就好了，"他说。

"你现在又说这话。我教过你，但你学不会。"

"不知怎么回事，"脱鲍冈赞成地说，"只要我一搂住姑娘的腰，再突然响起音乐，我的两腿就直发木，像麻袋似的。我站在那儿，不进也不退。"

大家又渐渐聚集起来，但是晚餐已经结束，话题转到那艘轮船上。普罗克特认出它是"列奥"号。

"它来自澳大利亚；这是太平洋公司的航班轮船。载重两万吨。"

"我看在'列奥'号上比在我们这儿好，"黛茜说。

"我遇上你们感到很高兴，"我表示异议，"即使能碰上这艘轮船我也这样想。"

普罗克特谈起一艘轮船不愿停下来搭救小船上的遇难者的

事。接着由此谈到各种海难。大家谈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就像往常在天气晴和的黄昏想到航行即将结束时一样。

尽管这些海员都沉醉在有关玻璃瓶漂洋过海、夜遇冰山、水手造反和惊心动魄的飓风的故事里，但我看得出，他们对于“玛丽亚·采列斯塔”号的故事，以及马克·吐温在他的成名作中所描写的六人乘小船漂流五个月的故事都一无所知。

我刚刚讲完“采列斯塔”号的故事，黛茜马上提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猜测，她那丰富的想象力使我和大家一样目瞪口呆。她异常兴奋，显露出惊人的侦探的机敏，使我来不及考虑如何对答。

“不过，此事是否有可能，”她说，“是这样发生的……”

“人们思索了五十年，”普罗克特不同意她的猜测，“但是不管谁提出异议，都只能得到同样的回答。”

“请别打断我的话！你们知道；午餐摆在桌子上，厨房里生着炉子！听我说，他们是突然患了重病！也许不是患病，而是看见了海市蜃楼。美丽的海岸、岛屿或者雪山！于是他们全都登岸……”

“那么孩子怎么办？”普罗克特说。“难道连孩子你也不留下，比方说，不留下两名水手照看他们？”

“那有什么关系？”她没有丝毫窘意。“孩子们最喜欢看景致。在这种情况下，此事您还能怎么解释？”

她蜷着双腿坐下来，两手按着甲板，兴奋地前后爬动着。

“看来谁也不晓得，你说呢？”脱鲍冈答道。

“假如不是遭了瘟疫和遇见海市蜃楼的话，”黛茜不动声色地解释说。“那就是船底上有个洞。真的，您用舌头堵上它好了。要知道，他们故意留下一个不解之谜……”

她喋喋不休地一连说出无数种猜测，以致于使我招架不住，只觉得“不解之谜”的说法挺有意思；于是我请她解释一下。

“您明白吧，他们弃船而走，”黛茜说着，挥了挥手表示他们走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您自个儿心里琢磨去吧。任凭您怎么想，您、我、他以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解不开这个谜。原来是这样的——他们故意这么做的。大概他们中间有这样一个人，此人大概喜欢搞恶作剧。这个人就是船长。‘让人们对我们永志不忘，让我们留下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传说吧！’船长是这样说的。途中他们遇见一只帆船。他们同那只帆船上的船员约好改乘他们的船，然后把自己的船扔掉了。”

“那么后来呢？”我见大家都莫名其妙地凝视着姑娘，不禁开口问道。

“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她面带倦容地笑道，接着突然冷静下来，天真地张开嘴，在自己面颊上轻轻一拍。

“她全知道，只是现在突然忘了，”普罗克特说。“谁都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倒无所谓，”黛茜郑重其事地说。“不过您明白吗？”

我回答说“明白”，然后补充说：

“这个事件太离奇了，以致于使任何解释——无论它多么近乎情理，——都失去了说服力。”

“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普罗克特说。“我听说过不少神话传说，而且现在还喜欢听。但是其中有的故事真令人费捉摸。您听说过弗列茜·格兰特的故事吗？”

“没有，”我说，这意外的问题使我打了个寒颤。

“没有？”

“没有？”黛茜提高声调接着问道。“让我们给迦尔威讲讲弗列茜·格兰特的故事吧。喂，波尔特，”她对那个站在船舷上的水手说，“这是你的拿手好戏。弗列茜·格兰特的故事谁也没有你讲得好。这故事你讲过多少遍了？”

“一千五百零二遍,”波尔特回答说。他体魄健壮,一双黑眼睛,蓄着一部斯基福人的卷曲的大胡子。嘴角带着嘲讽的表情。

“你胡说八道,不过这没关系。喂,波尔特,我们这是在交际场上,在客厅里,当着客人的面。当心别卖弄。”

当交待这段冗长的开场白时,我强迫自己像一个一无所知的局外人一样细心听着。

波尔特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来。他有一套颇为尊严的说书人的手法。只见他用巴掌捋了捋胡子,张开嘴,轻轻地伸伸舌头,向大家扫视一眼,然后用宽大的手掌自上而下地抹了抹脸,得意地嘿嘿一笑,向前挪动一下座位。

“那是一百五十年以前的事啦,”波尔特说,“巡洋舰‘海军上将福斯’号从波士顿开往印度。这艘兵舰的随船旅客中,有格兰特将军和他的女儿——一位品貌出众的美人,名叫弗列茜。这里必须向您说明,弗列茜已经跟一位先生订了婚,她的未婚夫已在印度服役两年,并且身居要职。他究竟当的什么官,——值不值得讲出来?假如您说一声‘值得’,那么您就显得太追根究底了。应当对您说明,以前每当我讲这个动人的故事时,黛茜总要千方百计地打听那位未婚夫先生到底当的什么官,假如她这次不问……”

“这与你毫无关系,”黛茜打断他的话。“你要是忘了——就请教我好了,我给你讲。”

“好吧,”波尔特说。“我注意到她生气了。闲话少说,且说‘海军上将福斯’号已在途中旅行一个半月。一天黎明时分,值班水手突然发现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冒出一个巨浪。这时刮着缓缓的东南风,巨浪急速涌来。

“当然啦,兵舰上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连忙采取措施,就是说,要让兵舰壮烈地沉没,以便显示出遇难者不是那些从未见过

百米大浪的糊里糊涂的水手。但是，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海军上将福斯'号被巨浪托起，一直托到圣彼得教堂的钟楼那么高，然后栽下来，落下的时候，它的速度达到每小时三十海里。不消说，帆篷早已收起，要不然这么剧烈的运动，迎头风会把它吹翻的。

"巨浪朝远方滚去，消失了，后来再没有遇见这样的大浪。夕阳西下的时候，人们看见一个任何海图上都没有标明的岛屿，而且'福斯'号航行这一带海域从未遇见过这个岛屿。船长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一番，发现岛上连一棵树也没有。但是它却像一块珍宝一样美丽动人。要是将它放在一块蓝色的天鹅绒上，隔着窗户从外面望去，你真想去把它拿走。岛子上布满黄色的岩石和蔚蓝色的山岭，十分壮观。

"船长立刻将此事记入航行日志，但他并没有驶近那岛子，因为他看见许多暗礁，并且岛子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既没有码头也没有浅滩。正当人们聚集在舰桥上与军官们议论这个奇怪的现象时，只见弗列茜·格兰特走上前去，央求船长将兵舰靠近岛子——去看一看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小姐，'船长说道，'我可以发现一个新大陆，并且让您去做女王，但我却不能够把这艘需要深水靠岸的巡洋舰驶近这个海岛，因为滩上的激浪和暗礁挡住了它的去路。倘若派出小舢舨，那就可能会把我们耽搁在这儿，因为害怕遇上无风的天气，所以我们得赶紧朝着有气流经过的南方行驶。'

"弗列茜·格兰特虽然是个善良的姑娘——比方说，跟我们的黛茜一样……先生们，现在请注意她的脸。我这是说弗列茜。在船上人人喜欢她。但是她生就一副女人的怪脾气，假如她想要做什么，谁也甭想拦住她。"

"注意，注意！"黛茜用手托着下巴，睁大眼睛叫道。"马上开

始!”

“您说得对,黛茜,”波尔特咬着自己的脏指甲说。“这就开始,小姐们的脾气常常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只见弗列茜咬着嘴唇站在那儿。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中尉好像故意要对她说一句恭维话。‘您这样轻盈,’他说,‘既有愿望,您就能踏浪上岛,来去不湿脚。’你们以为怎么样?‘但愿如此,先生,’小姐说,‘我已发誓上岛,宁可一死,决不食言。’说时迟,那时快,人们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抓她,她已跳到扶栏外面。她踌躇片刻,面色苍白,朝大家挥了挥手,‘再见啦!’弗列茜说。‘我不知我是怎么啦,但我已后退不得。’说着她纵身一跳,大喊一声,然后像一朵小花似的停留在波浪上。这时大家全吓呆了,谁也说不出话来,连她的父亲也手足无措。小姐转过身来微微一笑,说道:‘这并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可怕。请转告我的未婚夫,他再也见不到我了。永别了,亲爱的爸爸!永别了,我的故乡!’

“出事的时候,大家呆呆地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只见弗列茜·格兰特在海浪上跳来跳去,迅速地朝那个岛子奔去。这时天降大雾,海啸大作。雾气消散之后,姑娘和那个岛子都不见了。那岛子不知是飞走了,还是重新沉入了海底。黛茜,拿出手绢来擦眼泪吧。”

“每次讲到这个地方我都要哭,”黛茜说着,一面气呼呼地从脱鲍冈的口袋里掏出手绢擤鼻涕。

“全部故事就讲完了,”波尔特结束了故事。“后来船上的事情当然就不必说了。从此以后就传开了,说有时人们在夜间或者黎明时分看见弗列茜·格兰特,一会儿说在这里,一会儿说在那里。并且说她关心海上遇难的人;据说看见过她的人将终生怀念她。”

波尔特没有料到我会这样聚精会神地听他的故事,因为大

概从来不曾有人像我这么认真听。但是黛茜发现了这一点，说道：

“您听得真入神，像猫见耗子似的，您是不是遇见可怜的弗列茜·格兰特了？请您坦白地说说！”

虽然这个问题荒唐可笑，但是水手们依然马上转过脸来认真地望着我的嘴。

“假如她穿的是花边连衣裙和金色便鞋，”我说，自然没有什么顾虑，“那么我在黎明时遇见的那位姑娘看来就是她，我当时还同她说过话。”

“真有这样的事！”普罗克特惊叫道。“好啊，黛茜，这回看你该怎么解释。”

“她正是这样的打扮，”波尔特说。“您从前听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我没听过，”我说，一股起身离去的热望充溢我的全身。“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事情的确是这样的。”

谈话到此结束，大家各自散去。我久久不能成眠：躺在底舱里谛听着海水的拍溅声和水手们的酣声，直到凌晨四时水手换班的时候才恍惚睡去。翌晨，大家都比往日起得迟一些。这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没有发生值得记述的事。我们顺风行驶，十分顺遂，因此波尔特对我说：

“我们断定是您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我敢保证。这一年之内还没有过这么顺利的航程呢。”

从早晨开始，一股急于登岸的情绪便笼罩着我。我知道这是航行的最后一天，因而显得特别长，结束旅途时的心情常常如此。谁没尝受过这种心烦意乱的滋味？谁没领略过这种欲速不达的急躁情绪？距离仿佛故意与人作对似的。我们一心盼望着船快些行驶，思想多次飞到想象中的岸上之后，恐怕也不乐意回

到这个慢慢爬行的躯体里来了。太阳吃力地转向天顶，而到达天顶之后，又像一个认真打扫楼梯的清洁工似的慢慢地向下退去。

用过午餐，我一会儿登上甲板，一会儿又转回到底舱。我看见黛茜从厨房出来往舷外倒水桶。

“我正要找您呢，”她羞怯地微笑着说，但她的脸马上又绷起来。“我倒过水桶请您到厨房来一趟，船舷上说话不方便，并且我言谈粗鲁，请您不要见笑。昨天的谈话我们还没谈完，您说是吗？脱鲍冈不喜欢我跟男人说话。瞧，他现在正站在舵旁假装抽烟呢。”

我答应了，先在底舱里坐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帆翼后面的厨房。黛茜坐在凳子上，说了声“请坐”，同时两手在膝盖上拍了一下。我在一只小木桶上坐下来洗耳恭听。

“虽然这样做不大礼貌，”姑娘说，“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知道得不全，因而一直放心不下。您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情况告诉我们。我昨天就想过了。您要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人纳闷。确切地说，您说的是实话，但是有一点您却避而不谈。而这一点是怎么回事？您在海上遇见什么了。为什么我觉得您挺可怜的。这是怎么回事？”

“您说的是您昨天没说完的话吗？”

“正是。我有权知道吗？根本——无权。您可别这样回答我。”

“黛茜，”我说。我相信她那天真无邪的好奇心（当然只有在无法克制的情况下才流露出来）和她的洞察力。“您没有猜错。但是，我现在处在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十分独特，以至于我无法马上回答您。不过，我向您保证，关于海上的事我丝毫不向您隐瞒，到了格尔基尤我会告诉您的。”

“什么东西恐吓您了？”黛茜说，然后她沉默一会儿，补充说：“请别生我的气。我有时生出一些怪念头，大家都对我捉摸不透；

我一直在想着您的遭遇，但我又不愿让您觉得我是一个好奇的小姑娘。”

我被她感动了。她把双手伸给我，摇了摇我的手，说：

“就是这些。您觉得这船上好吗？”

“而您说呢？”

“我看一点儿也不好。这船很小，又很脏，没什么好玩的。伙食也很难令人满意。可是您昨天干吗要提起花边连衣裙和金色便鞋呢？”

“为了叫您两眼瞪得圆圆的，”我笑着回答她说。“黛茜，您有父亲、母亲吗？”

“当然啦，跟每个正常人一样，我有过双亲。父亲叫理查德·伯森。他在红海失踪了。而我母亲五年前得感冒死了。但是我有一个好舅舅；的确，他有点阴阳怪气的，但是他会为我赴汤蹈火的。他只有我一个外甥女。而您相信弗列茜·格兰特确有其人吗？”

“而您呢？”

“哪能这样！我是问您，问您，您相信不相信?！我自己绝对相信，并且我能说出我相信的理由。”

“我想可能有，”我回答说。

“不，您又在开玩笑了。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我想从这里悟出一个道理。比方说，人们听了这个故事会拍案称奇，说：‘是啊，人是不可理解的。’”

“谁不理解？”

“所有的人。而且人们也不理解自己。”

谈话被进来点火抽烟斗的水手打断了。“您马上就可以休息了，”水手对我说，然后便在煤堆里扒起火来。我走了出来，发觉姑娘在我离开的时候凝神谛视着我。这是什么意思？她为什么

对那个一半发生在白天的阴影里、一半发生在夜间的灯光下的故事那样感兴趣？

抵达格尔基尤港之前，我跟水手们坐了一会儿，从他们那里得知我的救命人都不曾到过这个城市。对于“潜鸟”号这样的小帆船来说，时而有机会历尽艰险航行一千甚至二三千海里——已经算得上见大世面了。“潜鸟”号的前船长因在“福星”赌场开枪伤人而被捕。普罗克特是“潜鸟”号的船主，并且“希麦娜”号帆船有一半也属于他所有。船长被捕之后，他便亲自管理“潜鸟”号，不辞远航之劳载货去格尔基尤，因为他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

第二十一章

傍晚十点钟，远方隐隐露出灯塔的火光；我们驶近格尔基尤了。

我同普罗克特和波尔特站立在船右舷旁，观望着远方一片奇异的景象。随着灯塔的火光愈来愈亮，把港湾和海面分离开来的那条长长的山岬的上部的轮廓益发清晰，因为山岬后面漂浮着金黄色的雾霭——一层宽阔的亮光。我觉得，这种大城市特有的现象，对于据我所知仅有五万居民的小城格尔基尤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山岬后面似乎映照着金黄色的曙光。普罗克特拿来望远镜，可是除了山岬上的建筑物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他推测说这大概是大火灾的反光。

“但是没有烟，”黛茜走上前来说道。“您瞧，那火光清清亮亮，几乎是透明的。”

在傍晚的沉寂之中，我隐约听见一种喃喃低语似的模模糊

糊的响声；响声伴着迂缓重叠的副歌和嘈杂的号角声，于是我恍然大悟——这是在奏乐。我正要开口说出自己的猜测，远方突然传来一阵枪声，大家听了马上注意起来。

“打枪取乐呢！”波尔特说。“枪声挺激烈的。”

这时我们开始通过灯塔。

“过一会儿我们会打听明白的，”普罗克特说完便去掌舵驶船进停泊场。脱鲍冈向他交了班马上朝我们走来，他对明亮的火光和射击声也感到惊奇。

帆船转了个弯；于是帆篷遮住了在我们面前渐次展开的港湾。我们大家都莫名其妙地匆匆走上前甲板，只见苍茫暮色之中充满繁星般的灯火，一派刺目的壮丽的景象，令人惊奇和欢欣鼓舞。

我们看见半个海面辉映在金碧辉煌的彩灯闪光里。明亮的灯光在空中交织成一幅金色的网；闪闪发光的花环、星座、火红的玫瑰和圆球形的电灯笼，宛若金灿灿彩饰上的硕大珍珠。仿佛全世界的灯火都汇集到这里似的。停泊场上的船只光焰四射，缀满了乳白色的炯炯的圆点。一只下部乌黑的平底货船的甲板上犹如失火一样明亮，一只火星迸溅的钻石火轮旋转着，几枝焰火从顶篷射向漆黑的天空，然后渐渐转弯向下，化做一颗颗绿色的和天蓝色的流星，渐渐地熄灭了。与此同时，音乐声已听得清清楚楚；海滨传来的人群的白昼一般的喧哗，有时压过音乐声，只能听得见擂鼓的声音；但不一会儿音乐声又在水面上清晰地响起来，真可谓乐声震耳。看来不止一个乐队在演奏，而是二三个、也许更多一些，因为有几重声音混在一起滚滚而来，只能听得见擂鼓声。停泊场和港湾布满了满载游客和灯笼的小船。这时又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接着小船上响起吉他声；已经听得见笑声和呼喊声了。

“好一个格尔基尤，”脱鲍冈说，“这简直可以说是欢迎我们！”

岸边的反光非常强烈，我看得见黛茜的脸。只见她容光焕发，惊愕不已，脸孔微微颤抖着。她急匆匆地四处张望：情绪激动，不断地喃喃自语，恐怕她自己也不知在同谁说话。

“我从来没见过这般景致！”黛茜说，“从来没听说过，再说……唉呀，呀！你们瞧，又放焰火了！就在那儿；嗬——一次放了两颗。三颗！第四颗！乌拉！”她突然失声叫道，然后笑着坐下来，一面擦着湿润的眼睛，面容呆滞。

前桅帆落下来。帆船带着稍稍降下的主帆驶过去，在一座铁浮标旁边下碇，尾缆迅速地穿过浮标的索环。我在纷乱之中徘徊着，有时遇见黛茜。她在船舷上跑来跑去，贪婪地观望着闪闪发光的停泊场。

我们大家都有点激动，处在一种近乎神魂颠倒的状态。

“马上就作决定，”黛茜碰见我时说道，“我们全都上岸，只留一名水手。不消说，您也急着快点上岸吧？”

“当然啦！”

“任何人都不会留下的，”普罗克特说。“当然啦，我们马上就走。假如我来到黑灯瞎火的停泊场，听见钟敲一点半，不用说——无处可去，不用着忙。但是这一回我可要上岸活动活动啦。”

“我好奇得要命！我去穿衣服！啊！噢！”黛茜匆匆忙忙，绊了一跤，朝船舷跑去。

“喊他们吧，让我们呼喊吧！喂！哎！哎！”

她呼喊一只大游船。那游船的船尾和船头上彩旗迎风飘摆，而船舷和帆布篷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灯笼。

“喂，游船上的人！”波尔特大喊一声，游船上的桨手和坐在

船上的欢乐的女士们停止了划桨。“假如不费事的话，请你们靠过来；请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睡觉！”

游船朝“潜鸟”号驶来；船上在呼喊，狂笑。

游船靠过来以后，我们的甲板全被它照亮了。我们与游船上的人彼此都看得十分清晰。

“这是狂欢节！”我回答黛茜的呼喊声说。“他们戴着面具；您瞧，那些戴面具的女人！”

果然，一部分男人扮演的是舞台上的印第安人、侯爵和丑角；妇女们身穿花花绿绿的各民族的丝绸服装。她们的半截面具、俏皮的娇小的下巴和裸露的胳膊都洋溢着欢乐的化装舞会的恐怖不安的气氛。

游船上站起一个人来。只见他身穿缀着银纽扣的红坎肩，头戴装饰着绿色羽毛的高帽子。

“先生们！”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响，狂暴地说，一面亮出刀子，摇晃着。“你们胆敢来到这里，像肮脏的扫烟囱工人来见干干净净的面包师。快把能着火的都点燃起来。点着你们的船吧！你们喊我们干什么？”

“请您告诉我们，”黛茜喊了一声，格格地笑着，马上就不好意思起来，“你们这里为什么这样明亮和快乐？出什么事啦？”

“孩子们，你们打哪儿来？”一个穿着带天蓝色丝穗的白灯笼裤的醉醺醺的胖子，关切地问道。

“我们从里奥尔来，”普罗克特答道。“恳求您说点正经的吧。”

“他们的确什么也不知道！”一个戴半截面具的女人喊道。“我们这是狂欢节，懂吗？！真正的狂欢节，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

“狂欢节！”黛茜庄重地轻声说道。“我的天哪，发发慈悲保佑

我们吧!”

“这是狂欢节,先生们,”红坎肩重复说,他神魂颠倒。“除了我们这儿,别处哪儿都没有这么盛大的狂欢节;这为了纪念本城建立一百周年。懂了吗?这姑娘长得挺漂亮。让她到这儿来唱歌跳舞吧。可怜的人儿,她那双眼睛多明亮啊!怎么样,她不是被你们拐骗来的吧?我看她想兜兜风。”

“不,不!”黛茜连忙叫道。

“可惜水把我们隔开了,”脱鲍冈说,“要不然我叫你们看一看狂欢节的新面具。”

“您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懂得狂欢节的规矩?”那醉醺醺的胖子问道。“要知道这是开玩笑。”

“我……我……知道过狂欢节允许开玩笑,”脱鲍冈沉默一会儿,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但我也懂得,不是狂欢节也听得到这样无礼的话,或者所谓的‘玩笑’。”

“我们打心眼里喜欢您!”女人们喊道。“您把自己的心上人保护得多好哇!”

“留个纪念吧!”红坎肩喊道,他抡起胳膊一甩,一条长长的彩带盘旋着落在黛茜的胳膊上。黛茜欣喜若狂地抓住它,转过身来,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游船驶走了,船上的游人们向我们说了一通妙趣横生的咒语,建议我们赶快上岸。

“原来是这么回事,”普罗克特搔着脑门说。

这时黛茜已经不见了。

“不用说,她穿衣服去了,”波尔特说,“而您呢,脱鲍冈?”

“我也去,”脱鲍冈慢吞吞地回答,一边思索着什么问题。“应当去一趟。肯定会快活的;而她会非常愉快的。”

“您马上动身吧,”普罗克特拿定主意,“我也跟孩子们一块

儿到酒吧间坐坐。您愿意跟我们一块走吗？别忘记了过夜的地方。您要是乐意，可以在‘潜鸟’号上过夜。”

“假如有必要的话，”我回答说，现在尚不知将来情况如何，“我会接受您的厚意的。我的行李暂时放在您这儿。”

“您只管安置吧，不必客气，”普罗克特说。“放东西的地方够用。”

在这以后，大家都怀着愉快的心情急不可待地分头穿衣服去了。我深知，在多日与世隔绝的大洋航行之后，不期而遇的节日之夜所激起的快乐心情是无法抑制的，因此，船员们异口同声赞成上岸游览是不足为奇的。我看见过罗马和尼斯的狂欢节，但是在这地处热带的大洋之滨举行的狂欢节却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主要是因为我知道并且深信，我在此地将会遇见碧琪·谢尼艾尔。这些天来我对这位姑娘的记忆一直萦绕在心，忽明忽暗。

我不得不夹在水手们中间打点行装；因而我们相互干扰，乱作一团。狭窄的底舱里摆满打开的箱子，我们在这里勉强转过身来，这时波尔特向别尔林借钱，契科尔向史密斯借钱。他们一面数钱，一面匆匆忙忙地往脸上涂肥皂、刮脸。其余的水手有的在系皮鞋带，有的在数钱。波尔特恭喜我顺利到港；我趁机将他叫到一边，给了他五个金币供大伙儿使用。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丢了个眼色，答应在旅馆里大花一笔叫同伴们吓一跳，然后再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

我接受了祝愿夜晚愉快的临别赠言之后登上甲板，恰好碰上黛茜挽着脱鲍冈的胳膊走过来。她穿一袭崭新的薄纱连衣裙，头戴金黄色的花头巾；脱鲍冈身穿一套肥大的蓝色西服，系着深红色领带；而且那件涂胶帆布衬衫的翻领与他那晒得黝黑的端正的脸庞十分般配。然而他那顶绣着金锚的海员帽却与深红色领带很不协调；但是他喜气洋洋，满面春风，使我对他的装束也

无可挑剔了。这时普罗克特格噔噔地疾步走出卧舱；老头儿依然穿着那件破旧的柞蚕丝短上衣，围着天蓝色围巾；只有那顶带黑色硬檐的洁白的新帽子洋溢着黛茜对舅舅的关心。

黛茜情绪很激动，我发现她拉平衣袖时不安地叹着气，脸上带着无可奈何的微笑。她双眸炯炯闪光；仿佛不大相信自己的穿戴合身得体。我对她说：

“您的裙子真漂亮。”

她格格地笑起来，撒娇似的把头巾拉得紧紧压住两道娥眉。

“您真的这样想吗？”她问道。“您知道吧，这是我自己缝的。”

“她的衣服全是自己缝的，”脱鲍冈说。

“假如照他夸口的那样，她做他的妻子，那么……”普罗克特古怪地接着说：“这样的妻子再好不过了，她天生聪明伶俐。”

“走吧，走吧！”黛茜叫起来，一面兴冲冲地回头望望走过来的水手们。“你们怎么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请原谅，黛茜，”波尔特说。“又要洒香水，又要给此地的小姐们预备礼物。”

“你胡说，”姑娘说。“我知道你是有妻子的。而您呢，您将在城里做些什么？”

“我在人群里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去吃晚饭，——要么找个栖身之处，要么回‘潜鸟’号上过夜。”

这时，水手们跳上停泊在船尾旁边的一只小舢舨。“踏浪女人”号的那只小舢舨依旧悬挂在滑车上。黛茜用手敲了敲小舢舨说：

“这就是您漂洋过海用过的方舟。”然后她对普罗克特说，“‘踏浪女人’号大概抵港了吧，你说呢？”

“我可以肯定盖斯在这里，”普罗克特一边回答她，一边对我说。“依我看，您明天就可以着手办理此案；至于我这方面，您只

管放心好了。”

我自己也预料要遇见盖斯，并且不止一次地想过与他会面的事。但是我也知道，现在这个案子与一般刑事诉讼含义不同。因此我虽然感谢普罗克特的同情和义愤，但我并不打算匆忙行事，也不愿表明自己对此事过于热心。

“今天不是理案日，”我说，“明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说。”

我们终于安静地坐下来：震荡的船桨带着我们离开只挂着一盏孤独的桅灯的“潜鸟”号。我们内心的急躁情绪融化在茫茫夜海的波涛中了。影影绰绰的波浪发出哗哗的声响，水中映照着点点灯火。曲折蜿蜒的火光从滨海街向夜色深沉的远方飘去；渐渐听得见音乐声，仿佛在大厅里似的带着回声。我们遇见几只装扮得五彩缤纷的小船和汽艇，宛若欢乐的幻影，在黑沉沉的海面上显得异常明亮。有时人们对我们齐声呼叫，虽然听不清字句，但我知道那是泛舟的游人骂我们的船上为什么没有灯火。我们从一只装扮成枝形吊灯的轮船近旁驶过，缓缓地接近滨海街。滨海街上人群川流不息，熙熙攘攘。我看见明亮的灯光下有八匹马头戴羽毛饰缨，拉着一个由塔楼和壁毯组成的、绣着橙色花朵的大型化装马车。马车的平台上，戴着绿色高筒礼帽、穿着橙色晚礼服的人们在翩翩起舞；他们戴着喜剧演员的胖脸面具和硕大的眼镜。一些穿着天蓝色短裙、戴着半截面具的女士们也在那儿旋转；她们挥舞着长长的围巾，两手叉腰，跳得十分高兴。有人在四周打着火炬。

“他们在干什么？”黛茜大声说。“都是些什么人？”

我告诉她这叫化装出游，并且给她详细地解释了欧洲南部举行这种活动的盛况。脱鲍冈若有所思地说：

“真难以想象，这种微不足道的活动要浪费多少钱财啊？”

“怎么微不足道，脱鲍冈，”姑娘连忙回答说。“这是节日。人

们需要欢乐，虽然不能经常过节。这简直快活极了——节日！还有什么比节日更好的呢！”

脱鲍冈沉默一会儿，答道：

“这话也对也不对。而我认为，要是把这里挥霍的钱给我千分之一，那么我就建造一所房屋，购置一份相当可观的产业。”

“大概，”黛茜心不在焉地说，“我没有异议，假如我们不是在二十六天枯燥的大洋航行之后遇见这个美妙节日的话。还有多少美好的事物在前头啊！”

“对着台阶划！”普罗克特朝水手喊道。“收桨！”

小舢舨朝着指定的地点——一个通向四方平台的石头台阶靠岸，然后系留在一块方石的索环上。大家纷纷跳上岸，普罗克特用链子把桨捆住，落了锁。然后我们便分手了。恰好不远处有一家旅馆。

“我们暂时到了，”普罗克特说着，带着水手们走去，“至于您同那位女士会面的事，您自己安排吧，我们跟您不同路。”

“再见啦，黛茜，”我对早已急得手舞足蹈的姑娘说。

“啊……”她急忙朝脱鲍冈瞟一眼，说。

“祝您愉快，”脱鲍冈说，“喂，黛茜，咱们走吧。”

黛茜回头瞧了我一眼，扬起胳膊挥了几下。我眼看着他们几乎一下子消失在旋涡般的人流中。然后我朝四下望了望，一种焦急的期待之情涌上我的心头；那个响亮的名字“碧琪·谢尼艾尔”三天来第一次回响在我的耳际，就好像近处的呼喊那样清晰。我恍惚看见她那令人难忘的脸孔。

从这时起，对她的怀念一刻也不曾离开我。我随着大股的人流向前走去，从滨海街转弯穿过一个临街的广场。

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心头浮起那种我十分喜爱的心情。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城市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胜利

之光，沉浸在诱人的虚幻浮华之中。我开始细察四周发生的一切，慢悠悠地信步行去，对一切都听其自然，不去打听，就好像有时我不愿知道使我惊异不止的奇花异葩的名字一样。后来我才渐渐地知道它的名字。但是，难道这些名字能使花朵增加光彩和花瓣吗？不，它只不过犹如一只落在小花上的抖不掉的甲虫而已。

第二十二章

我知道，明天早晨我便会看见另一座城市，一座与眼前这个笼罩在建筑物前部的金色的叶形路灯下的暮色朦胧的城市面貌不同的城市。这里多半是四周环绕着带遮阳的外廊和阳台的两层石头楼房。它们排列拥挤，洞开的门窗闪闪发光。有时屋脊的拐角后面露出乌黑的棕榈树的扇形树叶；而在另一个地方，树叶的淡绿色的闪光（下部尤为强烈）指示着墙后看不见的彩灯。无数只各种形状和图案的五彩缤纷的灯笼，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间分辨不出城市的真面目。一串串灯笼横跨街道悬挂着，将阳台的栏杆和壁毯照耀得金碧辉煌，宛如齿形花边似的向远方伸展。远远望去，有时街道像一座芭蕾舞台。舞台上灯火辉煌，花朵缤纷，马匹和来自一千个童话中的人物前呼后拥，活灵活现；有的戴着面具，有的不戴面具；狂欢节的喧闹声和响彻全城的音乐声融成一片。

我久久地观望着周围的一切。在选定最后的行动方向之前，我两次穿过滨海广场，愈来愈清楚地看出，这次狂欢节既不是矫揉造作的游戏，也不是为了尽义务或者奉命而行的欢笑——市民们的确被这些扑朔迷离、花样百出的场面弄得神魂颠倒。现在，这些丰富多彩的场面神秘而诱人，使他们沉浸在大概渴望已久的大规模的全民游乐之中。

我终于沿着靠广场右角的一条狭长的街道走去。说也凑巧，我无意中来到一条异常热闹的街，有时不得不停下来给骑士们的队伍让道。队伍里有披甲的中世纪强盗，有穿着红色紧身裤的魔鬼，赫然端坐在佩戴铃铛和彩带的骡子背上，好不威武。我之所以走这条道，是因为它沿着层层梯田似的逐渐升高的市区一直通往市中心，并且街道尽头都有条石砌成的台阶挡住汽车和大型化装马车的去路；不过并非我一人在寻找这得天独厚的地方。这里行人拥挤，有的只好在快车道上步行。人们不由自主地随着流动的游艺场面走着。披斗篷的人、丑角、魔鬼、印第安人、化装的黑人和很难与前者区分的真正的黑人，纷纷赶到我的前头。妇女们穿着薄纱连衣裙，扎着彩条和羽毛；缀着晶亮的金饰或洁白的毛皮的彩色短裙和长裙迎风飘摆。炯炯的明眸，滑稽而神秘的半截面具，挥舞酒瓶开路、同时在人群中“钓鱼”不时引起哄笑和尖叫的水手队伍，站在高台上讲演的、无人理睬的（人们的手肘偶尔碰他们一下）醉醺醺的演说家；响亮的马铃声，骑着披红挂绿的骏马出游的公主们和卖弄风骚的女歌星；大门口拥挤的人群，烟雾迷漫的门里面闪动的疯狂的脸和紧握的拳头，直挺挺地躺在马路上的醉鬼；胆怯地窜回家去的猫；温柔的嗓音和嘶哑的狂叫；歌声和琴声，响吻和远处的齐声呼喊——这就是今晚格尔基尤市的情绪。在一面稀奇古怪的旗帜下挂着粗亚麻布做的商号招贴。商号里出售柠檬、浊绿色汽水、冰淇淋、苏打水、

威士忌、棕榈酒和榛子、糖果和彩纸屑、彩纸条、爆竹、鞭炮和面具，还有黏面团做的小球和拳头大的核桃(要剥掉它的绒毛外壳的确是件颇费心机的事)。人群中时而露出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不断地装扮成熊、和尚、猴子或者丑角；他每次一露面，立刻被甩一身刺球。这时，走出几个巨人，有的将手中的橡皮木偶挤得哇哇叫，有的隆隆地擂起大鼓。露台上的人们在跳舞；我在马路中央遇上一个舞会，费了好大的劲才绕了过去。彩纸条从临街的阳台上稠密地撒下来，撒得遍地皆是，只听见空气中充满窸窣响声。一路上人们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干杯、接吻、打牌、陪伴、跳舞、吸烟，——女人们的手不断地在我面前摆来摆去，摄人心魄的丰腴的手引诱着我。我看见愈来愈难通行，赶紧弯进一条车辆较少的胡同。我又转了一个弯儿，无意中来到一条几乎空寂无人的街道上。一堵顽石砌成的倾斜的城墙从我右边蜿蜒向左伸展，渐渐升高，一直抵到一片悬崖上。城墙上，沿着那条在下面看不见的道路，不断地响起车轮声，闪烁着灯笼和雪茄烟火。我不知自己处在市中心的什么方向；我停下来思索一会儿，将法兰绒西服上的各种刺球抖落干净，摘掉粘在我身上的黏面团(这本来是不允许的)。然后，我在相对黑暗的夜幕中沿着渐渐升高的街道向上走去。我从一个露台旁经过的时候，看见一个半明半暗的女人的身影跑到露台边缘上躬身向我轻声打招呼说："是您呀，苏尔特?"——颤抖的声音带着爱慕和忧虑。我连忙走到灯光下，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走开了。

我走上横穿这条街道的一条马路之后，又遇上那白昼般的喧闹和夜间的呼噪；于是我向左边走去，似乎有意识地要走到我先后走过的两条街道的交叉点去。我来到一条宽阔的铺着沥青的街道上。街道尽头不远的地方露出一个广场。人群顺着街道潮水般地向广场涌去。经过那些争先恐后地急速向前攒动的人

头，我看见一座雕像耸立在人流上空。这是一尊大理石雕塑的女人雕像，她的面部微微扬起，两手向前伸出。当我夹在人流之中向它挤去时，我没有看清她的姿势和整个仪态。我好容易挤到雕像跟前，只见她脚下赫然镌刻着醒目的题字，我不禁念道：

"踏浪女人"

我读完题字之后，顿时觉得天地昏暗下来，其实只要有一个词，便可解释这一切。然而我却找不到这样的词。现在，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吸引我离开雕像的题字。它笼罩住我的整个身心，因此，要使这个意外事件进入我的思想，还要经过一段神秘的时间的作用。我抬头仔细端详雕像。雕塑家在他的作品中倾注了爱情。我从它的艺术的逼真之感看出这一点。姑娘轻轻抬起一只脚，另一只脚紧跟着跳起，全身的线条清晰、逼真。我发现她的呼吸加快了。她的脸型并不像我以前看见的那样——不完全相似，但是既然我一眼便能认出她，这就表明艺术家怎样力求逼真，并且在向他推荐的许多脸型中选定这个，说这是他能雕刻的唯一的脸型。他给她雕一件类似想象中的不易看出的衣裙（没有布帛之感），晶莹透明的裙褶微微颤动，迎着风贴在她身上。虽然没有雕刻无法表达的海浪，但她那只均匀地跳跃的小脚给人以轻盈如飞的印象。她那双大理石的眼睛相对地生动（但若不会表达雕像眼睛的神采，可能会使它们黯然无光），仿佛透过乌黑的大理石眺望着。她面带微笑；两只纤细的胳膊优美动人，带着大步奔跑时的激情的冲动。一只手掌心向上，手指微微弯曲，另一只手姿势优美、焦急地握着拳头。

这时情景的确如此：她像一只温馨动人的纤纤玉手出现在我的眼前。虽然她远离一切，孤零零地矗立在雕着奇怪的海产的

高高的底座上，但她却没有丝毫孤独之感。可以想象，她身后隐隐露出一艘被巨浪掀起的巨轮的船首斜桅，巨轮载着这个窈窕女子乘风破浪，向着沉沉夜色中的城市冲去。

我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以便将那些独立的情感与仅仅由于观感的激励而突发的情感区分开来。后者的中心——即主要标志便是这座纪念碑。这时，我仿佛听见四周人声嘈杂，但又无法确定自己的听觉是否可靠。直到一只男人的手坚定有力地拍打我的肩膀时，我才清醒过来。我后退一步，看见一个人紧紧地盯住我。此人头戴三角小帽，腰间束一条明晃晃的银腰带，穿着古老的晚礼服。当我问他想要干什么时，他那由于吃惊而不断颤动的眉毛和生着白发的红脸膛立刻改变了表情。

“啊！”他叫了一声，因为历代戏剧的男女主角跌跌撞撞地朝我们身边涌来。他连忙朝纪念碑走了几步，示意让我也走过去。他身旁还有一些装束各异的人和三个戴面具的人，正站在那里严肃认真地等待着我作解释。

刚才叫了一声的那个人继续说道：

“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之所以碰您一下，是因为您已经在这里纹丝不动地站了将近一个小时了。我们觉得这很可疑。我看出这是我误会了，因此请您原谅。”

“我情愿原谅您，”我说，“想不到您如此多疑多虑，居然连过路人朝这座漂亮的纪念碑多看几眼也会使您担心，好像我要把它偷走似的。”

“我早就说您多心了，”一个表情呆滞的年轻人插嘴说。“不过，”他转身对我说，“居然有人能站在人声嘈杂的游艺场上专心致志，一动不动，实在叫我们纳闷啊。”

这几个人虽然没有喝醉，但他们显然已在各种各样的游乐场上玩了一整天。

“他是外地人，”他们当中第三个人开口说，然后他披上火红的斗篷，帽子上的棕黄色羽毛也随之颤抖一下。他脸色棕黄，生满雀斑，显得虚胖、苍白；棕黄色的眉毛流露几分忧郁，虽然那双明亮的无色的眼睛带着笑意。“只有在我们格尔基尤才有这样的纪念碑。”

我不愿错过了解情况的机会，连忙向他们打一躬，通报了自己的名字。这时几只手立刻向我伸过来，一面通名报姓，恳求我对这个误会不要介意，也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不好的企图。我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的怀疑由何而来？

“看来，”戴三角小帽的巴符斯说道，“您大概不反对跟我们一块儿坐坐吧？我们的营地离这儿不远。瞧，那就是。”

我回头一看，只见不远处摆着一张大桌子，大概是从马路对面的餐馆里拖过来的。台布拖到条石马路的路面上，桌上摆着鲜花、菜碟、酒瓶和高脚酒杯，还有几副女式半截面具——大概是聚会时遗忘在这儿的。吉他、花结、彩纸条和化装舞会的马刀横七竖八地摆在桌子上，不时地碰着赫然端坐在桌子四周的十到十二个人的胳膊肘。我跟着新相识们走到桌子跟前。但是由于椅子不够，巴符斯顺手抓住一个过路的小男孩，击他一拳，赏给他一枚银币；那孩子受了嘉奖之后，便从餐馆里拖来三把椅子，然后喘喘气，抽了抽鼻子便跑开了。

“我们领来一个新教徒，”披火红色斗篷的提莱特说，“就是这位。他名叫迦尔威。他纹丝不动地站在纪念碑旁边出神，像等待情人似的。”

“我刚到此地，”我说着坐下来，“我看见的一切的确使我陶醉，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并且给我留下了非同凡响的印象。此外，我还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

顿时响起一阵态度友好而又含义不明的感叹。但是，其中一

个戴面具的人却很引人注目，因为他与那些喋喋不休、声调平板、竭力要压倒声音更高的同伴，并且由于言辞激烈而表情独特（甚至隔着面具也看得出来）的人大不相同。

我开始集中精力听他讲话。

“您知道威廉·高勃斯和他的奇特遭遇吗？”他说，“一百年前，这地方像月球一样，是一片荒凉的海岸。根据那些可信可不信的传说，有一次，威廉·高勃斯乘坐‘踏浪女人’号海船从欧洲前往孟买。他去孟买办理什么事务——城市的档案中有记载……”

“我们还是先从怀疑说起吧，”巴符斯打断他的话。“有那么一帮人，或者可以说，是一些心狠手毒的家伙。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

“他们没有荣誉可言，”一个喝得酩酊大醉、披着绿斗篷的人说，“我认得巴朗这条毒蛇。他好景不长，产业也快完蛋了！”

“起初我们认为，”巴符斯抓紧时机赶紧插嘴说，“认为您是他们的同伙，因为过了一个小时……”

“……城市的档案中有记载，”讲故事的人赶快接着说。“因此，我要讲一讲有关创建本城的传说。第一座房屋是威廉·高勃斯建造的。当时他被冲到岩礁之间的沙滩上。海船在暴风雨中触了礁，因为它不敢靠近航路不明的海岸，又无法躲避龙卷风的袭击。就在这时，船长看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少女跑上被巨浪掀起的海船的甲板。‘航向东——东南，方位四分之三！’她对神志尚处在清醒状态的船长说……”

“根本不是这样说的，”巴符斯打断他的话，“确切地说，她是这样说的：‘我是弗列茜·格兰特；不要害怕，听我的指挥……’”

“航向东——东南，方位四分之三，”戴面具的人连忙抢着说下去。“不过这我已说过了。就这样，所有的人都在她的指引之

下脱了险——海船开到浅滩上。当然啦，船长刚刚明白她的话是对的，她就已经不见了。当时高勃斯的妻子也在船上。她被这次失事吓破了胆，说什么也不愿再乘船。过了一个月，双桅货船‘波利娜’号发现岸边的信号就靠了岸。脱险的人搭乘这只船走了。但是高勃斯却不愿走，因为他无法说服妻子——她在海船遇上风暴时吓坏了。人们给高勃斯夫妇留下一些干粮和一个不愿离开他的人，此人不知在哪方面受过他的恩典。他名叫耐德·赫尔特。第一批移民就这样住了下来，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气候。他们大约在八十年前死去了。时间过得真慢呀。”

“不，过得很快，”巴符斯反驳说。

“当然啦，我只给您讲了个梗概，”讲故事的人继续说，“我只说出了故事的主线，至于它的详情和细节，您可以在本城的档案中查到。但是您接着听吧。”

“不知您是否晓得，”我说，“有一只叫做‘踏浪女人’号的海船？”

“噢，当然晓得！”巴符斯答道。“这是谢尼艾尔老头儿的怪主意。我认得他。他原先住在格尔基尤，但是大约在十年之前他破产了，便搬到圣里奥尔去住。他的亲戚至今还住在这里。”

“我在里斯港看见过这只船，所以才问您的。”

“还有一段古怪的历史呢，”巴符斯说，“我说的是那只船，不是谢尼艾尔本人。不过，也许他把它卖了。”

“是的，可是后来出了这样一件事，”戴面具的人急不可待地打断他的话。“有一次……”

这时，坐在桌旁的一个人突然跳起来，挥舞拳头指着一辆小汽车。只见那辆汽车绕过“踏浪女人”纪念碑，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大家立刻跳起来。

这辆装饰得十分漂亮的黑色汽车在广场上那些花花绿绿的

令人目眩的车辆中间，宛若一块尚未燃烧起来的火炭，显得格外刺目。汽车里坐着五个男子，全都没有化装，而是穿着黑色晚礼服，头戴高筒礼帽。车里还有两位女士——一位其貌不扬，生一张暗淡而粗陋的脸，另一位年纪很轻，神态傲慢。男人当中有两个老头儿，一个活像发胖的龇着牙的叭儿狗，双肘宽宽地叉着，嘴角叼着粗大的雪茄；另一个得意地笑着，这家伙使我觉得非常讨厌。他肩膀很宽，消瘦，双颊下陷，神色阴沉；他挖苦地微笑着，高高的额头下面，肌肉发达的小脸缩成一团。

"就是他们！"巴符斯叫起来，"这就是狂欢节上的捣乱分子！道勃斯，考莈，快去看着纪念碑！这些人连石头都能啃下来！"

汽车和桌子四周聚集了一群人。大家都站了起来，椅子噼里啪啦地翻倒在地；汽车里发出威吓和嘲讽的吼叫。

"怎么?！你们站岗了?"胖老头儿叫道。"当心别睡着了！"

"带着这个是不会睡着的！"披绿斗篷的人挥舞着左轮手枪叫道。"你们可以兜兜风，来去自由，也可以打破自己的头——随你们的便！"

另一个老头儿从汽车里探出头来喊道：

"我们非打断你们那个偶像的手脚不可！这件事很快就会发生的！等你们收拾碎片做表坠的时候，别忘了我这话！"

巴符斯疯了似的一面掏枪，一面朝汽车跑去。汽车颤抖一下，转了个弯，在一片口哨声和鼓掌声中灰溜溜地逃掉了。紧接着走出两名警察，身上挂着破碎的彩纸条，温和地打着手势。他们开始劝阻巴符斯，因为他朝空中放了两枪之后，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想要夺自行车去追赶汽车。自行车的主人惊魂未定，开始四处张望，要找个可以停车的地方，以便抽出身来发泄胸中的愤怒，但是警察制止了这场殴斗。我透过喧闹声听见那人喊道：

“我全都明白，不过请你到别处去算账吧！”

在发生这场不了了之的冲突时，我依旧坐在那张被抛弃的桌子旁。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去干涉这场冲突或者看热闹去了；只剩下我和那个喝醉酒的披绿色斗篷的人。他总想把臂肘靠在桌缘上，但每次都滑掉下来，然而他谈起话来仍旧滔滔不绝，有条有理。那辆汽车引起的风波显然改变了他的思路。

“您看见的那些坐在汽车里的坏蛋，”他边说边留心我是否注意听他的话，“就是整个事件的挑起者。就是因为他们，我们才坐在这儿的。那个瘦子叫加邦，他有八部汽磨；他旁边的那个胖子叫杜卡尔，是人造冰厂的厂主。他们想要破坏狂欢节，但是没有得逞。这样一来……”

回到桌旁重新就坐的人打断了他的话。回来的人有的怒气冲冲，有的哈哈大笑。后来的谈话都带着怒气，时断时续——一部分人向我解释发生的事件，另一部分人插进不同的意见，吵吵嚷嚷，互相打断——弄得我糊里糊涂，已无法将谈话拉回到正题了。我陪他们喝一会儿酒，不停地时而听这个人的，时而听那个人的，直至明白事情的原委为止。

露天坐在这张桌子旁陪着这些消遣娱乐的人们，自然会遇见形形色色的意外变故。我的东道主的一些熟人，不时走来问候，对他们附耳低语或者把他们领去密谈，这就造成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在这种背景下，一双漂亮的小手撒下五彩缤纷的纸屑，宛如纷纷花雨，令人眼花缭乱。几个戴面具的陌生人故意在我们背后跳舞，撩拨我们发火。与此同时，诸如从背后捂人眼睛或者从起立者屁股下抽椅子之类的恶作剧，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夹杂着尖叫、噼啪声、枪声、脚步声和乱七八糟的喊叫，伴着乐队的旋律以及微笑的“踏浪女人”脚下的闪烁的灯光——所有这一切不时干扰我们的谈话，同时给我们的谈话定了调子。

无论双方为孤独的雕像而互相敌视和仇恨的理由多么充足，但他们的内幕说穿了却也有失大雅。结仇的原因是一笔旧账和双方的物质利益。还在五年之前，本城一部分投机商要求重塑一尊雕像代替“踏浪女人”，或者把它从广场上彻底清除，因为它关系港口仓库的扩建问题。划定的仓库占地大部分属于格拉斯·巴朗所有。而巴朗的家族是本城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巴朗一家既经商又从事市政活动。他们运气好，实力雄厚，并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敛财之道。他们的财富像一株枝叶茂盛的大树似的逐年增长；现在的格拉斯·巴朗的祖父爱列芙季·巴朗于一八六三年在自己那块山地上的乱石中间发现水银坑之时，他家的产业与别人的产业相比并不十分起眼儿。

“您只要看一看温度计，”巴符斯说，“或者看看镜子上的印花，您会想起格拉斯·巴朗这个名字的。此人拥有三分之一的港口占地和四十座厂房。除了铁路投资、六座工厂、土地和种植园之外，巴朗的流动资金约有一亿二千万！”

格拉斯·巴朗跟不生育的妻子离婚之后，过继妹妹的儿子格奥尔格·海尔德作继子。几年之后，巴朗续娶一个年轻的姑娘为妻。当时年龄的差异是这样的：巴朗年已五十，他的妻子年方十八，而海尔德二十四岁。海尔德违背巴朗的意志做了一名雕塑家。他在意大利留学五年，先后在法林季亚、阿维斯、伽尔图契的作坊里学艺；回家来看见年轻美貌的继母，便同她要好起来，而友谊不久就转变为爱情。这两人都是坚决果断的人。她先离家出走去了欧洲，而他随后也到了那里，此后两人再没有回来。

当格尔基尤市提出为纪念城市创立修建纪念碑的问题时，海尔德参加了设计竞赛。他寄来的设计模型异乎寻常地中了选。模型设计得非常漂亮，并且“踏浪女人”的题字引人入胜，令人想起传说、大海和船舶；而这个古怪的名字本身也含有一种运动

感。人们一看见这个模型(当时尚不知它出自海尔德之手),便回忆起荒凉的海岸和第一批移民英勇无畏的形象。订单寄来之后,海尔德的名字传开了;人们不顾巴朗的坚决反对,将雕像从佛罗伦萨运来格尔基尤。巴朗得知他的继子要使他千秋万代蒙受耻辱,于是一面使钱行贿,一面利用报界造舆论进行恫吓,然而却没有达到更换这座纪念碑的目的。巴朗遇到一些拥护城市决议的劲敌。双方都带着强烈的情绪和自尊心。纪念碑安放已毕;但是踏浪女人的面孔却一点儿也不像巴朗的妻子;尽管如此,人们依然由此联想到他妻子的失节,因此它就成了一种不可磨灭的暗示,使得巴朗始终坚持认为海尔德这座雕像塑造的是希梅娜·巴朗。

有一段时间,这件事好像已不了了之。但是格拉斯·巴朗等待时机,又卷土重来,并且将拆掉这座纪念碑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他经过一番努力,得以在一大批依附于他的人、亲戚和被他收卖的人中间提出纪念碑违背道德的问题,以此拉拢那些为了旧日的刺激、为了大大小小的怨恨、为了乘机发泄私愤而丧失理智、抑郁不乐的人站到自己一边。这些被拉拢的人灵魂丑恶、心术不正,心理活动隐而不露,有时则表现为一种令人莫名其妙的举动,然而这种举动的基础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复仇心理。后来,这场斗争的手段和情势发展到企图深夜打碎雕像;但是被收卖执行这一任务的歹徒,却因为行迹可疑而被几个偶然路过的行人当场抓住。最后,城市当局关于举行狂欢节庆祝本城创立一百周年的决定(同样遭到巴朗及其同伙的反对),终于使巴朗丧心病狂。他公开进行恫吓,城里到处流传着他们的各种威胁。狂欢节前夕,也就是前天傍晚,有人用爆破弹向雕像射击,但只炸掉纪念碑底座上部的一角。开枪的人跑掉了;从此以后,几个坚决果断的人便坐在我面前的这张桌子旁担任警卫。这时,攻击的一

方已经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公开发誓要砸碎纪念碑，并且要把这场全民性的娱乐活动变成他们的阴谋计划的喜庆日。

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需要全神贯注才能听出它的来龙去脉，因为它常常被上述的真真假假的热情冲动所打断。

我从谈话中得知，从前代表移民区大多数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曾在格尔基尤举行过几次狂欢节。但是这次狂欢节的规模是空前的，而且十分受人欢迎。举行这一活动的理由是无懈可击的。两家报纸互相诋毁以及那场似乎已成为道德斗争的纪念碑问题的发展，使这次狂欢节带有一种角逐的色彩。突然间一切都变得阔绰起来。城市当局为彩饰和庆典花费一笔公款——这更是火上浇油，于是巴朗的同伙们马上抓住对方的把柄，大加诽谤；而且他们在双方斗争最激烈的当儿搬出一些积压已久的损害巴朗利益的旧案。需要港口的土地建造仓库的发货人痛恨纪念碑的保卫者，因为巴朗公开表示：只要广场上立着"踏浪女人"纪念碑，他就不给这块地。

当他们跟那辆汽车发生冲突时我已看出，现在对我具有独特意义的雕像的确面临着危险。因此，当巴符斯问我是否愿意支持他的朋友们即参加警卫队时，我便毫不犹豫地回答"同意"。使我颇感兴趣的是，巴符斯和他的朋友们为何如此热衷于自己所充当的角色。现在已经弄明白，原来他们是一些房主、海关官员、生意人和一名军官；我既没有料到他们会热烈地赞美艺术，也没有料到他们会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地对我倾吐他们的隐秘内心的印象。但是巴符斯对此发表的意见使我大为惊愕："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弗列茜·格兰特的大理石雕像，就好像她是我们的熟人似的。然而原因是很明白的，这是完美的雕刻艺术品。这个城市装点得还很不够，而现在它美化了市容。许多人都这样想，我向您保证。"

由于事先已得知各家旅馆客满，我便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一个人的邀请。此人没有戴面具，一身骑手打扮，他嗓门极高，爱喧哗，身宽体胖，性情急躁，生一张傲慢的红脸膛，两只眼珠在眼窝里奇怪地滴溜溜直转，观察和窥视着四周的动静。他哼着小调，不停地嘟嘟哝哝，手指像鼓槌似的敲打着，坐在椅子上摇来摆去，弄得椅子吱嘎作响。他有时冷不防插一句话，拦住正在高谈阔论的人的话头，马上又同样冷不防地沉默下来，张着嘴打量对方的额头和眉毛。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阿利诺海尔·库克——之后，告诉我他住在城外，并且已在一家旅馆预订了房间。库克邀我与他同住。

"非常诚恳地，"他说。"我看见有身份的人就乐意相助。不是您使我感到拘束，而是我怕使您不方便。我要预先提醒您。不害臊地说，我是一个爱搬弄是非的人；爱讲人坏话是我的毛病，也是我的爱好，人家说我在这方面已相当精通了。您瞧，周围有十分丰富的材料。我很好奇，我会没完没了地提问题叫您招架不住。我特别喜欢非难像您这样沉默寡言的人。不过，假如当您讨厌我的时候，有所暗示地提醒我记住自己的毛病，那么我是不会生您的气的。"

我记下那家旅馆的地址，好容易才摆脱库克的纠缠，他要立刻拉我去旅馆看看他的房间。我又在桌旁坐了一会儿，耐心听完另一个人噜苏的类似的话，最后站起身来，围绕纪念碑转了一圈。我想看看爆破弹击中的那块地方。

第二十三章

桌子和纪念碑右侧的车辆少一些，因为这里的两条街道都拦上了路障；马车只能穿过广场的一边单向行驶，然后急转一个直角，但并不交叉行驶，以免相撞。我从这一边绕过雕像。

大理石底座果真有一个角被炸掉了。幸好这个损伤对事先不了解枪击的人来说不大显眼。从这面望去，纪念碑的下面镌刻着作者落款："格奥尔格·海尔德，1909 年 12 月 5 日"。夜色苍茫之中，细小的脚印后面雕刻着弯弯曲曲的一溜阴森森的尖利的鱼翅。"在黑暗的道路上不寂寞吗！"——我忽然想起这句亲切动人的话。这时，两个身穿黑色花边连衣裙的蒙面女人手挽着手从我身旁跑过，发觉我正在端详那块枪伤，便扬声说道：

"居然朝女人开枪！"其中一个女人说；另一个女人答道：

"大概此人是个疯子！"

"简直是个傻瓜，"第一个女人不同意她的说法。"我们还是

走吧。”

她压低了嗓门，但我听见她低声说：

“您知道吧，这是有预兆的。应当求她……”余下的话只听得见“啊?! 噢?! 真的吗?!”之类的惊叹声。

两个蒙面女人发出一阵神秘而钟情的带着胸音的短笑，然后动身去办自己的事了。

我正要回到桌子那边去，只见一个女人回头朝人群中的什么人望了望，然后疾步朝我走过来。她身穿镶着金银边饰的花连衣裙，戴着半截面具。

“您一个人在这儿?”她急匆匆地说，一只手放在耳边扶住自己的半截面具，而另一只手伸过来叫我不要走开。“您等一等，我有一事相告。有一个女人要我通知您……(“我就来”她高声回答着人群中的呼唤声)她说她要到戏院去，叫您到那里去找她；她穿一件缀着栗色丝穗的黄色连衣裙。这是她亲口说的。我想——您不会认错人吧?”那女人说完转身就走，但我留住了她。狂欢节充满各种虚幻和骗局。并且我自己也曾打发过许多缺心眼的人去寻找实际不存在的人。但是，眼前这件事却使我认真起来。我抓住那女人的薄纱围巾的一端，围巾的另一端紧紧裹住那女人的身子，恰似钓丝牵着一条上钩的鱼。

“是谁派您来的?”

“别扯断了围巾!”那女人说着转了个身，围巾从她身上掉下来落在我手中，她连忙跑过来取围巾。“给我围巾! 就是那个女人派我来的。”她说完就走开了。“啊呀，我找不到自己的人啦!来啦!”她高声答应着渐渐远去的女人的呼喊声。“我不骗您。您不感谢我，还拉着我不让走!您怎么啦?!”她使劲夺回围巾，点了点头便跑开了。

有人在暗中想着我，这可能吗?想着一个深夜流落在充满恶

作剧和手舞足蹈的人群的陌生城市的人？我的激荡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幅背着我采取行动的模糊的图案。是谁在那儿低声交谈？是谁在对我指指点点？是不是在安排会面？是谁在暗处微笑？是一个认不出的人孤零零地从路灯下走过？“是的，这是碧琪·谢尼艾尔，”我说道，“一定是她。”这天夜里我一直想着她，留心在行人中寻找她。“我觉得有某种我不知道的无形的联系，但是我在这儿，我听得见，我应该去！”这时我处在那种不顾一切的精神状态，于茫然不知所措之际猛然抓住偶然出现的第一个念头，犹如一个怀着试探心理发疯似的揣摸自己的人一样。一切都渐渐地隐蔽起来，难于接近了；唯有一个行动被明确地指示出来。我朝四下望了望，向行人打听了戏院的位置之后，才发现它离这儿不远，坐落在广场和一条狭窄的小巷之间的拐角上。戏院里人声鼎沸。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灯火通明。乐队在热烈地演奏着，飞旋的乐曲令人烦躁不安。前厅里简直像地狱一般；我艰难地穿过散发着香水、脂粉和烟叶气味的肩膀、脊背和臂肘，走向楼梯。只见许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蒙面女人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折扇、鲜花、便鞋和绸裙闪烁掩映。我夹在人们的肩膀中间登上楼梯，上到楼上才稍许松快一些。这时我看见左边有一个装饰着鲜花的宽大的休息室的拱门。休息室里正在跳舞。我回头一看，发现一袭带栗色丝穗的黄色连衣裙。

这位体格令人喜爱的女人一看见我，便从大厅入口左边角落的一张沙发上站起来；她绕过椭圆形桌子时碰了一下，回头瞥一眼障碍物，然后疾步跑到我跟前，温存地点点头，站住了。黑色的半截面具上尖尖的眼孔沉默而富有表情地闪着亮光，半张半闭的嘴角浮现着矜持的微笑；整个脸孔带着一种神秘而调皮的样子。她的裙服既像晨衣又颇似神奇的化装舞服。裙服的外缘，宽大的衣袖和短裙的下襟都缀着长长的栗色丝穗。蒙面女人伸

出一个指头贴在嘴唇上，另一只手张开五指打着各种手势，装出捋胡子的样子，然后碰了碰我的衣袖；她示意她认识我，并且在空中划了“迦尔威”几个字。当她打手势的时候，我竭力思索她是怎样得知我就是应她的邀请而来的那个人——托马斯·迦尔威。我看出她的动作是要我立刻做出认真的答复。这时蒙面女人又摇了摇头，并且带着责备的意味，然后她指指自己的胸部，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嘴唇，想以此使我明白，她想要我说出她是谁。

“我认识您，但我没听过您的声音，”我说。“我见过您，但从未同您说过话。”

开始她愣了一下，一动不动；唯有她的目光在面具的黑色眼孔里流露出深深的痛苦和惊奇，她突然用十分可笑的假嗓子细声细气地说道：

“你说我叫什么名字？”

“是您叫人找我的？”

热情洋溢的频频点头代替了回答。

我没有再问，但我犹豫了。我觉得倘若说出她的名字，就好像触动平滑如镜的水面似的，会搅毁倒影，惊扰水中的形象。我感到在这种情势下假如心照不宣，倒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她那只小手已抓住我的袖子，摇晃着央求我说出她的名字。

“碧琪·谢尼艾尔！”我轻轻地说，平生第一次出声地说出这个名字。“里斯港，‘杜芙尔’旅馆。八天前您曾在那儿住过。您使我感到奇怪，但我相信，您将会像我本人一样大大方方地听我解释一下。我不知，”我见她后退几步，垂下手沉默不语，浑身上下充满缄默气氛，于是我便补充说，“我不知该不该向旅馆打听您的名字。”

她的嘴唇颤抖一下，微微张了张想说点儿什么。她后来咬着

嘴唇平静地盯着我凝视一会儿，然后突然摘下面具。原来她是黛茜。我看见她那明显带着忧伤表情的脸孔浮现出代替他人出现时的愉快的微笑。

“我不想再躲藏了，”她说着将手伸给我。“您不生我的气吧？不过，再见吧，我着急要走呢。”

她开始缩回被我无意中紧握着不放的那只手，然后背过脸去。她抽回手，走到一旁，侧身站着戴好面具。

虽然我不明白她的来意，但我毕竟看得出姑娘想用这套化装舞服出其不意地吓我一跳。我觉得自己情绪很坏，心情压抑得很。

“我真以为，”我边说边跟她走去，“您已在‘潜鸟’号上进入梦乡了。当我站在纪念碑旁边的时候你怎么没叫我？”

黛茜转过身来。她的脸又蒙上了。她的连衣裙非常合身；男人们从旁边走过时回头打量着她，然后望望我。然而我觉得出她的苦恼和窘愧。黛茜吞吞吐吐地说道：

“的确如此，不过，这是我故意的。您说，您干吗要难为情呢？我不愿意打扰您，以后也不会再打扰您了。我来这儿不过是因为偶然弄到这套廉价的服装，想叫您开开心。这都怪脱鲍冈在一个地方耽搁下来，而我在这丰富多彩的场面上也有点神魂颠倒了。我偶然看见您。您一个人站在纪念碑旁。莫非那真的是弗列茜·格兰特？真叫人纳闷！我好容易挤到这里，浑身都挤痛了。哎哟，我都快跟他走散了！我得赶快去找他。您要是有事就请便吧，”她说着朝楼梯走去，见我跟在她后面，又补充一句：“我现在认得路了。我能找到自己人的。祝您万事如意！”

我无须也不应该再送她，但是我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便在楼梯前停住脚步，目送她微微低垂着头，搓着胸前的丝穗，缓步走下楼去。在她那突然失却了弹性的背部和双肩上隐隐流露

出令人感动的窘愧。她没有转身。我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直到黛茜消失在人群中；然后我回到休息室，叹了口气，为自己无意中委屈了姑娘的善意的戏谑而懊悔不已。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了，以致来不及同她好好开一会儿玩笑，也没有顾得上表示高兴。我暗暗骂自己粗野无礼，尽管这不大公正，然后带着徒然的悔恨和痛苦的自责挤进人群去了。

此刻，跳舞停了下来，乐声已止。对面的房门里有两个人朝我迎面走来，一位是高个儿的海军军官，生一张惹人喜爱的大脸庞；另一位是刚刚离去的黛茜，挽着那军官的胳膊。至少，身段和带栗色丝穗的黄色连衣裙是黛茜的。我仿佛被一阵风腾空卷起，顷刻间扭曲的感觉一下子麻木了。我哆嗦一下，然后迎着他们走上前去。勿容置疑：碧琪·谢尼艾尔与黛茜化装为一对双生子。现在我对此坚信不疑，就好像直接看见了她的脸一样。我又走近一些，从这陌生的但又熟悉的身段的整个轮廓看来，我已分辨出这个女子的隐藏着的整个仪态与黛茜大不相同。但我毕竟察觉到她俩的身材、发色、体格和动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想到这里，连忙向她鞠一躬，说道：

"碧琪·谢尼艾尔——原来是您呀。我认出您了。"

她哆嗦一下。那军官带着惊讶的微笑打量我一眼。我已经完全镇静下来，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姑娘脸上微泛红晕，下唇稍微向上颤动一下，仿佛面具挡住了她的视线，接着她格格地笑起来，但笑得很不自然。

"碧琪·谢尼艾尔？"她故作冷淡地拉长声调一字一板地说。"哎呀，请原谅，我不认识她。我——不是她。"

我尽量撇开那种狂欢节的戏谑口气，继续说：

"请您原谅我。我不仅认识您，而且我与您有共同的熟人。盖斯船长大概前几天——甚至可能是昨天——已抵达这里。我是

搭乘他的船来到此地的。”

“噢！啊！”她当真莫名其妙地失声叫道。“我无法再否认了。唉，戴着面具也藏不住。我听见您喊我的名字，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您。您的眼力真叫我佩服啊。”

她用这番话掩饰住内心的不安，然后摘下面具。这时我看见了碧琪·谢尼艾尔。在这一瞬间，她将我打量一眼。我鞠一躬，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我想，您一眼就认出我，这使您自己也暗暗吃惊吧，”她说，“我承认，我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

我站在那儿没有吭声，用沉默和眼色表示当着第三者不便解释。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看了看那军官，说道：

“我的侄子，鲍特威。是的，是这样的；我看需要谈一谈。”

抄着手站着的鲍特威看了看碧琪，然后将目光移到我身上，说道：

“亲爱的表姑，您莫名其妙地受了惩罚。您曾断言说您化装之后连我也认不出您呢。我去找努威尔商量去拉托林旅行的事。”

约好同我们会面的地点之后，他点点头，陡然转过身去望了望大厅；然后打一个响指，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容不迫地径直朝一群挽着手站着的女人走去。他走到那里，扬起手来挥了挥，不久便消失在花花绿绿的人群中了。

碧琪怀着激动不安的情绪紧张地望着我。我意识到面临的谈话无从谈起，因而踌躇起来。但是当我们在一座摆着鲜花的凉亭里面坐下的时候，她首先开口问道：

“您搭乘的是‘踏浪女人’号？”她说完将小指插进半截面具的开口里摇了摇。她的一举一动都妨碍我思考，因而我就前言不搭后语地东拉西扯起来。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不愿意一开始

就谈那只船；但是，当我看出非谈不可的时候，我的言谈马上就变得平稳、自然了。

当我谈到滨海街上的情景，即谈到碧琪本人时，她全神贯注地听着，泰然自若。这使我深为感激。后来当我讲到给“杜芙尔”旅馆打电话找安娜·马可费尔松时，她听了只是莞尔一笑。

“您说吧，我听着呢，”她说，然后十分认真地对我说：“我明白您讲我的事，我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此后不久碧琪·谢尼艾尔又戴上半截面具，因而我觉得平静一些，自信一些了。现在，我只能从碧琪的嘴唇的动作来判断她对我的态度。

我一谈完滨海街上的情景，再谈今晚的相逢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现在您只好相信我，因为有许多事情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认为有许多事情是不应该成功的。”

我不愿提到黛茜，但又无法避开。我只好讲了她开的那个玩笑，然后讲到第二次遇见这套带栗色丝穗的黄连衣裙，即遇见碧琪本人。我还告诉她，正因为这两件完全相同的服装不谋而合地重复出现，我才有十分的把握走到她跟前。

“这么说，您事先希望遇见我？”她问道。“啊，这的确太复杂了！真的，不过还有——盖斯。不用说，他对您谈起过我的情况啰？”

“没有。”

“关于这件连衣裙，这服装，——恐怕我们还能理解。这样的连衣裙有两件。这一件是我今天在一家店铺里买的。”她抚摸着胸前的丝穗继续说：“我走进店铺，一眼就看见这件连衣裙挂在别的服装中间！当时总共剩下不多几件服装了。我指了指这一件。老板娘向我解释说，一位陌生的女士向她订做了两件同样的

服装，但是一直不见订货人来取，她只好摆出来卖。于是我买了这一件。可见另一件被您所熟悉的那位姑娘买去也是十分偶然的。不然怎么解释呢？”

“想必是这样的，”我回答说，我尽量不做更多的解释，即使它有三倍惊人的偶然性，我也要将它装在脑子里。“我们现在说说盖斯和那只船的事吧。”

“这没什么可隐瞒的，”碧琪想了想答道。“我们讲得颠三倒四，不过，我们会解释明白的。这只船是我家的，它属于我的父亲所有。盖斯使用诈骗手段把船占为已有。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相逢的确有点奇怪，好像做梦似的，就连我自己也不明白！问题在于我来格尔基尤的目的，就是要盖斯归还我们的‘踏浪女人’号。因此，您一提起盖斯，我便马上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我正等着他，想得到他的消息。”

这时又奏起舞曲，人们又跳起舞来。地板在微微颤动。碧琪关于盖斯“使用诈骗手段”的话已表明她与此人的关系；我对船长卧舱里摆着姑娘的照片的疑虑已涣然冰释。她谈吐潇洒，目光敏锐，注意力十分集中。这一切都使我的谈话不得不有所保留；我觉得，关于那些特殊原因与我的举动之间的联系，不但不能说，而且连暗示一下也是不适宜的。因此，我对斯杰尔斯家里发生的事只字未提。

“我花了一大笔钱，”我说。“盖斯才同意在‘踏浪女人’号上为我提供一个卧舱。后来我们航行了一段，但是当他们为了一个吃醉酒的女人大吵大闹时，我不得不出来制止他们，此后盖斯便在航行之中将我撵下公海。当时他气急败坏，为了摆脱我，他宁肯赔上一只小舢舨。也该我走运，第二天早晨，我被一只驶往格尔基尤的不大的帆船搭救上来。我是今天晚上抵达这里的。”

我这番话产生了很大效力，使得碧琪立刻摘下半截面具，并

且再也不戴它了；好像面具也不愿再使我们两人疏远似的。不过，她并没有像别人处在这种情况时那样高声喊叫或者勃然大怒，只是紧皱双眉，拘谨地叹一口气。

“好啊！”她感慨万分地说。“可见，盖斯……我知道……他是个恶棍。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可怕。”

我兴致勃发，想顺便谈谈弗列茜·格兰特的事，而且我觉得，她那双凝视着我的闪闪发光的焦躁的明眸，以及靠在桌边的这只手的下意识地颤动的手指，正在向我暗示现在讲述那天夜里发生在小船上的事是适时的。我想起此事不可泄露，痛苦地想道：“为什么？”同时我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我不愿多想。这一点暂且不可言传。

关于照片的事我自然没有提及，我尽量多谈与主题有直接关系的细节，然后将我同盖斯的交往谈得详细些。此后，碧琪想必是为了表示信任，她把“踏浪女人”号的历史和自己的来意告诉了我。

“踏浪女人”号是碧琪的父亲为她母亲建造的。她母亲是个敏感、古怪的女人，八年前去世了。后来盖斯当了船长。碧琪不认识布特列尔和辛克莱特，因为他们是在船转给盖斯之后才上船工作的。谢尼艾尔破产之后，还剩下一笔款子无力支付，盖斯便建议他假装把这只船转让给船长所有，以便保住他作为对妻子的怀念而精心保护的船（因为她非常喜欢这只船，并且不止一次地搭乘它旅行）。盖斯办理了全部手续，此外，他偿还了谢尼艾尔欠下的债务所剩的一半。

此后，盖斯虽然不得私自动用这只船，但他却宣布了船的所有权，将“踏浪女人”号驶到别的港口去了。当时的事态又不允许向法院起诉。那时谢尼艾尔希望在一家与他有过业务联系的工厂停办之后可得到一笔钱，但是付钱的事耽搁下来。因此他要从

盖斯手里赎回“踏浪女人”号的打算未能如愿以偿。他原以为盖斯需要钱。

“但他想要的不是钱，”碧琪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说。“这时把我牵连进去了。此事拖延了许久，讨厌极了。”她温和地笑了笑，用沉思向我暗示发生了什么事。“您看，真没想到。他没有强行向我求爱，是考虑到我会寻求保护的；他只是写了几封长信，最后几封信——他的信我全看了——直言不讳地说，他扣住船不还是因为他有一个萦绕不去的念头和一种预感。他预感到，假若他不归还‘踏浪女人’号，那么我的命运就……对啦！——您明白吧，就要做他的妻子。真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怪人，并且我们所谈的对他的种种看法完全是可能的。随便哪一本书都可以使他在两三天之内变个样。他容易受人怂恿，自己也乐意叫人家怂恿，譬如说，他迷恋于德行高尚的英雄人物或者配乐话剧中的‘心灵闪光’的恶棍。怎么样?”她笑起来，“喂，现在您亲眼看见了吧。但是他的根底，”她坚定地说，“鬼才晓得呢！当初他至少在我们这儿不是这样。只是有时候听到他的各种忘我行为，人们对此并没有注意。”

我没有吭声。她对自己的思考微微一笑。

“‘踏浪女人’号啊！”碧琪向后仰着身子，抚摸着膝盖上的半截面具说。“父亲年事已高。我记不清他的拐杖用了多少年了；他早已离不开拐杖了。不过我们已经得到一笔钱。现在，在他即将结束自己漫长的、坎坷的、幸福而又丰富多彩的一生的时候，我母亲的形象愈来愈鲜明、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对于一切与她有关的事物——他记得特别牢。我看得出，‘踏浪女人’号来来回回地给强盗拉货，使他万分痛苦。于是，我带了一张七千镑的支票……我这里有封信念给您听：‘勇敢无畏的姑娘……’问题在于盖斯对我怀着某种敬意——这当然只是我的感觉。这并不妨

碍他收钱。这种感情的综合就是所谓‘心理学’。我查问明白之后，决定送给老父亲一个意外的礼物。据我调查，我跟盖斯在里斯只差一天没遇上；因为我不知他是进里斯港还是直接驶往格尔基尤。后来我搭乘火车赶到这里，因为他迟早要来此地。这个消息是可靠的。给他写信不顶用，而且也是冒险，不应当让他拿到我的信。现在，我的确感到万分惊奇，首先是促使我与您相遇的一切的一切。另外，我今天的坦率也使我感到吃惊——这并不是说，我没有看到自已在跟一个有身份的人谈话，不过……这不合我的性格。看来我太激动了。您知道弗列茜·格兰特的传说吗？”

“知道。”

“她就是‘踏浪女人’。格尔基尤是一座别具一格的城市。我非常喜欢它。严格说来，我们谢尼艾尔一家应是狂欢节的主角，因为我们的船叫做‘踏浪女人’；此外，我母亲出生在格尔基尤，她是城市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高勃斯的嫡系后裔。”

“您可知道，”我说，“这只船冒名转让给了布朗，就跟您父亲将它卖给盖斯一样？”

“啊，对了！不过布朗与此事毫无关系，事情是盖斯一手包办的。鲍特威回来了。”

鲍特威朝我们走来的时候，透过川流不息的人群望着我们；他见我们不再说话，并且等待着他走过来，便急匆匆地疾步走到我们面前。

“您猜发生了什么事，”碧琪对他说。“我们的新相识，托马斯·迦尔威，是同盖斯一起搭乘‘踏浪女人’号来的。盖斯就在此地，或者很快就抵达这里。”

她没有再提起我的遭遇，只是让我随便给鲍特威说说那次争吵和盖斯的罪行(假如我愿意的话)。她待人接物的分寸使我

颇受感动；我三言两语地证实了碧琪的话，没有对鲍特威谈我的旅行的细节。

碧琪对他说：

“我是偶然被他认出来的，但是经过一番极端复杂的周折。我以后会告诉您的。现在我们都坦率一些了。”

她说我对她的使命了如指掌。

“是的，”鲍特威说，“那个阴险的海盗嘴里含着刀向我们的碧琪求爱。这已是人人皆知的了，以致于有时人们无话可说，便提起此事以资谈柄。”

“您别开玩笑啦，”碧琪提高声音说。“我正面临一次倒霉的谈话呢！”

“我们跟迦尔威一块儿去找盖斯，”鲍特威说，“我们也参加你们的谈话。”

“那样会毫无结果的。”碧琪叹一口气。“盖斯会给我们来个客客气气，不冷不热，那么我就会一无所获。”

“您不必担心……”没等我说完，姑娘已明白我想要说什么了。

“噢！”她用目光十分明显地打量我一眼，说道。“不过，充满奇迹的夜晚显得格外长。我们该走了，鲍特威。”她突然活跃起来，格格地笑着，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然后她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

“请您光临，”碧琪说。“这是我的地址。在一条美丽的古老的街道上，一座古老的房子里住着两个老人和我。我们该怎么办？我请您明天午饭前来一趟。”

我道了谢，然后碧琪和鲍特威站起身来。我陪他俩挤过化装舞会的人群，来到大厅的出口。碧琪把手伸给我。

“看来，——您全记住了？”她含情脉脉地轻启丹唇，调皮地

望着我说。“还有那滨海街上的情景？（鲍特威莫名其妙地微笑着）真的，记忆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您说对吗？”

“不过不是在这种场合。”

“那么在什么场合？您瞧，鲍特威，这一切很值得对海尔达·托林斯顿讲一讲。她听了会入迷的。您别生气，”姑娘转过身来对我说，“我想开个玩笑解解闷。这一切太复杂了！一切都这么复杂。整个人生都是这样！这些神秘莫测的东西使我激动不已，但我又很想理解它。您明天能帮我解开疑团吗？譬如说，有关这两件连衣裙的事。这里面大有奥妙！再见吧。”

当她与鲍特威转身离去的时候，她的脸上（我只看见她的侧面）带着忧虑的困惑莫解的表情。他俩低声交谈着走到门口，然后同时回头望了我一眼。我料到他们会这样做，于是我也转身走开了。我深知，直至今日才得以相识的姑娘对我是多么宝贵。她虽然走远了，但仿佛依然留在这里。

人们推推搡搡地朝我涌来，我这才发现自己漫无目的地走着，全副精神都沉浸在自已的思绪之中。我终于清醒过来，走出大厅，顺着楼梯向通大街的侧门走去。我下楼的时候，想起一小时之前黛茜沉思地搓着胸前的丝穗从这里走下楼去的情景，我情不自禁恭顺地衷心祝她晚安。

第二十四章

我想吃点东西，发觉不远有一家不大的餐馆。虽然一群醉汉将门口挤得严严实实，我还是勉强挤了进去。只见所有的座位上、过道上和柜台旁都已挤满顾客。明亮的灯光，弥漫的烟气，夹杂着喧哗和喊叫的歌声，使我觉得头昏目眩。看来要找一个座位简直比缆绳穿针眼还难。我很快便看出入座无望，但我还希望在柜台旁腾出一个能站人的空隙。不大一会儿，果然有了机会，于是我疾步奔到那里，仓促地打开酒瓶，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站着喝了起来。看来这里不宜久留。正在这时，我背后突然响起争吵声，我急忙转过身来。只见一个陌生人劈开人群向柜台挤过来，一面厚颜无耻地向愤怒的顾客们讪笑着。我朝那人仔细一瞧，立刻放下手中的酒杯，挤出人群，只觉得一股怒气直向上撞，原来此人是辛克莱特。

辛克莱特用力将我推开，匆匆地回头看了看；这时，我紧紧

地盯住他的眼睛，说道：

“晚安！我们又见面啦！”

辛克莱特一看是我，不禁大吃一惊，连忙退到人群里。在这一瞬间，他的整个表情流露出极度的痛苦和忧虑，看来他想溜走，尽管在这样拥挤的人群里只有小猫儿才能跑掉。

“啊呀呀！”他终于开了口，一面用手指在帽檐下擦着脑门。“做梦都没想到！看见您还活着我很高兴，很幸福！真不是我的过错，我发誓！那是盖斯干的。苍天在上，您听我说完，您一切都会弄清楚的！那简直是一个疯狂的夜晚！这个该死的盖斯。我将第一个做您的证人，因为此事的确与我毫不相干！”

我再没有对他说什么。我只是盯着他，但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神色愈来愈慌张，声音愈来愈高。我推开他的手，说道：

“我们出去吧。”

“当然……我随时……”

他像狗似的跟在我后面跑着。他的震惊是可信的，况且据他说，“踏浪女人”号上的人曾经预料我回大港，也都为此而担惊受怕，因为当时我们距离大港只有五十多海里。只有布特列尔一个人认为有可能发生最坏的情况。

我领着他绕过街角来到一条小巷里，然后在一座大门紧闭的台阶上坐下来。我打消了辛克莱特对我那桩案件的顾虑，让他头脑清醒，谈吐自然。果然不出我所料，辛克莱特见我没有打他，便很快恢复了常态，但说话时依然毕恭毕敬，低三下四，倾听我的意见时也显得过分认真，不厌其烦；看来他花了很大的劲儿才振作精神，鼓起勇气来的。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从我搭乘“踏浪女人”号开始，盖斯便考虑用什么办法收了我的钱然后摆脱我。他制定了各种方案。譬如，方案之一是宣布

“踏浪女人”号从大港开往苏玛特。盖斯认为我无心做长途旅行，船第一次停港我就会下船的。然而这个方案使他丢了丑。从里斯港起航之后，他的情绪就很坏，他反复地说：“跟这个可恶的迦尔威一起非倒霉不可。”

“我觉得他温和，亲热，”我说，“不过，您是否能解释一下，他为什么那么恨我？”

“我向您起誓，我真的不知道！”辛克莱特高声说道。“也许是……这很难说。您知道吧，他是一个迷信的人。”

虽然我没有盘问出什么东西，但我感觉到他这是故意回避。随后辛克莱特把话题转到那次吵架。盖斯曾向女士们保证，说我肯定会同他们共进晚餐，因为她们非要看一看——用她们的话说，——这位神秘的乘客，并且用我对他们的藐视态度激怒盖斯。被盖斯殴打的那个女人曾经打赌说辛克莱特能把我叫去。结果我没有去，盖斯便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大发雷霆。女士们是搭船去格尔基尤的；现在她们已下船去了。“踏浪女人”号是昨天傍晚抵港的。据辛克莱特说，他第一次看见她们，不知道她们的身份。我与盖斯发生殴斗之后，盖斯起初打算把我扔到海里去，人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拦住他。但是在使用小舢舨的问题上，船长暴跳如雷。他简直气疯了。他扬言说要是再阻拦他，他就自杀。

“这当儿，”辛克莱特说，“也就是当您上了小船之后，布特列尔摇晃着盖斯的肩膀说，‘您清醒一下，现在还不迟。快把他叫回来！’这时盖斯好像火气消了一些。他依旧一言不发，但是愿意听别人讲话了。假如再逼他紧一些，说不定他会把您叫回来的。但是这当儿突然走出一个女士，——您知道……”

辛克莱特停下来，不知我是否允许他涉及这个问题。我点了点头。这时我有两种选择：要么问他：“她是从哪儿来的？”——这

当然会使他认为我明知故问，——要么赞同辛克莱特的简单而中肯的推测。于是我选择了后一种，明确地对他说：

“是啊。你们觉得不可理解吧？！”

“很显然，”辛克莱特说，“她是跟您一块儿的，但究竟她怎么来的？这一点叫我们大家都很惊奇。她在甲板上总共呆了一分钟。当时我们都吓坏了，——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啊？盖斯又发起疯来。他想要留住她。可她不知怎么摆脱了他，走到悬梯跟前。我们都呆呆地站在那儿。盖斯吩咐放下悬梯。后来您同她划船走了。于是我们大家赶紧跑进您的卧舱，盖斯发誓说，她准是在里斯的时候夜里来找您的。不然就无法解释。但是此事过后，他就狂饮开了，我从未见过他这样喝酒；他反复说这全是您在暗中捣鬼，说他迟早会识破您的企图的。但是到了第二天，可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船舶上都找不到比盖斯更怕死、更可怜的了。他语无伦次，反复说要坐牢、服苦役；一昼夜之间他对大伙儿吩咐了二十遍，教大伙儿在您告发时应该怎么说，说些什么话。他给水手们每人发一笔钱，请他们喝酒，答应给他们双份工资，只要他们证明是您主动向他购买小舢舨的。”

“辛克莱特，”我沉默一会儿说道。我已在沉默中酝酿一个对碧琪有利的方案。“当我开门的时候，您可是紧紧地扒住门的……”

“苍天在上！……”辛克莱特发誓说，见我一动他就不吭声了。

我继续说：

“确有其事，因此狡辩是没有好处的。后果可想而知。只要您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可以在法庭上不提您的名字。”

“看在上帝面上，您只管说吧，我全答应您！”

“这个条件毫不费力。您只要别对盖斯说在这儿见过我就行

了。”

“我准备沉默一百年,您原谅我吧!”

“好吧。盖斯现在在哪儿——在船上,还是在岸上?”

“他搭车到滨海街上的一家小旅馆去了。那旅馆的名字叫‘帆篷与蒸汽’。您要是愿意,我可以陪您去找他。”

“我想我自己能找到他。好,辛克莱特,我们的谈话暂告结束。”

“您对我还有别的要求吗?”

“您要少喝一点儿,”我说,他的恐惧和卑躬屈节使我的心稍稍软了一些。“而且您还得离开盖斯。”

“我保证……”他说,但我已站起身来。我不知他继续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还是到酒馆去了。我把他留在巷子里,径直朝广场走去。原先围着桌子坐在纪念碑旁的那伙人不知去向。我问库克留下什么吩咐没有,库克要我到他下榻的旅馆去。

车辆渐渐稀疏下来。人群四处散去;街道两旁关门闭户。暮色中,“踏浪女人”从高处眺望着昏昏欲睡的城市,而我像对待活人似的与她依依惜别。

我找到库克邀我去同住的那家旅馆之后,侍者将我领到他的房间;库克已经躺下了,他听见响声睁开眼,但马上又闭上了。他又睁开眼,但他毕竟是在梦乡。从他那费力抬起的极度疲困的双眼看来,他大概很想对我说些殷勤的话。想必他过于疲倦。库克认出我之后,有气无力地吁一口气,含糊地低声说:“您收拾一下,睡吧!”然后重重地翻了个身。

我躺在临时增加的床铺上,立刻闭上眼睛。黑暗向我压下来;接着房间颠倒过来,我几乎马上就睡着了。

第二十五章

我躺下的时候知道我会睡得很香,但我心中惦念着翌日要起早,于是这种想早些起床的愿望不知不觉地将我唤醒了。我睁开眼,发觉头脑里空空荡荡,仿佛刚刚昏厥过似的。在我看见酣睡的库克的突起的下唇之前,我没有捕捉住任何一个念头。此后,我昏昏沉沉的头脑豁然开朗,刹那间,那些事件又清晰地浮上我的脑海。我从椅子上拿起怀表。幸好时间刚刚九点半钟。

我悄悄穿好衣服,以免惊醒主人库克,来到楼下的公共客厅,要了一杯浓茶,并且顺便要了文具。随后我写了两封短信:一封是写给碧琪·谢尼艾尔,通知她,盖斯已到了格尔基尤,并注明他的地址;另一封写给普罗克特,请他把我的行李交给信差带来。我不知是否应该提醒黛茜与我见面,因此在这封短信中仅顺便向她表示礼节性的问候。我委托两个经纪人送走了信,便走出旅馆去理发店,在那儿呆了约莫半个小时。

时间过得特别快。当我出发去找盖斯的时候，已经十点一刻了。这天天气炎热。因为我不认识路，糊里糊涂地走到滨海街尽头又折回来，白白浪费了将近二十分钟。我担心盖斯外出办事或者辛克莱特走漏风声使他躲藏起来，而最重要的是，我想要赶在碧琪之前执行我事先想好的制服盖斯的计划，迫使他在归还谢尼艾尔家的船时让步，因此我叫了一辆出租马车。不一会儿我便赶到“帆篷和蒸汽”旅馆。这是一栋白颜色的二层楼房，外表很脏，第二层带着玻璃回廊，楼下开着店铺和酒馆。进大门朝左拐，有一个又暗又陡的外部楼梯。我站下来集中一下思想，稍顷，只听见匆匆忙忙的脚步声朝我追来。“等一等！”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我连忙转过身来。原来是布特列尔，脸上带着极不自然的微笑。

“我们上楼吧，”他说。“我也是去找盖斯。我看见您乘车过来的，就松了一口气。您可以不相信我，随您的便。我紧跑几步才追上您。那件事令人发指，卑鄙极了。没有说的！不过当时谁也拦不住他。假如我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就怪我没有阻拦住他。您明白吧，好，反正都一样。不过我当时是站在您一边的，这是真的。话说回来，是把我当朋友还是当仇敌，全取决于您啦。”

我不知这次与他不期而遇是否使我感到高兴。一时间，愤怒、疑虑和对他的不自觉的信任在我心中斗争开了。我说：“现在说这个为时过早。”布特列尔的话听起来倒是满有道理的；其中包含痛苦的自责和见我生还时所流露的由衷的喜悦。此外，布特列尔的头脑处于清醒状态。在我沉默的当儿，楼房后面的高大的院落里传来喧哗、呼叫和坚决的命令。不知那里出了什么事。我对此并没有十分在意，一面上楼一面对布特列尔说：

“我愿意相信您；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我要找到盖斯。劳驾您告诉我他住哪个房间，然后您就走开吧，因为我要跟他认

真谈一谈。”

“好吧，”他说。“正好女仆来了。我们打听一下船长睡醒没有。我只需要对他说两句话，说完我就走。”

这时我们已经上到二楼，顺着狭窄的过道来到左边的玻璃回廊上。我看见右边一排房门——四扇或者五扇——门与门之间的距离不等。我叫住那个女仆。这是一个尖声尖气的四十岁左右的胖女人，裹着头巾，手里拿一把刷子。她一听说我们找盖斯，便气呼呼地指了指回廊尽头的一个房门。

“至于他在不在家，——我不管也不想知道！”她高声说着，连忙用手指将一绺蓬乱的头发掖到头巾里，她的火气越来越大。“你们自个儿去问吧，我再也不理这个贱货了。他昨天把我大骂一顿！你们的盖斯是个蠢猪，贱货！我以为他要打我呢。‘你给我滚蛋！’这是他对我说的！他在屋里呢，”她猛地吸一口气，将话说完，“在那儿打枪呢。他按铃我没理他，见他的鬼吧，所以他就朝天花板开枪。这是叫人去侍候他；刚才他又放了一枪。你们去吧，他要是问您看见我没有，您就说我不愿意侍候他。他屋里有女人，”胖女仆补充说，“色鬼！”

她挥舞着刷子走开了。我瞧了布特列尔一眼。他站在那儿，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房门。门里面静悄悄的。

我开始敲门，起初我轻敲几下，然后用力敲了敲。房门活动了，可见没有上锁，但是却无人答理我们。

“您再敲得响一点儿，”布特列尔说，“他大概又睡着了。”

我想起女仆说过房间里有女人，便耸耸肩，又敲了几下。房门打开一道缝，现在房门和门框之间可以伸进手去。我忽然意识到房内无人，并把这个猜测告诉了布特列尔。

“空无一人，”他肯定地说。“奇怪，可是的确没人。您看怎么办，我们打开门吧。”

这时我拿定主意，一把推开房门，房门撞在一个大衣柜上，我走进屋，不禁大吃一惊：盖斯躺在地板上。

第二十六章

“是啊，”布特列尔默默地判定盖斯已死，然后说，“任凭你怎么敲门——毫无用处。子弹射中前额，再准不过了，就像您希望的那样。”

鲜血从盖斯被射穿的脑袋流向门坎，我害怕踩着血，远远地绕着弯走到尸体跟前。

盖斯仰躺在房间中央的桌子旁，身子斜对着门口。他穿一套白色西服。蜷曲的右腿膝盖靠着房门；叉开的胳膊也弯曲着，做出一副挣扎着坐起的架势。一只眼睛半睁半闭，另一只眼睛似乎正在从呆然不动的睫毛下面向外张望。他脸上的血和地板上的血已不再流动，像一汪水洼似的照着旁边一把椅子的倒影；鼻梁上方的伤口稍微有些浮肿。看来盖斯死于半个多小时——甚至一小时之前。这个宽大的房间混乱不堪。子弹壳在地板上闪闪发光。沙发上乱扔着一些报纸；屋角里摆着空瓶。桌子上，在雪

茄、领带和手套中间，摆着酒杯和盛着残酒的瓶子；房门旁边立着一个深色的老式衣柜，紧靠衣柜摆着一张小铁床，床上有一条没折叠的毯子，——这就是我四处打量多次所看到的一切。盖斯的脑后放着一把左轮手枪。桌后的墙壁上有一扇打开的窗子。

房门在衣柜上撞一下又弹回去，慢慢地自动关上了。布特列尔发现之后连忙将门打开，并且把它固定住。

"我们不能关门，"他很有道理地说。"喂，怎么办，应该去叫人报案，说盖斯船长被人杀死——不管是谋杀还是自杀。反正他死了。"

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来得及走出房门。过道两旁立刻响起喧哗声；右边有人跑着，左边匆匆忙忙地走过几个人。从右边跑过来的是一位大高个男人，生着双重下巴，面色阴郁。他朝房间瞧了一眼，脸孔古怪地颤抖一下；他从门前跑过，几乎立刻折回来，挥手叫后面的人走过来。他第一个走进房间。我凭理智知道此刻不能惊慌，因此依旧镇静地站在桌旁。布特列尔踱了几步坐下来；他面色苍白，神情严肃，不安地搓着手。然后他又站了起来。

我前面已经提到，第一个进来的是个大高个儿。他张皇不知所措。紧接着人群蜂拥而至，——约有十四五个人，——人群中走出一个年轻女人，也许是个姑娘。她身穿鲜艳的条纹上装，帽子上插着鲜花。她被人群紧紧围住；她精力很集中，举止谨慎而安详。我迫使自己认出了她。这是碧琪·谢尼艾尔。她一进屋发现我在这儿，便匆匆说了一句："我不认识这些人。"

我立刻明白了。大概布特列尔也明白了这一点，因为他在盖斯那儿见过她那张照得很成功的照片，难怪他惊讶地瞟了我一眼。就这样，我们两人虽然万分惊讶，但继续装做不认识她。她希望我们这样大概是有原因的。当这些战战兢兢的不速之客大

声喧哗(他们自己也许被喊叫声吓一大跳)的时候,我向碧琪使了一个询问的眼色。"不,"她那对明亮的严厉而安详的眼睛说,这时我明白我的问题是荒唐的。

正当这群拥挤的男女有的倚门而立,有的围着死尸齐声惊叫时,碧琪移开沙发上的报纸,坐下来,轻轻地,局促不安地叹了一口气。她举止坦然,一言不发。她不断地用手指敲着沙发扶手,然后像小心翼翼地穿过泥泞的街道似的望了盖斯一眼,皱皱眉将视线移开。

"她是在下楼的时候被我们抓住的,"一个穿坎肩的高个子宣布说,他没戴帽子,生一张消瘦的贪婪的脸。他推了推吓得满脸通红的妻子。"我老婆也能作证。哎,老板!加尔登!她是我们俩在楼梯上抓住的!"

"而您是什么人!"加尔登打量着我问道。他就是第一个跑进屋来的那个大高个儿。

我们在过道上遇见的那个女仆仍旧拿着一把刷子。她走上前来指指布特列尔,然后指指我。

"布特列尔和这位先生刚到,他们刚才向我打听盖斯在不在家。您瞧,——他们刚进屋。"

"我是死者的大副,"布特列尔说。"我们两人一块儿来的;我们敲过门,进屋时才发现他死了。"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碧琪身上。进屋来的人告诉加尔登,一个在院子里玩耍的小男孩看见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年轻女子越窗跳到外部楼梯上。我朝窗外一瞧,只见楼梯紧贴着墙,通到屋顶下面。窗户下面就是一个不大的平台。碧琪从窗户上跳下之后向上走了几步,躲在楼房正面的墙垛后面。小男孩将此事告诉了那个刚进院子的女人,那女人叫来了正在窝棚里干活的丈夫。这对夫妇走向楼梯时听见枪声。枪声是从楼里传来的,

但具体在什么位置——证人们无从知晓。这时碧琪已走下楼梯，正溜着墙根朝大门口走去。这对夫妇叫住了她。又有几个人闻声跑来。起初碧琪想逃走。被抓住之后她什么也不愿说。当一个男子抓住她的胳膊时，她已不再反抗，她声明之所以从盖斯船长的房里逃走是因为被他锁在房间里。后来大家来到二楼过道上，现在他们确信抓住了凶手。

我听着这番解释，大为震惊，神情沮丧，思想极为矛盾，以致于虽然我久久地避开不看碧琪，但终究忍不住，趁着别人不注意我再次用询问的目光给她使个眼色；她立即用目光准确地回答我："不。"不过，看一看她把眼前的一切都置之度外的泰然自若的神态就放心了。在这样的场合，在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情况下，这种高度的自制力使我大为惊愕。她凝神谛听着周围的议论，看来更多的是努力弄明白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是怎么回事。我暗中发现，有几个人的目光似乎不好意思看她的脸，因为她的脸色不像是这种场合下的脸色。

正当大家情绪激动的时候，墙外传来脚步声。站在门口的人连忙给当局的代表让道。代表走进来，他身材很高，戴眼镜，长方脸，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他身后跟着法医和两名警察。

"谁发现的尸体？"代表向人群中扫一眼，问道。

我和布特列尔先后向他报告了这次极不愉快的拜访。

"您停一下，哪位是老板？"

"是我。"加尔登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桌旁，代表在椅子上坐下来，叉开两腿，把攒起的两手放在两膝中间。他盯着盖斯望了一会儿；与此同时，法医掀起盖斯的一条沉重的胳膊，用手指揉了揉死者前额上的皮肤，断定死亡是在半小时之前发生的。

穿坎肩的瘦子又走上前去，指着碧琪·谢尼艾尔，将她怎样在院子里被抓及其原因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警察进屋时，碧琪没有改变姿态，只是用目光提醒我装作不认识她。这时她站起来，等待着提问；代表也站起来，而且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承认这样的事件对他来说是罕见的。

“请您坐下，”代表说。“我要做预审记录，您叫什么名字？”

“无可奉告，”碧琪答道，一面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下来。她抬起头，咬着嘴唇，脸上微微泛起红晕。

代表说道：

“老板，您把无关的人请出去，只留下您、女士和这两位先生。陌生女子，请您解释一下您的行为和进入这个房间的原因。”

“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碧琪说得那么坚决果断（虽然语气温和），使得代表狠狠地盯了她一眼。

这时，除了碧琪、加尔登、布特列尔和我之外，其余的人都离开了房间。房门关上了。门外传来好奇的人们的窃窃私语和轻轻的脚步声。

“您拒绝回答问题？”代表谨慎地对这位正剧主角的年轻美貌表示了他的公务性质所允许表露的几分惋惜。

“是的，”碧琪点点头。“我拒绝回答。但是我愿意发表一个声明。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然后，您要么停止审讯，要么由侦讯官来接替您。”

“您说吧。”

“毫无疑问，我与这一不幸事件或者说罪行毫不相干。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城里，都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就这些？”代表将她的话记下来，说道。“要不然您再想一想，也许您还想补充些什么？您知道，究竟是谋杀还是自杀，我们暂时还不大清楚。有人看见您从这个房间的窗户上跳到外部楼梯的平台上。假如您处在我的位置，将如何看待这一举动呢？”

“举动是可疑的，”姑娘谨慎地回答说，仿佛对每个字都要斟

酌一番似的。“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我有自己的打算，有足够的理由隐姓埋名并且避而不谈我的来意。假若找不到凶手，我当然要不得已说出自己的——噢——十分简单的证据，不过要宣布我的身份，——考虑到迫使我来此地的原因，——现在我不能这么做。我有一位八十高龄的老父亲。他已经受过打击。假如他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这个消息会要他的老命的。”

“您害怕此事声张出去？”

“这是我唯一的担心。此外，作证实际上与我的名字分不开，我要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必然要说出自己的名字。”

“好吧，”代表说，他为碧琪的令人信服的、已成为全场注意力中心的语调所激动。“然而您是否觉得拒绝作解释，便可部分地阻止实质性调查，并且这正好符合您的利益呢？”

“我不知道。也许连这也不是。苦恼就在于此。我需要等待。假如我不能用别的办法帮助自己，那么我至少应该从感觉上避开此案。”

“然而，”代表反驳道，“您是不是等待罪犯出来自首？”

“这恰好是我目前的唯一的希望。自首或者别人告发。”

“您有没有武器？”

“我从不携带武器。”

“我们按程序开始吧，”代表说着，把碧琪的话记录下来。

第二十七章

进行这番谈话的时候，我一边听，一边寻思如何把这个充满矛盾的但显然无法排除的疑团引到一边（虽然碧琪仪态从容，举止自然，并且矢口否认自己有罪）。我坐在窗户和桌子之间，沉思地摆弄着一颗带固定螺帽的螺钉。我无意中从靠墙的小桌上将它捡起，按了按螺帽，才发现螺帽可以拧下来。布特列尔与我并肩坐着。这颗螺钉的古怪构造使我感到蹊跷，我不知不觉地拧下螺帽，这时我才发现它是一颗空心螺钉，螺钉里面填满了干枯的油漆似的深色胶状物。我正要掏出这古怪的充填物，布特列尔连忙朝我靠过来，从我背后伸过左手将我正在欣赏的螺钉要过去，同时给我丢了个眼色，暗示应该把它藏起来。他接过螺钉急忙塞进口袋里。然后他点了点头。谁也没有注意他的动作。但是我已隐约闻到一种淡淡的鸦片的香味，只是稍顷便消失了。这足以使我产生一种错觉，早晨的事件仿佛一下子清楚了许多；随之而

来的第二个念头则明智一些，即马上意识到布特列尔想要掩盖秘密贩毒的愿望实际上并不能解释这桩谋杀案，而且也不能使碧琪摆脱目前的困境。然而至少从布特列尔没有说出她的名字(我已讲过，盖斯卧舱里的照片已不容他怀疑)这一点来看，虽然我对他们的内幕一无所知，但我认为，藏起螺钉是有好处的。

代表让碧琪安静一会儿，自己开始研究我们进屋时看见的放在地板上的那支左轮手枪。手枪有七个弹槽，子弹全部在弹槽内。

“您能说出这是谁的左轮吗？”代表问布特列尔说。

“这是他的，船长的，”布特列尔答道。“盖斯从来手枪不离身。”

“您这话准确吗？”

“的确是他的，”布特列尔说。“我熟悉它就像厨师熟悉咖啡壶一样。”

法医仔细察看了伤口。子弹穿过头颅射进墙壁。代表用钉子毫不费力地从墙壁的泥灰里取出子弹。子弹质地很软，与盖斯手枪里的子弹相比，这颗子弹的口径小一些，射程远一些。此外，子弹表面是镀镍的。

“这是利维尔式手枪子弹，”代表将子弹在手心里掂量着说道。然后他把子弹放进公文包的口袋里。“死者没有使用自己的柯尔特式手枪。”

实物侦查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警察从盖斯衣袋里翻出手帕、雪茄、怀表、几封信和卷在报纸里的厚厚的一叠钞票。代表将钞票数了一遍，说出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五千英镑。

“他未遭抢劫，”我说，这一情况使我激动不已，因为案情愈来愈复杂，并且对碧琪愈来愈不利。

代表装做看窗户瞧了我一眼。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样子很

窘，一副大惑不解的神色。此后，开始审问老板加尔登。

加尔登讲述说，盖斯是第四次住他的旅馆，每次都主动付房钱，对待女仆也慷慨地给小费；有时不在家过夜，一般说来，他是一个不大安分的客人。讲到这里，代表要他谈正题。

“九点钟，我的女仆贝吉来到茶点部，说她不愿去侍候盖斯，因为盖斯昨天对她粗暴无礼。不一会儿，船长下楼来了；把我和贝吉大骂一顿，然后喝了些威士忌。我不愿意同他纠缠，就答应派贝吉去侍候他。他消了气便上楼去了。我正忙着给供给商结账，约莫十点钟的时候，我听见枪声，究竟响了几枪我记不得了。盖斯临上楼的时候曾经威胁说，他不愿再按铃了，需要侍候他就打枪。我不晓得他为何事得罪了贝吉，也不知她去没去侍候他。不一会儿贝吉又来了，一见我就号啕大哭。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原来有位女士来找盖斯，贝吉害怕，觉得去不去都很为难。我逼着她说出不愿去侍候他的原因。您知道，我是吓唬她。这时，那几个从‘斯普林格’号上来的机械师更加叫我生气，他们居然打听傍晚之前我的旅馆里能堆放多少死尸，我走过去，看见盖斯船长跟这位小姐站在玻璃回廊上。我等着挨他骂，可他转过脸来笑眯眯地对我看了好久。我这才明白他根本没有看我。我提起打枪的事，并且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他说：‘您站在这儿有屁用？’我问他要不要什么东西。他说：‘暂时什么也不要。’他俩朝这间房子走来。我想起供给商还在等着我，就回来了。后来约莫过了半个小时，又响了一枪。这一枪叫我吃惊不小，因为盖斯那儿不是一个人。我慌忙跑到楼上，您可以想象，只见附近楼房的房客们（我们这儿是一个公共院子）慌里慌张朝我跑来，而这位素不相识的小姐也在人群里面。盖斯的房门大敞着。屋里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布特列尔，——我认得他，另一个就是这位先生。我朝屋里面瞟了一眼，看见盖斯躺在地板上，随后我就跟大伙儿一起进

来了。"

"传女仆贝吉，"代表吩咐道。

找她无须走很远的路，因为她正在门外转来转去；加尔登开门的时候，贝吉连忙用围裙擦一把鼻子，然后大模大样地朝桌子走来。

"把您知道的都说出来，"代表提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如姓名、年龄之后，吩咐她说。

"他既然死了，我不愿说他的坏话。"贝吉一只手按着胸口，郑重其事地说。"不过我从来没受过昨天那样的委屈。一切都是这事引起的。"

"引起什么？"

"我不是指那个。他昨天夜里回来很晚；是的，——就是盖斯。他临走的时候把房间锁上了，又带走了钥匙，因此我无法收拾房间。我还没有睡，听见楼上有人敲门，心想大概是他回来了。我就上楼来给他铺床，仔仔细细给他收拾一遍，——哼，该做的都做了。他一直背朝我站着，喝得醉醺醺的，一只手插在怀里的口袋里。他把屋子看了一遍，我正要走开，他突然叫起来：'你给我滚！'我当然不吃他这一套（贝吉颇有尊严地绷着嘴，因而使我想象到她挨骂时的脸孔），我申明了自己的职责。'可是你看见这个了吗？'他喊道。就是问我看见椅子没有，因为这时他抄起一把椅子在我头上抡起来。我有什么办法？他是个男子，当然比我劲儿大。我啐了一口就走开了。于是他一大早就按铃……"

"这是在几点钟？"

"八点钟左右。要是知道出事，我就留心看钟点了。我已拿定主意不去侍候他。就是把我解雇了，我也不去。我凭自己的本事吃饭，我没有一点可责怪的地方。"

"您是清白的，贝吉，"代表说。"铃响之后又怎么样了？"

“接着又响了一声。不过所有住楼上的客人都起早出去了，所以我知道是谁按铃叫我。”

碧琪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位体重五普特① 的胖女人激烈地讲述，不禁莞尔一笑。我知道这是她强有力的神经的力量的证明，心中暗暗感到高兴。

贝吉继续说：

“他开始用各种方式按铃，学着别人的按法。他自己按得很短促，一下、二下；他先是连续不断地按铃，然后轻轻地叮当几声，接着又响起他那种短促的铃声。我来到楼下茶点部，不一会儿他来了，喝了些酒，但他没有睬我。他狠狠地骂了一句。他一走，老板就劝我说：‘你去侍候他吧，贝吉；不然他要乱打枪，会把天花板打坏的，’——就是说，天花板会着火的。您知道，我是不怕他这一套的。在我们这儿比他厉害的我也见过不少。代表先生您记得吧，去年那帮墨西哥人堵住门打起架来，一共六个人——有三个人……”

“您是一位勇敢的女人，贝吉，”代表打断她的话，“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请您谈正题吧。”

“真的，我不是胆小鬼，大家都这么说我。要是把我这辈子经过的事都讲出来——能写一部小说哩。就在这时，盖斯的房间里咚咚地响起来。就是说，他在朝天花板放枪。你们瞧那边……”

果然不错，天花板的粗木横梁看上去像被排炮射过一般。代表数了数弹孔，查对了在地板上找到的弹壳。数目是一致的。贝吉继续说：

“我去到那儿；我不是害怕了才去的，我去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可怜他。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发疯了。当时我正在院子里，

① 普特：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 16.38 公斤。

因此得从大门口的楼梯上楼。我刚爬上楼，就听见有人大声唤我。就是这位小姐，——请原谅，我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初次见面我就很喜欢她。我碰见的不愉快的事太多了，这回终于看见一张善良的脸。‘威廉·盖斯船长是住在您这儿吗?’她这样问我说。‘他住几号房间?’看来又是找他，我想忘也忘不了他。没想到这个善良的姑娘找他。这事真叫我纳闷。有啥办法！谁愿意找他就叫谁去找吧，人跟人不一样啊！我把她领过去，敲一下门就走开了。这会儿盖斯走出来。他的脸一下变得刷白，还浑身打哆嗦呢；然后他红着脸说：‘原来是您，是您呀！真想不到！’我停下来。他转身瞧我，我连忙走开了。我两腿不由自主地走着，并且越走越快。我心想，只要不叫他当着别人臭骂一顿就好！但是我在楼梯上停下来，转念一想，说不定他会叫我去送吃的，但他没有叫我。我听见他俩，盖斯和这位小姐走进玻璃回廊里，交谈起来。但他们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就听见叽叽咕咕的好半天。好吧，一大早谁也不愿闲坐着，各有各的事儿嘛。我在楼下呆了一会儿，约莫过了半个钟点，一号房间的经纪人有信来，我又上楼把信从房门底下给他塞进去；我站下来听了听，四周静悄悄的。盖斯没有按铃。突然砰的一声！这是他房间里打枪。这就是那一枪！可当时我只觉得可笑。应当正正经经地按铃嘛。因为他看见我去敲过门；就是说，他认为我听见枪声就会来的。再说，当着外人的面他更威风了。楼下的女仆过来叫我打扫茶点部，因为她不得闲。对啦，就是说，利茜是在楼下听老板使唤的。她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看来我得去帮帮忙。这当儿，我刚刚上楼拿了刷子，布特列尔和这位先生就上楼来了，问盖斯在不在家。那时我心里正窝着火，说了不少废话，请您原谅我。我不该说那些话，而应该指指房门，自个儿赶快走开就是了。因为我心想，要是按铃叫我，我让你知道，我不会像狗似的听使唤的，而我还有

我的事。不过，我没来得及去茶点部，迎面就跑来一群人。这位小姐走在前头。起初我还当是她把他们领来的呢。加尔登也跑来了，慌里慌张的。后来大伙儿进屋子，——我看见……盖斯已经死了。”

代表记下贝吉讲述的前后不联贯的各种细节之后，吩咐她可以走了。她连连鞠躬地退出去。轮到我发言了，我下定决心，尽一切努力将怀疑引到自己身上，虽然在碧琪·谢尼艾尔被拘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应该承认，我这样做当然不会冒任何风险，因为女仆亲眼看见我和布特列尔来这里时，盖斯已中弹身死。但我希望能把代表的怀疑转移到另一面，即转移到我那次历险上去，于是我便直言不讳地将盖斯在海上如何对待我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至于我的隐情，至于只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代表了解的程度和布朗、盖斯差不多，即一无所知。现在我想到我曾向辛克莱特许下诺言，便不再提他积极帮凶的事。布特列尔证实了我的话。我还隐瞒了一些情况，譬如盖斯卧舱里的碧琪的照片，以及“踏浪女人”号在船长手中的错综复杂的状况，目的是为了将整个事件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的每句话都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这样一来，碧琪在我讲话时显然由于担心而引起的紧张情绪便马上消失了。讲完这番话，我直截了当地声明，我是因受了侮辱来找盖斯算账的。这时她大概明白我在为她担忧，眉宇间隐隐露出感激之情。

虽然代表表情冷淡（他早已对审讯和死尸习以为常），但我对盖斯的控诉却使他大为惊奇。他不止一次要我重复一些重要情况，一面要布特列尔证实另外一些情况。布特列尔见我避而不谈出现那个陌生女人的事，他自己也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明白我这样做是有重要原因的。他的精神极度紧张，代表有时不得不纠正他的回答或者多次重复问题来提醒他的注意。我虽然不

大明白他为何惊慌，我原以为预先说明他身为大副但实质上对那个事件持消极态度、甚至多少有过一些劝阻，对他是有利的，但是从他惶惶不安的神色看来，他大概担心自己犯了不检举罪。不管怎样，布特列尔言语少了，而且很不愿意说话。他面色如土，浑身发抖。他只有一次露出一丝极不自然的难以捉摸的微笑——那种恍然大悟时常有的神色。但微笑立刻消失，丝毫没有流露出它的用意。

代表的脸色显得异常严肃；他已记录了厚厚一叠纸；我由此看出，我们三人注定要被捕。假如我是警方代表也会这么做。我的担心马上就得到了证实。

"我宣布，"代表站起来说道，"在澄清本案之前，下列人犯依法逮捕：拒绝说出姓名的陌生女子，托马斯·迦尔威和艾里亚斯·布特列尔。"

此刻，突然响起一个古怪的声音。我一时没有听出这是谁在说话，原来布特列尔的腔调变得陌生了。他站起来，面色灰白，深深地用力吸一口气，难堪地笑了笑说：

"逮捕布特列尔一个人吧。艾里亚斯·布特列尔。"

"这是什么意思？"代表问道。

"盖斯是我打死的。"

第二十八章

在此之前，我已激动得六神无主，精神极度紧张，以致使我觉得宣布我们三人被捕已成为这个不幸事件的续篇；但是，布特列尔出人意料的自首，仿佛当众重新犯罪一样，震动了我的早已麻木的神经。碧琪扬起眉毛、睁大眼睛仔细打量杀人凶犯，紧紧盯住他的一举一动，然后深深松一口气。代表马上换了一副神态，——从束手无策到意外发现真正的罪犯（他原以为他是个傻里傻气的证人）时的喜出望外，并且带着把每个意外成功归于个人品质的感召的官员特有的刚愎自用的表情。

“果然不出所料，”他说得那样肯定，大概只有他自己相信自己的话。“艾里亚斯·布特列尔，您既然当着证人自首，请您坐下交待你的作案经过吧。”

“我决定，”布特列尔在全场的注意力以及注定下狱的沉痛命运的压迫之下，稍微镇静一会儿，说道。“我决定全都说出来，

不然就无法说清楚盖斯之死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我本来不想打死他。起初我之所以沉默，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平安解除对这位小姐的拘留。结果适得其反。我看到好人无辜受到怀疑。她拒绝作解释，可见她是要被捕的。是的，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不能做一个无耻之徒。我得自首。我听见她说寄希望于罪犯自己的良心。您审问别人的时候，我反复考虑了她这句话，我觉得，除了站起来自首，承认盖斯是我开枪打死的，再没有别的出路。"

"谢谢您，"碧琪同情地说，"您是个诚实的人，假如您需要，我一定设法帮助您。"

"也许需要，"布特列尔苦笑着答道。"好吧，让我全说出来吧。一句话，我们是为了走私从大港来到格尔基尤的。装了四百箱铁螺钉。您想看一看吗？"

他掏出不久前背着我收藏起来的那件实物，拧下螺帽，然后交给代表。

"这是专门定做的，"代表察看了螺钉内的充填物之后说。"这鬼主意是谁想出来的？"

"我得声明，"布特列尔解释说，"这件事是盖斯一手经办的。由他负责联络，我只是参加了投资。我十年来积攒的三百五十英镑做了股份。我只好相信盖斯的许诺。他答应一定能贱买贵卖。我们预计，我大概可得一千二百镑。看来冒一次险是合算的。此事只有我、盖斯和辛克莱特知道。搭我们的船来的那几个女人与这批货无关，并且她们丝毫没有怀疑我们。盖斯讨厌迦尔威，是因为盖斯疑神疑鬼，对什么都不放心。坦率地说，我对迦尔威也不大满意，因为不管怎么说，船上带着个生人，心里到底不大踏实。那次吵架之后——这您都知道了，——虽然我一再劝阻他们，他们还是坚持把迦尔威赶上小舢舨，扔到距离大港五十多海

里的公海上。谁要当真干涉此事——生意股份就算白搭了，因为盖斯要是翻了脸，会公开抢劫的。而后来在航行中，我开始怀疑船长会不会要滑头，会不会赖账。他常常抱怨，说买来的鸦片价格比他原先预料高了一倍，说他在大港就听说要跌价，因此利润可能要大大降低。这样一来，船长就有了借口，这一点使我非常担心。辛克莱特白得五十英镑，心满意足了。他大概知道一切都瞒不过他，他可以大大捞一把，胃口比盖斯还大。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看他们到了格尔基尤以后怎么办。迦尔威的案子还悬在那儿，我们想躲过此事，在这里最多停留两天，然后驶往圣古伯尔或者走得更远些，在那里躲一阵，一直等到风声过去。再说，推销鸦片也是至关重要的。

"盖斯曾保证，在向经纪人交涉推销那批货时，一定让我参加。但是，我们抵港之后，果然，他一切都独断专行。我们靠岸不久他就溜了，回来的时候洋洋得意，但是故意装作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把钱亮出来，对我说：

"'瞧，就得了这么多，'他向我声明说。'总共三千五百英镑。货物跌了价，我们的代理人建议等待行情好转，要么就答应一千一百公斤卖三千五百英镑。'

"我跟他算钱的时候，无法查对，而且他一再保证说，剩余的货物，一百个螺钉只卖三基尼。这样一来，我投资三百五十英镑，只分了五百英镑，于是我们俩发生了口角。但是，我手中没什么证据，因此我昨天去找一个懂行的人；我在这儿不提他的名字了，我从他那儿得知，我们那批货至少能卖五千英镑，而且价格很稳。

"我们商量了揭穿盖斯的办法之后，一同来到一个仓库，我的熟人让我坐在事务所隔墙后面听他们谈话。因为隔着墙，我看不见那个人。他对我的熟人假装要价，一张口就答应一公斤给四

镑半，而当我的熟人要讨价还价时——他添到五镑甚至五镑零二十五先令。我感到满足了。我请这位熟人吃饭以感谢他的帮助，然后我去找船长；不巧盖斯已搬到这家旅馆来住，他要过阔绰日子啦。我来找他，但他不在家。傍晚我又来了一趟，——我一连来了三趟，都没碰上他。最后，今天早晨十点钟左右，我从院子里沿楼梯上楼，一个人也没碰见，直接去敲盖斯的门。没有人回答，我拧了拧门把手，发现房门没上锁，我就进去了。盖斯这时候大概下楼告贝吉的状去了。

“我左等右等，半天不见个人影；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又恶心又拘束，不知是等他好，还是出去找他好。突然，我听见盖斯的脚步声，他正在对什么人讲话：

“‘让她马上来见我。’

“因为几天来我一直惦记着推销鸦片的事，所以心里想，盖斯这话指的是一个与他做交易的女人。这是一个了解内情的极好的机会。我利欲熏心，连忙挤进门后的一个衣柜里，从里面关上门，决定豁出去了。我站在衣柜里，又将自己的计划重新考虑一遍，做了些补充。这计划非常简单：听听盖斯跟这个女经纪人谈些什么，假如有可能，摸清准确的钱数，然后选择一个有利的时机跳出来。再没有别的话可说了。这时盖斯走进来，砰的一声带上门。他在屋里跑来跑去，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哝着：

“‘我给你们个厉害瞧瞧！你们还不大了解我，这帮坏蛋！’

“屋里静了一会。我从柜缝里看见盖斯沉思地站在那儿，低声哼哼着，然后叹了一口气，说：

“‘过的什么鬼日子！’

“这时，有人敲门，盖斯慌忙跑去开门，大声喊道：

“‘怎么?！难道这是真的?！快请进来吧，告诉我，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我说的正是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小姐。她拒绝进屋，说是专为约定谈判地点而来，至于进行什么谈判，我无权奉告。”

布特列尔停了一会儿，为了让代表撇开这一点往下提问，或者让碧琪自己作解释。这时碧琪声明说：

“我没有必要再隐藏我的姓名了。我叫碧琪·谢尼艾尔。我找盖斯，是要同他约定商谈的地点，商谈赎回‘踏浪女人’号一事。这只船是属于我父亲的。详情我以后再谈。”

“我看得出，”代表为了讨好碧琪，略微匆忙地答道，“您愿作为证人出庭啰。”

布特列尔继续说：

“她拒绝进屋；我听见盖斯在走廊里说话，答话的人声音也很轻。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恼火的是，白白地钻到衣柜里，而又无法出去，必须等到走廊上和房间里没人的时候才能脱身。假若盖斯用钥匙锁上房门走了，外部楼梯正好经过窗户底下，我便可以越窗逃走。想到这里，我多少安定了一些。

“我正在寻思，盖斯陪着小姐回屋了，谈话重新开始。他们两人之间的事，让小姐自己说吧。我觉得自己的行为很不光彩，根本顾不上那笔生意了。有两次我想冲出衣柜去制止盖斯的无礼行为。盖斯朝房门扑去，用钥匙锁上门。这时我从柜缝里看见小姐跳上窗户，纵身跳到外部楼梯上去了。盖斯叫苦不迭，说：‘哎，简直是活受罪！还不如死了呢！’此刻，一个卑鄙的念头促使我公开跳出衣柜。我预料他一定会狼狈不堪，垂头丧气。我决定敲他的竹杠，再说也不怕他动武，因为我随身带着手枪。

“盖斯死得比我跳出衣柜还快。他看见我时，大概我很激动，脸色苍白；他认出我之后，先朝屋角退了几步，然后朝我猛扑过来，像一只从墙上弹回来的皮球。他没有要我做什么解释。他泪流满面，大声喊道：‘我打死你这畜生！’说着从桌上抓起手枪。眼

看我就要完蛋了。他要立刻置人死地的幸灾乐祸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像他那样大喝一声。看准他的脑门。我不知道究竟这是我的错觉，还是当真在哪儿听见过，——我突然想起一句古怪的话：‘他会挨枪子儿的……’我没有瞄准，我的手像被磁铁吸引着似的，朝目标一挥就开枪了。我没听见枪声。只见盖斯手里的枪掉下来，他弯下身子，开始摇晃脑袋……然后他抓住桌子，倒在地板上，直挺挺地躺下来，有一段时间，我不敢离开这儿；但是我觉得必须逃走。我打开房门，蹑手蹑脚跑到楼梯上，时刻等待束手就擒或者被人叫住。但是，跟我来时一样，连一个人影儿也没遇见，转眼我就来到街上。这时我踌躇不定，走了几步又退回来，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杀了人。我头脑里轰轰直叫，就好像躺在列车驶过的铁轨中间似的。我觉得各种声音齐声呼叫，一切都令人害怕、头昏目眩。这时我看见迦尔威，我感到很高兴，但并不是真正高兴。我忽然觉得有主意了。就是说，当我得知迦尔威来找盖斯，便马上断定，假如我身上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最好现在跟他一同进去，并且觉得此事十拿九稳。我以为这时小姐已走远。这场不幸落到小姐头上，是万万想不到的，我甚至连想也没想过。当时我心里只想着一句话：‘我一进屋就看见死尸，跟别人一样大吃一惊。’我坐在这里，心神不定，因此我再也憋不住了。”

布特列尔的证词到此为止。他不做声了。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

“请允许我握您的手，布特列尔，”碧琪说。她握住布特列尔迟疑而沉重地伸过来的手，使劲摇了摇。“您也是无罪的，要说有罪，也不是现在有罪。”她转身对代表说，“该我说了吧。”

“您愿意单独作证？”

“正是。”

“艾里亚斯·布特列尔，您被捕了。托马斯·迦尔威——无

罪释放，您必须听候传讯出庭作证。”

直到这时人们才发觉警察在场；警察押走布特列尔。我留下碧琪独自走出来，并且与她约好我在马车里等她。穿过走廊时，我发现早晨空空荡荡的走廊现在挤满来自这条街的各个角落的人；看热闹的人驱赶不散。我经过茶点部来到街上，看见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单马车。我租了马车，开始等候碧琪，一面在心里将布特列尔欲言又止的、会使女人尤其是姑娘碍于出口的话（现在正由碧琪单独作证）略加发挥。然而，我现在对她已有所了解，我觉得此事即使明说也无所谓，它与我们早晨在街上看见一双女人的手打开向花园的窗户时的情景没有多大区别。

第二十九章

我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不断地回头张望，或者跳下马车走到人行道上，头脑里紧紧地萦绕着一个念头："她还没有来。"我觉得，在这里等候，比这个头绪不明的事件中的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加令人厌烦。我终于看见了碧琪。她匆匆走过来，一看见我便高兴地点点头。我搀她上了马车，问她愿不愿独自乘车回家。

"不，不，虽然我很疲倦，但是路上我们可以聊一聊。我今天不邀请您了，因为我实在太累了。"

她面色苍白，神色忧郁。我们沉默着行驶了几分钟，碧琪才开口谈起盖斯。

"他锁上房门。接着就出现了我极力要忘掉的那个场面。当时我并不害怕，但是我是很生气的，恨不得一枪打死他，要是我有枪的话。他紧紧地搂住我，大概是想吻我。我挣脱身子跑到窗前，才发现可以摆脱他。窗户外面就是楼梯，我越窗跳到楼梯的

平台上，您当时要是赶到那儿该多好啊！”

“唉，可惜我没能帮您的忙！”

“能见到您我就满足了。再说，要不是您替我大包大揽，极力归罪于自己，那么肯定会引起怀疑的。我非常感谢您，迦尔威。您晚上来看我们吗？我们现在就约好时间吧。您看七点钟怎么样。我想看见您，想跟您谈谈。您觉得那只船命运如何？”

“我想，”我回答说，“‘踏浪女人’号近期内未必能归还给您，因为大概还要审问别的船员比如辛克莱特；并且在港口法庭没有查明谢尼艾尔家的所有权之前，不会放它离港的；而要查明这一点，必须向布朗作调查。”

“我不明白，”碧琪沉思片刻，说道，“居然会有这么大的矛盾，令人可怕又可恶。这只船是带着爱情建造的。它体现了父亲对母亲的体贴和关怀。船是清白无瑕的。我想，即便此事以那三个人：盖斯、布特列尔和辛克莱特（他注定要被起诉）的失败而告结束，人们恐怕也不会忘记这只船的丑闻和船上发生过的那些事件。”

“您当时很害怕吧？”

“不，但是看见死人挺难受的，他在几分钟之前还在说话，他像是在说梦话，也许是发自内心。我们快到家了，拐过这个弯，左边的那栋房子就是我的寓所。”

我在一个凹进院子里的老式石头大门前停下马车，同她道了别。姑娘疾步走进院子；我望着她的背影，看见她又停下来，转过身远远地凝视着我，但是脸上没有笑容。然后她作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疲倦的动作，消失在树木中间了。我驱车朝旅馆驶去。

时间已经两点钟。我遇上库克，现在他在白昼的亮光下显得萎靡不振，远不如昨夜那样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不知是担心什么事，还是对什么事心怀不满。他告诉我，有人把我的行李送

来了。我进屋一看，果然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皮箱缝里还夹着一封信。我打开信封，原来是黛茜写的一封短信。姑娘通知说，“潜鸟”号后天就要驶上归程，她很想向我辞行，感谢我借书给她，并且再次对昨日的失礼表示歉意。“然而这太离奇了。”她在末尾写道。“您大概又看见一件与我这件一模一样的连衣裙。我很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但我忍不住。我太好奇了。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不管我怎样一心想着碧琪，但我依然觉得对她有些拘束，并且今天我感到精神极度空虚，看来这种感觉只有在日后正常的生活激流中才能消逝；因此，我觉得，黛茜这封短信宛如她的笑脸一样朴实可爱。我仿佛又听见她那随情绪波动而变化的热烈而响亮的嗓音。我决定明天早晨到“潜鸟”号去一趟。这时，我开始为库克的精神状态担心，因为他神色忧郁，一言不发，不停地咬指甲——我最讨厌这种习惯。有时我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久久地对视着，直到他最终长叹一声，臭骂一句，摆脱令人尴尬的处境为止。我得知他精神忧郁症发作，对他深表同情。

“我已对您说过，——我反正无所谓，”库克说着，狠狠地把一个火柴盒撕得稀烂，“就是说，我好讲人坏话，并且我是一个有信仰、有志向、有美学倾向的造谣专家。不过，我还是一个神经衰弱症患者。吃早点的时候谈到核桃的事。有一个人的核桃被蛀虫毁了，收成大减。要是这事落到我头上怎么办？我的果园啊！我那可爱的核桃啊！白生生的核桃仁生了肮脏的虫子，变苦了，蛀空了，简直不可想象。我发愁，我得回家去瞧瞧我的核桃。我一想到核桃会生虫就心神不定。”

我安慰他，说等到晚上狂欢节的盛典开始时，在人群、音乐、幻景和鲜花之中会忘掉这一切的。但是库克依然凝神沉思。

“我的看法并不乐观，”他说，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眼睛

瞧着地板。“我想象到这样的情景。黑暗中有几个强光照亮的圆圈，而圆圈外面一片漆黑。那些缺心眼的人欢欢喜喜地从黑暗中向圆圈里冲去。这些圆圈全是陷阱。那里面摆着椅子，点着灯笼，仙乐袅袅，美女如云。轻柔的华尔兹舞曲客客气气地请您去拥抱绵绵的柳腰。人们挤在圆圈里，相互挽着腰，握着手，像旋风似的疯狂地旋转着，如醉似痴。火红的题字在跳舞的人脚下闪闪发光；题字写着：‘永恒的爱！’——‘你是夫，我是妻！’——‘我爱，我痛苦，我相信幸福可望不可求！’——‘人生多美好！’——‘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挽手进坟墓！’当他们狂歌滥舞的时候，圆圈外面隐约看见另外一批傻头傻脑的人，他们与圆圈里的人互为替身。比如说，十年过后，我在那儿会听见有人打哈欠，叫骂，像念经一样低声唠叨日常琐事，指责和争吵，不可告人的卑鄙打算；我会看见父母为躺在地板上撒泼的孩子们操劳；而孩子们徒劳地抗议这种命运，因为他们看着一度十分恩爱的父母现在相互讨厌而又神经过敏，预感到这种命运将落在他们头上。妻子想着外遇——情夫刚刚从窗下走过。‘我过去自由自在，’丈夫心想，‘我非常喜欢跳华尔兹舞’……顺便提一句，”库克转过话头，稍稍安静一些，像一只跑进沼泽的狗似的用鼻孔吸着气。“弗洛拉·萨里亚的事您一点没听说过？就是从圣里奥尔来的那个小戏子啊，让我给您讲讲吧！殡仪局局长契姆普斯养她做情妇。那局长独出心裁，把一个令人眼红的天鹅绒蒙面的小棺材装满珠宝首饰奉献给她，博得她的欢心。局长妻子打听到这件事，于是……”

我见库克的确是个飞短流长的能手，不愿再听他讲细节，干脆推说有急事拿起帽子走了出来。但他追到走廊上，粗里粗气地在我身后喊道：

“等您回来我再给您讲吧！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祝您成

功!”

我离开时隐约听见他的响亮的口哨声,这表明他的精神终于恢复了常态。我打算去看望黛茜,我不愿把此事推到明天;但是我承认,我之所以现在动身前往,是因为早晨目睹港口旅馆那桩案件之后,我不愿意而且也无心再听库克胡言乱语了。

第三十章

我走出旅馆，来到一家餐馆里坐下，透过窗户看得见一排排屋脊后面的海水。稍顷，酒和菜已端上来。我属于那种敏感并且对各种感触经久不忘的人，一想起黛茜，我便立刻想起她的后悔和不安——当我昨天在仓惶之中让她为那个不得体的玩笑伤心地离去的时候，莫非我有什么举动触犯了这个温柔可爱的姑娘？从我们两人各自的处境看来，她对我的思念显然过分一些。这一点使我又痛苦又担心。我用过午餐，按照黛茜信中的吩咐，在距离海关大楼不远的码头找到“潜鸟”号。它船尾靠岸，停泊在长长的一溜鳞次栉比的同样大小的帆船之间。

我看见波尔特坐在厨房顶上漆舱盖，便问他船上谁在家。

“只有黛茜一个人，”水手说。“普罗克托和脱鲍冈为了您的案子被警察局叫去。别的水手也跟他们去了。我已经全知道，”他补充说，“这下子就好了！至少您省掉许多麻烦！她在舱里呢。”

我顺着舷梯走进船舱。这里有四扇舱门。我不知该敲哪个门，便停下脚步。

“是你呀，波尔特?”传来姑娘的声音。“谁呀?请进!”她沉默一会儿，说道。

我闻声敲了敲门;这个卧舱位于舷梯对面，我从未进去过。

“没锁门!”姑娘喊道。

我推开门，进入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只见右边有一张罩着床单的小床。黛茜坐在小床和小桌之间。她和昨天一样，穿着那件薄纱连衣裙，头发梳得很考究。她一看见我，马上脸孔涨得通红。我发现黛茜有些异样:她既没有笑，也没有急遽地跳起;亲切的目光带着几分冷淡。小桌上摆着一本打开的书。

“我知道您会来的，”姑娘说。“我们明天就离港。今天一大早就卸货，闹得我也没睡好觉，而昨晚我很晚才睡着。您也疲倦了吧，您的脸色不大好。您看见那个被打死的船长了吗?”

我坐下来之后，把我怎样和凶手一起进屋的经过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但我只字未提碧琪。她默默地听着，一面用手指拨弄着那本打开的书。

“您当时害怕吗?”黛茜听我讲完之后，说。“可以想象——可怕极了!”

“此事来得太突然，”我下意识地笑了笑，答道，因为我发现卧舱角落里挂着那件带栗色丝穗的黄色连衣裙，“以至我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感情。不过，可怕……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可怕。我想实际上我并不觉得可怕。”

“您刚才笑什么?啊?!”黛茜发现我看见那件连衣裙，不禁叫起来。“您记起来了? 啊，您当时吓了一跳! 我保证再不开这样的玩笑。我实在太愚蠢了。我想，您已经原谅我了吧?”

“难道我还能生您的气?”我诚恳地答道。“没有，我没有生

气。我感到内疚，虽然我说不出为什么原因。不过您是明白的。”

“我明白，”姑娘说，“我时刻想着您心地善良。不过还是讲出来好。您听着吧。”

她两手捂着脸，低着头坐着，这时我发现她从指头缝里沉思地怏怏不乐地注视着我。然后她放下手，脸上浮现出无比动人的微笑。黛茜讲了她那天晚上的冒险经历。原来脱鲍冈走进一座搭在墙根上的带遮阳的轮盘赌场，缠上一帮赌徒。

“起初，”姑娘说，脸上露出明显的抱怨情绪，“他向我保证只下三盘，然后我们去跳舞，玩一会儿，吃点东西；可他一走运——他昨天运气很好，——就上瘾了。最后我说好等他半小时，他把我送到附近的咖啡馆里，我为了喝一杯巧克力茶，听了许多恭维话，以致这杯茶成了我的累赘。在这样的傍晚，丢下我不管，真够狠心——谁不想快活快活，您说对吗？我等了半小时，又去叫他，想把他拉走，可他的样子真可怜。他还在赢钱。听了他说的话，真该不再理他。我不能等他一整夜。最后周围的人笑起来，他激动得面红耳赤。这是不祥之兆。‘黛茜，你回去吧，’他对我说，那目光是在哀求我。‘你瞧，我的运气多好。这也是为了你呀！’这时，我的心里浮现出一个清晰的情景，这是我的想象，我常常想象得那样逼真，就好像亲临其境、亲眼看见一样。我想象自己只身一人穿过一条条灯光明亮的街道，在什么地方遇见您。于是我拿定主意教训他一顿，便闷闷不乐地离开那地方，越走越远。而当我想到这件事实际上一点不怪我时，我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快点，快点！’我平时很少有这么大的勇气。我边走边琢磨买什么样的面具。我看见一家店铺开着门，便进去随便试了几件衣服，但我一件也买不起，最后老板娘拿出这件连衣裙，说可以减价出卖。这样的连衣裙只有两件。已经卖出一件——大概您自己也确信还有另一件吧，”黛茜回转话头对我说。“不，我什么

也不想知道！我实在太不走运。肯定要发生那样的事！要是好好想一想，那样做该有多么可怕！那时我一无所知，心里还十分得意。在那家店铺里我又买了一副半截面具，而我现在穿的这件裙子就寄存在那家店铺里。老实说，我当时有些神魂颠倒。后来——东奔西跑……得设法摆脱一下，因为开始有人纠缠我了。啊——呀！那时我像溜冰似的走得飞快。走到广场，冷静下来，觉得怪累的，这时我突然看见您。您站在那儿望着雕像。我干吗要撒谎？老实说，我已经去过戏院了，我稍许跳了三次舞。总而言之——我们的淘气鬼处处都有份儿！"黛茜纵声大笑。"孤单就孤单吧，好吧，我躲开那些热情洋溢的舞伴，刚才说过，忽然看见您。这当儿，正好有一个女人帮了我的忙。那女人您是见到了的。我回到戏院，开始琢磨您会对我说什么话。咳……竟发生了那件令人扫兴的事。我恨我自己，所以马上就回去了。我找到旅馆，我们的人正在齐声歌唱——他们唱得好极了，——我为他们喝彩。我感谢普罗克特，他听说脱鲍冈在赌钱，气得要死，立刻派水手送我回'潜鸟'号。您想想，脱鲍冈第二天早晨才回来。不错，他倒是赢了。为此事我们两人都受了不少责备。不过我们现在言归于好了。"

"亲爱的黛茜，"我说，我深为她那令人可笑的做作的讲述所感动，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我向您辞行来了。我们后会有期，假如来日相见，我们就是老友重逢了。您不会让我忘记您的同情吧。"

"决不会的，"她一本正经地说。"您待我也很好，非常好。您——是这样的……"

"那么，什么样的呢？"

"您是这样的善良。"

我起身时帽子从手中滑下来，黛茜连忙俯身捡起。我抢在姑

娘前面；我们的手在捡起的帽子上握在一起。

“别这样，”我温和地说。“我自己来。再见啦，黛茜！”

我把她的手从帽子上拿开，放在我的右手心里紧紧地握了握。她神色忧郁地望着我，目光率直而严厉；然后她突然扑到我的怀里，两手紧紧地拥抱住我，身子紧贴着我，颤抖着。

过去一度使我大惑不解的一切——现在明白了。我轻轻托着她的下巴抬起她那固执地埋藏起来的脸；这孩子似的冲动使我心酸、激动，使我温情脉脉。我望着她那双湿润的绝望的眼睛，再没有勇气以玩笑来摆脱她。

“黛茜！”我说。“黛茜！”

“是的，我是黛茜，还有什么话说？”她低声说。

“您是他的未婚妻。”

“天哪，我知道！那么您快走吧！”

“您不能，”我继续说，“您不该……”

“是的。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

“您觉得不幸吗？”

“噢，我不知道！您走吧！”

她用一只手推开我，而另一只手却紧紧地拉住我。我让她坐下来，她很温顺，面色苍白，表情呆滞；她勉强微笑着看我最后一眼。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吻了她的手，然后匆匆走出来。在甲板上我遇见脱鲍冈和普罗克特正在上舷梯。普罗克特凄惶地注视我一眼。

“您来到多时了？”他说。“我们刚从侦讯官那儿来。您再待一会儿吧，我还要跟您谈谈。案件引起了轰动。您的第三号敌手辛克莱特已被捕；还抓了别的水手；对了，差不多全抓起来了。您干吗要走啊？”

“我很忙，”我答道。“我忙得不可开交，一分钟闲空都没有。

我希望您到我那儿去。"我把地址留给他。"欢迎您光临。"

"这我不敢保证,"普罗克特眯起眼睛望着大海,想了想,说。"不过,您假如有空……再说,"他面有难色地补充说,"也没什么特别的细节。我们明天早晨就走了。"

在我说话的当儿,脱鲍冈站在那儿,然后背过脸去望着一边;他紧皱双眉。他的明显的敌意使我大为不快,而且他的表情那样天真、粗野,似乎要预先责备我。于是我说道:

"脱鲍冈,请允许我握您的手,并向您致谢。"

"我不知这样做有没有必要,"他不乐意地答道,勉强迫使自己望着我的眼睛。"我对此另有看法。"

我们之间出现了沉默,用无谓的解释打破它显然没有必要。我益发觉得难堪。

"再见了,普罗克特!"我握着船长的双手说;船长如释重负地打破这难堪的气氛,热情洋溢地同我道别。脱鲍冈头也不回地迈步走开了。"再见了,我刚才同黛茜告别过。我一定常常想着你们两人,并且诚挚地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您这话说得古怪,"普罗克特答道。"难道这也该感谢?我这辈子就喜欢帮助人。您别理脱鲍冈。他自己也不知该说什么。"

"是的,他不知该说什么。"

"您明白了就好!"普罗克特大概还有些疑虑,因为我的回答显然很合他的心思。"人们有相逢,就有离别。您说是吗?"

"的确如此。"

我又握了握他的手,然后走开了。这时波尔特追上我。

"您忘了跟我告别,"他乐呵呵地说,一面在裤腿上擦着粘满油漆的手。握过手之后,他又对我说,"请原谅,我知道您心里不大痛快。当然啦,遇到什么样的事啊!再见啦,祝您走运!"

我挥了挥鸭舌帽，转身疾步走开了。

我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样漫无目的地走去。我哪儿也不想去，烦躁不安，悒郁不快。黛茜是我在世界上最敬重的人。我回想自己是否无意中说过一些容易使姑娘们当真的不得体的话。我喜欢她，就像喜欢迎面吹来的春风一样。我想，凭着她的纯真，她甚至可以走进内阁会议的大厅里去，一本正经地问一问她是否妨碍了他们。然而，我除了意识到这个世界时常使一些孩子颠沛流离、乃至对那些蓬头垢面、疯疯癫癫、面目可怕的孩子们的疾苦不闻不问之外，我对这位姑娘没有违心地表露过半点关注或者温情。我希望她那次感情冲动是偶然的，并且随着平淡无奇的岁月的流逝，她自己也会对此置之一笑。但是我感谢她的信任；她把这种信任倾注了使我窘侷的大胆的举动之中，同时充满对诚挚而热烈的、纯真的感情无声的渴求。我心灰意懒，疲倦不堪；我有气无力地穿过几条空寂无人的街道之后，便走回到旅馆去换衣服。库克走了。他在桌上留下一个便条，列举了今晚值得观赏的地方，并注明我可以到纪念碑一侧的桌子旁去找他。还剩下一小时，我抓紧时间给费拉特写了封短信，把格尔基尤发生的几件事告诉他。然后我走出来，把信投在邮筒里。将近七点半钟，太阳落山之后我赶到了碧琪·谢尼艾尔那里。

第三十一章

我遇上碧琪和鲍特威在客厅里。一看见碧琪，我心里就踏实了。我觉得见到她、同她谈话对我是一种满足。她很高兴，带着几分矜持，而鲍特威却心事重重，神色紧张。

“事情已经有眉目了，”他首先开口说道。“我到侦讯官那儿去过，他答应此案登报时不提碧琪的名字，并且同意她不出庭。她只消将书面证词寄去就行了。不过，我还得在各方面花些钱。可想而知，我的口袋差不多花空了。碧琪，您将来还打算再赎一次船吗？”

“只要我的权利受人侵犯，我总要这样做的。不过，我的确接受了教训。我当时也并不那么乐意，”她转身对我说，“我本来不愿再招惹没完没了的麻烦事。但这又无法预料。”

“恶棍已死，”鲍特威说。“我打算给狱中的布特列尔送些雪茄、酒和鲜花。不过，迦尔威，您作为一个与此案毫无牵连、清白

无辜的人，——为何在尸体旁呆了这么几个钟头呢？”

“我是为别的原因，”我回答说，一面向碧琪转过身来。姑娘正沉思而好奇地注视着我。“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您蒙受不白之冤使我感到气愤。至于案情嘛，虽然它实质上非常简单，但又像人们久别重逢一样，尽管它是双方向着一个终点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总是令人觉得奇怪。”

此后，我们又仔细分析了这场悲剧的每个角色在具体条件下所起的作用。鲍特威不清楚旅馆内房屋的布局。碧琪要他马上拿纸来。他一走，碧琪便对我说：

“您现在感觉如何？”

“我想过我要来看您。”

她抬起一只手，好像马上要说出心里的想法，但她表情一转，若无其事地说：

“这我知道。我现在比抵达此地之前爱思考了，对一切都思之再三。再说……”

我等候她说下去。她的镇定比她的冷淡或者懊恼更使我惶恐。她莞尔一笑。

“我再次感谢您的同情，”碧琪说。“鲍特威，您拿的是一支秃铅笔。”

“是的，”鲍特威答道。“不过，这几天形势急转直下，以这种神速，我预料，就是秃铅笔也能自动削尖的。迦尔威，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原则上——我是同意的！”

“然而请您拿刀子吧。”碧琪说，一面笑嘻嘻地把刀子和铅笔递给我。“这才是必不可少的原则呢。”

我削完铅笔，见她并没有生气，我感到很满意。碧琪不大放心地晃晃笔尖，然后开始画前门、后门、房间、走廊和楼梯。

我站在旁边，俯身在她肩膀上方。铅笔在她那娇小、坚定的手里准确而自如地活动着，仿佛用圆规画的一样。她好像先打草稿，然后在草图上勾勒具体形象：我、布特列尔、警方代表和加尔登。一个个画得逼真、可笑，颇似日本怪诞派作品中的人物。

我说，我相信这种熟练的技巧对她的生活具有相当鲜明的影响。

“我不喜欢画画，”她说，一面乐呵呵地迅速画了一条直线，像用尺子划的一样直。“真的，这对我太容易了。假如您是一个猎人，您能在院子里猎母鸡取乐吗？我同样不愿这样做。此外，我总是喜欢实物胜过喜欢绘画。然而，我想同您商量一下布朗的事。您认识他，并且同他谈过话。您说要不要给他钱呢？”

“从布朗现在所处的极其微妙的位置来看，我认为，处理此事，应该全当是他花钱从盖斯手里买的船。不过我相信，他是不会要钱的，也就是说，最多不过履行一下手续罢了。我要处在您的位置，我就将此事委托给律师。”

“我也这么说过，”鲍特威说。

“但是事情很简单，”碧琪坚持说。“布朗甚至对您说过，他是名义上的船主，实际上他并不占有这只船。”

“是的，这要是我们之间的事就好了——用不着什么公文和手续。但是生意人都崇拜形式，而既然我们初步认为，布朗不需要也不愿意拿别人的财产去骗钱，那么就不妨认认真真地给他一纸空文，因为公文手续是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再考虑考虑，”碧琪说，一面沉思地望着自己的草图，在我的形象上划了一个双重的椭圆。“也许您觉得奇怪，但我觉得顺利解决已故的盖斯留下的纠葛比办理那些毫无用处的手续容易些。是的，假如我去找布朗，不知会不会使他觉得难堪？”

“几乎是可能的，”我答道，“不过，他委派某个受贿成癖的老

狐狸作为代理人来找您，以表示自己的不安，也几乎是可能的。因此，您主动地先走一步岂不更好？”

“您说得对。这样做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体面一些。尽管……不，您这话确有道理。我们已有成竹在胸，”碧琪说下去，两道娥眉间的忧虑的皱纹舒展开了，她改变了姿势，喜笑颜开。“我决定这么办：暂时摆脱此事，到‘踏浪女人’号去一趟。我好久没有踏过从小就熟悉的甲板了！白天太热。您听见响声了吗？我们该去散散心啦。”

果然，客厅的大窗户外面传来齐声呼叫、音乐声和重新开始的狂欢节的巨大喧闹声。我欣然同意。鲍特威去吩咐套车。但我只跟碧琪单独呆了一分钟，她的亲戚——两位胖得圆球似的房主跑了进来。姑娘把我介绍给老头儿和老太婆。我确切知道他们对我的来历一无所知之后，才松了一口气。

“您是来游玩、看热闹来了？”女房东说，同时她那布满皱纹的脸孔为城市的吵闹不安表示歉意。“眼下我们不出门了，真的。现在全都变样了。狂欢节也很糟糕。想当年，布列杰涅尔一个人驾十二匹马。卡尔松发明了漂亮无比的马拉展览会‘奥卡安尼亚’，我还是他们的第一流的爱神呢。拉科特家的花园里喷泉喷酒……嗬，我们跳舞多开心啊！”

“全变样儿了，”老头儿说，他满头白发，毛茸茸的，似乎每分钟都在缩小，因为他太瘦弱了。“我连看都不想去看。而在一八……年，哼，反正一样，我同奥赛本决斗。他穿一身兜连式紧身服。我挨了三枪，他挨了七枪。他死了。”

两位老人并排站着，双双沉浸在幽远的回忆之中。我见他们站着很吃力，便起身告辞。

“谢谢您，”老太婆突然大声说，“碧琪这件事多亏您帮忙。真的，我是说海盗的事。怎么，全给吊死了？从前这儿海盗可多啦。”

“海盗多极了！”老头儿悲伤地摇着头说。

他们全搞糊涂了。我发现碧琪给我使眼色，连忙点点头，同她一块儿走出来，听见老头儿还在低声嘟哝着：

“全……全变样了……海盗多极了！”

第三十二章

我同碧琪和鲍特威乘车出来时感到很拘束,并且我心里十分明白产生这种心情的原因。碧琪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她对人、对地位的明确概念我都不大了解。我从扑朔迷离的狂欢节回到现实中,犹如打开一扇神秘的门,我自己对门内的一切依然若明若暗;幻想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

我同碧琪并排坐着,鲍特威坐在我们前面。有许多迹象表明,鲍特威是碧琪的知心朋友,这种关系在那些由于沾亲带故而趣味相投、互相关照的青年男女中是颇为常见的。起初我们攀谈几句,但不一会儿就被迫停下来,因为不久我们就进入游戏规则的有效区之内。昨日使我眼花缭乱的狂欢节现在又以新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眼前。马车冒着雪花似的彩纸屑缓缓而行,彩纸屑和临街阳台上沙沙飘落的彩纸条几乎全落在碧琪一个人身上。观众有的互相取笑,有的手舞足蹈,不时狂笑,呼喊。灯光像火灾现

场似的，令人眩目。即席扮演的乐队带着铁锅、脸盆和纸糊的号角，疯狂地呼叫着在十字街口蹒跚而过。游行队伍还没出现；一些最高兴的居民——各种肤色的少年儿童大显身手，他们簇拥在临街的阳台上，不厌其烦地朝我们头上抛彩条。

马车好容易驶到滨海街，然后鲍特威吩咐车夫朝“踏浪女人”号停泊的码头驶去。但是，当我们赶到那儿，才从一只汽艇的值班水手那里得知，“踏浪女人”号已进停泊场。因此我们只好租一只小船。我们乘小船绕过几艘乐声震耳、张灯结彩的轮船，渐渐离开滨海街的灯光，进入朦胧的夜海。过了不大一会儿，一个船工发现沉沉夜色中有一盏固定不动的桅灯。他说：

“就是它。”

“您感到高兴吗？”我俯身问碧琪说。

“不见得，”碧琪谛视着我。“我现在感觉不到接近‘踏浪女人’号时的感情。父亲常常对我讲起它，说它是两位身材巨大的青年好汉‘阴谋’和‘秘密’在海底用鱼锯和鱼锤一鼓作气建造的。”

“您会感觉到的，”鲍特威说。“只要上船瞧一瞧，踏一踏它的甲板，您马上就会觉得它格外亲切。”

“它仿佛害了一场病，”碧琪说。“‘诡诈’病……往事不堪回首啊。”

“它是误入歧途，”鲍特威一句话逗得大家哄然大笑。

“听说找到一具尸体，”船工打量着我们说。他显然听说有关的案情。“我们这儿说法不一……”

“您搞错了，”碧琪反驳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小船在船舷上撞了一下。“踏浪女人”号上静悄悄的。

“喂，船上的人！”鲍特威站起来喊道。

一个模糊的身影俯在水面上。这是代理人。经过一番简单

的交涉，再加上我们暗示给他报酬(这是他最关心的)，他马上叫水手放下舷梯。

不久又一个人跑过来，随后是第三个。他们是戈拉齐和厨师。那混血儿大声向我致意。

厨师拿来提灯。我们趁着微弱的摇曳的灯光登上甲板。

“终于回来了！”碧琪登上船舷，回过头来满意地说。“船员们的情况怎么样？”

戈拉齐马上作了回答，但他说得匆匆忙忙，驴唇不对马嘴，我们没听完就走进客厅。电灯刷地一下全亮了，几天之前我常常凝视的舱角和陈设沐浴在明亮的灯光里。我发现客厅没有收拾和打扫，看来凶杀案引起的混乱尚未消失。

船上只剩戈拉齐、厨师、代理人(他伺机监视走私交易的行踪)和一名水手；其余的人有的被捕在押，有的用盖斯遗留的钱结账辞了工。对此我并没有十分在意，因为我注视着碧琪，努力捉摸着她的情绪。

她始终没有落座。鲍特威同厨师和代理人交谈的当儿，她在客厅里踱了一圈，一面好奇地打量着室内的陈设，仿佛初次来到这里一样。她的目光一度开阔一些，平静下来。我注视着她的视线，发现她的目光落在柜台上的一把折断的女用梳子上。

“喂，您再给我们讲讲吧，”碧琪发觉我注意到她的目光落在那无足轻重而又寓意鲜明的物品上，便对我说。“您住在哪儿？哪儿是您的卧舱？是舷梯左边的第一个房间吗？对吗？那么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打开卧舱门，然后给她解释了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的位置以及我怎样相信了盖斯的假悔过落入他的圈套的。

“我想象到了，”碧琪说，“这一切太惨了。真叫人难受！不过我不想在此久留。我们上去吧。”

“您那种情绪还没消失？”

“没有。我现在好像走在一个陌生人家里，偶然发现这个家与我家颇为相似。难道那无形的痕迹还没有消灭，还要我久久萦怀吗？唉，这一切要是压根不曾发生过该多好啊！”

“您觉得很不好受？”

“是的，您说得对。我心里难受。好吧，我们上去吧。”

我们走出卧舱。我等待她把我领往何处，心里激动不已——果然不出所料：碧琪在舷梯旁站住了。

“就是从这儿，”她挥手指着舷外，说。“而且——只身一人！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怎么也感觉不到，并且想象不到会有这样的事。只身一人。”

“怎么只身一人？！”我神思恍惚地说。全身热血蓦地涌上心头。我猛然想起弗列茜·格兰特对我说过的话。但是已经晚了。碧琪怏怏不乐，冷冷地望着我。瞬间的沉默使我露了马脚。我既不会及时镇静下来，也不会用坚定的目光引开碧琪的神秘念头。她也感觉到这一点。

“迦尔威，”她第一次用快活的、无忧无虑的口吻跟我说话，嗓音温柔、坦率、有力。“迦尔威，请给我说实话吧！”

第三十三章

“我并没有对您说谎，”我又沉默一会儿，答道。在沉默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失去平衡，跌进黑暗的深渊。在这一瞬间我不可能做什么更改。碧琪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要么直截了当地回答她，要么干脆沉默不语。对她用不着支吾搪塞。此时此刻，不是对禁忌的愤懑，而是对姑娘的追求、抱怨和深深的忧伤，使我的话禁不住脱口而出，已经无法挽回了。“我没有说谎，不过那次我故意避开了。真的，我不是只身一人，碧琪，我当时的奇遇说出来会吓您一跳的。那时‘踏浪女人’弗列茜·格兰特不知怎么来到甲板上，接着走进小舢舨坐下来。”

“不过，迦尔威！”碧琪说，在提灯微弱的灯光下她的脸色显得苍白、不安。“小点声说吧！……我听着呢。”

她的声调听来有些异样，这使我想起童年时代的一件事。那时我做了一张弓；几个狠心的孩子劝我用这个自制武器的臂弯

敲打地面；他们没有对我说明为何要这样做，只是反复说："你自己会明白的"。我恍惚觉得此事不妥，但又经不起怂恿，就照办了。于是弦断了。

这个念头犹如落在衣袖上的火星一闪而逝。我中断了自己的遐想，将弗列茜·格兰特怎样来到小舢舨上，对我说了那番话而后离去的经过对碧琪讲了一遍。还告诉她，踏浪女人叮嘱我不得将此事告诉碧琪，并且她当时也没有对我说明原因。姑娘边听边向一旁瞭望，双手托着下巴，肘弯支在船舷上。

"不许告诉我，"她若有所思，轻声笑了笑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您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您应该明白为什么，碧琪。"

"您以前从未遇见过这种事？……"姑娘仿佛没听见我的回答，问道。

"没有，从来没有。"

"而那个声音呢，您打牌时听见的那个声音？"

"唯一的一次。"

"一天之内发生的事太多了，"碧琪吸一口气说。她温和地、略带忧郁地瞟了我一眼；然后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说："我们到卧舱去吧，去叫鲍特威。今天我得早点睡觉，我心疼。而她——另一个姑娘在哪儿？您遇见她了吗？"

"不知道。"我非常诚恳地答道，因为在此之前我没有想到黛茜，但说也奇怪，现在想到她，我却感到一种温柔的令人不安的干扰。"碧琪，一切取决于您，——我愿这样认为，——要使我不因犯忌而受惩罚，就看您的决定了！"

"我对您很不了解，迦尔威，"碧琪认真而拘谨地说。"我甚至认为，我对您一无所知。不过，我想了解您，并且想在明天同您谈一谈。我暂时还是——碧琪·谢尼艾尔。这就是我给您的回答。"

她不等我开口就走向扶梯，向舱里喊道：

“鲍特威！我们走吧！”

我们一同走上甲板。我向船员们道了别，又单独同代理人谈了几句；代理人装腔作势，好像他马上就理解了我的话，并且迅速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我跳进小船，碧琪和鲍特威已在船上等候。我们向城市驶去。鲍特威说，他刚刚打听到，“踏浪女人”号在得到布朗指示之前暂时停泊格尔基尤，有人已打电报将所有的事件告诉布朗。

碧琪一路上默默地坐着。当小船驶近闪烁着点点灯火的滨海街时，姑娘轻轻地但果断地说：

“鲍特威，我会给您添许多麻烦的。您将这只船拍卖得啦，不必通过我，要么……您愿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什么？”鲍特威惊喜交集。

“难道您不明白我的话。”

“以后再说吧，”鲍特威说，等小船在滨海街的石头栈桥的石阶前停稳之后。他补充说：“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是一件最伤脑筋的事。不过，碧琪主意打定，谁也更改不了。我非常了解您，碧琪！”

“而您呢？”姑娘同我道别时问道。“您赞成我的决定吗？”

“您只能这么做，”我说，我非常清楚她的洁癖症发作了。

“不然怎么办呢？”她犹豫不决。“是的，的确如此。不管多么心疼，但处理了毕竟轻松一些。晚安，迦尔威！我明天告诉您。”

她伸过手来，快活而剧烈地握了握我的手，但她的目光里却隐隐带着那种使我不安的忧虑，夹杂着明显的不满——对我还是对自己——不得而知。我顿时感到忧心忡忡。

他们立刻乘马车离去。我望着马车的背影站了一会儿，然后向广场走去，一面回忆着同碧琪的谈话。我很想听见人群的喧闹

声。我发现一辆空着的单马车，便租了它，不一会儿便来到昨天我看见弗列茜·格兰特雕像的地方。现在我又望见它，一面努力使自己相信我在碧琪面前是无过错的。我闷闷不乐地走下马车。起初，我呆呆地站着，惘然若失，只见样式绚丽、富丽堂皇和独出心裁的化装马车在这里竞相行驶，拥挤不堪。然而，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首先看到和想到的是：弗列茜·格兰特。纪念碑耸立在鲜花丛中；底座上花朵簇起一个椎形。山岩碎石上堆满茉莉花、玫瑰和玉兰花，空前罕见。我好容易看见昨天那张桌子；现在它被一些障碍物拦着，比昨日更靠近纪念碑，淹没在五彩缤纷的花朵中。桌子四周的通道像矿井一样狭窄。我由于情绪激动，头脑轰鸣不亚于四周的喧哗，无法参加桌旁的谈天，因此我也没走近桌子。但我突然想到要挤进纪念碑四周的人群中去，看看那里面在干什么。我刚刚离开那座房屋的墙壁（拥挤的交通将我紧紧挤在墙根上），人群便源源不断地朝我涌来，我被挤得远远离开原先的方向，来到桌子对面的纪念碑侧面。现在，桌旁大概和昨天一样，坐着巴符斯、库克以及我昨天认识的其他的人。

我挤到广场中心之后，发觉这儿的交通准确地依照物理定律缓慢下来。我在面具商人那儿买了一副绛紫色的半截面具，轻而易举地躲开库克那双锐利的眼睛，站在环绕“踏浪女人”四周的连接着铁链的一根石柱上。这个位置是一个十五岁的顽童让给我的，它可以避免令人懊恼的位移和冲撞，并且可以高出人群两三头。为此我给它的占据者一枚金币，那顽童因这个临时职业得到奖赏而感激不尽，他说一大早就占据了这个位置。

这时，我的注意力被搅乱了。眼前的一切——兴高采烈的、轻信而庄严的拥挤的人群和广场四周的乐队的喧天的锣鼓声，无不洋溢着令人感染的神秘色彩，犹如呵痒的羽毛似的拨弄着我的凄凉悲切的心。我环顾四周，看见一辆化装马车装扮成一栋

无脊大楼的模样。临街的阳台上、窗户上、飞檐上、屋顶上、门廊的遮檐上，马车座椅上都挤满观众。几百只中国式的贴花风筝盘旋在广场上空。马来胶气球在头顶上浮动。沿着房屋上方的铁丝水平滑过的爆花连绵不断，丝丝作响。广场的一角没有马车行驶的空地上，童话中的移民从广场中心排成一个直角。这里值得一瞧，我远远看见几辆令人注目的化装马车。

一辆古色古香的化装马车缓缓驶出来，只见它下部像船，高高的驾驶台，微微颤动的车体异常庞大，以致于车内的乘客显得像小孩似的。乘客们都穿着华多① 时代的服装。驾车的是堂吉诃德，他手执长矛，驱赶着四匹披着漂亮的拖地鞍垫的骏马。马车后面跟着一只长长的真船，船上站着船长、水手、见习水手、海盗和罗宾逊；他们有的挥舞纸糊的斧头，有的用手枪射击，用嘴咚咚地模拟着枪声；而枪口飞出的不是子弹，而是平绒布做的米老鼠。船后走出一群大象，长长的象鼻子左右摇摆，坐在象背上的舞女、艺妓唱着挑逗的轻佻小曲。但是这些花样中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一颗用红绒布精心制作的心脏。它像活的一样，颤巍巍的，涨涨落落，同时表面突突跳着，在围绕着它的一群戴面具的人中间轻轻摇晃着；一个人装扮成爱神，手中挥舞长矛般的巨笔抽打着绒布做的可怕的伤口。另一个装成蝙蝠的嘴脸，用海绵擦去一位白裙绿冠的少女在心脏表面写的大花字，但是，尽管那少女写得飞快，那只贪婪的手擦得飞快，那几个字母始终擦不掉。心脏左边，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毒蛇，忽而躲起来，忽而突然跃起，曲曲弯弯，用舌尖舔着人们高擎鲜花的手；心脏右边，不时伸出一只异常美丽的女人的赤裸的胳膊，向乞丐老头帽子上撒着金币。心脏前面站着一个学者模样的人，一面用一只巨型放大镜

① 华多(1684—1721)法国写生画家和素描画家。

仔细观察心脏，一面对一位正在飞快的敲打打字机的小姐说着什么。

尽管这只放大镜的寓意幼稚可笑，它却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我紧紧盯着它，久久地观望这颗模拟心脏的冒烟的顶端，直至行进的队伍停顿下来引起骚动为止。一时间不知出了什么事，人群中出现溃乱；不一会儿，前面的马车继续向前驶去，而后面的马车不顾人们愈来愈高的急不可耐的呼喊声，原地不动，因为纪念碑对面停着一辆模样古怪的高大的马车。谁也说不清它模仿的是什么形象。它像一只高大的箱子，前面垂着长长的帷幔，四周蒙着布帏，一直拖到车轮。它不载人行驶着，只有高高的驾车台上坐着一个戴面具的驭手。我注意打量这驭手，只见他赶着马转弯，似乎要驶出人墙，而神秘的庞然大物的尾部，现在已掉过来直冲纪念碑。人群立刻从四周涌来，一部分想帮忙的人向马奔去，另一部分人朝驭手挥舞拳头，要求他马上驶开，我从那石柱上扑下来，直奔那马车的尾部；此刻我虽然没有怀疑什么，但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安，因为驭手一跳下车夫台便混进人群溜掉了。这时马车后壁突然向上掀起，马车里紧贴角落站着一个人。他戴着面具，正在摆弄马车顶壁上垂下的绳索。他因为踩住绳头而耽搁一会儿。

这当儿，一个念头霎时犹如投石从我耳边呼啸而过：我立刻恍然大悟，情势刻不容缓。我匆匆奔向纪念碑，拨开花丛，踏着台阶疾步登上高台。我的头正好高出“踏浪女人”的膝盖。下面的人群乱作一团，呼声雷动，我看见几只手枪指着我。那只空箱子的上部现在与我的眼睛在一个平面上。

“打马呀！用鞭子抽呀！”我大声喊叫起来，左手抓住大理石台基的突出部，右手向前伸出。我虽然不知道要出什么事，但我已预感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迫在眉睫，于是我准备迎着它挺身而

出。

全场的寂然，险些儿给这个可怖的阴谋以可乘之机。那马车车厢的前头突然闪出一个黑影，呼啸着向下一甩，紧贴我的脸孔掠过，马上又荡回来。这是一只重二十普特的椭圆形铁锭，像钟摆似的系在一根粗大的绳缆上。它掠过我的脸孔的一刹那，在铁锭和我的脸孔之间伸过一只隐隐绰绰的女人的手保护着我。这一打击本来可以像斧头劈蜡烛似的将我和雕像一起砸碎。但是铁锭在空中转个弯，从我面前掠过时，离雕像的肩膀只有一英尺远。它在空中停一下，然后旋转着往回飘去。这个强大的回击可怕极了。它对准马车侧壁打去，轰隆一声将马车砸得粉碎，辕马被抛出好远。整个马车摇晃一下便倒塌了。两匹马被边套绊倒；其余的马竖立起来，拖着马车的骨架在四处奔跑的人群中横冲直撞。我被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吓得浑身发抖，连忙跳下高台，首先朝弗列茜·格兰特雕像望了一眼。只见它仪态优美，安然无恙。

与此同时，人群从广场四周蜂拥而至，纪念碑立刻被围得水泄不通。一大帮怒气冲天的人将翻倒在地的魔鬼箱子打得稀烂。这时我挤丢了帽子，被人群挤到场外，像一个落水的石块似的淹没在人海之中。有两个人在我周围绕了一会儿，用试探的口气问我要不要帮忙；但是由于我们随时都有被激愤的人流冲倒的危险，我便婉转地摆脱那些好心帮忙的人，匆匆地退场。本来我还可以继续作为观众出席的。这时，到处都在高声叫骂，说这次袭击是格拉斯·巴朗及其同伙们干的。这样一来，狂欢节黯然失色，被这天傍晚的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所取代；人们成群结队沿着大街小巷匆匆赶往广场，甚至有的人跑步前往。我已被吵闹得精疲力尽，连忙拐进一条小巷，不一会儿便回到旅馆。

我内心的兴奋尚未消失。我坐立不安，便在屋里踱起来，心

中依然感觉着被那只神秘的小手挡开的不期而至的死神。被强大的回击砸碎的马车的爆裂声犹在耳际。这一天经历的种种场面与这个新鲜的记忆联在一起。我预感无法入睡，便借酒压惊，不料喝了那么多威士忌，要在往常我自己也会为之震惊。然后我躺在被窝里，再也无心去听或者欣赏那颗巨大的红绒布心脏的跳动，渐渐地被毒药和黄金、悲恸和欢乐、愿望和咒语折磨得疲惫无力。

第三十四章

我早晨十点钟醒来时，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库克不在。他的床铺原封未动，可见他昨晚没回来过夜。因此，我只顾庆幸这难得的清静，再没有为他的命运担忧。

我穿好衣服，用冷水冲冲头，顿感心清气爽；侍者禀报说，一位女士正在楼下等我。他还递给我一张名片，上写着："古斯塔夫·布林涅尔，《礁石报》记者"。我猜想一定是碧琪·谢尼艾尔，便慌忙下楼。我一看见面纱便放心了，曾使我怀着莫名的惊惧从梦中醒来的那种道义上和神经上的不安即刻荡然无存。霎时间一种强烈的喜悦袭上我心头，使我禁不住欢呼一声冲到碧琪跟前。

"谢天谢地！果真是您，碧琪，我还当是别的生人呢。"

她凝神注视着我，莞尔一笑，掀起面纱。

"您的脸色很不好！"姑娘沉默一会儿，说道。"对啦，我要走了，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没有定。我之所以一大早赶来，是因

为……时间紧迫。”

我们站在一间不大的客厅里交谈，客厅有一扇门通向一座高墙环绕的花园。我进来时看见除碧琪之外，从安乐椅里站起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瘦瘦的赤红脸膛，戴一副夹鼻眼镜，夹着皮包。我实在不愿答理他，因为我虽然没有望着碧琪，但我心中只有她一人，甚至浪费一分钟都使我感到痛苦；然而这位古斯塔夫·布林涅尔随时有权表示厌烦，然后对我们鞠一躬扬长而去。我一面向转过身去观赏花园的姑娘道歉，一面问布林涅尔找我有什么事。

他把我早已了如指掌的盖斯船长被杀一案重述一遍，表示愿意为报纸采写一篇有关我的复杂遭遇的报道。

我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回避他，只好说：

“很遗憾，您找错人了。两个偶然相同的名字害得您空跑一趟。您要找的那位托马斯·迦尔威昨晚没回来过夜。他化名阿利诺海尔·库克留了个便条。不过，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看不必隐名埋姓。”

由于碧琪刚刚说过她准备启程的事，我便感到心情沉重，所以这时我神色显得颇为镇定。布林涅尔吃了一惊，甚至耳朵也因为出乎意外而微微颤动了几下。

“总而言之……我请求您……恳请您，”他见我要出去，忙不迭说道。“阿利诺海尔·库克？托马斯·迦尔威……他的谈话……您也许知道一些吧……”

“您应该原谅我，”我不客气地说，“然而我忙得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您那个冒名库克在什么地方。他在‘踏浪女人’的志愿警卫队的桌子旁。他戴着玫瑰色面具，身披黄斗篷。”

碧琪听着我们的谈话。她回过头来，惊奇而赞许地望着我。布林涅尔握着我的手，弯下长长的身躯深深鞠一躬，然后转身大

步流星地找库克去了。

我走到碧琪跟前。

“到花园里去好吗?”我说。“我看那个角落挺僻静的。”

我们走进花园坐下来;玫瑰花丛把我们遮得严严实实。

“碧琪,”我开口说,“您的表情很严肃。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叫您难过?”

她不好意思地瞅瞅我,仿佛心不在焉,然后咬了咬嘴唇。满脸的羞涩立刻变为我十分熟悉的坦率而坚毅的表情。

“请原谅我不善于外交辞令,”姑娘说。“昨天……迦尔威!请告诉我,您是开玩笑吧!”

“我怎能开这样的玩笑?我怎么敢呢?”

“请不要生气。迦尔威,我会像您那次在戏院里一样坦率。那时您说话不多,——而我今天要多说几句。我是一个女人,我非常理解您。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个。您给我讲了您遇见弗列茜·格兰特的事。我相信您,但这大概不像您所希望的那样。我相信此事,就像相信您心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就像人们相信卡洛、弗拉戈纳、贝兹莱的绘画一样;那时我没有跟您在一起。请相信,关于我自己,我从未谈过这么多,也从未有过这种古怪的烦恼!然而,假如我相信此事,那么我大概会非常不幸。”

“碧琪,您说得不对!”

“我说得完全对,迦尔威。我今年十九岁。人生对我是美妙的。我甚至还没有认识它。因为您,世界在我眼中变成两个:两件黄连衣裙,两个‘踏浪女人’,还有——两个统一于一体的人!”她笑起来,但笑声里带着不安。“真的,我深明事理,”碧琪沉思一会儿,接着说。“而这大概很不好,这会叫我悲观失望的!”

“碧琪,”我说,她那炯炯闪光的明眸丝毫没叫我失望,但我只能同她交谈,而无法将自己的心传达给她。“碧琪,世上的一

切，对每个人都是公开的。”

“对我却是隐蔽的。我是个盲人。我看得见沙地上的树影、玫瑰和您，但在几乎使您为我而神魂颠倒的那种意义上说，我又是个盲人。我不过开个玩笑罢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迦尔威，此事是真的吗？！”

“碧琪，是真的。”我回答说，“请原谅我。”

她带着几分倦意沉思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叹一口气，站起身来。

“我们还会见面的，也许我们还能再谈一次。事情没这么简单。您听说夜间发生的事了吗？”

我一时没弄懂她指的什么事。我也站起身，我知道，无须更多的解释，这显然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也是最后的谈话；两天来的彷徨不安便是可靠的预感。我猛然想起她正等我回答。

“是的，我当时在场，”我说，我正要把自己夜间历险的事告诉她，但我立刻感觉到一种对无谓的谈话的深深的厌恶，这种感觉我在与里斯“杜芙尔”旅馆的侍者通电话时就体验过了；况且，假如有必要，我可以让碧琪继续谈下去。现在最好装出一副产生了意外的误解的样子。

“那末，您要动身？”

“我今天就启程。”她把手伸给我。“再见了，迦尔威，”碧琪凝神注视着我的眼睛说。“我衷心地感谢您，别送了，我自己走吧。”

“仿佛一切都化为泡影，”我说。“您白白奔波这么多天。好容易达到目的又放弃它，——这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做到的。再见啦，碧琪！您走后我还要同您长谈呢。”

她脸上浮现出没有说出口的话。她走了。我呆立良久，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后来我发现自己一动不动地站在自己房里，已经无力并且不愿意重新住下去了。我不记得怎样上楼来的。我

站一会儿便躺下来，极力转换思想来克制心中的苦恼，但是已消失的碧琪的脸孔依然无休止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假如这样，”我绝望地喃喃自语，“假如我追求的只是痛苦，而我自己又对此不曾觉察，——啊，弗列茜·格兰特，我再也无力忍受了！拯救我摆脱痛苦吧！”

我希望自己离开格尔基尤之后会好一些，便搭上傍晚六点的火车，因此再没有见到库克。后来我从报纸上得知，他在袭击格拉斯·巴朗家时中弹身亡。他的两面派态度，他那忧郁的尖酸刻薄的性格，他为捍卫弗列茜·格兰特雕像——为了掩饰自己的某种不可告人的心境——而不惜牺牲的精神，这一切都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同时也说明我们对人了解甚少。

我于当晚十点来到里斯，下了火车就去看望费拉特。但是我却没能同他说上话。他家里所有的窗户都亮着灯，而且房门敞开着，仿佛出了什么事，——我进门时无人出来迎接我。我心中诧异，一直走到接待室，不料与仆人撞了个满怀。只见他慌里慌张，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啊呀，”他低声对我说，“恐怕医生不能……我还不知道他在哪儿。他俩——他和妻子在院子里到处游逛。我们这刚刚遇上此事！就在您到来之前刚刚……”

我明白出了什么事，便不让他禀报我来访之事。我转身走出来，从敞开的房门看见一位少妇坐在远处一张安乐椅上。医生背朝我站着，捧着她的双手。愧悔的妻子与谅解的丈夫彼此十分倾心。我和仆人像窃贼似的踮起脚尖一前一后悄悄走到已落锁的大门口。我一踏上人行道便后悔起来，因为费拉特这几天大概顾不上接待客人。何况他的处境会使他希望马上见到我呢。

我怀着偶然撞见的场面引起的独特心情慢慢离去。在傍晚的静谧之中，这个场面又使我想起黛茜那次意外的冲动：这是我

唯一可以与刚刚找到自己未偿的夙愿的费拉特相比的。我仿佛听见她低声说：

“是的，——现在我该怎么办？”

另一个响亮而清晰的声音提示了答案，温和地说：

“‘迦尔威，此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像上次那样回答说，“是真的，碧琪，请原谅我！”

第三十五章

我写信告诉费拉特医生我已旅行归来，此后，我没等到他回信便启程去圣里奥尔。在那里我呆了三个来月，与列尔赫一起匆匆忙忙地卖掉了父亲死后留下的不动产。扣除各种典押和支票之后，我余下的钱就不多了，因此我不能像以前那样用钱时只消给列尔赫拍个电报。但是有一桩产业纠纷已拖延五年，预计会出现于我有利的结局。

我的性格十分随和，无论手头拮据还是钱财盈余都不大在乎。我稍加考虑，便同意在阿尔贝特·维特麦茶叶公司任职，负责国外通信事务，就此开始了那种古怪的双重生活：一方面是繁忙的白天，另一方面则是与世隔绝、浮想联翩的回忆之夜。我怀念碧琪，伤恸不止，直到我觉得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乃是命中注定时才得到一些安慰。尽管如此，我仍然为自己在需要以我的人格，即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不管别人怎样看待它）做保证的

决定性时刻没有撒谎而感到荣幸。我还为碧琪那明丽的花园般的精神世界里没有失去什么而感到高兴，每当想到这里，我都禁不住从心底发出热烈的赞美，犹如赞美在死神面前说出致命的真理的敌人所表现出的勇敢一样。她属于较受社会抬举的为数不多的那种人。我思之再三，终于意识到我们两人之间的思想差异对双方都是合理的，因而就只能为自己与她不同而深感惋惜。恐怕未必有人当真为此惋惜过。

我在寄给格尔基尤法院的书面证词中，就盖斯驱赶我下海一事，只字未提布特列尔，但是关于出现陌生女人走上小舢舨的问题仍然留作悬案。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侦查中都没提到她；这大概因为被告明白这一情况直接威胁他们的命运，而订立了攻守同盟。他们利用我对这个问题的沉默，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它。水手们因参与走私活动受到轻微的惩罚；辛克莱特只蹲了一年监狱。由于鲍特威多方奔走，加之碧琪花了些钱，布特列尔只判处五年苦役；刑满后他到了大港，在一艘煤轮上谋了个差事，不久便在那只船上失踪了。

每当我想要休息，留心一下某种轻松愉快的东西时，我便想起黛茜；与此同时，一种无法排遣的对无辜的罪过的悔恨之情翩然浮上我的心头，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个姑娘多次使我心绪不佳，又多次使我喜不自胜；我回忆她那别具一格的细小动作，抑或想起有她在场的一幕幕情景，常常忍俊不禁，身心的疲惫即刻消失；于是我又看见她把我输的钱还给我，看见她踮起脚尖，用手指拍打嘴唇，努力使我明白她想要什么。碧琪的形象渐渐模糊了，并且开始失去那种只有在情绪突变时才能保持住的魅力。与碧琪相反，下落不明的黛茜，却宛如伴着微笑和问候的握手，实实在在，活龙活现。当我独处时，我常常感觉到她的音容笑貌，有时甚至与她交谈起来，也不感到荒唐和奇怪；当她那次温柔而

热烈的感情冲动重新浮上我的脑海时，我总觉得这个未成年的姑娘（严格说来，她还是个需要大人抚爱的孩子）的身体紧贴在我的身上。这时，我不禁反躬自问：

"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对她温柔一些，没有照她的要求和期望谈一谈呢？为什么连一句可以使她开心的笑话也没有说呢？"

有一次，我来到列加，偶然在一家店铺前站住，只见店铺的窗户上摆着一只精致的帆船，——它体积很大，装备齐全，是模仿达·伽马[①]时代的轻快帆船制造的。它属于那种看上去精巧有趣，而实际上毫无用途的商品；摆在那里长年累月等待顾主，直到成为起初打算出售它的那家店铺的必不可少的装饰。我将这帆船仔细打量一番，像观察那些能深深触动我同情心的东西一样。在这种场合，我们多半说不出究竟什么吸引我们，为什么我们像进行一场引人入胜的谈话似的久久地端详此物。我并不忙着走进店铺。我看过那小巧剔透的帆篷、庄严而呆板的甲板、舱口盖，然后想到这只小船虽然各部分十分协调，甚至可以装五磅货物在水中漂浮，但它除了在人们的想象之中，毕竟不能真正使用，因此我不免为它注定倾复的命运担忧。想到这里，我决定买下这只船。这当儿，船突然不见了。眼前的一切：街道和窗户也旋即消失。一双温暖的手从后面抱住我的头，捂住我的眼睛。我吃了一惊——但不是真正害怕，而是惊喜交集，大概还带着憨厚的微笑，因此我没有失声喊叫。我不愿摆脱这双手，站在那里，心里热呼呼的，对事情的结局已猜透几分。我的眼睛在微微颤抖的手指下眨巴着。我轻声问道：

"这是谁呀？"

"'踏浪女人'，"一个故意装得十分神秘的声音答道。"现在

---

① 达·伽马（约 1460—1524 年）葡萄牙航海家。

您大概猜着了吧?"

"黛茜?!"我从脸上扒开她的手说;她松开手,站在我和窗户之间。

"请原谅我的鲁莽,"姑娘满面通红,格格地笑着说。她用直率的欢乐的目光望着我,眼神已道出她无法掩饰的一切。"瞧,我真走运!您站在那儿出神儿,而我从后面走过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您吓一跳吧!"

她身穿天蓝色连衣裙,头戴镶着天蓝彩条的丝帽。一只空提篮放在马路上,看来这是她以这个独出心裁的方式迎接我时扔在那儿的。她身后跟着一条肥大的狗,模样很凶,大概会使哈巴狗望而生畏。这只狗望着我,就像看见随时可能令它捕捉的猎物一样。

"黛茜,亲爱的黛茜,"我说,"我能见到您,感到十分荣幸!我很对不起您!您一个人在这里?对啦,您好!"

我握了握她想要抽回但又不太执拗的手。她两手抓着我的肩膀,踮起脚尖,在我面颊上吻了一下。

"我爱您,迦尔威,"她严肃而温柔地说。"您做我的哥哥吧,我做您的妹妹。啊,您叫我想得好苦啊!我有许多话没来得及对您讲。您真的看见弗列茜·格兰特了?此事您不敢对我讲?!您真的遇见过此事?!您想想,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啊!我一想到我猜对了就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您坦白地说,这是真的!"

"是真的,"我像她那样坦率地答道,因为我们在用共同的语言交谈。可是我要谈的不是这个。"您一个人在列加?"

姑娘懂得我要问什么,因而迟疑地摇摇头,对我说:

"是的,而且我不知道脱鲍冈现在在哪里。那回他把我惹恼了;也许是我得罪了他,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在回到里奥尔之前,我一直没理睬他。后来我对他说了,并且把您的看法告诉

他。我们俩都哭了，哭了好久，直到哭累了才停下来。他还要坚持，一再纠缠我。但是普罗克特(我非常感谢他)干预了此事。他跟脱鲍冈谈了谈。于是脱鲍冈就到卡塞特去了。我现在住在普罗克特妻子那儿；她在此地靠开报亭为生。老太婆待人很好，不过她在家里抽烟很厉害，——而我们总共有三个小房间，都快把人熏死了。她还抽烟斗呢！您可想而知！现在该您说了。您在此地做什么，您追求的那个女人做您的妻子了吗？”

她顿时面色苍白，两眼噙满泪花。

“唉，请您原谅我！怪我多嘴多舌！您的妹妹真蠢！可是您时而也想起我吗？”

“难道能忘掉您？”我回答说，一想到可能永远见不到黛茜我就心惊肉跳。“是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她。黛茜，我爱您，但我自己不曾察觉，对您的爱是伴随另一种爱情而来的，现在后者已成过去。”

小巷里有几个行人回头望着我们，眼里隐隐燃着过分好奇的火花。

“我们离开这儿吧，”黛茜说，这时我挽着她的胳膊，一直把她领到横穿小巷的林荫道上。“迦尔威，我亲爱的，我的心肝，我会变好的，我一定克制自己。不过，现在若有四面墙壁就好了。我欢喜若狂，但却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吻您。狗呢……你过来。它名叫‘赫洛普斯’，也可以叫它‘嘎普斯’。迦尔威！”

“黛茜？！”

“没什么。愿我们幸福。”

尾　声

一

我喜欢跟黛茜聊天，并且常常是通宵达旦，因为我们总是对同一个话题谈而不厌，从中得到新的启示。谈话中间，到我以前浪迹所至的地方去旅行，成了我们两人最喜爱的话题。但是，这个计划过于庞大，因而不得不适当地缩小。这之前，我在那桩有争议的产业纠纷中获胜，得了几千英镑，正好帮助我们实现愿望。我知道这笔钱迟早要被我花光，便在距离圣里奥尔不远的列加购置一座带花园和一片空地的石头平房，后来在空地上栽了果树。我精心安排了房屋的内部陈设，对于舒适生活所必须的一切以及每个房间给人的第一个印象，都考虑得十分周到。然后我将此事交给我的朋友托瓦尔去全权办理；对他的审美力和设计艺术，早在他为自己购置住宅时我就领略过。他一看见我的黛茜，就很快明白我的用意。这个主意我并没有告诉她，不久我们

便动身去作一次为时两年的旅行。

在交际场上消磨时日，或者接待应酬，对于内心世界十分丰富但又异常羞怯(别看她表面上大胆泼辣)的黛茜来说，不啻是一种折磨。因此，她很快就对巴黎、伦敦、米兰、罗马那样的热闹的交际中心感到厌倦，而且常常抱怨光阴虚度。有时她言犹未尽，突然面红耳赤，沉默不语，唯一因为她发觉自己引人注目。不久我发现这一点，便限制了我们的交际范围(虽然我们接触的人不断交换)，只与那些能够使黛茜当着面随意发言的人们交往。然而即便这样，由于黛茜对他人的感觉异常敏感，她依然感到拘束不安，不时长吁短叹。她喜欢独自徘徊，并且是在她自己愿意的时候。

然而，同我一起在街头漫步，观赏道旁的房舍，是她最称心的消遣。她喜欢建筑学，并且懂得其中的奥妙。那些伫立在壕沟旁并且生着树木的古老的墙壁，旧时荒凉的废墟上的某个鲜花盛开的角落，或者那些颇为罕见的、风姿潇洒、造型优美的崭新的小屋，都常常使她激动。她能够久久地欣赏茉莉花丛中的三角墙和紧闭的房门，以及在湍流之上映着巍峨的倒影的桥梁；她能够精辟地评价宫殿的建筑艺术和领略茅舍的风格。这一切都使我想起我在列加秘密购置的那一座住宅。

我们回到圣里奥尔之后，便在一家旅馆里住下。到了第三天，我建议黛茜到列加观赏瀑布。她对我的建议总是百依百顺，这次照样欣然同意。与往常一样，她又辗转不眠，反复思考次日的旅行，直到深夜两点钟。她一旦决定做什么事，便马上激动起来，心中的计划不付诸实施，她的心情是不能平静的。翌日清晨，我们到达列加，然后骑马离开车站去我们的家。我事先告诉她，我们将在这里停留两天，因为房子是属于我的熟人——当地一位法官的。

她脸上浮现出我十分熟悉的、羞怯而好奇的表情，拜访生客时她总是这样的。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稍感倦意的样子。

"多漂亮的房子啊！"黛茜说。"它单独坐落在这里，说实在的，这花园令人神往！这位法官一定是个好人。"她从物品评到人时爱做这样的结论。

"法官就是法官，"我答道。"也许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人；不过，这座带两个凉台的房子有什么好啊，亲爱的黛茜？"

她有时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因此只是笑了笑，表示注意到我的问题。而她的微笑仿佛清晰地对我说："作假——是很不好的。你不是看见了吗？这些使建筑显得轻盈的朴实清新的线条，绿色的瓦，洁白的墙壁，以及墙壁上安装的碧水般的透明玻璃；这些宽大的台阶，沿着它可以沉思地、慢悠悠地走向那绿荫如盖的高大树木；树荫下，错落有致的花坛上，鲜花怒放，树影婆娑。在这里，你会觉得沉醉于簇拥着房屋的大自然之中，四周的景物合理而平静地互相拥抱着，与房屋的正面和侧面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我亲爱的，干吗还要说那些让你不相信的废话呢？"

黛茜出声地对我说：

"这儿太美了，简直叫人心花怒放。"

托瓦尔从里屋走出来迎接我们。

"您好，托瓦尔，我的朋友。想不到会遇见您！"黛茜说。"您在这里做什么？"

"我侍候主人，"托瓦尔回答得十分得体。这时黛茜扶正系在下巴底下的帽带，四下打量着这间不大的客厅。她那双机灵的眼睛匆匆地扫视着：地毯、漆得锃亮的雕花橡木家具、壁炉和那些经过精心挑选的、镶在核桃木和孔雀石画框里的图画。其中有一幅古艾罗的作品，画的是两条狗：一条安详地卧着，鼻子伸在两只前腿中间，瞪着一对通人性的眼睛；另一条全身跃起，朝着看

不见的猎物扑去。

“主人不在，”黛茜过来打量着这幅画说，“主人不在。这狗画活了，正在汪汪叫呢。这幅画真好，我的朋友！那条狗大概看见敌人了吧？”

“也许看见主人了，”我对她说。

“恐怕它是在殷切地致意。我们现在干吗？”

“您的房间准备好了，”托瓦尔答道，他生得尖嘴猴腮，一双有点讨好的大眼睛。这时他脸上浮出神秘的微笑。“至于法官嘛，他好像就在这里。”

“是亚当·考涅尔？你说过他叫这个名字。”黛茜看了看我，示意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法官明明不在家又说他在这里。

“大概托瓦尔的意思是说，考涅尔马上就来。”

我回答她的时候不得不紧紧咬住嘴唇，因而像咬着舌头说话似的，发音很不清楚。

“你在吃东西？”我妻子望着我的脸问道。“不，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您还没有回答我，托瓦尔，您是怎样来到这里的，我遇见您非常高兴。您干吗要把我弄糊涂啊？”

“不过，黛茜，”托瓦尔恳求地叹一口气，“法官在这里——这怎能怪我呢？”

她怒冲冲地转身对着他，但是怒气还没来得及形之于色，她便马上笑起来。

“您以为我是个小傻瓜？”她直截了当地问道。“倘若法官在这里，并且这么客气地派您来讲述他的神秘的故事，那么劳驾您转告他，就说我们——大概也在这里！”

尽管这个玩笑开得十分出色，但向她交底的时刻到了。

“黛茜，”我挽起她的胳膊，说道，“你朝四周瞧瞧，就该明白你是在自己家里。我本来想叫你再动动脑筋，但你已经着急了，

因此你快感谢托瓦尔的操劳吧。我不过花钱买了而已。托瓦尔为室内的陈设花了大量的工作时间。法官的确在这里，而这个法官——就是你。你来评判评判吧，你觉得这房子好吗？”

当我作解释的时候，黛茜看看我又看看托瓦尔，看看托瓦尔又看看我。

“你发誓，”她高兴得脸色苍白，对我说。“你得向可怕的大海起誓，就说……哎呀，我真蠢！当然啰，你们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房子！还要我来当这个法官？！哪怕它是一间肮脏的草棚……”

她猛扑到我身上，幸福的眼泪沾湿我的衣衫。托瓦尔也遭到同样的结果，他竭力保持着那种带点讨好的而又略带嘲讽的阴阳怪气的表情。然后他带我们看房子。好容易看完，此刻，所有的家具、远景、鲜花、窗户、帷幔，在黛茜看来，就像湿润的肥皂泡表面的倒影似的，不断地闪变着。她对我说：

“你是否觉得这一切会突然消失？”

“决不会的！”

“那好。可我生来命苦；有时我好不容易得到一件好东西，但马上又害怕起来，怕人家给我夺去，毁坏它；怕失去幸福……”

二

有时，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需要：追溯往事甚至体验昔日的作为；这种感情并非做作，而是油然而生，并且只有在美满生活中遇上异常美好的日子才会产生此感。它颇似逐一翻阅旧日的信札。为了纪念那次为“踏浪女人”弗列茜·格兰特举行的狂欢节以及我与黛茜戏院相会（当时我无意中刺痛我朋友的心），黛茜一直珍藏着那件带栗色丝穗的黄色连衣裙。一天，这件连衣裙

触发了我们的回忆。回忆断断续续地持续一整天，早餐、午餐和散步的时间，以及早餐和午餐之间、工作与散步之间的空隙，我们都充分加以利用。谈到那些与我们有关的事件，我们便禁不住想起在格尔基尤和“潜鸟”号上的那些动人情景（顺便提一句，“潜鸟”号于一年前触礁，而全体船员遇救脱险）。那如烟的往事一旦在我们的记忆中浮现出来，便异常清晰，令人兴奋，使我们马上沉浸于对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回忆之中，并且为它现在不能重现（将来怎样尚不明确）而深感惋惜。这是对浮想联翩的回忆之夜的预感，还是那种使到达彼岸的人回顾大海的静静的拍岸浪？当他尚不知沉寂的海面之外隐藏着什么样的海岸时，他只能说自己轻生，或者有一种淡漠的探索心理。而在这时，我们谈起我曾爱过的碧琪·谢尼艾尔。

“就是这双眼睛，见过弗列茜·格兰特，”黛茜用手指轻轻抚摸着我的眼睑说。“就是这只手握过她的手。”她摸了摸我的手。“而在这嘴里，有同她说过话的舌头。真的，我知道，你一想到这些就如醉似痴，——可是过一会儿你又严肃起来，一本正经的，为了不睡过时间，又要散一会儿步。这是一种他人不可理解的感情，它只在你的心中！”

天已经黑了，花园笼罩在暮色之中，显得昏暗、孤独，似乎离我们近了些。我们坐在房前，看见我们的管家、多面手狄克走到窗前的亮光里。一个身穿旅行装的大个子跟在他后面，笑盈盈地打量着我们。趁着亮光，只见此人脸孔晒得黝黑，看上去有些面熟。他先开口说：

“‘踏浪女人’！”

“费拉特！”我失声叫道，连忙站起来迎了上去。“我料定会见面的！那三个月的通信之后，我再没有看见您。您走后，有人对我说，您不知是去萨列尔了还是去了狄布尔。我自己也四处旅行

了整整两年。您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我们进了屋,费拉特给我们讲了自己的经历。黛茜起初一声不响,脸上带着疑问的表情,但她不久便安静下来,开始露出笑容。她又像往常一样,等说话的人一住口,她便马上接上去替他讲完。这时,她边听边给我解释着,讲得合情合理,但讲到各种事件发生的经过时,几乎总是驴唇不对马嘴,——这是她注意听讲的可靠征兆。

原来,费拉特被派到塔瓦萨河上游距列加二百海里左右的一所麻风病院工作,在我前往欧洲之后不久他便带着妻子去任职。我们两人只差几天没有遇上。

“找到行踪了,”费拉特说,“我讲的这件事,大概比您在‘潜鸟’上讲的‘玛丽亚·采列斯塔’号还有趣得多。这……”

“‘踏浪女人’号!”黛茜紧接着医生的慢条斯理的话,说道,继而又为自己准确的猜测而涨红了脸。她悠然自得地坐下来,那姿势仿佛是对大家说:“我就说这一句,我再不吭声了。”

“您说对了。我刚才提到‘玛丽亚·采列斯塔’号。亲爱的迦尔威,一天,我们乘坐一只汽艇驶向海湾;我和两名从奥罗生物站来的职员去狩猎。我们行至卡帕罗利岛右侧的悬崖层叠的流岔时,黑夜降临了。我们赶紧穿过这地方,到一座树林旁去停泊,因为水手们次日清早要打柴。汽艇转弯时撞上一片漂浮的破烂木头。这里有几百个小岛,汽艇顺着活水回旋,把我们送到一个风平浪静、丛林环绕的圆形海湾,四周高大的树木垂着稠密的树枝。我们害怕迷路,确切地说,就是怕在这个迷宫里糊里糊涂地绕远道,船长把船开到两块巨石之间的水岔上。我们就在这里过夜。我没在卧舱里睡觉,而是睡在甲板上。我醒得很早,不过天已经亮了。

“我望了望这个闭塞的圆形海湾,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我

清楚地看见一只帆船停泊在距离我两锚链远的地方，几乎紧靠着几棵高出它桅梢的大树。深水中反映着船的倒影。我全身猝然一震，就好像睡意朦胧之中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扔进水中。我连忙爬上一块岩石，纵身跳上岸，沿着岸边走向船尾。这时我的上衣挂破了，因为那只船四周缠绕着密密层层的藤蔓和树干。我果然没弄错。这是'踏浪女人'号，它被水手们抛弃在这里，孤零零的，任凭风吹浪打。横桁上的帆篷不见了。我喊了一声，没有人回答。小舢舨盛着半舱水，停在侧旁的岩礁边上。我捡起一只生锈的空洋铁盒子，把盒里的水倒掉；由于船桨放在旁边，于是我攀着锚链登上甲板，来到船上。

"从一切迹象可以判明，这只船留在这里一年多了。甲板上长着水草；船舷上落满树叶和枝桠。横桁上缠绕着藤蔓，开花的藤茎悬挂着，像一节节断索具似的迎风飘摆。我走进舱里，不禁打个寒颤，只见一条小蛇顺着地毯迅速爬向过道后角。这是我看见的唯一的美丽而凶恶的生物，它奇特地给这间客厅增添了生气。不一会儿跑过一只耗子。我走进您的卧舱。在乱七八糟的破碎器皿和扔在地板上的破抹布中间，我发现一堆深绿色的大甲虫，四处乱爬。船舱里闷得慌，——精神上感到压抑，仿佛要把我当做甲虫埋葬在这里似的。我又登上甲板，然后走进厨房、底舱；到处是垃圾和白蛉子，杂乱无章。一种令人恶心的惊惧不安和忧伤向我袭来。我把自己的考察告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这时船长已把汽艇开到'踏浪女人'号跟前；水手们兴致勃勃地收集各种有用的物品，一阵阵惊奇的呼叫声响彻海湾。我的熟人，就是生物站的那两位职员也大发搜寻的狂热，用木棍打着蛇，搜遍各个角落，希望找到人的踪迹，整整花了半天时间。

"但是没有发现航行日志，连一张纸也没找到。仅在船长卧舱里写字台底层抽屉缝里找到一封残缺不全的信；这封信现在

在我家里，有机会我拿给您看看。

“我希望您能读一读这封信，我不想要它……它大概是被写信人自己撕碎的。但这只是猜测，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

“我站在甲板上，望着桅顶和高出桅顶的参天巨树的树梢，树梢上方高高地飘浮着淡漠的彩云。桅顶下面低垂着雨丝般的藤蔓，藤茎末端，悬挂着一卷卷呆然不动的向四处伸展的触须。微风习习，催动被晨曦照亮的不断盘旋的藤蔓和树叶，犹如乱了阵势的千军万马一般。一卷触须紧贴中桅桅顶的信号灯前后摆动，风力变小时，它与桅杆保持一定角度，像一只摆向上方的钟摆似的停止不动。不一会儿它升高一些。风力稍稍加大，只见它好容易擦着桅杆，转眼之间便像丝弦似的颤抖着缠在桅杆上了。”

这时黛茜一声不响，呆呆地望着费拉特；她泪如雨下，泪水遮蔽了她的眼睛。

“你怎么啦，”我问道，自己也异常激动，因为费拉特看见的一切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啊，”她悄声说，生怕声音高了会哭出声来。“这一切多么美妙啊！所有这一切都是这样的，既叫人忧伤又叫人愉快——真的！”

我很不得体地问她为何这样大惊小怪。

“不知道，”黛茜拭着眼泪回答。“过一会儿我会知道的。您讲下去吧，亲爱的医生。”

费拉特发现她的神经质之后，便缩短了自己的讲述。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绕出岛屿密布的迷宫。费拉特希望有一天会遇见我，并且通过布朗四处打听“踏浪女人”号的下落。只过了两个月他便得到消息。原来它半价卖给艾克·列特里，卖掉之后立刻由船长格鲁德驶往阿克维敦港。从此以后，再

没有人听到它的消息。它究竟是成了某个无人知晓的阴谋计划的牺牲品，还是逃脱敌人的追踪潜入沿河的密林；船员们是死于瘟疫，还是弃船而走、在密林中饿死或喂了野兽？——这一切都无从打听。直到许多年之后，当塔瓦萨河上开始寻找金子时，才出现了关于冒险、返老还童的黄金梦之类的猜测。但是人们对这种猜测看法不一，只有那些在未知世界面前不甘寂寞的人才相信它的可能性。“踏浪女人”号停在那里，是偶尔被汽艇撞见的，因为谁也不愿去重新寻找这只早已被劫掠一空、并且带着迷信名誉的船。

“但是，对您和我来说，这还不能令人满足，”当我们回顾与思考了有关谢尼艾尔家的船的全部情况之后，费拉特说。“我恰好昨天遇见了那位年轻的女士——碧琪·谢尼艾尔。”

黛茜的泪水已干，脸上带着笑容。

“碧琪·谢尼艾尔？”我说，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多么渴望知道她的命运。

“碧琪·卡瓦兹。”

费拉特停顿一会儿补充说：

“是的。在一艘驶往里奥尔的轮船上。她的丈夫海克托·卡瓦兹陪伴着她。当时她身体不大舒服。她的丈夫得知我是医生，便来请我。我不认识她，但是当她听说我姓费拉特，问我认不认识曾在里斯住过的托马斯·迦尔威时，我就差不多猜出是她。我回答说认识迦尔威，并且谈了您的不少情况，起初我十分谨慎，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那天傍晚在斯杰尔斯家里打牌时发生的事，以及那些一般在萍水相逢时不大喜欢谈论的情况，我都没有提及。但是，由于谈话涉及‘踏浪女人’号的下落，我认为有必要说说我在海湾密林里看见的情景。她谈吐矜持，甚至当我讲到发现‘踏浪女人’号的踪迹时，她也只有片刻的激动，叮嘱我设法让

您知道这只船的下落。她的丈夫非常活泼，妙趣横生，令人喜爱。他也对我说，在他们结婚之初，他常常梦见您同一个蒙面的年轻女人夜海泛舟。这时我才知道他听说过您那段经历，于是我就坦率一些，重又谈起格尔基尤发生的那些事件。后来我们的谈话已无拘无束了。碧琪·卡瓦兹只字未提她与您的关系，但我看得出，她沉浸在深深的遐想之中，——犹如彼此的海岸隔着蔚蓝的海面遥遥相望。

"'要不是发生了盖斯的悲剧，'海克托·卡瓦兹说，'他可能会对您更亲近一些，亲爱的碧琪。事情本应得到圆满结局。但是那一场混乱、那船长的突然死亡妨碍了它。"

"'不，是人生，'少妇面带信任的微笑望着卡瓦兹，说。'那时候，人生将我引到一扇紧锁着的门前，我没有钥匙，因而无法证实这是不是一扇假门。我没有敲这扇紧闭的门。马上发觉不可能保持关系。我不理解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

"'你这话是带着气说的！'卡瓦兹说。

"'为什么？'她诚恳而吃惊地说。'我此生此世只想成为我自己。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卑微的呢，亲爱的医生？'

"'或者说更了不起的呢，'我赞成她的看法，附和着说。

"她有点发烧——患了轻感冒。我同她告别时，她的个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她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而又彬彬有礼的人。在圣里奥尔我遇上托瓦尔。当时他在旅馆的登记簿上看到我的名字，就顺便到我的房间。他得知我正是您的朋友费拉特医生，便立刻把您的近况告诉我了。于是我丢开病院的工作，立刻打点行装前来，这大概不必说了吧？的确是这样的。我差点给忘了，碧琪·卡瓦兹还托我给您带了封信，要我遇见您时交给您。"

他在皮包里翻腾一阵，取出一个不大的信封，信封上写着我

的名字。我瞟了黛茜一眼，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于是我便读起来。这封信总共有五行字："祝您幸福。我常常怀着感激和敬意想起您。碧琪·卡瓦兹。"

"就这么多……"黛茜大失所望，说。"我预料她会写得多一些。"她站起来，满面通红。"我以为她会承认，我丈夫有权看见他想要看见的一切，在那些他愿意看见的地方，并且承认他如愿以偿时是幸福的。信中还应该有这样的话：'您是对的，因为这是您、从不说谎的托马斯·迦尔威对我说的。'现在我要替所有的人说：托马斯·迦尔威，您是对的。我曾亲自同您在小舢舨上，看见那个穿花边连衣裙的姑娘弗列茜·格兰特；她无畏地踏着万顷波涛而去，因为她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现在将她看见的东西——奉献给所有的人：请接受它吧！我是黛茜·迦尔威，评论这些复杂的事物，我还太年轻，但我又要说：'人是不可理解的'。为了看见那许多看不见的东西，应该努力去理解人。弗列茜·格兰特，你是存在的，你正在奔跑，你就在这里！请你对我们说：'晚安，黛茜！晚安，费拉特！晚安，迦尔威！'"

她容光焕发，情绪激动，格格地笑着。我妻子的声音听来十分奇特，使我不禁脊背发冷，于是我站起来。费拉特也马上站起。我听见一句无声的话语，虽然它没有声音，但十分清晰，使得费拉特回头望了望。

"那好吧，"黛茜轻松地叹息着坐下来，说道。"也祝你晚安，弗列茜！"

"晚安！"我们听见从海上传来的声音。"晚安，朋友们！在黑暗的道路上不寂寞吗？我得快点儿，我奔向……"

孤 女 奇 遇

第 一 部

倾覆的舞台

这事发生在那边……

——**斯威夫特**

一

七天来，光怪陆离的海报一直在向市民们渲染“双星人”即将在索莱利马戏园奉献绝技的消息。在欢乐的客厅和沙龙里，在剧院后台，在餐厅、啤酒馆和小饭铺里，对诸如此类的演出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议论。当然，马戏艺术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着迷、撩拨人们的好奇心。甚至尼禄①和亥里奥葛巴卢②的不肖子孙们所喜爱的娱乐——大力士竞技，也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虽然非洲利比亚来的黑人格列帕和努阿尔业已抵达本城；他们在林荫道上游来荡去，吸着粗大的上等雪茄，向路人展示肥大的身躯，使得那些易于着迷的成年女士们心跳突突，不胜惊异。就连能够把一串闪闪发光的哑铃上下抛掷、挥舞自如的著名杂技

①② 古罗马皇帝，以荒淫暴虐出名。

演员大力士米莱也黯然失色。简而言之，看来索莱利马戏园里要出现奇迹。我们只消来到海报前面看一看，便会立刻察觉，它给围观的人群留下的印象可说是空前绝后的。海报上究竟写些什么？海报上这样写道：

1911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

一位自称“双星人”的绝代奇人将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登台献技，表演空前绝后之惊人奇术。

此人没有体重，

可以迅跑如飞，

进行奇妙的飞行，

真正的腾空飞行，并不借助暗器和任何道具。

双星人将悬空停留三秒钟之久。

双星人乃是当代最大的科学之谜。

本节目只表演一次，不予重复；所以戏票将于十九日至表演之日出售；票价加两倍。

索莱利马戏园经理阿加西茨，向记者们作了如下解释：几天前，一位陌生人前来见他。然而阿加西茨这样一个眼力过人的老江湖，居然未能从这次短暂的会见得到可以表明此人身份的印象。来访者的名片上仅有两个字母：Э. Д. 。既没有地址，也没有职业。

阿加西茨这样说着，一面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似乎他知道的比可以想象的要多得多，只是由于某些重要原因，不得不有所保留。他说：

“我看得出，他无疑是一个既有教养又有钱的人。这种人在马戏界绝无仅有。毋庸讳言，我对他作了一番观察，不过……的

确,我虽然三十年来见多识广,但像他这样的人却极少看见。他并不在我们这里服务,既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请求。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他的住址我也无从知晓。要在这方面打听点什么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要举行的仅有的一场表演,与他的来历和身份都毫不相干。况且我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些。不过,索莱利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出人头地,所以我不能轻易放走这只珍贵的鸟儿。他表示愿意一显身手,说要比巴尔努姆复活,带着野兽前来表演还要精彩一些。

“他的建议是这样的:他只出台表演一次,的确只有一次,不多不少——既不要酬金,也不要招待,更不要任何别的奖赏。(阿加西茨把这三个‘不要’说得有板有眼,富有趣味)我表示这些都可以给他,但他拒绝了。

“根据他的请求,我坐在屋角里,以免妨碍他表演一个练习小品。这时,只见他朝房门退了几步,神秘而调皮地挤挤眼,然后既没有跳跃,也没有特别用力,就平平稳稳地离地升空了。经过桌子上方的时候,他悬空停下来,就悬在这只墨水瓶上方,足足有两秒钟。此后,他的双脚又轻轻落地,无声无息,平平稳稳。他这一招儿实在让人叫绝,令人提心吊胆。可他依然平静如初,就像丑角道吉被爱林斯特·维特悬在高秋千上旋转几圈之后一样。‘我就会这么多,’我们重又坐下来的时候,他对我说:‘不过,我可以把这个动作重复几次,带助跑和不带助跑都行。也许演出时我精神饱满,那时观众看到的会多一些。不过,这我不敢担保。’

“我问他对这一绝招是怎么想的。他耸耸肩,对我说:‘关于这一点,我知道的并不比您多。这大概跟某些作家了解自己作品的情节和主题差不多:它们往往是自然产生的。我这种技艺也是自然产生的。’除此之外,他再没有说什么。我大为惊诧。我表示

给他一百万，他执意不要——甚至打了个哈欠。我没有再坚持。他拒绝得那样坚决，不容争辩，坚持说给钱就等于伤害他的自尊心。不过，我自然要问他，是什么原因迫使他公开演出的。他回答说：‘有时候，假如我的天赋受到压抑，它就会逐渐减弱。我只有当着观众的面练习，才能使它充分恢复起来。这就是我紧紧围绕着的唯一核心。’但我一点也不明白，也许他是开玩笑。我总觉得，我在同一个隐姓埋名的侠客谈话。他很年轻，表情严肃得像个解剖学家。他衣冠楚楚，佩戴的那颗钻石别针看来总值三十万镑。这一切都值得思考。”

第二天，各家晨报和晚报都刊登了记者同阿加西茨的谈话。一家报纸居然登出这个奇怪的巡回演员的即席照片。一位怒气冲冲的美男子圆瞪两眼望着读者，瞧，他那漂亮的唇髭和秀发，可以为任何一家的生发广告增添光彩。

就在这时，引起这一切惊慌不安的人，将报纸浏览一遍，又把那张饶有风趣的照片好好欣赏一番，问道：“喂，德鲁特，你二十三日去马戏园吗？”

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补了一句“是的，我要去一趟，我要看看这场旋风怎样扫荡‘大自然之王’引为骄傲的世俗观念和愚昧无知。他会出汗的……”

二

整个马戏园，包括仆役、检票员和饲马员，全都激动起来，其兴致之高，并不亚于普通观众。据传说，“双星人”（是他自己吩咐在海报上用这个名字）是一位伯爵和亿万富翁，一些女骑师对他赞不绝口，羡慕至极，都幻想得到他的垂青。一些芭蕾舞女演员拚命地装饰打扮，都想迷住这位尊贵的怪人，围绕他会在她们哪

个人身上花大钱而争吵不休。丑角们挖空心思模仿这位新来的演员，以便逗笑观众。好酒贪杯的作家杰鲍尔为他们编写了几段台词，让他们喝着伏特加酒，玩弄着叮叮作响的银币插科打诨。因嫉妒而变得抑郁不乐的体操演员、特技骑师和杂技演员直到最后还异口同声地坚持说，这个神秘的巡回演员，是从印度来的江湖骗子，只不过在那里学了几招感染术而已。他们预言他这次表演非砸锅不可。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散布流言，说这个同行冤家是逃犯。他们又造谣说，"双星人"是个多次输光的赌棍。关于"双星人"用恫吓手段制服阿加西茨的奇闻轶事也是他们的杰作。可是对于事情的实质，谁也说不出个究竟。谣言和诽谤只是在四周盘旋环绕，并不涉及核心问题。那个喜欢说"我见多识广，所以什么对我都不足为奇"的丑角阿尔西，当人们谈论"双星人"的时候，便更加强调那句口头禅，但是他那张带着病容的易怒的脸，不时流露出忧愁和恐惧，担心某种东西砸了他那可怜的饭碗。一想到那个东西，他就心绪不宁，平日辛勤劳动挣得的乞丐的安宁已荡然无存了。

关于这次轰动一时的表演的消息，还有不少精彩的口头创作——诽谤、闲话、俏语、讽刺和预言，纷纷萦绕于各界人士的耳际，真可谓闻不胜闻。凯撒的铁骑荡起滚滚征尘，一粒尘屑自然无足轻重；对于紫光闪耀的皇帝的金盔，一缕摇曳的反光同样不在话下。凯撒风尘仆仆……尘土归尘土，凯撒归凯撒。

三

二十三日，马戏园售票处的窗口没有打开。告示上写着："票已售完"。虽然票价昂贵，仍然风抢一空。最后几张票还在二十日就确定为抽彩的奖票，因此它们引起了觊觎者激烈的争夺。

这天傍晚，只要朝看台注视一下，就会发现观众的成分有点不同寻常。记者们的包厢挤得满满的，临时加的座椅后面，还有一些穿小翻领上装、戴夹鼻眼镜的人，他们不得不在那里练习站功。部长的包厢里同样座无虚席。那是一个温柔而迷人的天地。年轻女人的美丽的明眸和清秀的面庞，洁白的罗裙和在制服、燕尾服衬托下像吊灯一样灿烂夺目的珠宝首饰，这一切宛如一柱月光倾泻在柔和的黑影之上，星光闪烁。所有的包厢沿着绛紫色栏杆，绕成一个五彩缤纷的圆圈。衣饰华丽的看客们显得阔气十足，泰然自若。他们轻松地、自由自在地笑着，低声地、但十分清晰地交谈着，不时地打量一下庞大的马戏园的对面的看台。舞台上空，一缕缕亮光闪烁着，微微浮动着，透过高高的圆顶的敞开的玻璃窗户，与蔚蓝的夜空连成一片，

池座上方，混杂着知识界、商界、政界和军界的形形色色的面孔，偶尔闪现出几个在肖像上认识的作家和艺术家。那里不时传来深奥的议论、得体的评语，典雅的文学术语，夹杂着飞短流长和家属们的争吵。再高一些的无隔栅的看台上，挤满了三教九流的看客，犹如一条人群熙攘的街道：有人在奔跑，有人在走动，几千双脚在游荡。在他们上方，在张贴着马戏广告的高高的栏杆外侧的楼座上，下等观众踮起脚尖，用胳膊肘、下巴颏和胸部支撑着，承受着四面八方的压力，汗流浃背。他们忍受着闷热和心悸的折磨，哪怕伸出胳膊歇一会儿都十分困难。而在高出人群七俄寸的地方，人们的脸色看上去要坦然得多。那里有人在嗑榛子，剥皮的嚓嚓声同口哨声和肆无忌惮的喊叫声混成一片。

照明设备把马戏场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异常明亮的灯光令人目眩，远方和近处的一切，望去仿佛涂上一层亮光。对面的看台笼罩着一层金碧辉煌的雾气，但是稍一注目，一切又都像通

过望远镜看到的那样，可以分辨出人们的脸孔和表情。整个马戏园沉浸在枝形吊灯的亮光里，固定在顶棚下面的高秋千、黑色的乐谱架中间沙沙翻动乐谱的乐师们的铜号、铺在舞台上的新鲜锯末，都洋溢着一片欢乐和陶醉的气氛。闭上眼睛可以听见各种音响：座椅的吱吱声，人的咳嗽声，迂缓低沉的长笛声，擂鼓声，情绪激动的低语声，以及宛若潺潺流水似的沙沙声，一下子涌进这个圆形建筑的上万人的蠕动声和呼吸声。凭声音即可判断出这个巨大的空间里各点的位置。此外，到处还弥漫着温暖的马房味、锯末味以及马戏场上常有的淡淡的香水味。

开演推迟了。观众们急不可待，楼座上几次爆发出不稳定的噼啪声，鼓掌声此起彼落。第三遍铃声响起来了，随着一阵宏亮的定音鼓响，铜号齐鸣，管弦乐器在闪烁不定的长笛伴奏下奏起威武雄壮的进行曲。演出开始了。

四

为了保证今晚的演出，经理处排出马戏团最强大的阵容。阿加西茨懂得，沿着陡峭的小道可以攀登到顶峰。他打算吊一吊观众的胃口，使他们逐渐加深印象，所以严格地掌握花样翻新和出场次序。这样一来，观众必然要把积聚在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最后一个节目。“双星人”的表演列在节目单末尾。

舞台上活跃起来了。体操演员接替跑马，跑马接替丑角，丑角又接替轻捷武术。驯狮结束以后，紧跟着是杂技和魔术。两头大象系着餐巾，彬彬有礼地坐在蒙着台布的餐桌前用晚餐，然后大模大样地举起长鼻子付了小费，踩着大木球滚动起来。几个丑角被马来树胶做的香肠抽打着后脑勺，做出一副沉思和痴呆的表情，逗得那些患神经衰弱、经不起狂笑的人害了偏头痛。

还有几个丑角在抓耳挠腮，插科打诨。恰在这时，一对男女骑师骑着阿斯图里白马飞驰出来，环绕着舞台飞奔起来。这是喜神和他的女祭司。他们披着豹皮，头戴花冠和玫瑰花环，一阵风似地飞驰着，一面在马背上表演芭蕾舞和轻捷武术。他们退场之后，那优美的动作和轻柔的身姿仿佛还在眼前闪烁、颤动。紧接着，随着一阵铜号声，窜出一群猛狮。狮子在舞台上散开，咆哮声压倒了乐队的演奏声。一个身穿燕尾服的人，挥舞鞭子扫来扫去，随心所欲地煞它们的威风。猛狮们嘴角流着白沫，照常跳华尔兹舞，跳圈。马戏园的圆顶下面，四名体操演员在高秋千上荡来荡去，动作惊险。一个日本魔术师从紧身衣的衣领底下，取出一个沉甸甸的盛着水和活鱼的玻璃花瓶。一名杂技演员证实没有不能玩要的东西。他不断地把各种物品抛向空中，然后又像燕子捉苍蝇似的收回来，动作准确，毫不费力。七盏点着的油灯像一丝喷泉似的从他手中轻盈地飞出。第二套节目的结尾是骑师维施列依驾五匹白鬃枣红骏马纵横驰骋。他站立在马背上，不时跃身换马，就像我们换一把椅子一样轻松。

铃声宣布幕间休息。观众们纷纷涌向休息室、吸烟室、茶点部和马房。仆役们忙着收拾舞台。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里，坐在部长包厢里的部长的外甥女露娜·贝古艾姆，对满怀希望的加利大尉泼了一盆冷水，其实加利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他一大早就吞吞吐吐地谈起爱情的事，可是有人妨碍他们。当时露娜说了声“再见”，脸上带着十分明显的冷淡表情，然而堕入情网的加利却没有理解她那坦荡而安详的目光。现在，他趁着人们不注意他们，抓住姑娘垂下的手，轻轻地握了一下。露娜不慌不忙地抽回手来，转过身来对着他，用下巴抵着座椅的天鹅绒靠背。她轻轻地开朗地坦然一笑，用目光对他说：别这样。

加利近来明显地瘦了。他的左眼皮神经质地抽动了几下，他

绝望地用询问的目光久久地盯住露娜，使得姑娘禁不住恻然心动。

“加利，一切都会过去的！您是个坚强的人。我对您发生这种事情表示遗憾，我遗憾我居然成了您痛苦的原因。”

“只有您才可能，”加利说，除她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我克制不住自己。想不到您还没有恋爱过。”

“什么?!”

“您对什么人都不曾动过心。不然的话，感情的回忆也许会使您动心的。”

“不知道。然而，我们的谈话转变成猜测也好。这里我要补充一句，既然爱情不是命运的安排，那我就要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幸。”

露娜镇静地朝周围的包厢环视一眼，仿佛要看看男人们注视的目光里是否隐藏着这种不幸。然而男人的赞美使她感到厌恶，她像阔佬接受找回的铜板似的对它满不在乎，不屑一顾。

“爱情和命运是一回事……”加利沉默了一会儿。“也许……您指的是别的什么?”

“我指的是奇特的命运，加利。要知道，”露娜伤心地耸了耸裸露的肩膀，“这样的命运……我不配有。这个字眼所包含的高傲，隐藏在美好的微笑之中。不过，我总希望自己的命运是与众不同的。”

加利以自己的理解明白了她的想入非非和自命不凡。

“当然了，我配不上您，”他的口吻带着深深的惋惜，同时又相当兴奋。“您配做一位女王。我是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不过，假如您吩咐我什么事，我会毫不犹豫地照您的吩咐去做。”

露娜轻轻地挑了挑眉毛，莞尔一笑。强烈的爱在她心中激起宗教式的怜悯。当加利不理解她的时候，她却想体贴他。善良的

人都喜欢这样做。他们哀叹乞丐命苦时，总要分析自己的感觉："我是个善良的人吗？"可是乞丐却无所谓。

"对于女王来说，恐怕我比居于她的宝座应有的聪明还要聪明一些，"露娜说，"因为我了解人。我也许使您感到吃惊。我可能遇上的那种命运（我并不蔑视它），——也许是没有的。也许根本没有这种命运。我的虚荣心很强。我在这方面所想的一切都模模糊糊，令人目眩。您知道，有时音乐会产生何等的效果……我想生活在那种永不停息的、能使我完全变样的庄严的音乐之中。我想，那种毫不动摇的无限的魅力是何等的令人陶醉和快乐。"

露娜这一小段毫不掩饰的自白说得优雅而又天真，宛如年轻的母亲向昏昏欲睡的孩子低声讲述神话故事。

"神魂颠倒？"

"我不知道。然而，话语的力量远非那些叹惜它无力的人所能想象的。够了，不然您会把我朝坏处想了。"

"我不会改变看法，也决不朝三暮四，"加利说。他发现露娜沉思起来，便开始默默地望着她那轻盈的侧影，绞尽脑汁搜索有关她的种种印象。她十岁就能写优美的诗篇。十六七岁时做过两年环球旅行。规格很高的画展上曾高价出售她的富有异国情趣的图画，使无知者受益。她没有追求这种荣誉——她不喜欢出名。她能做精彩的表演；人们纷纷预言她可以在多方面做出成就，但她并没有去追求荣誉。在她那高大的府邸里，只要浏览一下她的房间，便会逐渐感觉到金钱的诱惑力；房间里的陈设表明她多才多艺。她清高孤傲，过着既没有眷恋，也没有爱情的生活，心灵空空荡荡。爱情对她是陌生的，她只是凭本能而不是凭体验去理解这种从未体验过的情感所赋予的一切。她通晓所有的欧洲语言。她研究天文学、电力机械学、建筑学和园艺学。她睡眠

很少，不喜欢外出，接待应酬就更少了。

这颗孤寂、冷漠的心却有一副完美的外表。她生就一张金发女郎特有的脸，线条柔和，表情自然，然而，她那闪闪发光的波浪似的黑色秀发，却洋溢着狂热和温柔，令人不可理解。她那女性特有的身段，纤细但不脆弱，给人以新鲜温柔的肉感。她的个子比加利略微低一些。而加利的身体中等，只是因为佩戴肩章而显得略高。

加利是一位知识分子军人，脸部轮廓不大分明，一双善良人特有的忧郁的眼睛，有时故意带几分高傲的表情。他将他能想起的有关露娜的身世思考一遍，然后把注意力转向自己。但是，除了健康、爱情、服役和一丝不苟的习惯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别的话题。他感到苦恼但又毫无办法。他不应该谈论爱情的事。在响起第三遍铃声的一瞬间，他的舌头仿佛被铃声卷了一下，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句“我祝您幸福……”后半句话“假如同我在一起……”卡在他喉咙里没有说完。他捋捋唇髭准备看演出。

五

“双星人”出场之前的最后一个节目叫做“无用的镣铐”。节目的内容是，一个肩膀很宽，身量矮小的人，被粗大的绳索捆着手脚，被铁丝捆着身体，再戴上脚镣手铐。然后给他蒙上床单。只见他在床单下面活动了一两分钟，便站起身来。绳索和镣铐全部解除，一截截绳头掉在了沙地上。

他退场了。舞台上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寂静气氛。乐声乍起又止。整个马戏园在悄悄地喘息着。一种焦急的等待潜入人们的心灵，观众们顿时情绪紧张起来。人们把目光投向出台口，默默地等待着那个传奇式人物走出来。乐师们沙沙地翻动乐谱。约

莫过了五分钟光景，观众们有些急不可待。看台高处响起稀稀落落的喊叫声，紧接着爆发出一阵抗议的鼓掌声。看台中部也跟着鼓掌，只有底部的看客还在聊天，扇扇子，嬉笑。

这时，出台口走出一个人来。急躁的喧哗声即刻又平静下来。此人个儿不高，身体像烛焰一般挺直，举止大方，表情自然。他踌躇片刻，然后从容地走到舞台中央，微笑着向闪闪发光的看台中部扫了一眼，随即转身向着乐队。

“请奏乐吧，”他想了想，说道，虽然声音不高，但全场都听得清清楚楚。“请奏一支缓慢、柔和的曲子，比如《墨西哥圆舞曲》。”

乐队指挥点了点头，敲了敲指挥棒，然后猛地一挥。

铜号奏起低沉的序曲，主旋律一阵风似的迂回旋转，节奏分明，动人心弦；抑扬婉转的音乐声撒下神秘而诱人的气氛。这种气氛使生活焕发出灿烂的光辉，令人百感交集，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这时，观众们已把“双星人”打量一番。此人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上身穿一件白衬衫，袖子拖到指尖，下身是黑裤、蓝袜、黑便鞋，腰束一条银白色宽腰带。他高高的额头亮光闪闪，下面镶嵌着一双乌黑的眼睛，两道高挑的细眉直插额际，使他那张轮廓分明的面孔像古代肖像似的带有一种骄矜自负、泰然自若的表情。这张苍白的脸显得镇静而又威严。在乌黑的唇髭和坚毅的下巴之间，一张严厉的小嘴蔑视地撇着。他出场时的笑容含义双关，既不失其镇静，而又使人隐隐感到某种希望。他那海狸皮色的头发微微卷曲，从后脑垂到脖颈深处。额发略拂前额，他的胳膊很短，双肩微微下垂。

他朝栏杆跨了几步，用力跺了跺脚，双肘抱胸，不慌不忙地奔跑开了。就这样绕场一周，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动作。可是当他开始跑第二圈的时候，突然呼声四起：“注意，注意！”两条主要的

过道刹那间挤得满满的：所有的仆役和演员蜂拥而至。此刻，奔跑着的“双星人”的脚步变了形，他开始大步跳跃前进，看来他并不费力。他的双脚轻轻地接触地面，似乎跟不上身体的猛烈冲进。有几次跳跃时他干脆把双脚收起，仿佛悬空踩着空气。就这样，他飞驰着转了一遭，然后又改换普通方式奔跑一段距离。蓦地，他腾空跃起一人高，悬空停住，仿佛站在空中一个无形的柱子上。他这种状态仅仅比物体自然降落保持得时间长一些，——约莫有三分之一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观众们注意力的天平上，这简直像用几毫克的砝码称量一只沉重的哑铃。这个奇怪的现象在观众们眼前闪过，实在不同寻常。然而它引起的不是颤栗，不是喜悦，而是一种隐隐的激动不安：某种超越人类能力的东西闯进了人们的意识。不少观众纷纷跃起，没有看清事情真相的人，在四起的喧哗声中大声向邻座打听出了什么事。人们情绪激动，不过尚未慌乱或者丧失理智。观众开始交换看法。芭蕾舞评论家弗加尔德说：“这是一个具有惊人跃升能力的怪人，自阿格涅萨·丘波特时代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不过芭蕾舞动作繁多，跃升技巧混杂其中就不那么显眼了。”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议论说：“我在乌干达见过黑人跳高，他们远不如……”“这是幻术，是魔力！”“不对！这是借助了镜子反射和灯光效果。”某个懂行的人宣布说。

与此同时，“双星人”大概在喘息，也许在犹豫不决，只见他用原来的速度不慌不忙地奔跑着，使得观众愈来愈焦躁不安，急不可待。神色激动的观众究竟在等待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每个人都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不知道这只手是将他放开，还是把他从窗户上扔出去，莫名的忧虑把他们折磨得面色苍白。后来据极度敏感的狂躁症患者承认，即使是见多识广、沉着冷静的人在这当儿也有同感。女士们中间已多次有人发出

尖叫，其声音比一般的惊呼还要刺耳。看台上部的观众什么也不知道，一个劲儿地鼓掌喝彩。这时，挤在出台口的演员们中间发生了骚动，这些见过世面的人也和观众一样惊愕不已。

“双星人”出场表演将近十分钟了。现在，他加快了步速，看样子要做一段滑跑。他红光满面，笑容可掬。突然，一个孩子的响亮的呼喊响彻马戏园上空：“妈妈，妈妈！他飞了……瞧，他的脚不着地了！”

所有的目光刷地一下投向“双星人”。直到这时如梦初醒的人们才注意到：他已不是用双脚有节奏地奔跑，而是在离地一英尺高的空中飞驰起来，并且迅速地向高处爬升。

于是，表演在瞬息之间超越了某种不可捉摸的界限（人们超越了这个界限就会感到晕眩和胆怯），由魔术变为奇迹。这是人们暗中所期待已久的，但是当它最终出现时，人们却又惊呼或躲藏起来。德鲁特已经离开舞台，双手托着后脑勺，仰躺着朝枝形吊灯飘浮而去。顷刻之间，观众们想象中的体重，化为提心吊胆的紧张情绪，但是这种情绪消失得几乎和出现一样快。观众们看见楼座上方的高秋千下面，“双星人”把头向后一仰，便飞驰起来。他简直像只飞鸟，迅速而敏捷地飞舞在圆顶下部的空间。时隐时现，飘忽不定，可怕极了。

慌乱的乐队停止了演奏，只有双簧管还在吹奏着闪烁不定的乐曲，不久又像遭了枪击似的戛然而止。

失火时凄厉的呼救声远不及此时马戏园里的喧哗。楼座上有人嗥叫起来。“撒旦！魔鬼！”的呼喊声催动着惊慌的浪潮。观众普遍处在疯狂状态。他们开始四处逃散，彼此间不得相顾，变成了一群群疯子。恐惧之神挣脱理智的强大束缚，在他们头顶上龇牙咧嘴，奔走呼号。许多人由于疾病突发或者头晕，双手捂着脸坐在那里。妇女们失去了知觉；有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冲向出

口；孩子们号啕大哭。到处听得见柱形栏杆的断裂声。逃跑的人有的挤到舞台上，有的拥在出口处，你推我挤，跌跌撞撞，乱做一团。时而一声刺耳的尖叫压倒了这些令人烦恼的吵嚷。呻吟、叫骂和座椅翻倒的轰隆声不绝于耳。这时，在马戏园上空的高秋千和滑车上方，“双星人”双手交叉在胸前，站立在空中。

“乐队，奏乐！”阿加西茨好容易才清醒过来，大声喊道。

铜号有气无力地哀号几声，很快又停下来；翻倒的乐谱架噼啪作响；乐队席上已空无一人。乐师们丢下乐器，跟在观众后面奔跑开了。就在这时，部长杜戈维特的包厢里匆匆走进两个衣饰讲究、但又不十分显眼的人来。杜戈维特紧皱花白的双眉，忧心忡忡地搓着瘦骨嶙峋的双手，低声对这两个人说：“立刻动手。不要犹豫。此事由我负责。今天夜里直接向我报告，不得对任何人走漏风声！”

这两个陌生人没有鞠躬就跑了出去，混在人群中不见了。

这时，德鲁特在空中大声唱起歌来。在观众们发狂的呼喊声中，他的声音听来宛如阵风吹动。这是一支从未听到过的短歌。只有少数几个人听见了断断续续的歌词：“那飘忽不定的道路……”末尾几个字淹没在喧哗声中了，然而可想而知，还有三个韵脚。清晰的“教士们”一词带着单韵。歌词又听不见了，直到喧哗停顿的时候，才听见拖得很长的令人费解的结尾的歌词：“召唤你进入灿烂的世界”。

一个身穿白色绸裙的姑娘从部长的包厢里走出来。她走上舞台。她的脸色苍白，神色极为激动，举起双手大喊了一声。谁也没有听见她喊的什么。她神经质地笑了起来。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向空中仰望着。除了这个在今晚闪现出神奇之光的混乱的马戏场之外，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什么也感觉不出来。

加利走到她跟前，挽起她的胳膊把她搀走了。她浑身打颤，几乎毫无知觉地听任他搀扶。这是露娜·贝古艾姆。

六

“双星人”重新落地之后，急急奔向出台口。通道上立刻乱作一团。所有能够奔跑和躲避的人，刹那间已逃得无影无踪，许多人落入拥挤的人群。于是他便畅通无阻地来到后台，拿了帽子和大衣，然后穿过马房来到了林荫道上。

他用围巾遮住脸，向街道左侧的路灯下溜去。刚走几步，头部和肩膀便遭到无情的打击，一把钢刀在手电光下闪了一下。他猛然转身，刀锋已刺入他的衣服尚未拔出。他用力抽出被两名刺客抓住的左手，同时用右手抵住一个人的面部猛地一推，然后刷地一下腾空而起。一名刺客松手了，另一名像只被激怒的疯狗似的死死抓住他的胳膊肘。德鲁特的胳膊麻木了。他飞到屋顶上空停了下来，看见夜色朦胧的街道上彩灯闪烁。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他再低头察看那个刺客，不禁感到一阵恶心。只见这家伙面部肌肉不断抽搐，蜷曲着双腿，悬挂在他的胳膊上，极力挣扎着，眼看要支持不住了。德鲁特将胳膊一抽，刺客便掉了下去，不一会儿，充满车轮尖叫声的街道深处传来沉闷的撞击声。

“他死了，”德鲁特说，“不消说，牺牲生命就是给他的最高嘉奖。有人要谋害我。”

德鲁特曾经有过预感，看来预感并没有欺骗他。他等待着有朝一日出台表演，既高兴又担忧——山民临绝顶俯瞰雾谷时本能的担忧。如果说他高兴，那是他向往令人愉快但却不能实现的事情。这种事情类似令人陶醉的合唱乐曲，使他感到痛苦和烦恼，引诱他去和那些兴高采烈的人们交往：在他可以随意飘飞、

自由呼吸的世界究竟有什么？胆小怕事的人能够伴随他到那里去吗？

德鲁特怒气冲冲、扬扬得意地飞驰在灯光明亮的城市上空。他没有马上回旅馆，反复思考着这次袭击。毒蛇猛然扑向山鹰。他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有人要消灭他，即使杀他不成，也要让他在生活中险阻重重，不得安宁。人们不理解他的目的何在。再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绝伦、不可容忍的现象。不过，确有一些不合乎逻辑发展的现象：弥罗的维纳斯摆在食品杂货铺里；带闪电的箱子在铁路上行驶；远距离爆炸。他清晰地回忆起马戏园子里的情景，恍惚看见空中又闪起一道灯光，灯光下显现出混乱不堪的疯狂场面。那个陌生女人胜利地欢呼着举起的双臂，成了他唯一的慰藉。他不禁联想到一群鹅。它们羡慕在云端飞翔的野生兄弟们，急得咯咯乱叫，一只鹅扑扇着翅膀翘首仰望，要与它们比翼高飞，但是由于太胖而只能叹息。

羽毛的呼啸声由远而近，一只夜行的鸟儿撞在他的胸脯上，并在他脸上扑打了几下，惊惧地号叫着向上飞起，消失在沉沉夜幕之中。德鲁特飞越城界，在港湾上空，遇上了一道探照灯光，他猜想此刻大概有人擦玻璃镜、揉眼睛，要弄清岸边悬崖上的人影是不是幻觉。要塞里果然有所察觉，只见探照灯光柱对准云层，在黑暗的夜空里扫来扫去。德鲁特回转方向，随便做一个游戏开开心：他把一些飞船摆在自己的道路上，飞船里传出情侣们窃窃私语。飞船朝着弯弯的月牙儿飞去，驶入月光的银色青纱之中。月光在如毯的草地上和花朵上撒下淡淡的清辉。飞船的舵手们——欢乐娇小的空中仙子缩起羽翼，升起风帆。德鲁特听见笑声和拨弄琴弦的声音。在更高的空中，充满庄严而空漠的气氛。天外传来刺目的星光，一群大腹便便的黑人，像滑滑梯的小学生似的，顺着星光溜上溜下，吐舌头，做鬼脸，跌跌撞撞，上下翻滚，活

像一群长尾巴猴。地面上传来的各种声音在这里都有实实在在的回声，马儿拖着满载欢乐游人的虚幻马车高高地飞翔；雪茄烟雾遮蔽了星光；车夫挥舞着鞭子去接飘落的高筒礼帽。旁边掠过有轨电车的亮灯的窗户。窗户里面，一位绅士正在读报。一个花花公子咬着手杖，斜眼偷看女邻座漂亮的脸蛋。到处是低悬的阳台。绿荫掩映的房门里透出灯火，房门后面忽儿露出鞋尖，忽儿露出在暗处闪烁的危险的秋波。这时，一个轻盈如飞的报童挥舞着报纸跑过；一只猫儿拼命地窜过无形的屋顶；而游人们纷纷在城市上空停下，向着温暖的深沉的夜色点头施礼。

德鲁特刚一觉出倦意，这场游戏便像蚊虫遭雨淋似的马上消失了。他在一座钟楼的门楣上坐下来。那壁钟从下面往上望去像一只闪闪发光的菜碟，而在近处看，却是一个口径有两俄丈[1]、装着三英寸厚的玻璃罩的墙洞。铁制的字码长达一俄尺。玻璃罩后面，齿轮、轮盘和链条吱吱轧轧地运转着。一个机械师正坐在屋角里喝咖啡。他没有刮脸，满脸油污。在工具、麻絮和油桶之间生着火炉，炉子上的咖啡壶沸腾着。从玻璃罩正面看，钟轴上两个巨大的指针正指示一点十分。钟轴颤抖一下，分钟就吱吱轧轧地下降一英尺，指向第十一分钟。飞檐上偎依着一排排睡意朦胧的鸽子，咕咕叫着，鸟喙吱吱作响。德鲁特打了个呵欠。表演和袭击使他感到倦意。等到钟楼指示一点一刻并且按照一支古老的乐曲的节拍鸣钟的时候，他便急急地朝他临时下榻的那家旅馆飞奔而去。

① 俄国旧长度单位，1俄丈等于2，13米。

七

次日，市民们在报纸上寻找有关这个神秘事件的报道，结果一无所获。习惯于威胁恫吓的御用文人们，各自向报刊编辑部发出秘密通令，要他们“忘掉”这个离奇的事件。通令严禁提及此事，违者将遭到查封。编辑们没有做任何解释，就把冠有各种诱人标题的长文（不眠之夜的产物）退还作者。

与此同时，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并且传得离奇古怪，面目全非，以至于这个事件的主旨已不复存在，犹如一个人靠近灯罩时其身影变得庞大无比，模糊不清似的。目睹者在僻街陋巷传播着自己的见闻，每人的说法都与他人不同，所以很有争论的余地——理解力各异的最好证明。群众的创作才能空前地爆发出来，简直像歇斯底里发作，围绕着德鲁特事件编造出种种奇闻。当然，一部分有教养的居民略带疑虑地说出一个微妙的“然而”，于是那些善于听话听音的人，便从这个意味深长但又毫无意义的字眼里领会许多巧妙的解释。它宛若一支线轴，缠绕着通向活的百科全书的条条线索。有人列举了幻术、魔力，有人说是机械学的奇迹，还有人搬出了身藏暗器、创造出种种奇迹的古代魔法师。人们既没有忘记电影机、幻灯，也没有漏掉著名的自动机：维伯的机器人曾战胜当时最高超的象棋大师。任何事件都像是一只表面蒙着复杂图案的圆球，所以目睹者每人只能看见自己面对的半球。他们在描述事件时往往各执一词，互相矛盾，有时则加油添醋，凭空捏造，或者为了以其绝对准确来一鸣惊人，而不顾细节。这样一来，对千真万确的事实似乎也只好半信半疑了。然而所谓“上帝的声音”，即来自马房和楼座的消息，却更加耸人听闻，丰富多彩。人们需要说谎时就信口开河，随意炮制。这些

消息汇成了一个关于骑白马的魔鬼的传说。据另外一些人确切查证，魔鬼抓起一个小女孩从窗户飞了出去，还有消息补充说，一个婴儿转眼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怕的老太婆。与这种奇谈怪论相反，出现了关于天使们在观众头顶上高唱世界末日的传说。不过人们比较倾向于尼阿加拉饭铺老板的说法。他说一个外来的希腊人发明了一种可以装进衣袋的袖珍飞行器，说他从马戏园子飞到街上就掉下来，因为飞行器的推进装置出了毛病。这些乱七八糟的传说归结为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一群腾空飞起的死尸降临马戏园，又吃又喝，然后开始无礼取闹，摘观众的帽子，并且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大喊大叫。

二十四日早晨八点多钟，罗马旅馆的厨房成了这些流言蜚语的小小的制造所。在这张摆着热气腾腾的炒羊肉大铁锅的桌子后面，跑堂的和一个厨师争吵得面红耳赤。几个女仆和一个女厨子在一旁听着。其余的厨师在炉灶旁挤眉弄眼，彼此弹着响指，一面听那两个人吵架。跑堂的虽因无票没有进入马戏园，但他却混在那些不走运的人们中间，在入口处磨蹭了一晚上。他希望用雪茄求得检票员怜悯或者寻找机会钻进去，结果枉费心机。

"胡说八道！"厨师听他讲完观众四处逃散的情形，反驳说，"假如你亲眼看见倒还可以，正像你自己说的，你并没有亲眼看见。"

"说得倒容易，'胡说八道'，"跑堂的不服气，"不管你听到什么，你把这'胡说八道'重复一遍好吧。跟你说话真叫人讨厌……谁要认为我是撒谎，有胆量的就当我的面说出来。"

"当面说出来又怎么样？"厨师气势汹汹地问道，"当面说出来？！我这就当你的面说，你是撒谎。"

"我？我是撒谎？"

"哼，你不是撒谎，你是瞎编，反正是一回事。你要是想知道

真情，我倒可以告诉你：一切都是因为柱子倒塌引起的。当然了，这我没有亲眼看见，不过我想这件小事就足够了。因为楼座是架在柱子上的，是不是？既然那里观众超过定额两倍，那么柱子自然会压折的。”

“这和柱子有什么关系，”跑堂的急得满头大汗，反驳说，“那会儿满街的人都在跑，房门哗哗作响，我亲耳听见喊叫声。再说，我当时打听过许多人。这是明摆着的事嘛。”

“胡说八道！”厨师说，“假如人家打断你的腿，你不照样学鬼叫。通常是人们给吓糊涂了，就信口胡说。”

“谁都知道您是个不信神的人，”一个女仆带着哭腔说。这当儿，她的女友和那个女厨子出于强烈的好奇心而张大了嘴，战战兢兢。“我小时候就碰见过这种事。要是在睡觉前叫我讲这些，我说什么也不干。这事发生在一天夜里，一个人来到我们家门口，要在我们家借宿……”

“我记得清清楚楚，”跑堂的打断她的话，“大门里走出一个举止稳重、彬彬有礼的先生。‘那儿出什么事啦？’我问他，我看得出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他对我说：‘可别寻求那种徒劳无益的娱乐啦。我看见一个人恶魔附体，恶魔把他托向空中。祈祷吧，祈祷吧！’说完他就摆着手走开了。我告诉你们，他摆手可是大有文章啊！”

厨师还没有来得及说“胡说八道”，那女仆便提高嗓门叫起来，她担心自己的故事会被这激烈的争吵所淹没。

“你们听见没有？我刚才说了，那个人要在我们家里过夜。父亲埋怨一阵，但把他收留下来。第二天妈妈就对他说：‘怎么样，难道我说得不对？’妈妈本来不同意收留那个人。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家有一间谁也没住过的空房。平常那里堆放蔬菜，父亲还在那儿摆了一张车工台。于是我们安排这个流浪汉睡在这间房子

里。他的模样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又高又胖，头发花白，可那张脸漂漂亮亮，红扑扑的，很像贝茜和我的脸。虽然我那时年纪很小，可我清楚地看出这个老头儿有点可疑。当他收拾好东西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悄悄走到房门跟前，从钥匙孔里朝里一瞧……你们猜我看见什么了？”

“不，不，别说啦！别说啦！”妇女们齐声喊叫。“啊呀，您到底看见什么啦？”

“只见老头儿坐在背包上。我现在想起来还浑身打颤。‘我可爱的器官啊！’他边说边取下右腿。‘我亲爱的四肢啊！……’这当儿，苍天在上，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他把左腿也取下来放在墙根上。我吓得两腿发软，可是我还在看。我看见他取下一只胳膊挂在钉子上，取下另一只胳膊这么随便一丢，接着……”

“什么？”听众齐声问道。

“接着他满不在乎地取下自己的脑袋！就这样，啪的一声放在膝盖上！”

这时，讲故事的人为了形容这可怕的一瞬，瞪大两眼揪住自己的脑袋，然后好像是讲述这段可怕的故事讲累了，装模作样地垂下双手，仰起身子深深地嘘了一口气。

“哼，这是你瞎编的，”厨师说，女仆刚刚讲到乞丐老头儿取下另一只胳膊，他马上就不感兴趣了。“既然他已经没有胳膊，他用什么取下自己的脑袋呢？”

女仆用冷淡的目光扫了他一眼。

“我早就发觉，”她尖刻地反驳道，“您那副派头像亚洲的大官儿，对女人一点也不尊敬。您那脑瓜子怎么会想到老头儿没有胳膊？我明明是说他有胳膊的。”

厨师被弄糊涂了，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不再理睬她。就在

这当儿，突然走进一个人来。此人系着围裙，足登毡便鞋，眼睛朝大框眼镜上方望着。这是顶层的楼道仆役。

“真是怪事，”他自言自语地说，对谁也没有单独打招呼，而是用死人般的忧郁的目光逐个地将大家打量一眼。“怎么？我是说，这是一件怪事。就是我夜间向经理报告的那件事。”

一阵令人难堪的停顿。

“是一件什么样的怪事呢？”跑堂的问道。

“我一想起此事——就起鸡皮疙瘩，”楼道仆役又停顿了许久，直到大家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才开口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夜里一点多钟，我擦完所有的靴子，打从137号房间门前经过。我发觉房门没上锁，而是虚掩着——我就敲了敲门，并不是为什么事，而是随便敲敲。这大概没关系。房间里静悄悄的。我走进去瞧瞧，房客的确不在屋里。我就用钥匙把门锁上了。我把钥匙放在口袋里，然后把它挂在记事板上。此后，我只在楼上呆五分钟光景，就下楼去了。恰好我又经过那个137号房间。这时我看见门把手摇晃了一下。有人试着从里面开门。我悄悄走到门前，屏息不动，只见门把手又猛地拧了一下，然后响起脚步声。这时我朝锁孔里瞧了瞧。前室里亮着灯，只见一个人朝里间走去。我只看见他的背影。他掀门帘的时候停下来，转一下身，——然而这不是别人，正是住在这个房间里的爱舍。后来最多过了五分钟，他就顺着楼梯来到楼道上，摘下钥匙回屋去了。”

楼道仆役叙述了这些情况之后，又逐个望了望张大嘴巴站着的听众，然后问道：

“听明白了吗？”

“真见鬼！”跑堂的挖苦地瞥了厨师一眼，说道。厨师这回没有喊“胡说八道”，只是对着一块羊肉苦恼地摇摇头。“他究竟是怎样进房间去的呢？”

“要不是从阳台爬进去，那就得变成蚊子或者苍蝇飞进去，”楼道仆役解释说，“因为只有锁孔开着，那里连老鼠也钻不进去的。”

“经理的看法呢？”

“他说：‘嗯……不过，我想这恐怕是您看错了吧？’但是我看见他悄悄地跑到顶层，大概是要亲眼看看那个锁孔。可他下楼的时候，脸拉得老长老长的。”

于是，大家开始议论这位神秘的房客的举止和为人。

“他很少在家，”楼道仆役说，同时他还想起爱舍主动提出住顶层，尽管顶层房间的设备比下面几层的空房间的设备差。贝茜用唱歌似的嗓音说：

“他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年轻人。很少碰见这么温和、有礼貌的人。谁也没有听见他提过意见，你就是忘了给他拖地板，或者你对着镜子整整衣服，听见铃声去得迟一些，他也从不见怪。”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从来没有人拜访过他。人们有时听见他一个人自言自语，或者对着书本轻轻地发笑。给他摆烟缸毫无用途，他总是把烟蒂扔在地板上。

这时，跑堂的仿佛丢了魂似的。他的脸愈来愈引人注目，意味深长，若有所思。他的眼睛愈抬愈高，渐渐地盯住天花板。天花板下面有几只苍蝇在嗡嗡飞舞。也许这些苍蝇正在对他起着牛顿的神奇苹果的作用，促使他心里的零碎印象产生连锁反应。他令人注意地扬起一只手，沉下脸盯住厨师的红中透青的鼻子，压低嗓门（他自信在这种场合低声说话比高声喊叫更加惊人）慢条斯理地说：

“你们知道不知道，住 137 号房间的房客是谁？这位不开锁就能回房的人是谁？这位自称西蒙·爱舍的人是谁？他究竟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要是不知道，那么你们想不想知道呢？”

结果表明，大家都想知道，只是有人不喜欢躲躲闪闪，拐弯抹角。

“直截了当?!”跑堂的高声叫道，“那好吧，”他站起身来，神气十足地推倒一把椅子，右手指向通心粉漏勺，叫道：“这个不开锁就能回房的人！这个坚决要求住顶层的人！这个无人了解、来历不明的人，——正是在马戏园子里腾空飞起的那个人！”

妇女们“啊呀”一声，惊叫声淹没了厨师气急败坏的抗议声。就在这时，一个瘦弱的小男孩跑进来，离老远就对贝茜打着手势喊道：“快点去吧，经理叫您呢。”

“依您看来，所有的人都是骗子！”贝茜动了恻隐之心，一边跟小男孩跑出去，一边喊道。“说不定那个飞人是您，而不是爱舍！”

八

一道寒光在错综复杂的人们身上迅速地移动着。那是警察局的手电灯光。楼道仆役向经理密告137号房间的门把手从里面转动的时候，手电光已集中在经理的脸上。它像发布命令似的忽闪一下，吩咐他马上去见那只拿电筒的手。在远处看，这只手是从缀着纽扣的制服袖口里伸出的普通的手，可是近看它却变成了一个人——手的主人。这只手的指头又扁又硬，放在一张大桌子的桌角上，仿佛石雕一般。电筒消失了，一盏明亮的绿色灯泡代替了它。

黑夜过去了。灯光也随之消失。它把位置让给了旭日的霞光。贝茜坐在阳光下，面对经理的冷淡的询问的目光。他极不满意地用刺耳的声调叫道：

“您在顶层服务得很不好，已经有人来告您的状了。这叫我

很不高兴。我听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反映。餐具洗得不干净，家具摆放得不整齐，给客人用钝刀子，咖啡和茶泼得满地都是。给客人送用过的餐巾。在这以前我从来没给您提过意见，我认为这都是一般的疏忽。然而今天我最终决定治一治懒惰和邋遢。"

"经理先生，"惊惶失措的姑娘说，"请原谅，我以名誉担保，我根本不明白。您不应该这样责怪我……"她撩起围裙来擦眼泪，"我干活卖力，从不停手，没偷过一分钟闲。您准是听了什么人造谣。是谁向您告的状，是谁？谁？"

"不管是谁告的状，——对可敬的房客们我一向是相信的。我认为您在这里大喊大叫是歇斯底里。别再为自己辩护了。话又说回来，我已经想出一种处分的办法，既能让您吸取教训，也可使我们证实一下告状是否属实。从现在起，不论您给房客们送什么东西，请您预先把餐具、食品和饮料拿来让我看看。我要亲眼看看您是否按规定做了。还有，在结束我们的谈话的时候，我提醒您，下次再不改正我可就不客气了。"

女仆忧心忡忡地走出来，眼泪汪汪，又伤心，又纳闷，只好按自己的分析来解释这次吹毛求疵的批评。

"他纠缠我，"她暗自断定，"对我动手动脚，没占到便宜，现在就来报复我。不过，既然他这样不讲理，——我不光拿餐具，我把地毯也统统拿来让他检查，我要好好在他的鼻子底下抖落抖落，少说也得叫他吃五磅灰。"

就这样，贝茜天真地想到用地毯来报复经理的办法之后，听到铃声她就上楼来了。信号板显示出三个号码，其中有 137 号。她望了望这些数字，联想到厨房里的闲话，不禁感到几分好奇和恐惧。两个房客要结账和叫马车。137 号隔着窗帘高声询问几点钟了，然后说他还没有穿衣服，要咖啡和一杯蜜酒。说罢他打了个哈欠。

“难道是你告的状?”贝茜思忖道,她想起昨天收拾房间有点马虎。“伪君子,说起话来装得没事似的。好吧,我叫你看看我的尊严,看我怎样回答你。”

她回忆起自己还有一些过错,于是她怀疑爱舍告状就更有把握了。

“他毕竟长得漂亮,性子温和,像个天使。也许第一次应该原谅他。”

于是她强迫自己乐呵呵地(在她看来这种口吻包含着严厉的责备)回答他说,钟表指示七点半,穿不穿衣服悉听尊便,咖啡她马上就送到。

“好极了,”爱舍说,“贝茜,您不是女仆,而是一块珍宝啊。我对您非常满意。”

贝茜本想把经理训斥的事告诉爱舍,问问是不是他说了不吉祥的话召来的灾祸,可是她又觉得他最后那句话带着几分挖苦。于是她伸了伸舌头,对窗帘掩护她反唇相讥感到满足。她阴阳怪气地说:

“爱舍先生,假如我能够荣幸地为您效劳,那我简直太高兴了,”她拿定主意今后对谁也不提那件事,然后走了出来。

她走到楼下,戴着白帽子的厨师正在烟雾腾腾的炉子旁忙乎着。她端起摆着咖啡壶的托盘,顺路拐到茶点部。茶点部掌柜往风铃球似的小酒杯里倒了一点儿深红色蜜酒,然后她匆匆忙忙地朝经理的房子走来。她决定猛敲几下门教训他一下。可是说也奇怪,她刚敲了一下,经理就打开了房门。

“啊!”他说着迅速朝餐具瞟了一眼。“干吗愁眉苦脸的?请放在这儿。我要在窗前亮处检查检查餐具。您稍等片刻。”他说完便走开了,一边在咖啡壶上弹了弹手指,仿佛在往面包上撒盐。不一会儿,他微笑着走过来,把托盘还给女仆。“您一定要记

住；整齐干净——是女人最好的装饰。”

餐具一向是干净的，现在闪闪发光，光亮照人，根本用不着噜苏。贝茜嘟哝一句：“教训你老婆去吧。”便端起咖啡朝137号房间走去。

德鲁特探着身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洁净的镀金茶碗里的咖啡。拉开的窗帘外面，晨光明媚，空气清新。明亮的阳台在他眼前闪闪发光。

“看来，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已经有某种感觉提醒我留心这些墙壁了。”

然而，秘密行动扬起的轻尘并没有影响他呼吸。他的思绪又集中在那个轰动一时的事件上。本城各家报纸都以沉默回避此事，但是这一点他还不曾知晓。他凭着敏感的心灵洞察世界各个角落。他看得见，电报通讯网络匆匆忙忙地传递着消息。在邮包里，在鲜红的舌头上，在灰色的脑子里，暴眼突睛、坐立不安的消息由于不能尽快地把自己传递给另一个渠道、另一个头脑、另一个邮包和舌头，而急得哇哇乱叫。他看见，神话正披着混乱（一切奇闻轶事的亲姐妹）的破烂斗篷，像吃人的野人似的贪婪地吞食着这些消息。

奇迹出现的环境和条件注定要成为否定奇迹的开端。马戏园子这类地方是没有多少威信的。花钱买票看任何一种演出，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总会给人一种故弄玄虚的印象。人们也总是对它付之一笑，或者借以开心解闷。脱离日常生活规则的虚幻现象，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人们只不过听一听，议论一番而已。倘若它们不再出现，那么人们也就不再相信它们，就像真理一旦被歪曲就无人相信一样。马戏园子的事件改变了自己的色彩和形式之后，也会像模糊的回声一样逐渐消失，它的主要情节被形形色色的流言弄得支离破碎，其中的主旨——没有翅膀的

人翱翔碧空——将成为人们闲暇时谈论超人奇迹的资料。也许，某个落后时代的酷爱梦幻、云际和飞禽的人，会怀着轻松的幻想对着破烂的记录本苦思冥想，或者合上本子失神地四下张望。

“可是假如……”德鲁特稍稍抬起昏昏沉沉的脑袋，把枕头垫高一些，“假如我拿定主意公开地生活，那么科学就会遇到麻烦。我听得见像澡堂般闷热的大教室里所做的千万份报告。报告人尽量提醒人们认识到，他们所探索的现象实质上符合各种规则，这种现象是可探索的各种力量的不可预知的和谐。在一间幽静的书房里，某个惘然若失的白发老人端坐在卷帙中间。他功成名就，备受尊重，洋洋自得地度过值得骄傲的岁月。然后他开始在书中寻找一条崎岖的小径(这条小径通往他倾注了心血的“和谐”)，直到他确信自己徒劳无功，最后得出‘X，违背科学，幻想’的结论才撒手不干，就好像某个无所用心的调皮鬼要证实从来不曾有过拿破仑一样。”

德鲁特眼前异常清晰地浮现出一群身穿白大褂、头戴假发的白胡子老头儿。他们彼此抓住对方的舌头，争着要喊出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话。此刻，他心里明白，自己正在昏昏睡去，马上就要毁灭。但是在这悲惨的一瞬间，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受伤的意识马上就模糊了。他用力抬起眼睑，可是致命的倦怠又强迫他合上了。点点光斑在昏暗中浮动一会儿便熄灭了。沉睡的德鲁特，脸色显得苍白。

这一切招致一小群无所事事的人聚在旅馆大门口，目睹四名救护人员用担架从旅馆里抬出一个人来。此人已不会动弹，身上裹着粗麻布，脸也用布蒙着。旅馆经理亲临现场。他在回答同情者提出的问题时说，抬出的是一个患了暴病的客人，这个不幸的人已不省人事。

“也许是一般的精神病发作，”他说，“话又说回来，我不是医

生。”

这时，病人已被抬进马车，救护人员也上了车。一个面色灰白、戴着眼睛、无精打采的人紧靠车夫坐在驾车台上。他低声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便立刻催马奔驰起来。马车在街角拐了个弯，一溜风似的朝监狱驶去。

九

第二天夜里，露娜去看望舅舅杜戈维特部长。时间已经十一点钟，但是部长还是接待了她。杜戈维特十分宠爱她。然而这回她深夜来访，似乎故意选择这样的时刻来使他扫兴，舅舅对此表示吃惊。

露娜对他说：

“不，舅舅，说不定我带来的东西会使您兴致倍增呢。”她说着笑起来，而她那宛如圣灵启示般的美貌也随之充满笑意。

美貌可使欣赏它的人增添光彩。美的色调和光华可以激发与其相似的情感，而这一切加在一起可以使人感动、幸福。然而，美的化身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魅力，便会变得更加迷人、令人倾倒。只有离它远些，才能抵御它的诱惑，但是即便这样，它也总能取得部分胜利——博得沉思的微笑。

因此，美丽的姑娘没有忘记欲达目的所需的手段。她像去交际场一样打扮起来，穿一件鲜艳夺目的袒胸露背的连衣裙，恰似一支夏天的花朵。花边下面露出温柔、白皙的双肩；裸露的胳膊轮廓分明、举止从容；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两道娥眉显得和悦可爱，无拘无束，或者更多的是线条的分明，使她的目光产生一种顽皮而直爽的独特表情，仿佛在不断地对人说：“你有什么办法，我就是这样漂亮无比、不可原谅。忍着点吧。请记住，请原

谅。”

“孩子，”部长让她坐下来，说，“我老眼昏花，又是您的亲舅舅，不过我得承认，我也希望能够用情人的眼睛看您，虽然一套威严的军装可以随意改变加利的命运。可惜我没有这样的眼睛啊。”

“我是不相信盲人的。因此，我要谈谈您对书的真挚的爱。您没有改变自己的爱好吧？”

杜戈维特顿时高兴起来。每当谈起这个话题他都喜不自胜。

“是啊，是啊，”他说，“我现在正想着1748年马德里出版的署名Я·Ж的《墓志铭》。有两本被威尔福斯特和格罗斯曼买去了，我迟了一步。不过弄到一本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威尔福斯特并不反对进行谈判。但是，”他望了望露娜手里拿的书，“莫非您是菲亚①，莫非威尔福斯特那本奇书在你手里？”

部长在一些场所把称呼换成“你”，想要以此表明他有充足的时间交谈。

“说实在的，你今天的兴奋和庄严的情绪，以及你那句关于‘兴致倍增’的令人纳闷的话，都使我产生一种神奇的希望。有时我遗憾奇迹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不，不是《墓志铭》，”露娜瞟一眼自己的书。“不知您看法怎样，我同您在马戏园看见的情景就是奇迹。我不理解他。”

部长在答话之前沉默了一会儿，考虑用什么话来强调他不愿谈论那个离奇事件和当时露娜的古怪举动。

“我不明白您要理解什么，顺便说一句，您当时好像比谁都害怕。坦率地说，我后悔那天不该到索莱利马戏园去看演出。我不愿回想我目睹的那种令人讨厌的场面。对于那个事实本身，或

①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

者用用你的话说——那个‘奇迹’，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评论马戏团的魔术师的绝招不感兴趣。再说，在我这样的年纪热衷于此道是危险的。当然，我睡觉前难免要翻一翻《一千零一夜》。因为新鲜迷人的古书酷似美酒啊。但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瘦了，我亲爱的？”

她回想两天来魂牵梦萦，一心要找到在马戏园的圆顶下唱歌的人。然而这个老头儿，她的舅舅，却搅乱了她久久渴望的神奇的梦想。因此，杜戈维特的伪善使她感到愤怒。她淡然一笑掩饰住怒气，回答说：

“我的确瘦了一些，不过我消瘦的原因是为了您。假如我拿不到这本书，我还要瘦得多呢。”

部长高耸眉峰。

“揭开秘密的钥匙在哪里？你说吧。我已经不完全当真了。因为你叫我心神不定。”

姑娘开玩笑地把折扇放在他手上。

“请看着我的眼睛，舅舅。仔细看看吧，直到您看出我内心不愿意逗笑，看出我今晚的情绪非同寻常。”她那凝视的眸子果然波光熠熠，随着笑声微微开启的双唇带着温柔迷人的表情轻轻颤动。“我的话可信吗？您看得出我非常高兴吗？在这种情况下，您要留心检查一下自己能否承受住打击、震惊和闪电？正是——经受住闪电而不失眠或食欲不振？”

从她的话里，从她那响亮的闪烁不定的声音里，令人感觉到一种由于掌握着惊人的秘密而扬扬得意的情绪。部长默默地望着她，不由自主地随着她那妩媚动人的微笑而微笑起来。他预感到这段开场白掩盖着某种意味深长的东西。他终于被她的激动情绪所感染。他克制着恐惧，像父亲似的向她俯下身来。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让我清醒一下吧！我向来是能

够克制自己的。”

“在这种情况下，”姑娘傲慢地说，“您觉得威尔福斯特那笔交易能做成吗？《墓志铭》有没有希望在您的藏书中大放异彩？”

“亲爱的，假如你这些古怪的问题、你的过度兴奋不算是希望的话，那么就没有、几乎丝毫没有希望。实话告诉你吧，一个非常机灵的经纪人对我很感兴趣。他就是那个曾经以十一世纪珍贵的《吠陀》[1]稿卷向格莱换取列夫六世[2]批注的《教义问答》的那个人。他向物主担保说，这珍贵的手稿会给它的主人带来不幸。是的，我用各种有分量的许诺使这位中介人变得有吸引力了。不过，威尔福斯特好像出的价格比我更高。不瞒你说，我一谈到这些就激动不已。”

“既然这样，”露娜轻松地叹一口气，“您就只好死心了？”

“什么？！难道你就只能告诉我这个几乎令人吃惊的消息？！”

“不，我现在还不知道，某种与《墓志铭》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能否使您得到安慰；不知它能否像《墓志铭》一样，或者比它更使您倾心；不知您会不会为它忘记一切，笑逐颜开？”

部长得到了安慰，精神振作起来。

“嗯，我全明白了，”他说，“很显然，藏书也是你的主要爱好之一。这很好。不过，本应该从这里谈起的。让我列举一下那些千古不变的珍本吧，因为它们是传世之宝。忠诚的、但不是万能的藏书爱好者，都怀着堕入情网的老人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迷恋它们。它们是：1500 年出版的诺斯特拉达姆士[3]的《详解默示录》，魏易斯的私有财产；1652 年维也纳出版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伟大的无敌勇士拉曼·却》，现在属于道利安·柯姆

① 古代印度的经典。
② 罗马教皇。
③ 十六世纪欧洲著名星相家。

鲍尔所有；除一本仅存之外，版本已全部付之一炬。然后……”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露娜垂下头若有所思地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自己的书。然后她打断他的话：

“假如有人赠您一册《详解默示录》呢？”她天真地问，“您一定非常高兴吧？”

部长笑起来。

“假如你像在童话里一样变成菲亚呢？”他回答说，但是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在打量露娜漫不经心地翻着的书。他带着心急的猎人的迷信感，仿佛在暮色中错把影影绰绰的灌木丛当成了隐匿的鹿的枝形犄角。“你配得上做菲亚。”

“是的，确切地说，——我能够与她交朋友。然而您才真正配得上占有诺斯特拉达姆士的作品呢。”

“我没有异议，把它交给我吧。”

“您拿去吧。”

她像把看腻的报纸递给一个交谈者似的，满不在乎地把书交给他。

部长迷惑不解。他接过书来，眯缝着眼睛看了看皮革装帧，然后像露娜一样开朗地笑了笑。

“什么？！你在读这本书？！而实际上，应当认为，假如这本学术著作能变成诺斯特拉达姆士的金不换，那么恐怕我会像洛特① 那样变成石头的。”

他揭开封面，看见扉页上的欧洲所有专业出版物和杂志常用的卷首花饰，——已经用不着怀疑了，虽然他的心古怪地揪了一下，——在花饰的褪了色的细笔道中间压抑着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藏书家的欲望，现在这种欲望仿佛被弹簧撑开了似的，一

① 《圣经》中的人物。应是他的妻子变成了石头。

下子跳进他的脑海里。他周身一阵哆嗦，书掉在地毯上。他像一个想象自己要赶往某处救火的疯子似的把书捡起来。

“怎么回事？”杜戈维特发疯似的喊叫起来。“诺斯特拉达姆士——不带书匣！不过，对所有要博得您欢心的人……这是什么样的魔鬼为你抢来的？是神仙下凡！大地震！革命！太阳掉在球顶上！”

“是头顶上，”姑娘平静地纠正他的重音错误。“您事先答应不激动的。”

“假如我不丧失理智，”部长浑身发软，他把苍白而灰暗的脸贴在书上，说。“我再也不激动了。不过，难道魏易斯当真拍卖自己的藏书？”

他说着把书捧到台灯后面的圆桌上（台灯的青铜台座上雕刻着天才之神亲吻理想之神的形象），打开台灯，然后略微镇定一会儿。露娜对他说：

“所有这一切，是我同魏易斯做的一笔交易。我通知他，我愿意放弃拖延了二十年的‘三叉’诉讼案。这样，我就把森林、农场连同农场里的全部文物都让给了他。魏易斯死爱面子。我的让步对他这种人来说是何等荣耀啊！我甚至没怎么费劲坚持我的条件。条件就是诺斯特拉达姆士的这本书。”

她把通过中介人谈判的事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这个不顾利害的疯子魏易斯，”部长说，“他的父亲为了得到古登堡①的初版祈祷书而与妻子离了婚。简单地说，他用妻子阿勃斯涅拉换取三百二十页古老的铅印书。也许，他这样做是对的。不过请原谅我的激动。因为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在人的一生中是不常见的。我来按一下铃。你和我共进晚餐好吗？我想让

① 德国十五世纪发明家，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人。

你看一看这个不平凡的事件对我的心灵产生多么大的震动。你请看吧。”

部长按了按铃，从侍从室唤出一个穿着讲究、面容呆滞的听差。

“格拉季斯，我要在家里用晚餐。您马上安排一下。晚餐和餐具都要按照我接待国王的规格。由您和威尔韦特侍候。”

他笑呵呵地转身对外甥女说：

“因为这个只有国王才配接受的礼物是大国权力的象征，它又是通过你的双手感动了我。啊，你怎么心事重重？……对了。今天是一个奇特的日子，奇特的夜晚。用这种东西，这种甜蜜的刺激来调节生活真是妙不可言。我愿意仿效你，做一件能够满足你的愿望的事，假如你有什么愿望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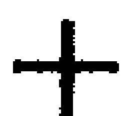
露娜垂下双手，一声不响地望着舅舅喜笑颜开的脸。

“我正好需要，这太好了，”她像忏悔似的古怪地轻声说，“伟大的魅惑力的潮流在我们一边，并且它将引人注目，大放异彩。您感情冲动是可以理解的。我倒是有一个愿望。但它不是物质上的；它是一个巨大、复杂而又不顾一切的强烈的愿望。”

“哼，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你只管说吧。假如你不便以贝古艾姆的身份对待它，就像你对待这件礼物，那么我可以以部长杜戈维特的名义对待它。”

他们的明亮而敏锐的目光相遇了。

“好吧，”部长说，“我们边吃边谈吧。”



十

于是，为迎接书中之王举行的晚宴开始了。宴席像国宴一样丰盛。洁白的贡缎台布上摆着国徽、百合花和白玫瑰。枝形吊灯

和高大的蜡烛耀眼炫目，细瓷和水晶器皿映照着辉煌的灯光，使整个大厅金星闪闪，光焰四射。宾主谈到各种强烈的愿望，很快就有了合适的时机。

“舅舅，”露娜开口说，“请您命仆人退下，——我现在有要紧的话讲，除您之外谁也不能听……”

老头儿微微一笑，满足了她的请求。

“我们开始吧，”他斟上一杯葡萄酒，说，“不过，你在向我公开自己的、看来十分独特的愿望之前，要好好地考虑一下，看我是否有能力实现它。我虽是部长——我有很大的权力，也许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一些，但是在我的活动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即有时候恰恰是部长的职位妨碍我按照自己的或他人的愿望行事。假如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我愿尽我的最大努力为你效劳。”

部长出于对姑娘的爱，做了这番预先说明，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拒绝她的请求都会使他感到为难和痛苦。可是露娜似乎已感觉到舅舅马上就猜出她的意图。她激动不安地放声笑起来。

“不，舅舅，我想，您听了我这个果断的‘不’字总该放心了吧；然而我请上帝作证，只有您才能给予我巨大的帮助，再说，您也没有理由拒绝我。”

部长的目光流露出平静而警觉的好奇心。但他听了露娜的解释之后，眼色又变得有些异样。他已感觉到事关重大，心里在打退堂鼓。他需要仔细分析和全面权衡。

“你说吧，露娜，我愿意听一听。”

她尚未开口脸色已微微发白，因为她意识到，当她向这个“相互猜测”的无情游戏（她只能与其斗智或者论战）下决定性赌注的时候，这场谈话的力量将会使她一反常态。这时她开口说：

“在我说出自己的愿望之前，我要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当

您渐渐地听出故事的寓意时，您大概会立刻打断我的话，甚至命令我住口，但我请求您，不管此事对您多么重要，您务必听我讲完。请您答应我这个要求，那样至少在我无法求动您的心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悲伤的安慰。那就是我已为自己的宿愿尽到了心。只有这样我才愿意把我的愿望告诉您。”

老头儿为她的激动所感染，禁不住恻然心动。

“我的上帝！”他说，“当然，不管怎么说，我也要听完的。”

露娜突然涨红了脸，用妩媚动人的表情默默地向他表示了谢意。

“好吧，开场白到此为止。现在言归正题。昨天我的侍女李兹贝特带回一个有趣的故事。她在姐姐那里宿夜——也许在她的情人那里，——这一点我们不必追问……在罗马旅馆……”

部长全神贯注地听着，脸上带着警惕的笑容。他的眼睛变得更加严厉，完全是一双部长的眼睛。

“这家旅馆，”姑娘说下去，她每个字都说得清晰、急躁，以便强调自己的独特用意。“位于行人众多的街道上，因此许多过路人亲眼看见从那里抬出一个据说患了暴病的陌生人，匆匆忙忙地装上马车拉走了。那个病人的脸始终蒙着布。而且李兹贝特从姐姐那儿得知，此人叫西蒙·爱舍，住在137号房间。她告诉我，这家旅馆的服务人员都深信，这个爱舍就是在马戏园奉献绝技搅得人心惶惶的那个神秘的人。她一时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人们把他当成那个飞人。这里涉及一段令人怀疑的钥匙的故事。我之所以讲这个，是因为仆人们关于爱舍突患奇病的传说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当我得知爱舍在被拉走——我们约好这么说——或者被劫持之前一刻钟还有说有笑、欢蹦乱跳的时候，我心里就更加纳闷了。早晨，他坐在床上喝了一碗咖啡。不知为什么，咖啡是经过旅馆经理预先检查过的。借口女仆不讲卫生要检

查餐具是否干净。

“昨天晚上，有人领一个人前来见我。据一位熟人介绍，此人是所有私人侦探所里面小有名气的人，——我出于对他的感激不便透露他的名字。给了他一大笔钱，因此他才连夜打听到所有的消息。至于他是怎样获得这些消息的——这是他的秘密。根据他提供的情况，我查对了时间，终于弄清楚了。早晨七点半钟从旅馆拉走的那个病人，和九点钟左右被逮捕并且秘密监禁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接连由健康人变为病人，而又由病人变为秘密囚犯，并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中交给监狱当局。而且典狱长接到了有关该犯人的特别指示，指示的内容不得而知。

“看来，舅舅，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我们谈谈那个遭到无端逮捕的飞人吧。我请求您给我解释一下逮捕他的原因。也许，我已隐隐约约地、部分地猜到事情的实质。但是，假如原因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他犯了我所不知道的罪行，那么我也愿意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此外，我请求您打破国家的常规，允许我秘密地或者公开地——这随您的便，尽您的可能，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探望这个囚犯。现在我说完了。不过，舅舅——我看得出，我明白您的脸色——请您回答我的时候温和一些。我的话并没有对您说完，这没有说出来的——是我的私事。我现在焦急地等待着您的回答。您必然会向我提一些问题，您问吧，这样我会好受些。因为只有理解和同情才能使我得到安慰，不然恐怕我很难解释自己的情绪。一分钟，沉默一分钟！”

一分钟过去了……但是约莫过了五分钟，部长才清醒过来。姑娘的自白，和她最后提出的惊人的请求，把部长抛到可怕的远方，使他变得冷酷无情，怒不可遏。他呆呆地望着桌子，极力克制住双手和脸孔神经质的颤抖。他不敢开口，竭力压抑着满腔怒火，唯恐它爆发出来。然而当这种怒气受到压抑而得不到发作时

则显得越发可怕。终于，部长骤然改变了姿势，端起一杯水咕噜噜一饮而尽，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外甥女，带着极不自然的笑容说：

“您讲完了？”

“是的，”露娜轻轻地点点头。“啊，您别这样看我……”

“要特别注意那形形色色的私人暗探所、侦探局，以及那些送上门来的盯梢者。够了，他们要卡我们的脖子了。我非彻底消灭他们不可！露娜，我对爱舍案件的看法是这样的。请您注意，这些现象的实质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假设它是一个未知数，然而，也许人类告别飞行时代之后，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当然，我指的不是燃油飞机，因为燃油飞机是用汽油来控制的。我指的是爱舍的力量和能力，在这里是无法控制的。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容许超出可控范围以外的现象，无论它表现为什么样的形式。让我们撇开先例和规则，来分析事情的实质吧。

“他是什么人，我们一无所知。他居心何在，我们也无从知晓。但他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您可以想象自己从空中俯瞰我们在地面上双目平视所看见的一切。要塞、船坞、港湾、兵营、制炮工厂内部的一切，乃至国家设立的一切障碍物、各种建筑工地、计划和设想，数字和计算的一切底细，您都可以一览无余。这就没有任何秘密和保障可言。我这里假定有人产生恶念，因为善良的意念不足以说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并且防不胜防。除了我刚刚指出的那些危险之外，任何人和任何事都失去了保护。这个不可捉摸的陌生人可以任意支配所有人的命运和财产，任何人都不能幸免。而他自己只要在不得已的时候换换地方就行了。

“这种现象应该受到毫不留情的隔离，或者——消灭。然而，一切事情都有其更重要的一面。这就是整个社会的情绪。科学

在完成它的循环以后(根据这种循环,当代一些疑难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解答,而另一部分为了社会意识的自由流通而受到粗暴的肢解),又使宗教恢复了原始状态,使其成为头脑简单的人命中注定的事。无宗教信仰成了一种平淡无奇、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以至于失去了从前至少被认为是谋反性质的一切思想色彩。简言之,无宗教信仰——成了家常便饭。但是,科学在衡量和分析了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之后,又致力于那些科研不可达到的力量的研究。这些力量在根本上、实质上是万能的子虚乌有。我们容许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把这种力量称为'能量'或者其他字眼,他们企图利用它们攻克难关,然而它们却只能起到以卵击石的作用……"

他边说边思考,姑娘的请求使他离开本题说了这么多与爱舍案件无关的话。想到这里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心里已暗暗决定允许露娜去探监。但是同时他又设想给典狱长下达一个秘密指示作为对这项决定的补充,提醒他此案关系到国家大计,要他处处提防,倍加小心。再说,他作为部长,也希望通过这个渠道探听一些消息;即使弄不到全部情况,至少也能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以卵击石的作用。这里耐人寻味的是,宗教和科学又在当初分道扬镳的地方狭路相逢了。确切地说,是宗教在那里等候科学,现在它们终于面对面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在现代人的心灵如饥似渴地等待着的当口上,骤然出现这么一个形象,就是那个令人震惊的怪物:一个人自由自在地飞翔在城市上空,他违背一切自然规律,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使自然规律变成了骇人听闻的千古谎言,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说起来倒也容易,学术界打个冲锋,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但是要知道,任何解释都

无法消除那个不可思议的活灵活现的场面。它将使人们的思想犹如十字军远征时的疯狂情绪一样一触即发。那时，宗教界就可能乘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这种乘机捣乱引起的骚动就可能导致突然爆发后果惨重的大悲剧。各党派自行其事，纷纷利用这个爱舍，引起许多势不两立的集团之间大动干戈。于是乎，小宗派活动就会出现或者猖獗起来。对虚幻之物的迷恋，就会给无法遏止的幻想打开闸门。各种神话，迷信传说，流言蜚语，未卜先知和圣灵启示，就会把国家的牌阵——这个牌阵的名字叫做天下太平——搅得一塌糊涂。我想，我的话已充分说明了此人失去自由的原因。现在让我们谈谈你的愿望吧。请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的愿望犹如您对旷世奇书的喜爱。一切非凡之物都使我无限向往。曾经有人花钱买回声，——他购买了那块产生许多清晰奇妙的回声的地皮。我想看见爱舍，并且同他交谈，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愿望，这种愿望并不亚于人们寻求爱情或者建立功勋的欲望。这是一种疯狂的追求，是一种心灵的渴望，并且它只能隐藏在心灵深处，否则就无法理解。这——就是我的性格。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他从未听说过'海洋'二字，从未看见过它，从未想到有这么一个奇妙的蔚蓝的国度存在，那么当有人告诉他：'有这么一个浩瀚的海洋，它就在这里，近在咫尺，走几步就会看见它。'此时此刻，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拦他呢？"

"够了，"部长说，"你的激动情绪是真诚的，你这番话没有白说。我答应你的请求，不过我要提两个条件：一是对我们今天的谈话要保密，二是会面不得超过半小时。假如你没有异议，我马上签署命令让你带去。"

"谢天谢地！"她高兴得跳起来，拥抱着舅舅笑着说，"给我提条件？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您快发命令吧。已经是深夜了。我马上就去。"

部长签署一道冗长而详细的命令，盖上印章。然后交给露娜。露娜没有耽搁，喜出望外地乘马车直奔监狱去了。

十一

德鲁特在人们心头激起神秘浪花的那天夜里，露娜彻夜难眠。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已不记得自己在曙光初露、城市苏醒的黎明之前做了些什么。她仿佛觉得自己曾在灯火通明的空大厅里踱过步，既无一定目的，也不思考什么。处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思绪不由自主地、轻松而紊乱地浮上心头，反映着强烈印象的反光，就像从悬崖峭壁上抛下的一块投石，撞击和带动着别的石块崩塌下来，其运动的形式与抛掷它的手的运动形式大不相同。她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她要把在此之前从未流露过的力量在一夜之间全部展示出来。这种力量使她震惊，使她能够轻而易举地移动她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重物。人们常常背靠自己暗暗期待着的东西而不曾发觉它；在旁观者看来，他似乎在昏睡或者在悉心研究某些细枝末节。但是，当他猛回首大吃一惊之后，便会惊喜地迎接这个近在咫尺的旷世奇宝，然后便集中内心的激情去尽快猎取这个猎物。而露娜此刻已深深地陶醉于无法遏止的、搅乱了命运全部星辰的梦想之中。

马车驶近监狱的时候，露娜回想自己在这二十四小时之内所做的一切，不禁暗自吃惊。她并不感到疲倦。虽然马车跑得飞快，但她依然不停地向前探着身子，似乎这样可以催马跑得更快一些。只用十五分钟她就赶到了监狱。

“终于到了——监狱！”这时僻静的广场上隐隐绰绰地闪动着狗的影子。环绕塔楼黑色大门上的电灯，照亮了一扇带栅栏的小窗，窗口里露出两撇儿唇须和涂漆帽檐。门锁哗哗啦啦响了好

久。那杂乱而沉闷的响声使人觉得，这个裹着一英寸厚铁皮的大门大概一千年来只打开这一次。露娜带着罗兰[①]力斩悬崖的气魄跨进大门。门卫向后推了推斗篷的漆布风帽，引着她走过一个宽大的院落。只见前方矗立着一栋小山似的七层大楼，一排排窗户里的昏暗的灯光，宛若小山上燃起的忽明忽暗的篝火。

典狱长的住宅坐落在毗邻监狱的一座花园里。这时他家的窗户还亮着舒适的灯光，窗帷后面有人影晃动。露娜破例深夜来访显然使侍女大为惊愕。她将露娜领进来，打开接待室的门，搬起一把椅子往客人面前一丢，然后拿起公文一阵风似的朝内堂跑去。内堂传来轻轻的喧哗，时而夹杂着兴高采烈的说笑和欢呼声。看来典狱长正在同家眷们取乐。

他一读完信便立刻走出来。精力高度集中的露娜机警地发现，她是在同一部绝对好使的机器打交道，不过这部机器体积很大，可以在其机轮夹缝里暖手而不必担心被它挤伤。典狱长块头很大，体格匀称，凸起的前额上露出一绺白发。他那双灰眼睛流露出士兵的蠢笨和孩子的天真。

他看见露娜，连忙用身负公职的庄重之感压抑住强烈的好奇心。他略带不安而又故作镇静地用宽大的手掌捋捋唇须，然后放下手，清了清嗓子，用稳重而浑厚的声音说：

“我已接到命令。遵照命令，我马上陪同您去 53 号牢房。正如部长事先通知您的，探监要有我在场。”

“这我不知道。”露娜坐下来，不知所措。一股绝望的情绪突然涌上她的心头，迫使她鼓足勇气，集中思想，立刻跳了起来。“我请求您允许我单独前往。”

“但我不能这样做，”典狱长说，机械的动作流露出忧郁不

① 法国中世纪英雄史诗《罗兰之歌》的主人公。

安。“我不能，”他厉声重复说。

姑娘面色灰白，轻轻地笑了笑。

“看来我不得不同您谈得详细一些。您在场将会使我和爱舍的谈话产生误解，那么这次探监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他和我——我们彼此很熟悉。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这样说只是为了说明她有难言之隐，并且故意让典狱长对此若明若暗。但是说也奇怪，她那冗长的解释，经过典狱长的片面理解之后，似乎她的想法与部长的愿望不谋而合了。

“我明白，是这样的。”他害怕违反上司的规定，不愿多谈这个问题；但是他又看了看部长的信，说：“您认为这种办法……”他又沉默一会儿，补充说：“请您解释一下，因为我不完全明白。”

然而这正合露娜的心意。典狱长的犹豫不决，猛然间使她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来。她的脸儿突然红得像罂粟花；这使得表面上对她彬彬有礼的典狱长，内心里对她更加厌恶。她却感到悲喜交集。她垂下眼睛继续说：

“这样会好一些。”

典狱长犹豫不决地望着她，觉得她说得挺有道理；至于她不愿多做解释，这一点心眼憨直的典狱长完全相信，她并不是把他当成笨汉，而是当成稍加暗示便可心领神会的明白人。当典狱长寻思的当儿，露娜又将自己的请求重复一遍；她见典狱长惘然若失地耸了耸肩，便补充说：

“此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并且情况特别；您就当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外吧。”

虽然部长的亲笔信消除了一切疑虑，典狱长依然犹豫不决。他对信中关于“有您在场”的话不敢有半点含糊。他本人对这条非照办不可的指示也感到难堪，不禁寻思道，若能摆脱这强加于人的鬼差使也好，况且这样做显然不担什么风险。然而，并非这

些念头触动了他的心；而是介于我们的行动和意念之间的某种力量，犹如一只挡开打击的手，顷刻间使他的意志发生了动摇。这种下意识功能名目繁多，“被某种东西推一下”、“瞬间的灵感”“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描写那些暗中为我们效劳的神奇谋士常用的说法，当它们违背理性和感情依据的时候，其手段就更加令人吃惊。不过这一次情形并非如此。

典狱长再三思考之后，终于不再犹豫。他作出了决定。

“假如您向我保证……”他说，“请原谅，不过我公务在身，我必须这样对您说，——假如您向我保证，不以任何方式辜负我的信任，那么我就依照信中指定的时间把您留在牢房里。”

露娜严厉地盯住他足足凝视了一分钟。这令人难堪的停顿意味着她要说出有分量的话来，并且她在开口之前显然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了。典狱长以为她这是一种惊讶的表示。她并没有垂下眼睛，美丽动人的脸蛋丝毫不动声色。这时典狱长听见一个深沉而自豪的声音：

“我保证做到这一点。”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话对她有多大分量，只觉得内心一声巨响，一座象征纯洁的漂亮的大楼顷刻间倒塌了，但在废墟和浓烟上方闪现出自我牺牲的纯洁之光。

“既然这样，”典狱长沉默一会儿说，“请跟我来吧。”

他戴上帽子，直端端地走过露娜进屋时经过的那扇门对面的房门。他们来到灯光明亮的走廊的转弯处，走廊像街道似的又长又直，阴森森的，发出嗡嗡的回声。走廊尽头有一个带栅栏的铁门，哨兵机警地眨了眨眼，拧一下钥匙，铿锵的金属声响立刻在巨大的建筑物深处激起震耳的回声。门后面有一个狭窄的竖直通道，直通七层楼的顶层并且有带铁栏杆的便道与每一层楼相通。便道之间通过钢制的螺旋形小楼梯等距离地连接起来，沟通了各层楼之间的通道。一排排单身囚室沿着回廊延伸；所有这

一切恰似一座被固定的电灯光照亮的巨大蜂房的内部。哨兵们悄悄地在便道上来回巡逻,时而在连接台上停下来朝下望一会儿。在令人眩晕的高处,玻璃顶棚上亮着几盏弧光灯,在牢门之间的墙壁上,许多小灯泡闪闪发光。

露娜过去从未见过监狱;这时她感到一种窒息感。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惊恐,充满沉默和忧伤的气氛。这种清洁明亮的环境,毫不留情地搅乱了她的全部思绪,使她头脑中唯有一个念头:“监狱”。擦得锃亮的柏油便道像水洼般闪闪发光,镶铜的扶栏,涂着白漆和灰漆的墙壁,擦得干干净净,冲洗得一尘不染:这一切豪华的设施,却是为绝望的死囚预备的。她一想到自己无法离开这儿,便觉得头昏脑胀,两腿也马上沉重起来。

“这条道挺长的,”典狱长说,“下去还得走这么远,”他转了个弯;前面露出一条与刚才走过的通道颇为相似的回廊。回廊中央有一个陡峭的螺旋形扶梯通向底层。他们在地下室的拱形天棚下面走着,不一会儿来到建筑物的尽头,只见一个拱门后面,直冲着过道便是一排所谓的“秘密”牢房。典狱长在其中一个牢门旁陡然站住。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一看见他,连忙从窗前的凳子上站起来,向他敬礼、报告。

“请打开 53 号牢房,”典狱长说。

手忙脚乱的哨兵十分惊讶,但他没有吭声,只顾匆忙转动钥匙,拉开门闩,随后推开沉重的牢门。

“请吧,”典狱长让露娜走在前面,两人走进牢房。牢门随即紧紧地关上了。

露娜两眼望着牢房内的陈设,毫无感觉,只是后来回忆起来才想起这里的情景。犯人低垂着脑袋坐在床上。他的手脚戴着镣铐;一条粗大的铁链系着他腰间的铁箍,铁链的另一端固定在墙壁上的索环上。

“怎么，要拿我给好奇的人参观吗？”德鲁特说着站起来，带动的锁链哗哗作响。“随他们的便吧。”

“允许你们在非常条件下会面，女士将在这里停留二十分钟。这是最高当局的决定。”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考虑考虑，”德鲁特打量着露娜，脸上露出懊丧的表情。“我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花招。”

典狱长顿时惊慌失措；他仓猝地瞥了一下露娜苍白的脸，而她故作不解地用平静的目光回望他一眼。但是典狱长已看出德鲁特并不认识她。他马上怀疑起来。

“我看得出，您还没有认出我，”露娜意味深长地毫无拘束地说，她说着笑了笑，笑得那样自然，以致典狱长也几乎哑然失笑，好容易才镇静下来。“然而这灯光……”她走到牢房中央，揭开面纱的花边。“现在您该认出我了吧？是的，我是露娜·贝古艾姆。”

德鲁特明白了。但是出于谨慎，他仍然一言不发，只是点点头，握了握她那只簌簌发抖的冰凉的手。戒指上的宝石顶住他的手掌。典狱长冷淡地朝姑娘点点头，然后向牢门走去，在门槛上他又停了一下：

“我提醒您，53 号，您不得利用这短暂的会面从事任何违反监狱章法的活动。否则，将对您严加看管。”

“好吧，我不会在这二十分钟里跑掉的，”德鲁特说，“我们彼此都很了解。”

典狱长默默地瞪了他一眼，低声嘟哝一句什么，然后走了出去。牢门紧紧地关上了。

这时，姑娘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在两步之内，仔细端详这个向她暗示过伟大理想的人。他穿一身粗糙的长条绒布囚衣；蓬乱的头发显出刚睡醒的样子；脸略瘦一些；眼睛深深地凹下去。那双覆盖着阴影的波光炯炯、神秘莫测的大瞳孔里面，忽而犹如

不尽的人群在流动，忽而犹如大海翻腾，波涛汹涌，忽而犹如入夜的沙漠，渐渐复苏。这双眼睛向观看他的人注入一种无法形容的、不可度量的印象。大概家兔看见狮子或者婴儿看见大人的时候，会产生这种感觉。露娜感到一股寒气袭上心头，然而那颗随机应变的女人的心使她马上镇静下来。她觉得会面一直是在一口鸣响的大钟底下进行的。

“夜深人静，”德鲁特说，“您——来这里，经过允许了吗？您是谁？为何而来？”

“我们小声说吧。我们时间紧迫。请您不要发问，让我自己将详情告诉您。”

“但我还不能相信您，”德鲁特摇摇头。“这一切不同寻常。您的容貌非常动人。也许，有人为我安排了圈套。这个圈套是什么样子？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人是很有办法的。不过，——您快点说吧；我不愿意给您时间去编造谎言。”

“没有谎言。我是一片诚心。我想让您恢复自由。”

“恢复自由，”德鲁特说着朝她走了几步，直到拴他的铁链不能再伸展为止。“您用词不当。我一向是自由的，即使在这里也一样。”他的嘴唇无声地颤动着，他反复考虑着什么。“不过我不愿再呆在这里了。他们给我用了安眠药。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上了镣铐。”

“我全知道。”

“请注意！我在听您说呢！”

露娜从衣襟底下取出一个铅笔一样粗的纸卷。她打开纸卷，立刻现出两把闪闪发光的锥子和两把细草茎似的钢锯——用于秘密活动的精巧工具。这些使用亚洲的复杂工艺锻造的产品异常锋利，只消几分钟便可像锯木头一样截断钢铁。

“这是我偶然搞到的。这简直是奇迹，我在动身前一个小时

才弄到手，送东西的人打保票说，这些工具锋利无比。”

德鲁特接受礼物的时候，两眼直直地盯着露娜，一直看得她不好意思起来。

“我收下，”他说，“谢谢您——我感到惊讶——同时也非常高兴。您是谁，神秘的客人？”

“我属于神通广大并且颇有财富的上流社会；世界上什么事都难不住我。我看了您的表演。从那个难忘的夜晚开始——我来不及说的，您自己理解和发挥吧，——才过了两夜，但这对我来说仿佛过了一百年。我是把您当成非凡人物才来探望您的。我是凭着命运的指引。我也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我心怀坦白，直来直去，我不喜欢深谋远虑，不会耍小心眼儿。我就是这样坦率……这一点您尽管放心……我想不受拘束地同您谈一次，想了解您，地点由您来定，我是在您的启发之下才开始思考的。幻想是诱人的。虽然目标还不大明确，但它是巨大的。您大概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目标；一切留给下次谈话时再谈吧。有许多东西我一时也找不出言辞来表达。会有办法表达的。主要是约定到哪儿去找您。”

她渐渐激动起来，脸颊上升起两朵红晕，恰似一团乌云逐步让位给灿烂的阳光。她的美貌现在得到充分表现。她那优美的身姿、处女的羞怯而大胆的目光和令人倾倒的美妙的嗓音，无不妩媚动人。仿佛在蛰居时代听见的史诗中的形象悠然飘过，使人心头渐渐升起一朵精致、灿烂的火花，令人痴呆、心醉神迷，她便是那些形象的美妙而神秘的精神和肉体的光辉化身。此刻，德鲁特意识到，在他为了另一个世界而离弃的那个世界里，他从未遇见过比这个女人的欢呼更和谐的力量。

她又想开口，但是德鲁特挥动戴手铐的双手制止了她。

“那次是您，”他很有把握地说，“不是别人，正是您向我呼喊

的。当时我没有听清您的话。露娜·贝古艾姆是一个无畏的女子,她使我绝路逢生,为此她可以向我提出任何要求,直至奉献我的生命。虽然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说,但是时间有限。我们后会有期。我早晨离开这儿,晚上就去拜访您。这条铁链把我像狗、像狂暴的疯子一样拴在这里,它是唯一障碍,但您已斩断它。瞧!有人监视我。特意安排的哨兵寸步不离地守着牢门,他受权在必要时开枪打死我。您是怎么想的?有一点是真的:我认识那条道路,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毫不费力地使凡人抛弃过去的一切,一下进入那个阳光灿烂的国度。"

"我的事已经做完,我要知道的已经得知,我走了,但我不会抛弃您的。您去吧,再见!"

"上帝赐福给您,"德鲁特说,"我对您感激不尽,我会把您铭刻在心中。"

他笑了,满面春风,喜不自胜。他戴着手铐,不得不将双手一齐伸给她,露娜也伸出双手。德鲁特握住她的手轻轻摇了摇。姑娘转身朝牢门走去。

这当儿,似乎他们猜到了时间,牢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典狱长站在门槛上,他刚刚看过怀表。

"时间已到,我送您出去。"

露娜点点头,然后走了出来,顺着原路回到自己马车跟前。

当你久久凝视通红的火炉时猛然朝黑暗中瞭望,你会看见黑暗中闪烁着通红的炉火和它在空气中的反光。露娜乘马车行驶在楼房林立的街道上,监狱里的一切依然一刻不停地浮现在她的眼前。

十二

一个醒着的人坐在睡意深沉的屋子里，瞌睡像乌云似的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人的酣梦，犹如溪流冲击着逆水站在溪流中的人。溪流轻轻地拍打，徐徐地拂动，吸引和诱惑着。只要他挪动一步，它就会拥着他冲去老远。"他们睡了，"醒着的人心想。"所有的人都睡了，"他打着呵欠喃喃自语。这个懒洋洋的羡慕的念头多次化为舒适的床铺翩翩萦绕于他的脑际，使他逐渐地增添着睡意。他的四肢沉甸甸的，但很敏感，动作漫不经心，疲倦不堪的意识不相连贯地四处徘徊，漫无边际，飘忽不定：一会儿听见脚掌的吱轧声和太阳穴里血液的跳动，一会儿开始诉说时间之永恒或者某些意外事件的起因。脑袋支在脖颈上——这是通过它的沉重感渐渐知道的，而两眼却像被胶粘住了，他很想迷糊一会儿，转入那种奇异的模模糊糊的状态，那时梦幻和现实在甜甜蜜蜜的对抗之中势均力敌，相互抵消。

一个敲击声缓缓地惊扰着这种状态。它没有向理智说明来意，只不过向听觉报了到而已。当它重又响起的时候，瞌睡已逐渐消失；他朦朦胧胧、困惑莫解地集中注意力等待着新的响声。他再次听到了响声——毫无疑问，这是敲击声，不在这里就在那边，这是一种要求答复的刻不容缓的举动。于是此人哆嗦一下，打了个呵欠，然后慢吞吞地回到现实中来。

敲击声是从那间特别牢房里传出来的。坐在凳子上的哨兵深深地嘘了一口气，挺直身子，整了整挂着左轮手枪的武装带，站了起来。"大概不再敲了，"他那睡意朦胧的脸似乎在说。可是又敲了一声，声音很轻而且平稳，带着模糊的回声，好像走廊两

旁所有的牢房都敲起来。敲击声含有一种亲切的语气，一种像勾动手指打招呼似的令人快慰的召唤。

哨兵活动着双腿朝牢门走来。

“这是您敲的？想要什么？”他厉声问道。

但是牢房里没有马上回答，仿佛囚犯正透过铁门望着哨兵，像日常谈话那样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刻开口。

“哨兵！”他终于喊了一声；哨兵恍惚看见他的笑容。“你没有睡觉啊？请打开牢门上的小窗吧。我跟你一样，也没睡觉。你觉得寂寞吧，我也感到寂寞，其实我们聊聊天时间会过得快一点。时间卡在这墙壁里了。应该通过心灵和声音把它释放出去，再用愉快的谈话催它跑快一点。我有话要对你讲。好吧，打开吧，你会看见一件你喜欢的东西！”

哨兵惊慌失措，怒气冲冲地憋着气足足憋了一分钟。他想大发雷霆，毫不留情地骂他一顿；但是除了那些平淡无力的言辞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虽然嗓门提得很高：

“别说话！您啰里啰嗦地吵闹什么？您说的那些事都不值一提。上司禁止跟您谈话。别再敲了，否则我要报告上司。”

哨兵警觉起来，不作声了。囚犯在牢门后面哈哈大笑——那笑声听来不像一个成年人，而是一个孩子在笑。

“还有啥事？”哨兵问道。

“你吃大亏了，老弟，”囚犯说，“我可以给你金子。你喜欢金子吗？这里就是，你听着。”

牢房里叮叮地响一阵，好像一把金币撒在一堆金子上。

“请打开小窗，每谈一分钟我给你一枚金币。不愿意？随你的便吧。不过你今天夜里可以发大财。”

金子的响声停息了，过了不大一会儿，又响起柔和、低沉的叮叮声，哨兵惊呆了，倘若留心从侧面看看他的脸，谁都会以为

他正在伸着鼻子闻某种不知从哪儿飘来的香味。他觉得自己热血沸腾。他心中纳闷，惊奇而不安地用钥匙敲敲牢门，大声警告说：

“喂，您当心点儿！我最后一次告诉您！您要是随身带着钱——快点声明并且交出来，牢房里是不准带钱的。”

但他的声音像背书似的单调无力，他觉得心里甜蜜蜜、痒滋滋的。一团奇怪的思绪犹如一些突然闯进发笑的人群中的蒙面人似的，搅乱了他的情绪。哨兵开始沉醉于这些思绪之中，隐约听见许多令人头昏的奇异声音一齐热烈地向他低语：“看一看，听一听，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一看，听一听，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气喘喘吁吁，犹豫不决。有几次他窘迫不安地踮起脚尖朝牢门迈了几步。

又传来囚徒那从容不迫的、扣人心扉的声音：

“你是说应该把钱交给上司？可是这满满一袋金子怎么交呢？并且这些金子——也不是那种钱，跟你在店铺里花的钱不大一样。它可以到处通用，愿买什么都行。比方说，我在这里，身陷囹圄，像死囚一样拴在锁链上，我被关在这里，但我的金子却能透过墙壁把这些奇妙的珍宝吸引进来。请看看我的房间吧。现在都快认不出它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一张大桌子摆在中间；桌子上摆着玻璃瓶、酒瓶、凉杯、银杯和镀金玻璃杯；每个玻璃杯上都刻着精致的仙境图案。这些东西都是从威尼斯运来的；鲜红的葡萄酒摆在酒杯和金花中间。台布上，银篮里放着睡美人香腮般的松软的面包；还有樱桃、葡萄、火红的橙子和带霜的李子。这里还有浇着金黄奶油的干酪，西班牙雪茄；带着雪白的切口、浇着酸梅汁的火腿；煎鸡块和大蛋糕——真正的雕花甜食——上面浇着巧克力，不过这一切全堆在一起，乱七八糟。这酒宴彻夜不停。这里并非我独自一人。我的金子透过墙壁将美貌的姑娘们

吸引到这里，坐在我身旁。你听，她们的吉他弹得多好听啊：这个姑娘笑得多么响亮！她高兴极了——真的，她刚刚向我使了个眼色。”

这时传来轻轻的琴弦声。哨兵战栗一下。他已经顾不得这里的闷热和窒息，他的心已飞进牢房。牢房里传来笑声，看不见的乐器演奏着神奇乐曲。

“圣母保佑！”哨兵颤抖的嘴唇低声祈祷着。“我恶鬼附体，快要完蛋了！”

然而笃信宗教的虔念既没有给他安慰，也没有使他感到惊惧，而是和别的念头一样出现一下就消失了。

“开门呀，开门！”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听着这温柔、响亮的声音可以想象出她的迷人的容貌和妩媚的风姿。

哨兵恍惚之中伸手拉开插闩，打开牢门上的黑色小窗，朝里面望了一眼。一种模模糊糊的欢乐气氛淹没了他，牢房里喜气洋洋，充满着鲜花和迷人的脸蛋，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看不清楚，一切都像隔着一层薄雾和轻纱似的。琴声又清晰地回荡起来，——弹奏着爱情和忧伤的歌曲，抑抑郁郁，令人同情。

“等一下，我这就来，”哨兵说着用一只颤抖的手打开门锁；然而说这话的已不是哨兵，而是在他身上复活的死人——被生活的车轮压碎的人——生性快乐的孩童。

“您这是做什么？”哨兵嘟哝着走进来。“这是不允许的，好吧，我在这儿坐一会儿，但是不许您再胡闹了。”

他说完向屋里扫视一眼，灰暗、空寂的监牢气氛立刻沉重地笼罩着他。此刻，仿佛一阵风驱散了迷雾，那些匆匆奔跑的古怪身影消失之后，显露出普通的房顶。这时哨兵突然看见了空空荡荡的小床和扔在小床上的一段截断的锁链，一道曙光从铁栅射进来，囚犯已不见踪影，唯有哨兵独自站在那里。

德鲁特从哨兵的头顶上冲出敞开的牢门，然后顺着走廊的庞大顶棚滑过去，拐弯抹角，穿过几个螺旋形楼梯，向监狱大楼的主要通道飞去。他心中无数，只是沿着渐次展开的空间飞驰着。忽然他向上望去，发现出口就在上方。这是德鲁特可以直接飞出的唯一出口。他用力向上飞起。他的身体像迅速甩过的木棒似的在空中划了一道黑影。三层楼上的哨兵缩一下身子，五层楼上的哨兵急忙闪开，贴在墙上，全身血液一下子涌向脚跟。随后他们喊叫起来。几乎与此同时，德鲁特双手抱头，冲破监狱的玻璃拱顶。就在他飞往高空的时候，灯光通明的玻璃屋顶塌下来，灯光熄灭了。玻璃碎片飞向明亮的通道深处，在地面上摔得粉碎，发出哗啦啦的响声。然而逃亡者飞得比玻璃落下的速度还快，他已经到了比大楼高二十倍的空中。

他终于停下来。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感到胸部阵阵作痛；因为他一直屏着呼吸，不然从他耳边吹过的剧烈的风会撕裂他的心。他向下面看了看。地面上有几处灯光——稀稀疏疏，若隐若现，不久便悄悄地隐没在浓重的夜色之中。

德鲁特锯断手铐，然后锯断脚镣和腰箍；最后把它们扔掉。铁块呼啸着朝下飞去，他立刻补充了一句："飞到那里去做补丁吧！"这件礼物以算术级数递增的速度下降，像炸弹似的掉在监狱上，砸坏了一座烟囱。

十三

次日早晨，有三个人神情沮丧。哨兵逃跑了；典狱长辞了职；部长发疯似的攥紧了双拳。霹雳击毁了监狱。

“欧伯赦酒馆[1]，”部长终于开口说，“那是不可信的；监狱也同样，许多人都把它看成童话。”

他的估计是准确的，缺乏依据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士兵的说法难以置信，恰好说明他们一贯善于捕风捉影，因而敌人的头颅不可计数成了众所周知的笑谈。部长将此事归罪于露娜。他乘车前来看她，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这个至今不可理解的姑娘，他便感到惊讶和不安。可是有人禀报说，姑娘不在家；说她突然外出旅行去了，周末才能回来。

当他乘车离去的时候，露娜凭窗眺望一会儿。舅舅的马车垂头丧气、灰溜溜地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然后她怀着渐渐消释的内疚离开窗户，逗狗玩起来。

她把这天当做生活的转折，怀着明确的目的平静地等待着黄昏的来临。她对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特别留意，对着镜子端详许久，然后慢条斯理地挑选了一件连衣裙，时而心不在焉地停下来，仔细打量一件引起她注意的物品，仿佛想把它与心中的怀念联系起来。有时仆人呈上几张名片，她随手把它们扔在青铜花篮里，回答说：“我身体欠安”。时间仿佛过得很慢，但她并不感到寂寞。她在女客厅的写字台前坐下来，沉思一会儿，在纸角上画一个从铁窗后面对她微笑的脸。然后她打开日记——一本装饰着古老的银质浮雕的喷金口笔记本，一页页翻阅所有的札记，一面用铅笔注明页码。她在正文后面的第一页白纸上写下唯一的一行醒目的字：“1887 年 5 月 17 日——1911 年 6 月 23 日：不曾发生什么事。”

于是，她把自己的一生，从孩提时代到索莱利马戏园出事的那个可怕的日子，一笔勾销。为了第一次等待。

---

① 寓意“无稽之谈”。

白天在悄悄地流逝。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小船里，丢开船桨，任凭风吹浪打，但他依然在浮动，流水冲着他前进、转弯。流水把他送到目的地。他的心已飞到那里。

天已入暮她才用午餐，而且十分挑剔，格外地口渴，不时喝水和就着葡萄酒喝茶解渴。仆人又呈上一张名片。然而这次她却说了声“请”——她不慌不忙，但笑得很不自然。

十四

仆人引典狱长走了进来。

出事还不到一昼夜，他的脸色却像经受了一场灾难似的。他望着露娜的脸，迈着沉重的士兵步伐，直端端地走进来，在距离姑娘约莫五步远的地方停下来。姑娘用那双孩子般亲切温柔的黑眼睛迎接他的到来。他鞠了一躬，然后站直身子，接过姑娘伸过来的手，下意识地握了一下，然后在女主人对面坐下来。他的这些举动仿佛都是经过内心周密计划的。

“我来这儿，”典狱长开了口，并且提高嗓门说下去，“向您表示万分的感谢。”他沉默一会儿。“这一切都令人奇怪。不过对此我也不打算说什么了。”他站起来又深深鞠了一躬，大概他那半白的唇须下掠过一丝异常得意的下意识的微笑。但是笑容马上消失了，他又板起面孔，似乎这笑容只是他心中的窃笑。“是的，我忘不了这一天。全部生活——我的和我孩子的，——都有出路了，有着落了，有保障了。我不供职也行。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准许您去单独会面，是根据您的请求；我并没有提出，也不需要任何报酬。我请求您证明这一点。”

“但我不明白。”露娜微皱蛾眉，轻轻地摆摆手表示来访者的话使她感到惊讶。“这里没有人偷听，请您明说吧。要我为您作

证并不难——是的，我感谢您，我将永远感谢您。”

“现在情况变了，该我感谢您了。或者假如您不愿意这样想，我可以说——我们彼此不欠人情。”

他抿了抿唇须，失神的目光迅速地朝露娜头发上的冠形发饰溜了一眼，在珍珠翡翠的闪光中感受到自己的幸福的闪光，这使他重新振作起来。

“此事发生在下午三点钟。我想关上办公室的窗户，无意中朝摆着我的去职命令的桌子上瞅了一眼。去职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我受了五个钟头的审问，累极了。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呢？犯人穿过屋顶飞出去了，——不过，您也得承认，——这算是什么解释呢？这件事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我想，这种情况是说不清楚的，所以也就不再动脑筋去想它。怎么解释？怎么理解？相信什么？莫名其妙的怪事。请您原谅我扯远了。就这样，只见那公文下面放着一个普普通通的羊毛口袋，重三十二磅，口袋里装满用白纸封成卷打着蓝色火漆的金币。此外，那里还有一个麂皮钱袋，里面装着三颗钻石，总重110克拉。毫无疑问，这礼物是送给我的。因为上面附有一个便条，——这就是。”典狱长从衣袖的折袖里取出一张不大的纸片交给露娜，纸片上遒劲而潇洒的笔迹写着：“您也自由了。”

露娜读毕将便条归还给他。由于猜到谜底她心中的惊奇顿时消失。典狱长说下去：

“看来，这个奇迹无疑是出自您的手，110克拉。就按现在跌落的汇率来算，我能兑换二十五万零三十五元金币，加在一起共三十万，也就是说差不多百万的三分之一。我夜里睡不着觉，所以就算了这笔账。请原谅我这一点。这份厚礼也是那场惊吓的结果啊。”

“此事不是我做的，”露娜笑容可掬。她为典狱长得到幸福而

感到高兴。"但是您要知道，假如没有人给您这份礼物，我也会给您的。"

典狱长眨眨眼凝神注视她一眼，然后笑了笑，涨红了脸。闪闪发光的眼睛使人想象到此刻一股感激之情涌上他的心窝。于是他伸出手来。

"请允许我首先向您——一位女士和姑娘伸出自己的手，虽然这不礼貌，但我应该这样做。人们当面说的话我一向是相信的。我为此感到高兴。现在我完全放心了——我们两人都问心无愧。"

她向他伸出手来，但她想起自己的谎言，便转过脸去。

"问心有愧，"她说，"但只是我问心有愧。我们两人之间是无愧的。再见啦。对于我们，沉默比说明更好一些——此事还应感谢您。去吧，祝您幸福。您要知道，即便是碎玻璃，给那个奇怪地从您那儿逃走的人看上一眼，也会变成钻石的。"

客人站起身，接过她那只颤巍巍的芳馨的小手吻了吻，然后转过身子，像来时一样双目平视着走了出去。露娜撩起窗帘，目送他远去。直到他消失之后，她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十五

暮色早已四合，但她并没有流露出焦急等待或忧虑的表情，而且她也没有上楼。她知道，她凭着那种至今无法解释的感觉知道，德鲁特将在楼上出现，她还知道，他将用某种独特的方式向她报到。她终于等得疲倦了，便在灯火明亮的客厅里坐下看书。

当你真心实意地怀着对某种尚未来临的事物的渴望，在一本毫不相干的书中看到和预先想到它时，心情该是多么奇特啊！在这短暂的一瞬间，玄妙的文字立刻写就一部随便什么样的书，

此书的正文和词藻华丽、寓意微妙的论断，以及栩栩如生的画面，全都寂然沉睡着。你渴望着的事物飘浮在你刻意抒写的字里行间，只能看见那些至今依然玄妙莫解的符号和跳动的线条。只是偶尔有一个词闪烁一下，而抑郁的心灵犹如良心发现的叛逆者似的急忙躲开。此书的正文宛如自鸣钟隐隐约约的敲击声，暂时可能清晰起来。但时过不久，一种对不远的未来漠不关心的忧郁情绪便涌上心头。

这样的日子显得特别长，它仿佛是以一个人身上的永久的烙印为标志的。露娜在看书，确切地说，她的膝盖上放一本书，眼睛却望着一旁，这样消磨了一两个小时，两点三十分，一位神秘的乐师在楼上奏起狂想曲。他稍加停顿，然后又弹奏起来。这时，一切都恢复了常态，灯光明亮，街道上喧声更响。姑娘疾步走上楼来，只因极力克制着才没有跑步。

远处的房门里射出一道灯光，划破昏暗照亮了壁毯。一个人影遮住灯光。露娜停下来，想要说的话已忘得干干净净，但她双手握拳止步不前，等待心情平静下来。

她很快就镇定下来，一进屋，德鲁特就笑盈盈地朝她走来。他像一个最普通的人一样，穿一身普通的黑色西服，姑娘觉得自己比初次会面时坦然和坚强得多，虽然这次会面与探监时一样，处在那个令人惊异的世界的边缘上。但是，在我们可以达到的境界里，有一堵严密的、无形的救护之墙——墙后薄雾弥漫，朦朦胧胧，让我们避开迷雾，回到光彩夺目的现实中来吧。

德鲁特开口说：

“您大概怀疑了吧？我是从不失约的，我来到这儿打开灯，就弹奏起来了。”

露娜打手势请他坐下，自己也慢吞吞地坐下来。她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的眼睛，犹如夜间的行人发现了远方的火光。她无意中

坦率而有力地说：

“我等了好久，我是从来没有等过人的！”

“我们终于见面了，”他接着说，因为她正要这样说。“露娜，关于您，我想得很多。让我们撇开次要的东西，开门见山。不然主要的东西会像从船上朝海里浇油似的瞬息而逝。我特意来拜访您，并且亲聆您的见解。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真的，我期待着这一天。”他若有所思地重复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遇到一位有胆识的美人。我们两人不必拘束，让我们开怀畅谈吧。您说吧，我听着呢。”

她慌忙站起来，伸出双手。她脸色灰白，仿佛受了什么震动，心灵深处的震动。

“我起誓，今天对我不啻是再生或死亡。”

此刻，加利大尉闪电般地从她心头掠过。她尚不明白他的形象突然出现意味着什么，但她心中立刻涌出真正的权力欲。欲壑难填。她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露娜啊，露娜！”她像祈祷上帝一样说完，微笑着坐下来。她那迷人的笑容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这当儿，一条生着一对人眼的白毛潜水犬跑进来，它抬起头迅速地朝德鲁特掠了一眼，狂叫几声，哆嗦着向后退去。

德鲁特轻轻地对它说：

“卧下，卧下听吧。”

这时高大的潜水犬仿佛听懂了他的话，温顺地侧卧在露娜和德鲁特中间，伸着舌头听起来。

“关于您，我想得很多，并且对您抱有很大希望。”德鲁特说。

表面上安之若素的露娜仔细打量着他的脸，端详他那无忧无虑的嘴角，坚毅的下巴，乌黑的唇须，宽大的脸庞，然后盯住他那双乌黑的、不断转动着的、神秘莫测的眼睛。此刻，在头发丝断

裂那样极其短暂的一瞬间，她突然感觉到眼前笼罩着神话气氛，四面八方传来清晰的神秘的回声，一双漂亮而温柔的眼睛从充满鲜花、天使和仙女的国度里望着她的脸。她拿起折扇，刷地一下合上，珠毋扇坠的沙沙声驱散了这古怪的心理状态。她回答说：

"您应该统治整个世界。假如您现在还没有这个目标，那么您迟早会有的。假如您现在就赞同我的看法，那就更好了。因此，我这样设想，不要在马戏园或者别的什么稀奇古怪的场合，而是怀着伟大目标轻松地做一次长途的空中旅行，以便大显身手，一鸣惊人。马戏园的奇迹将会到处出现。美洲将从黄金梦中惊醒，将会向所有的人呼吁，欧洲将焕发出青春，亚洲将怒吼，那些野蛮的部落将燃起神圣的篝火，对您这位陌生人顶礼膜拜。那时将有霹雳震天，不眠之夜将会司空见惯，监禁中的疯人将要捣碎铁窗，大人将变成孩子，而孩子将模仿着您玩耍。

"如果说现在这个现象刚刚出现，各国政府毫不客气地镇压您，那么经过两三个月的普遍疯狂之后，您将置于社会的保护之下。到那时你就会前途无量。那些具有古怪癖好的人们也将见机行事，在人类事业的所有领域和实践中重视您的前途。那时人们又要有一段时间看不见您，直到有消息说您在什么地方。

"根据您的地位、目标和强大的影响，您应该倡导那种对想象力，即灵魂的支柱，发生影响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出钱资助您。典狱长知道您很富有，但是您的财富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只有建立海岸上的宏伟的宫殿才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它必须是金碧辉煌，十分豪华，可以容纳整个城市的居民而不感到拥挤的高耸入云的宫殿。一排排雄伟的大厅深处，歌声袅袅，悠扬婉转。

"那时，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分民族和肤色，纷纷前来朝拜

您，想要同您谈话。‘德鲁特’的名字将会像‘空气’、‘呼吸’一类的字眼一样流行于世。朝圣的香客、寻找人生的‘意义’的探索者，形形色色的幻想家、性格深沉的人，饱经忧患、悲观厌世、形将自杀的人，喜怒无常、疯疯癫癫、自作温柔的、像孩子一样崇拜鲜花和小鸟儿的好心的学者们，历尽千辛万苦的企业主和冒险家，发明家和空想家，穷鬼和乞丐，还有女人、成群结队的女人，都将眼花缭乱、欣喜若狂，把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表露的感情倾吐无遗。而且他们也是您的未来的大军。

“与此同时，您将会有拥护者、代理人，对您盲目信任的资本家，各种志趣不同、目的不同的人将争相把您作为后台。报纸为了追求利润，也将会一切照登，有时刊登您向他们发的通告，有时也许刊登别人编造的、荒唐至极的弥天大谎。您还可以著书立说，您写的书将畅销于世，全人类的每个家庭都能读到它。您可以在书中写您自己，可以通篇阐述这样一个思想，即幸福的秘诀和条件由您随意支配。大家将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幸福意味着不可实现的东西。

“此后，拜访您的人会更多。您可以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同他们谈话。您随便谈谈就能对他们产生狮身人面像开口说话那样强烈的印象。而您的一句微不足道的话，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都会产生神话般的预言，以排山倒海之势荡涤旧思潮。

“旧思潮说：‘竞争与顽强’。新思潮将用‘幸福和奇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幸福这个难题至今尚未得到通俗易懂的解答。人们想用玄妙的办法找到答案，并且将这一重任寄托于您。同时，在以您的名字命名的俱乐部里，在那些密切注意您的一举一动、您的言论和观感的报刊杂志和书籍里，在私下交谈、猜测、争论、仇恨和欢呼声中，人们多少年来通过各种途径（这些途径也只能令人报以苦笑）寻求的那种空洞的信念将发生动摇。

“那时，不用炸药，不用枪弹，不用复杂的脑力劳动，人们由于经常不断地意识到合理的奇迹（这种奇迹以您为代表），而使所有的权力发生动摇，以至于当您明确提出第一个条件：‘要我还是要他们’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立即回答‘要您’。任何东西都无法遏止他们。他们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会插上辉煌的翅膀。”

姑娘停下来，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令人欢欣鼓舞的雄心壮志所激发的坚定而妩媚的表情，一刻也没有离开她的脸。但是她最后几句话说得轻了一些，慢了一些。这时她已经明白，德鲁特心里已不再理睬她，她说的话又以同样的力量被反驳回来。她的精神崩溃了。她还未来得及感受打击的全部力量，便马上听见一个严厉而冷淡的声音：

“不。”

德鲁特说下去：

“我不得不打断您的话。毫无疑问，我可以采取某些重大步骤去迷惑所有的人，但是，我觉得，以此为目的是令人讨厌的。这将妨碍我生活。我没有虚荣心。大概您会问我：什么东西代替了它？我的回答是：微笑。我深深地迷上了鲜花、大海、旅行、动物和飞禽；还有美丽的帛匹、大理石、音乐和奇特的念头。我能够疾驰如风，但我也喜欢在风景如画的山间小径上漫步。我常常津津有味地看小人书。当我在夜间落在一艘轮船上，坐在公共客厅里，人们会莫名其妙：‘此人从哪儿来？’那样一来，我将感到十分欣慰。我什么都喜欢。您也许会问，我是否喜欢玩那副被称为‘人类’的烂纸牌？我不喜欢纸牌。不过，您会说我的世界扑朔迷离，让我给您解释一下它的全部奥秘吧。您瞧，那儿有一个阴影；它是桌角、安乐椅和窗帘投下的阴影，是人的总概念的象征物的外形，但它却带着超凡脱俗的意味。等到明天阴影被遗忘的时候，一个由它产生的并且与它等价齐观的思想将与世长存，从未

来的观点看，这种思想微乎其微地反映着现在这个阴影所产生的某种力量。现在，使我们疏远的那株玫瑰开始展开它的花瓣，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知道黎明即将来临。在我们分手之前，让我来说出我本来期待您说的话吧：‘请把我抱起来，让我从空中欣赏地上的一切。和您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并且我将感到愉快。’现在这句话犹如未出生的胎儿，请您安葬它幼小的尸体吧。”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凭窗眺望着黎明前幽暗蔚蓝的微微拂动的天空，疏落的晨星颤抖着向地平线后面渐渐隐去。

“我可以起誓，”德鲁特说，“现在我既不恼火，也没有感到委屈，我只是深感惋惜。我本来是可以爱您的。”

“啊！”露娜叫了一声，带着那种难以理解而又十分准确的语调，使得德鲁特顿时面色苍白，猛地朝她转过身来，他看见另一副面孔——一张冷淡的、高傲地扬起的脸。现在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唤醒她心中刚刚燃烧过的激情。似乎转眼之间一股强大的自制力使她忘记了那个热情洋溢、踌躇满志、眼看要直上云天的时刻。德鲁特心里明白，他们已经永远地分别了。当姑娘用冷淡而好奇的目光打量他的一瞬间，他发现在她的目光里含有一种令人震惊的东西，这是人们鄙视小丑时流露的目光。

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愣了一会儿，然后疾步走到她跟前，挽着她的胳膊将她搀起来。这时，她脸上掠过一丝痛苦而又温和的表情，但是即刻便消失了。

“当心，”德鲁特说着抱住她的腰肢。她的心一下子收紧了。墙壁猛地移动一下，眼前的一切向后滑去，一个庞大的窗户的轮廓迅速地掠过。“当心！”德鲁特紧紧抱住呆然不动的露娜，重复说。“再莫要这样任性啦！”

露娜觉得他俩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实际上他们在花园里的突然下垂的树冠上方。这时天已破晓，愤怒、寒冷和惊奇使她禁

不住用双手抵住德鲁特的胸脯。她险些儿挣脱出来，怀着奇怪的快感等待死亡迅速来临，但是德鲁特紧紧地抓住她。

“小傻瓜！”他严厉地说，“你本来可以像欣赏盆景似地好好看看大地，可是你却不愿意看它，非要做一条固执的毛虫不可！”

但是这个玩笑并没有减轻他的负重。他迅速地下降，同时他隐约听见地面上的响声。

“假若在这里没有权力，我宁可在下面。”露娜说完推开德鲁特，两脚接触地面，倚在一棵树上，极力克制住双腿的颤抖，然后她头也不回，登上阳台的台阶。德鲁特站在下面望着她的背影。

“就这样？”他说。

露娜转过身来。

“您答应还是不答应，”她说，“我要的是权力。”

“而我，”德鲁特答道，“我只想在每一面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让早晨宽恕您吧。”

他点点头便消失了。远方的天际已燃起曙光，凉意袭人的林荫道的模糊轮廓渐渐显现。露娜依然呆呆地站在她要求给她权力时停留的地方。她多么渴望他答应她。然而“答应”不可强求。它是人固有的。这是她不能理解的。

曙光升起来，照亮了花坛，并且在窗帘的缝隙上镀了一层金光，初露的晨曦驱散了华丽大厅里的幽暗和寂静气氛。这时，姑娘哭了，大颗的泪珠犹如在骄傲的小花上闪烁的露珠，渐渐顺着她的呆滞的面庞流向嘴角。她哭着给部长写了一封冷淡而略带几分歉意的短信。末尾写道：

“我见到他了，并且了解到了他的底细。没什么可怕的。请您别担心；他不过是一个幻想家而已。”

十六

两个男孩在一起生活、玩耍，然后他们长大成人，各奔东西。当他们久别重逢的时候，两人之间的生活差异恍如隔世。

现在，被我们称为德鲁特或者“双星人”的主人公，便是这样的男孩子中的一个。他深夜醒来之后，来到窗前，呼吸着深沉的夜色中吹来的潮湿的风。而在灯塔的下面和四周，一排排汹涌澎湃的波浪，稀疏地闪烁着塔顶的灯火的昏暗的反光，翻腾着绿莹莹的浪花，急急地向黑魆魆的塔壁涌来。波浪顺着庞大的塔身向上扬起，旋即像暴雨和瀑布似的猛烈地溅落在灯塔的基座上，发出排炮一般的轰响。深沉的夜色之中，一盏红色或者黄色的灯火像闪烁的孤星似的指示着轮船的航道。汽笛吼叫和悲鸣，更增添了此刻的肃杀气氛。夜色笼罩着的左岸，隐隐露出远方城市的密密麻麻的灯火。

此时此刻，倘若怀有痛苦，那么当你不再沉思默想，而把思想集中于旧日伤痛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场面，你便会触景生情，更加痛苦不堪。德鲁特离开窗户。他的心郁闷，忧伤，仿佛是一个肩夫，背负着力不能及的重担。他忧愁万分，开始踱步，以便分散精力，不再沉溺于自己的心事。里斯港的守塔人斯特勃斯，收拾完灯具，即向油灯里注满菜籽油之后，便走下塔楼来。

“啊！”他说，“您起来了！”

德鲁特转过身来，用忧郁的目光迎接童年的伙伴。

“你觉得寂寞、难过？”德鲁特说着，拉过守塔人在床沿上并排坐下。“好吧，让我们像过去那样聊聊天吧。”

“像过去那样？”斯特勃斯忧心忡忡地加重语气问道，“过去我坐在那儿听您讲故事，又是吃惊，又是大笑。听完您的故事，好

久睡不着觉，只觉得夜色中灯火辉煌，光焰四射。该吃晚饭了。”他从屋角里拿些木柴，蹲在壁炉跟前吹起火来。

德鲁特朝他走过来，感到不安，内疚。他发觉木柴应从下面引火，便顺手调整一下木柴，炉火马上就燃烧起来。

“斯特勃斯，”他说，“当初我生命垂危，你守在我身边，喂我马尔马杜柯医生发明的可疑药水。至今多少年过去了，可是很少有愉快的时候。现在让我们快活一会儿吧。让我们像过去那样坐一会儿，抽一会儿世界闻名的印度烟斗吧。”

首先，让我们交待一下斯特勃斯的外貌。斯特勃斯个儿不高，长长的头发像一把蒲扇似的披散在沾满尘土的旧制服领子上，破烂的裤腿下面露出栗色的鞋尖，裤腿的绽边拖在地板上。他脸盘儿消瘦，鲜红的五官急剧向前突出，犹如奇峰突起。他身体衰弱，但肩膀很宽，那副模样酷似哈哈镜里的映像。可是他却有一双非常好看的狗眼睛。

“是的，‘闻名世界的烟斗’……”

“烟斗在哪儿？”斯特勃斯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慢吞吞地朝橱柜上和屋角里望着。“找到了。我好久没有用它，烟嘴有一股酸溜溜的味儿。可是抽什么烟丝呢？”

“烟丝在洋铁盒里。坐在我身边。等等，别划火柴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屋角里的？”

“一本相当严肃的书，”斯特勃斯说，“是它自己掉在那儿的。”

德鲁特拿起书。“《艺术是社会运动的形式》，”他大声念道，然后从书中撕下几页纸，接着说，“这类书除了它的直接用途之外，派别的用场倒挺合适，”然后他用它点起烟来。他吸了一口，郑重其事地把烟斗递给沉默不语的斯特勃斯。斯特勃斯依然绷着脸，但是眼睛里已流露出幸福的火花。他开始详细打听监狱的

事。

“检查官来过，”德鲁特望着灯光说，“他很着急，提了一大堆荒唐的问题。我没有理睬他，把他轰走了。还有……”德鲁特吐了一串烟圈。“一般地说，灯塔毕竟是美丽的，不过，斯特勃斯，我明天就动身。”

“又要走，”守塔人伤心地说。

“我要出去散散心是有原因的。你也应该快活快活。斯特勃斯！你已经知道，我在马戏园子里的演出多么开心。像这种开心事，我想在世界各地都尝试一下。关于这些，你会从报纸上读到的。”

“我明白！”斯特勃斯说，“老实说，我很少说话，因为我习惯了。不过，我一想起您，我坐的椅子就像着了火。”

德鲁特撅起胡子掩饰住微笑，浓眉紧皱。

“你看见太阳不会感到惊奇吧？”他十分严肃地问道，“而对这拍岸的波浪呢？还有你自己，当你好像在自己心底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惊呼‘我、我、我’的时候，请你留心注意这奇妙的一瞬间，同时你眺望辽阔的大海，那时你能愚蠢地自以为了不起吗？”

“得啦，别再说了，”斯特勃斯不耐烦地说，“那么请您告诉我，您有没有恋爱过？”

他说这话带着既严肃、又天真的关切语气，德鲁特不得不暗自佩服他的洞察力。

“恐怕没有……”德鲁特用脚踩着一块木柴，含糊地答道。“不过，对比是惊人的，一切都在对比之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完全明白！”斯特勃斯胆怯地低声说，“咖啡煮好了。”

“我们不谈这些；现在你还写不写诗？”

“还在写，”斯特勃斯自鸣得意地答道；他的眼睛快活而陶醉地忽闪一下。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看做在阳光灿烂的广场上

伸出预言之手的纪念像。然而他那狭窄的心灵缺乏幻想。电动铃鼓清脆悦耳，敲打木桶却沉闷烦人。“不，我们俩在这一方面不大一样。我作诗比较容易；我出口成诵。我的诗，我虽不敢夸口是天才的诗篇，但的确作的不错。”

只要一谈起诗（他一天能写好几首），他那突起的五官便立刻变得像马林果一样红，嗓音也响亮起来，两手不停地搔头，把头发搔得像可怕的树丛似的竖直起来。他知道德鲁特故意逗他，嘲笑他的诗苍白无力。

“我给您念一首《地狱里来的电报员》好吗？”

“念吧，好的，”德鲁特笑着点点头，“念吧，尽量快点。”

斯特勃斯得意洋洋地从箱子里搬出一大摞笔记本。一边翻一边喃喃自语：“嗯……这一首需要润色……，”“这是一篇初稿，”“这几句倒不坏，”还有一些带有开场白意味的自言自语。末了，他盯住一篇墨迹斑斑的手稿。

“您听吧！”斯特勃斯说。

“我听着呢！”德鲁特答道。

守塔人拉长声调朗诵起来：

在炎热的春风里，
我披上洁白的云裳，
离别那地上的王国。
勇敢地奔向冥漠的地方。

那里是地狱，那里点燃的蜡烛，
本是用人油提炼。
永生的记忆啊，
记住那次与彼世的人儿会面。

我长歌当哭，
在冥河边上
将急电寄给，
在朦胧月色之下
寻找辉煌的未知数的人。

地狱里雷声隆隆，
魔鬼……

"现在念点别的吧，"德鲁特说。

斯特勃斯顺从地停下来。

"我知道，"他温和地说，"您不喜欢这种形式，可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写。您的印象如何？"

"没什么印象。"

"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是的，也就是说，没有你所渴望的那种印象。你激动得像个堕入情网的聋哑人。你的诗听起来像用一把钝刀切割我的心，令人难受。要知道，创作——是用自己的感受去触动他人的心灵。请注意，每当我读梅里美的作品，我很难把嘉尔曼和她的奇特的家分割开来。它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艺术家剖开心灵，把宝石镶嵌其中。他成功的秘诀何在？在于他抓住了我们心灵中的与这个高傲泼辣的女人相似之处。虽然这种相似仅仅表现在人群中的明眸流盼，悦耳的回忆，图案装饰的雕琢，风景、情绪或者梦幻之中。也就是说，只要印象的性质与吉卜赛女人嘉尔曼相似即可。面粉可以烤成面包。砂地上可以长出鲜嫩多汁的葡萄。阿维果、阿加斯菲尔、科瓦季莫多、嘉尔曼和许多其他的雕塑般的形象，都是作家在我们心田里培育的花朵。这种形象的形成像

星云紧缩形成行星一样，逐渐成长壮大，在我们的心灵里复苏，从而使我们的疲惫不堪的想象力得以恢复。

“假如你用来写作的笔，对你来说，不是天鹅或者鹰的羽毛，假如稿纸对你来说不是一位活泼的、温柔的和纯洁的朋友，假如你没有想到你构思和写成的东西还可以完美一百倍，那么斯特勃斯，你可以去睡觉，你将会梦见平淡的生活和天才的创作。你会对诗神说：‘我在您的裙褶下过一下就死而无憾了，为了所有这一切谢谢您。’

“我不再挖苦你了。请记住，《抒情诗体电报》是司令部里的文书们赠给洗衣女工的。‘永生的’一词多半是形容猫儿的。此外，我说的这一切你都懂，可是你既无能又固执，所以你重复不出来。”

斯特勃斯听完这番话，垂头丧气地放下笔记本。他洗了几个玻璃杯，把面包干摆在乌黑的桌子上，然后从木桶里掏出一块腌猪肉。他用一把沉重的刀子将肉切碎，寻思一会儿，接着温和地大笑起来。

德鲁特想知道，是不是他那不留情面的冗长的评语对诗人的心灵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您猜对了，”斯特勃斯说，湿润的眼睛里流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我不难看出，您不大懂得诗歌。”

“的确如此。我从来不写诗。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还要奉劝你几句：假如在这个椋鸟巢似的小屋里出现一张女人的笑脸，并且她无视你的才华，夺过你的裤子缀上纽扣，那时候你浪费的纸会少一些。你会把她裹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给她的面包上抹黄油。这就是我对你的希望，斯特勃斯。再给我来点糖。”

斯特勃斯向上翻了翻眼睛，但他的表情马上阴沉起来。

“女人影响创作，”他嘟哝说，“这些女人会管束您，吃掉您。”

斯特勃斯一谈到女人，连忙像赶走食糖上的苍蝇似的驱散金发女郎的幻影，用巴掌抿了抿头发，然后擦擦手。“您仔细听听，难道这诗不好么？‘地狱里雷电轰鸣，魔鬼撕裂山谷，用花岗石和铁锤建造自己的新居。啊，假如’……”

“等一等！”德鲁特说，这时一阵狂风吹进窗户，差点儿吹灭了油灯。斯特勃斯的笔记本刷地翻动一下，不知什么东西像渐息的音叉似的在屋角里响了几声。

“什么东西在那里发出这么悦耳的声音？”德鲁特问道，“莫非是艾奥尔丢失的竖琴。”

斯特勃斯对他说：

“我先给您解释一下，然后再给您看。我晚间闲着无事，想出一个悦耳的乐器，就动手把它装配起来。过圣诞节、新年和生日的时候，还有那些不大重要但与开心解闷有不解之缘的日子，我积攒了许多空瓶。您瞧，那就是斯特勃斯的钢琴。”

他说着从帷幔后面拖出一个竖直安装的木匣。横梁上用铁丝系着一排大大小小的锯掉了瓶底的空瓶。乐器在斯特勃斯怀里摇晃着，发出不协调的声响。然后守塔人拿起一支小木棒，在空瓶上左右划了一下，立刻发出一阵颤音，既像笑声，又仿佛精神病人胳肢时的嘿嘿声。

“给您演奏什么呢？”斯特勃斯边说边用木棒叮叮冬冬地敲打着空瓶。声音并不浓厚，却像天真的笑声似的清脆悦耳。“演奏什么呢？舞曲还是歌曲？假如您不愿意，或者奏一支歌剧的乐曲？我的节目单可以稍稍扩大到十八到二十个节目。我最喜欢的乐曲是《山风》、《梵坦戈》、《桑塔·露琪亚》，还有一些，比如华尔兹舞曲《一支香花》。”

“我们试试《梵坦戈》吧，”德鲁特兴致勃勃地说，他叼着烟斗骑在椅子上。“开始吧，我用口哨给你伴奏，这样我们就有了管弦

乐器。”

斯特勃斯那只不知疲倦的手，在叮叮作响的瓶子中间来回挥舞小木棒，奏出一支热烈的充满生活气息的著名乐曲。可是由于这种乐器只适于抒情而不适于演奏歌剧，所以演奏者一开始就把开场节目演砸了。

“我们再试试别的，”德鲁特一边轻轻地吹口哨，一边留心听着。“就是这个……合奏时该发这个音。”

“您再吹吹口哨，”斯特勃斯把耳朵贴在乐器上听了听，终于找到了主旋律。“啊哈！奏中部音域。”

他用木棒敲了敲，德鲁特高兴地吹口哨指挥。这是那种动人的、音色柔和的口哨。他吹得好极了。斯特勃斯也精神饱满。他们演奏一支《浮士德》中的华尔兹舞曲。玛甘泪媛静的倩影飘然掠过，一个穿着盛装的老气横秋的年轻人怀着虚荣心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的背影，残忍而又温柔地莞尔一笑。

“这太棒了！好极了！”奏完这支乐曲之后，斯特勃斯喊叫起来。“现在抽一会儿烟吧。下面演奏什么？”斯特勃斯笑着说，他唯恐德鲁特离开了悦耳的音乐又要陷入忧郁和沉思，所以他匆匆忙忙地弹奏着，像孩子似的急于把开心的游戏继续下去。就这样，他们从一部作品转到另一部作品，后来突发奇想，又奏起杜穆里埃作品里的特里尔毕唱的小调《本伯特》以及《底别勒里迢迢千里》、《南十字座》，戈达尔① 的第二圆舞曲，贝朗瑞② 的《旧燕尾服》和《桑塔·露琪亚》。

这时天已破晓。初露的曙光艰难地冲破沉沉的夜幕。昏暗的油灯、四周凌乱的陈设显得灰蒙蒙的。窗外的波浪和泡沫依稀

① 戈达尔(1849—1895)，法国作曲家和小提琴师。
②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歌谣诗人。

可辨。风停息了。

这时德鲁特好像清醒过来。他伤感地向四周望了望，站起身来。

“喂，斯特勃斯，在我们分别之前，再演奏一遍《桑塔·露琪亚》吧。”

斯特勃斯揉揉眼，玻璃瓶开始低吟起来：

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
海面上微风起，碧波在荡漾。
在这黑夜之前，请来我小船上，
桑塔·露琪亚，桑塔·露琪亚！

德鲁特轻轻地吹着口哨。他已经听出第二段歌词：

大海在荡漾，这辽阔地方，
你们像渔夫，抛开那忧伤
让人间痛苦，再不伤害你，
桑塔·露琪亚，桑塔·露琪亚！

德鲁特明白了这一点，心中渐渐平静下来。演奏结束以后，他拍了拍斯特勃斯的肩膀，说：

“谢谢你！今夜过得好极了。我们享受了愉快的时光。再见吧！”

然后他穿上衣服。这是一套抵御风寒的服装：皮靴、厚上衣和一顶用皮带束着下巴的皮帽。斯特勃斯不需要这些，他关切地帮助德鲁特穿衣服。此刻，斯特勃斯极度伤心。

朝霞终于冲出云层，在渐渐明亮的海面上洒下银灰色、白色

和红色的色调。德鲁特走到窗前。这时斯特勃斯像孩子似的伤心地放声大哭，他抓住德鲁特向后拽着。

“要不要我把这些诗稿统统烧掉？只要您能够再住一天，我保证做到！”

德鲁特笑着拥抱了他。

“干吗要烧掉呢？”他温和地说，“别这样，斯特勃斯，我说的不一定全对，写着玩吧，写诗是你的乐趣。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娱乐。”他纵身冲向空中，但马上又转回来，拍了拍自己的口袋。“我忘记带火柴了。”

斯特勃斯把一盒火柴递给他。

“等着吧，我会回来的，”德鲁特说。

他像极度兴奋似的深深吸了一口气——谁也说不清楚他这种内部的气力是怎样产生的，——开始离地升空。他倒背双手，抬起脚在神秘的支柱上顿了顿。他面对那个在早晨的蔚蓝天空里冉冉升起的云中国家。他没有回头看一下。当他的身影渐渐缩小，仿佛沿着雾霭迷漫的斜坡向上浮动时，斯特勃斯恍惚看见一条虚幻的道路。此时此刻，一向摆脱不了重力观念的人，甚至也无法否认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这条道路缥缥缈缈，盘旋在野蔷薇，忍冬花和白槐中间，宛若一条蔚蓝的彩练，缠绕着闪烁不定的晨曦。它沿着斜照的灿烂阳光，渐渐隐没在漂泊不定的白云深处。德鲁特就消失在那白色的云层里了。

第二部

飞去的铃声

一

翌年春天，报刊上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报道。这些报道分析的是同一个现象，可是假如某一家报纸的声望比它在其他各家报社眼中应有的声望略微高一些，那么它所讲述的事实大概会引起过分的注意。毫无疑问，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也将遭到双头婴孩或者变铅为金的发明者的同样命运，时而当做新鲜菜肴端出来飨客。看来，那些悉心研究过读者心理的编辑们，也认为这个骇人听闻的素材的价值莫过于"尼阿加拉乘木桶渡海"或者"喀里古拉[①]时代砌在墙里的女基督徒复活"。因此把它刊登在杂记栏里，冠以"神秘的人"、"奇迹还是幻觉"、"不可思议的事件"之类的标题，再加上一段多少可推卸责任的按语，似乎要以此告诉读者："此事与我们毫无关系，信不信由你。"

然而，某个Э·Б先生说得好，"丑角们的命运也不尽相同"，这里顺便提提这句格言。有一位读者，在世界各地读到有关某个

① 罗马皇帝。

与我们素昧平生并且将来也无缘相见的陌生人看见捉摸不定的怪影的报道，禁不住感到十倍、十五倍、二十倍的惊奇。但他读到的新闻并没有在他生活里引起什么变动。这个新闻最终被遗忘，只是有时他回想起来，他的心弦偶尔奇怪地拨动一下，这是他所预料不到的。这是什么声音？任凭你苦思冥想，但是一团模糊的思绪，宛若一支梭子无秩序地穿动，因经线断裂而乱作一团。什么也没有想出来。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报纸上的笑料——无味的忧伤。

然而，让我们转回来看看那篇报道吧。一般说来，在实际描绘现实生活的所有草图之中，用文字描述的事实恐怕是最靠不住的。就好像聋子听音乐一样：只见琴弓前后拉动，铜号手瞠目鼓腮，鼓锤在跳跃，尽管各种发音的动作活灵活现，却听不到声音。有些事实由于内容过于惊人，以至于事件的躯壳和灵魂——或者说事件的表现和人们对其本质的理解，会多多少少夸大通过新闻报道获得的印象。我们将对它们表示怀疑。但是这样的事件的确可能存在。比方说，假若芝加哥一座二十二层的大厦突然倒塌，那么我们听到消息之后将会大为惊愕，虽然过不多久我们就不再来想它。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事实终究是事实，即便它带着评论家的偏见和浓重的宗派色彩，它也不会搅扰我们的生活或者思想。只要回顾一下我们看报时那副镇静而关注的神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今天读到的明天就遗忘干净，然而我们手中捧着的报纸正是仿照餐馆账单的格式列举的全世界的动荡、竞争和生活。

要在我们这段冗长的议论中索取改变现状的企图，或者对某人、某事的非分要求，将会枉费心机。我们只不过指出一个我们不愿厕身其中的漏洞而已。实际上，怎能如实列举何时何地何人窘愧、吃惊，何人大概近视，而何人迷恋因听力不佳产生的幻

觉呢？

怎样判断现实事件发生的最精确的过程？一般地说，这种探索是专家们的事。然而做得简单些，设想自己代表许多N和C——从圣格尔曼修道院的六个大门同时乘车外出，便可从有关此事的曲折隐晦的报道中，看出某种与总印象和零碎印象相似的东西。为验证这一点只需说一声“我”。我在某地行走的时候看见一个阴影或者一个人在高空划来划去，这种现象的确古怪。假如在别的场合以别的方式遇见这种现象，那么我会以为这是朦朦胧胧的梦境。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这方面的明确概念扰乱了这些清晰的场面，不知我听到的或者我遇到的东西是否真正存在。也许，在有关那个没有距离观念的飞人的传闻的影响之下产生的某些误解更富有情趣。

应当认为，笃定要使神经过敏的过路人感到迷信和恐怖的那位烟囱清洁工，至死也忘不了他的模糊身影给人们留下的深刻而有趣的印象。那是在黄昏时分，淡紫色的天幕徐徐降下。当他看见地面上聚集了黑鸦鸦一大片人时才恍然大悟。人们的高声呼喊渐渐模糊，转而化为一阵吃惊的骚动。这位烟囱清洁工被警察从六层楼顶上叫下来，立刻引起人们的失望，遭到嘲笑和侮辱。也许这群人当中就有那个小男孩，他的中国式的花风筝在埃尔塔市政大楼上空刺耳地怪叫，招引猎手布丽科猎瘾大发。猎手发誓要用他那支列日造的双管猎枪和带倒刺针的霰弹射杀这妖魔。他这个誓言无人听见，但附近咖啡馆里的顾客们却听见两声震耳的枪声。他们好奇地注视着被射断了线的风筝旋转着随风飘落下来，像一张纸牌似的掉在暮色笼罩的埃尔塔市政大楼的顶上。此事发生在黄昏时分，因而当人们向布丽科言明他的误解时，谁也不曾发觉威严的猎手的胖脸羞得满脸通红。还有一次，一个农夫背负行囊走在新罗马市郊的草场小径上。他突然大惊

失色，浑身发抖，祷告了好一会儿。时值早晨，他看见一个人在草上飞行。草丛遮住了自行车，因此那农夫见状急忙躲避，大为惊奇。此刻，他四周仍旧悄然无声。草地上花朵缤纷，骑自行车的人无声无息地飞驰而去。

现在该言归正题了。有一天，里斯市一座街心花园里坐着一位姑娘。她手里捧着一本书，而把简单的行李放在身边的草地上。此刻，一个生活独特、与人落落寡合、独往独来的人，正注视着她，若有所思。他在暗处打量着这位年轻女子，而她却看不见他，甚至料想不到他的存在。姑娘刚刚来到此地。他像渔夫逐个察看网结似的从容、安详而且留神地研究着姑娘给他留下的每个细微的印象，直至明白他面前这个姑娘正走投无路，处境险恶，而她自己对此并不知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走到姑娘跟前。

二

刚刚提到的那位姑娘搭乘夜班火车来到里斯。她今年十九岁——几乎是不多不少，因为到次日傍晚十点钟，她就在人世间度过整整十九个春秋了，姑娘想到这里不免感到遗憾。若在往常境遇顺利时，无忧无虑，她由那些与她一样性格开朗、热情洋溢的天真少女们陪伴着，欢欢喜喜地坐在家里庆贺生日，分享香甜可口的馅饼。然而想不到，她在《里斯日报》上刊登的求职广告有了回音，一个姓托尔普的人来信请她去做陪伴和侍读。

报馆为了赚钱而出了差错，她那个小小的广告被登在杂俎栏里，致使托尔普犯了错误。

"您叫什么名字?"在车站上，一个彬彬有礼、头顶微秃的人向年轻的女旅伴搭讪道。此人显得未老先衰，一条腿不断地颤

抖。看来他对姑娘的举止颇感兴趣，这时姑娘正不停地打量自己穿着漆皮便鞋的小脚。虽然便鞋是不久前在商店买的剩货，但在姑娘看来一双美观大方的便鞋比面包和游玩还要重要。"达薇，"她天真无邪地答道，脸上微微泛起那种千金难买、浑厚自然的迷人红晕(心里造作是不会有这种表情的)。"而您姓什么呢?"姑娘的左眉挑得月牙儿似的，生气地瞟了他一眼，气呼呼地说出"图姆"二字，语气是那样的重，听起来像是"布姆"，——这生硬的语调显然表明她不愿交谈。"塔拉——达——达!"这位服饰漂亮的旅客低声哼着小调，高高地昂着头走开了，而达薇·图姆——我们就简单地称呼她达薇吧——在一条花岗石长凳上坐下来等待黎明。她一边吃着面包夹香肠，一边读《两个狄安娜》。几个经纪人走上前来给她介绍旅馆，但是达薇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天一明她就到托尔普家去住。于是她仍然坐在人声嘈杂、拥挤不堪的车站大厅里。

这时，早晨的列车一列接一列地到站了。旅客们情绪激动，高声呼叫着，像喧嚣的涡流呼啸而过。辘辘的马车声，口哨声，食堂仆役上菜时碗盏的叮当声，车厢挂钩的撞击声，此起彼伏，在大厅的高高的拱顶激起阵阵回声。当蒙哥麦利抓住通往卡勒要塞的绳梯下端时，① 车站的喧哗令人心烦地遮盖了他的急促的喘息声;达薇合上书，叹了一口气，四下里打量一眼。

由于深夜的雾气尚未消散，早晨姗姗来迟。晨曦终于驱散了朦胧暮色。无处不在的电灯光依然向四处闪耀着昏黄的光芒，但是它那单调的闪光里已掺进日光，在地板上和人们脸上洒下鲜亮的斑点。窗外，机车嗞嗞地冒出的蒸汽，渐渐消散在车站大楼的屋顶上。透过昏暗的窗玻璃，看得见蔚蓝的云朵和五光十色的

---

① 小说《两个狄安娜》中的情节。

朝霞烘托着一轮旭日在睡意朦胧的里斯上空冉冉升起。

城市苏醒了。然而达薇却失望地打着呵欠，初来此地时的激动情绪渐渐消失。她感到疲倦，显得无精打采。她好容易打起精神，决计在街上走一走。对她来说走向哪里都无所谓。她顺着大街一直往前走，不一会儿便发现一个不大的街心花园。在这里，在几株橡树之间，微微拂动的树叶散发出来的潮气迎面扑来，她顿时觉得心清气爽，这时，她预见的不是疲乏的劳动，不是无情的从属地位，而是一个欢乐的家庭，一个敞开大门的慷慨好客的府邸。她将作为女友或者颇受欢迎的贵客住在那里，欢欢喜喜，无忧无虑地干她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这样，她怀着美好的幻想，匆匆走在时间前头。她每天要给萨穆依尔·托尔普读三小时书。他在信中列举了各种优厚待遇，却只字未提他为何不喜欢或者不能够自己读书。达薇非常喜欢书，她常常抱着书本吻个不停，怄气时又像对人那样把它一把推开。她觉得，托尔普让别人当作公事用陌生的语调给他念书，这种古怪的娱乐简直不可思议。达薇思考得疲倦了，便含含糊糊地哼了一声，又回到蒙哥麦利身边。

深更半夜怎样攀着绳梯登上八十英尺高的要塞，而且不知道在上面等待的是友好的手还是迎头打击？达薇全身颤抖着，跟无畏的伯爵一起向上攀登。他的身子荡来荡去，不断撞在卡勒要塞的石壁上。此事发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然而街心花园里晨雾缭绕，树木间透出稀疏的阳光。要塞上刀剑交锋，铿锵作响。而林荫道上麻雀跳跃着，快乐地歌唱，四周温暖明丽的风光。暖风徐徐吹来，沙地上树影婆娑。书读不下去了，即将来临的生活的忧虑涌上她的心头。

当她合上书本站起来，四下看看附近有没有咖啡馆开门的时候，一个人直接朝她走过来。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使她不

禁向后退了一步，但她马上认出此人是夜间在一个不知名的车站上车的那位旅客。她只记得他的脸庞，至于他的体态，她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来了。当时车厢里有许多睡意朦胧的旅客，有的人伏在行李箱上或者站在过道里打盹儿；有的人在弥漫的雪茄烟雾中靠着车窗低声交谈。她只有把握说出他曾跟她同坐一个车厢。姑娘的确聪明过人，遇事果断。她立刻发现这位陌生人长得跟蒙哥麦利的肖像一模一样。虽然在她看来那个时代的服装与陌生人落满尘土的旅行外套迥然不同，但她依然对这位陌路相逢的人开朗地嫣然一笑。达薇涉世未深，天真幼稚，但她懂得，对人启齿一笑或是温柔地说一句既无用意，又与什么都毫不相干的话是令人愉快的。

"我认出您了，真的，"她把手伸给他，说道，"您好像坐在我斜对面。沉着脸，跟谁都不说话。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早晨万事如意，"陌生人道。他那丰富的面部表情使她暗暗吃惊。他的表情急剧而从容地变换着，随时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而他的话仿佛带有形状和颜色，与其表达的内容相得益彰，辉映成趣。她开始明白"早晨万事如意"，不禁会心地笑了。"我叫威尼亚明·克鲁克斯。我并非无意地走到您跟前来的。您显然在此地孤身一人，因此我想知道，您将在何处、在谁家落脚，以便使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待我办完事之后，我立刻把我的住址通知您。无论出什么事，——我指的是不顺心的事，——请您大胆地来找我吧。"

克鲁克斯说这番话的时候，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从容、安详，没有流露半点拘泥不安。达薇等待他适时得体地说一句请求原谅的话，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建议看做一种对女性的纠缠。但是威尼亚明·克鲁克斯却一声不响地等待着回答，那副毫不拘束的神气迫使姑娘匆匆地答道：

“是的。就是说，——我还不知道……当然啦，我感谢您，我深受感动……还有什么来着？我全都弄糊涂了。我是被雇到托尔普家去的。萨穆依尔·托尔普家住威兹大街七号。我得住在他家里给他念书。请原谅我耽误了您的时间，不过既然说了，就实话告诉您吧。他是通过广告招聘我来的。坦白地说，我实在不愿明天动身，因为明天……嗯……是我的生日，恕我冒昧。我是在这天出生的。再说他给寄来了路费。可我呢——怎么对您说呢，——我最喜欢过生日，有钱我就存不住。所以，过了生日我拿什么做路费呢？我就是这样的脾气。唉！您笑什么？”

“嗯，没什么，”克鲁克斯慢条斯理地说，“我想起了一件事，忍不住笑了笑。有一次有人送给我几只蜂鸟——装在一个放满绿叶的白色铅制鸟笼里。我把它们放走了。这种鸟儿您大概在图画和书上看见过。是的，一天夜里，我把它们放走了。眼看着这些飞来飞去的宝贝，像娇小的百花仙子似的从那条大街上空飞走了。那条街上响着咖啡磨的嗡嗡声，闪耀着熔铁炉的火光。”

“妙极了！”达薇失声叫道。“后来它们回来了吗？”

“我用一只特制的发颤音的哨子召唤它们；它们一听见信号就马上飞回来。”

姑娘精神振作起来。

“我也有过，——蜡制的天鹅，空心的。你要是用一根小磁棒领着它们溜达，它们可高兴啦，——它们在水里游呀游的，像活的一样，到处乱窜。这是好早的事啦。是一个人送给我的。我很喜欢它们，常常用磁棒逗它们玩。”

她的心情陡然变坏，过去和现在一直注视着我们的潜意识牵动了她的愁绪。

“是——啊，长一岁并非喜事，真的，克鲁克斯先生。不过，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

“的确如此，”他赞同地说，“祝您成功、坚定。您的歌喉很好。”

“达薇·图姆不唱歌，”姑娘两颊泛红，微笑着说，“达薇·图姆只能在心里低声唱。”

“但是许多人听得见。您去吧，不要回头。”

达薇困惑莫解，温顺地转身走开了。她很想回头望一望，心里直打鼓。当时她不好意思流露出好奇心，可是克鲁克斯那几句话也太叫人纳闷了。他究竟想说什么呢？“我偏要看看，”达薇低声说，然后转过身来。

街心花园的铁栅外面，斑驳的树影、洁白的粉墙和玻璃闪光融成一片。她隐隐绰绰看见一辆马车和几匹马的轮廓。克鲁克斯走到马车跟前，上了车，用手势说了些什么。无论是他的脸，还是穿深色衣服的车夫，都显得模模糊糊，仿佛隔着一层熏黑的玻璃。“太刺眼，”达薇心想，这时马车愈跑愈快，车轮飞转着，渐渐变得模糊了。马车和克鲁克斯渐渐消失。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仿佛刹那间在原地自消自灭。栅栏外面，微风扬起一片尘土。

“我竟在大白天睡起觉来了，”达薇说着，胆怯地揉揉眼睛。“真的！两眼困得睁不开。他走了，全都结束了。不过，随便聊聊天也是令人愉快的。”

姑娘觉得好像刚刚离开了温暖的怀抱，猛然听见门闩哗地响了一下。原来是街心花园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开门了。姑娘走过去，推开门，跨过睡眼惺忪的女仆扫拢的一堆垃圾，占了一个座位，开始一面看报，一面喝茶。这时她疲倦已极，在甜甜蜜蜜的半睡眠状态中消磨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她走出了咖啡馆，慢悠悠地观看着一个个橱窗，高兴地欣赏着摆在那里的商品，深深地被它们陶醉了。直到她看见一只钟表的指针快要指示十一点时，她才猛然一震，叫了辆马车朝托尔普家驶去。

三

我们不止一次地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生活的严峻时刻年轻人心里爆发的心灵的颤动能不能叫做意念。情绪的转换、心情激动和命运的无声的歌（这支歌曲含有一种清晰的思想，恰似微波轻泛的河面上的反光），大概多多少少反映了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属性。说到这里，我们毫不费力地转到那条大街上。此刻，车夫已经驶了一段路程，正转弯朝一座铁栅环绕的花园的闪闪发光的前门驶去。铁栅上用珐琅、青铜和白银编成奇妙的阿拉伯式花纹图案。一条林荫道从大门伸展到镶着白色和红色玻璃的门廊跟前，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台阶巍然而立，面对着林荫道。这个世界尚在酣睡之中，布满朵朵云霞的早晨的天空，守侍着贪睡的人们。

达薇四下打量着，好像在考场上似的，心里突突直跳，她望着周围的一切，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心中的胆怯和由此而引起的气恼，使她神情沮丧。她不能在这豪华的府邸里做客，她是另一个天地里的人。她那个天地里既没有绚丽的花园，也没有威严的铁栅。看来，修筑这种铁栅本来就是为了用一道漂亮的围墙把她与花园里的生活隔离开来。这种印象强烈得使她无法忍受。

车夫停住马车，旅途终于结束了。达薇一边拉门铃，一边透过铁叶大门打量林荫道阴影里的摩尔式柱廊和长着尖叶龙舌草的花瓶。过了不大一会儿（仿佛她那只拉门铃的手刚刚放下的工夫），楼房拐角上立刻跳出一个人来，此人一身仆人打扮，径直朝大门跑来，一边开锁一边问道：

“从商会来？是哪家事务所的？”

他放达薇进大门之后，用呆滞的目光朝皮箱和纸盒瞥了一

眼。

“带行李做什么？”

姑娘发觉他好像有什么心事，说话吞吞吐吐，仆人又瞅了她一眼，终于得意地嘿嘿一笑。

“不过，”他说着提起姑娘的行李，一面拦住她的去路，“您要是想招揽生意，就得给我点见面礼，不然亲戚们就向别处订货了。”

“您以为我是缝衣服的？”达薇对这种无理刁难大为恼火，怒冲冲地问道。“我是来府上为托尔普先生当侍读的。”

“念书的，是不是？”仆人用提行李的那只手叉住腰，说道。“您怎么不早说呢。”

“是的，是当侍读，”姑娘觉得“念书的”这个字眼有点令人讨厌，连忙纠正说。“这个词有点挖苦人，”她寻思道，然后出声地说，“拿着行李，去禀报一声，说我来了，达薇·图姆到了。”

“托尔普先生，”仆人一本正经地用沉痛的声调说，“今天早晨七点一刻，他依照上帝的意志过早地逝世了。他死了。”

姑娘掩着脸扭过头去，然后小心翼翼地挺直身子，像做游戏似的两手藏在身后，仿佛害怕被人抓住。她吃惊地盯住仆人。

“您是说他死了？就是说——他逝世了？”

“是死了，逝世了，”仆人冷淡地答道。“是动脉病。我们都知道您要来。您跟我来吧。”

他朝正房点点头，请她向那边走。此刻，姑娘觉得胸口有些发紧，这不是因为悲伤，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怜惜这令人羡慕的侍读差事顷刻间化为泡影，而是因为这奇怪的巧合（心情激动的人总是对这种巧合十分敏感）。达薇心慌意乱，头嗡嗡直叫。她望着在前面浮动的皮箱，步履蹒跚地跟在仆人后面，仿佛喝醉了酒，迷迷糊糊地在芦苇丛中寻找道路的人似的。

仆人停了一下，怀着献媚的希望眯起眼睛等待着姑娘。达薇刚一追上他，他就低声说：

“小姐，您有没有一枚小铜板什么的，最小的？”

达薇冷冷地盯了他一眼，然后伸手去摸口袋，连同核桃皮抓出几枚小银币，沉着脸塞给仆人。

“非常感谢您，”仆人说，“您以为我是要小费吧？嘻……”他好像从她的脸色看出她的确是这样想的。仆人迟疑一下，接着说：“这象征幸福吉祥。我看得出，您是个有福气的人，因此我才开口的。我马上就到俱乐部去，准能坐庄赢一把。”

“我？有福气的人？”但她从仆人的眼神看出，这小小的礼物的含义不必计较。此后，他们两人再没有说什么，默默地走完一段路。眼前隐约闪过一些男人和女人的身影。达薇经过一些墙角、楼梯、过道和走廊之后，终于坐下来集中一下思想。

四

她首先想起的是，当她走向这把镶金花的蓝色安乐椅的时候，人们的目光有些异样。在那些漫不经心的目光里，有一些古怪的充满冷笑的目光。有两三个人冷冷地审视着她，好像在问她本人能值多少钱。也许他们是出于好奇心，也许这只是她个人的感觉，她觉得这些目光带有下流的神气。她那颗敏感的心已隐隐察觉到一种轻薄情绪。达薇听说寡妇主人马上就出来接见她，就不再计较那些目光和感觉，而将思绪转到悲惨的丧事上来。她把突然变得冰凉的手贴在发热的脸上，不住地颤抖、叹气。他们让她独自一人坐在一间门户洞开的高大的厅堂里。树影掩映的窗户向富丽堂皇的花园敞开着，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姑娘身上，使得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她感到疲倦。在阴森森的宽敞的大厅里，浮动

的阳光在墙壁上映出一个闪烁不定的光斑。“死神!”达薇沉思着,战战兢兢地想着可怕的死神,她不敢躺在安乐椅里,仿佛舒适的安乐椅与可怕的死神连在一起。她用两手支着扶手靠在安乐椅边缘上,愁眉苦脸地望着自己映在远处的大雕花框镜子里的怯生生的身影。

这时,从她焦急地打量着的那扇门里走出一个年纪约莫四十五岁左右的黑发女人。她身段挺直,个子很高,突起的颧骨使她显得消瘦。她的体形线条分明,鲜明的线条像她那双波光闪闪的乌黑的眸子(相比之下她的脸黯然失色)一样引人注目。两片薄薄的嘴唇紧绷着,显出她的倔强和激情。微启的唇缝毫无表情,给人以不愉快的怜悯之感。乌黑的连衣裙紧绷在她身上,衣领束着脖颈,绣着花边的衣袖拖到指尖。这女人站在阳光斑驳的五彩地毯上,酷似竖在光线充足的鲜花丛中的一株烧焦的树干。

“您真的来了?”寡妇不礼貌地打量了她一眼,大声说,“当然啦,您满心欢喜地来……干这舒服的差事。”她陡然停住话头,她说话的口吻和这个停顿把达薇吓了一跳。停顿中含有辛辣的讽刺意味。“谁也想不到他会突然死掉,”寡妇继续说,“这一点您大概更想不到。您难道没听见钟声?没听见?”她冷冷地笑了一下。“您没赶上?女仆跑进来大声对我说,他突然倒在了地板上,一只手抓住领子。他断气了!您有家吗?有兄弟姐妹吗?您大概有未婚夫吧?对了,亲爱的,您叫什么名字?”

达薇很想回答她,但是紧张的情绪使她半天张不开口。终于,她苍白的嘴唇颤抖着结结巴巴地低声说出自己的名字。寡妇见此情景,难堪地笑了笑,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位生客。达薇心里愈来愈难过。眼泪——伤心时的忠实侣伴(眼泪和笑声常常表现出达薇的全部性格),已经委屈地涌上她的眼窝。她的脸开始充满孩子般的忧愁和悲伤。寡妇本能地感觉到某种启示,不禁忧

郁地叹了一口气。她并没有流露出同情，痛苦的回忆使她感到惘然若失。这时，她挽起姑娘颤抖的胳膊，又对她说：

“您对他突然死去不满意吧？他是横在您面前的一堵墙，您懂吗？您真是生来有福气。也许死者会听见我的话，听见了更好。我恨死他了。我很快就能自由地呼吸了。十年的折磨和仇恨，十年的恐惧和厌恶，难道我还不应该得到休息吗？俗话说，人死了怨恨皆消。要是我幸灾乐祸，盼着他死，这话又该怎么理解呢？我直到现在还在恨他。”

寡妇边说边朝窗外张望，时而拉拉达薇的手，时而又想将它推开，但她那坚硬发烫的手指始终没有松开。她仿佛处在愤怒和温柔的搏斗之中。看来这个令人震惊的不幸的早晨，一下子触动了她往昔的全部感情，犹如一个急促的火把将它们点燃起来。

“别害怕，”她见达薇伤心得浑身发抖，便安慰说。“在死者的忌日谈论仇恨您还不曾听说过吧，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同您说话，大概我应该把更多的事情告诉您。我不知道您什么地方感动了我，不过我原谅您了。真的，我原谅了！”她大声说，同时她发觉达薇两眼发直。“您生气了吧，您以为我们初次见面，我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原谅您。但是您可知道，有时可以原谅树，原谅石头，原谅天气，原谅地震，可以原谅人群，原谅生活？也请您原谅我吧。幸福的人是容易谅解别人的。”

姑娘哽咽着顿了顿脚，把手抽了回来。眼泪和委屈压抑得她喘不过气来。

“我为什么要来？为什么招聘我到这里来？我做了什么事？难道托尔普死了是我的过错？请您解释一下，我一点也不明白，真的。我今天已经第二次听人说我是‘幸福的人’了，这太挖苦人了，太叫人伤心了……”她放声哭起来，泪水沾湿了手帕。然后她喘了一口气，擦干眼泪，带着负疚的表情笑了。“现在您说吧。不

过您要讲得有条理些，不然我会弄糊涂的。”

寡妇把手放在姑娘头上，抿了抿垂到她眼睛上的一绺鬈发。“我像您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已经被糟踏了。”她手里捏着一片棕榈叶子，浅浅地微笑着拽掉破烂的羽叶。“我就像这棵植物一样被人毁了。叶子枯萎变黄，不过没有死。我也没有死。后来……我看见别的姑娘被糟蹋。请跟我来吧。”

五

寡妇挽起达薇的胳膊(仿佛这偶然的亲近使她拿定了主意)，穿过楼下的过道来到楼梯跟前，抬起头来对达薇说：

“那就是我丈夫的书房，您本应在那儿当侍读的。”

她们顺着楼梯走到一个深色的雕花房门跟前。寡妇没有马上开门，她在开门之前又凝神朝姑娘眼睛深处望了一眼，似乎还有些疑虑和固执。她那变得铁青的脸上流露出复仇的念头，阴险地闪现一下，然后消失了。上楼时她就不断地自言自语，达薇听见她低声说：“我的上帝，保佑我，别叫我说废话，”说也奇怪，这低声的祈祷居然把达薇吓了一跳，她真想赶快转身跑下楼去，但又感到难为情。“卡特林娜胆子比我大得多呢，”她想起《新天方夜谭》的作者① 那部绝妙的小说，心里想道，“可年纪一点也不比我大。我怕什么呢？这个女人遭受过欺凌，大概她的一生都在受苦受难。她无非是伤心过度。”

达薇想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恰好勇敢地跨进了门坎。她看见的不是蓝胡子② 的宝藏或者是她忐忑不安地期待着的什么，

① 指英国作家史蒂文生，卡特林娜是他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② 指残忍而忌妒的丈夫。典故出自法国古老童话《蓝胡子勇士拉乌利的故事》。

而是一间豪华、宽敞的书房。这时她不觉有点失望。房间深处的陈设像透过望远镜的缩小玻璃看见的一样。

“我把您留在这里，”寡妇说，“您好好看看。就是这些书橱，书橱里的藏书是我已故的丈夫经常喜欢读的。您看了就会明白的，您不愿看了就按一下铃，我马上就会来的。有些东西说出来叫人恶心，”她发觉达薇惊奇得深吸了一口气，便补充说，“不过了解它们也是需要的。好吧，您留在这儿吧，像在家里一样，不必拘束。”

她的话于悲伤中带几分暗暗的嘲笑。当达薇寻思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时，托尔普的寡妇从桌上拿起一叠纸，然后掩上门走了。四周悄然无声，达薇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一会儿骂我，一会儿疼我，一会儿又丢开我不管，还……”她碰了碰房门，“不，没有锁门，真把我装进闷葫芦里了。这些谜全都像榛子一样啃不动。”

她的目光落在一排珍贵的画框上，然后她开始打量那些图画。除了一幅大壁画之外，共有二十多幅画。它们好像是一部作品里的插图，其内容表达一个连贯的意思。春宫、仙女、人鱼公主、一年四季中象征的女人体态、历代风流韵事、洗澡的女人和酣睡的女人。最后是一组以接吻和做爱为中心的内容颇为复杂的图画，达薇走马观花地浏览一遍，几乎不记得那些令人厌恶的难堪的情节。她看得很快，总想集中精力一览无余或者尽可能多看一些。因此她迅速地从书桌走向书架，从书架转到书橱、雕像。总之，凡是摆着小巧精致的玩饰、草图和雕塑的地方她都浏览一遍。有几次她撞在裸体女人的画像上，她由此得出结论：死者酷爱写生画，也许都是他自己画的。“可是我应该看什么？应该看出什么来？”她迷惑不解地动动眉毛，耸耸肩，沉思地打量着玻璃书橱里的那些刺激她读书欲的漂亮书脊，自言自语地说：“先看

主要的吧。说不定这些书本来是要我给死者念的。我来看看。”

姑娘打开书橱，抽出一册袖珍金口书卷。她习惯地朝书的中心部分溜了几眼，以便体会一下这本书的中心内容能否引起她的强烈兴趣。她从中抽出几页书碰碰运气，全神贯注地读起来。她渐渐地读到一些隐晦难懂的情节。这些情节的含义她从未体验过。但毕竟有百分之一讲的是虚伪忏悔或者对某种独特感情的暗示。她的双眉愈皱愈紧，一条严厉的皱纹竖在她那高高的洁白的前额上。这时，她仿佛极力忍耐着剧痛似的，一团羞涩的红晕从她的双肩缓缓升起，渐渐地浮上脖颈、耳朵和整个安详的面孔。

但她并没有丢掉或者扔开这本奇异的书。达薇合上书，然后把它整齐地放回原处，关好书橱，慢慢地走到电铃跟前。她轻轻地用一个指头按在按钮上，直到响起如怨如泣的铃声才松开手。现在一切都明白了，这天早晨的谜全都找到了准确的答案。虽然她不曾有什么过错，但她仍然有一种感觉，仿佛她的绿色的棕榈叶子已被一只残忍的手抓住。不过她没有遭受欺凌，这个家庭的悲剧掩护了她，死亡带走了一切。

六

寡妇毫不迟疑地走进来。苍白、温和的达薇几乎惊讶地望着她。“您的生活原来这样！”寡妇仿佛猜到了姑娘的心思，回答她说：

“是的，我们谁也不知道该在这个世界上做些什么。而您，还要看点什么吗？”

“不，不，够了，”达薇连忙答道。“我现在就走。等一等。在与您告别和离开这儿以前，我想见见死者。”

"您要见死者?"

"是的。"

寡妇微微眯起眼睛,默默地用目光寻找这个愿望的含义,但是达薇那张平时神色善变的急躁的脸,此刻却牢牢地保守着自己的思想。一般说来,她不完全是过去的达薇了。她言谈温和而且坚定,自信而又从容。达薇打破沉默说下去:

"普通的礼节要求我这么做。此人已经不在了。我是他招聘来的,花着他给的钱,总之,我心里觉得应该同他告别一下。"

"也许您是对的,达薇。到这边来吧。"

寡妇说完,斜着穿过书房来到帷幔跟前,然后撩起帷幔,打开了帷幔后面套间的门。套间里拉着窗帷,高大蜡烛的火光微微闪了一下,书房里透进来的亮光驱走了这里的昏暗。

"他在那里,"寡妇说,"很快就要入殓。"

"您进来吗?"达薇用手托起头上的帷幔,温和地笑了笑,请那女人进屋。寡妇的脸色使她大为激动。"您怎么不进来?"

"不,我受不了。我实在不能进去。"她紧紧地咬着嘴唇,然后笑起来。"我一进屋就想笑。您瞧,总是这样,我要大笑,欢呼。不过,一看见他的脸我就回想起那六个人。可怜她们吧,两个服毒自杀了。其余的人,只好像美容商店里的商品一样供人享用。他不是马上就达到目的,啊,不!起初他培养一种气氛,情绪……一种习惯,然后念书,不过开始离题很远,大概从《罗密欧和朱丽叶》开始,然后用引诱的办法……"

"他已经死了,"达薇说。

托尔普的寡妇似乎在等待她这句话。她气得脸色大变,怒气冲冲,但她克制住了,挥挥手对姑娘说,"您去吧!"

于是达薇一个人向死者走去。

托尔普躺在高台上,床单一直覆盖到下巴。烛光晃动,凸起

的膝盖、双手和胸部的皱折处徘徊着阴影。他那多肉的脸显得很安详。达薇勉强屏着呼吸，从近处打量着他的脸。死者的整个脸孔似乎已经变了形，这种变形有时可以使面部变得与生前完全两样。看来死者的脸变化并不大，只是显得严厉些、消瘦些罢了。死者年纪约在五十岁到五十五岁之间。他那相当浓密的头发，唇髭和大胡子，黑得不大自然，像是染了色。肥大的鹰钩鼻子，略带淡紫色的毫无生气的嘴唇，难看地突起在灰暗、松弛、坑坑凹凹的脸庞上。他眼窝塌陷，露出两个毫无生气的白斑，呆呆地向空中望着。这颗已经腐烂的肥大的心脏是怎么突然停跳的？是因为什么原因？这头盖骨下面凝聚着僵死的思想，谁能看出他最后想的什么呢？达薇真想翻开脑髓看看它们在死前的极度混乱，看看狂欢暴饮在他头脑中的闪光。这间卧室一度香气扑鼻，充满比梦境还要荒唐的幻想，充满人生的各种诱惑。这些诱惑宛如一只温柔的小手突然遏制住心跳。此刻，一种像魔术和动人的乐曲那样的令人着迷的力量冲动一下。克鲁克斯在眼前浮现了一会儿。不过没有在空中留下痕迹。

达薇久久地望着，直至她那些奇思异想触及到“生活”、“死亡”、“诞生”之类的字眼为止。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太高兴了，简直乐不可支。这时她禁不住得意地笑了。

“我原谅您，”她说着，稍稍踮起脚尖，以便望着他的脸对他说话，“托尔普，我原谅您。我应该给您读点什么，读点我愿意读的。”

她回到书房的书橱跟前，神色非常严肃，像孩子从肉中拔刺那样紧皱双眉，在一排普通的书脊中间信手抽出一本书。她重新回到死者跟前，马上打开书。这是海涅的《加尔茨山游记》。

“您听吧，托尔普，就躺在那里听吧。”

一行行诗句在她眼前徘徊，但终于稳定下来。她自己也镇静

了，然后像默读似的轻轻地念起映入她眼帘的第一首诗：

我是伊尔塞公主，
住在伊尔塞城堡。
跟我到我的宫里去吧，
我与你安享幸福……

“我就读这么多，”姑娘合上书说，“要不然还得借来路上读呢。我走了。永别了。”

她又稍稍抬起身子，像表示慰问时握手似的在死者前额上轻轻吻一下。然后她匆匆走出来，猛然撩一下帷幔，一股凉风在她热乎乎的脸上掠过。这是托尔普一生中得到的仅有的一吻，为此他理应重新睁开眼睛。

七

达薇离开那高大的府邸来到街上，惘然若失，面带愁容。她没有接受赠金，虽然剩下的钱不够买一张车票。女主人好心送钱给她，可是倔强的姑娘谢绝了。

“谢谢您，”她对寡妇说，“我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快离开这里。”

她说罢就走了出来，无意中来到里斯市炎热而喧闹的街道上，直觉得心里阵阵发紧。

有一段时间，姑娘忽而生气，忽而发愁，她不知不觉地、漫无目的地走着。她一心要弄明白那件令人费解的事，一些毫无联系、缺乏证据而又自相矛盾的猜测折磨着她的心。这时她感到疲倦，索性丢开那些猜测，集中思想注视街上的行人车马，也好轻

松地喘一口气。这虽然算不得开心解闷，但精神上渐渐地恢复了平衡。最后她那娇弱的双肩打了个寒颤，感到一阵恶心，接着朝四下望望，发觉自己已离开市中心很远了。这里的街道灰暗一些，行人少一些，稀疏的人群穿着很难看。那种光彩夺目的商品广告不见了，惟有写着黑色字母的锈铁片挂在那儿。栅栏后面露出枯萎的绿树。一家正在营业的三等餐馆刺激了达薇的食欲。她感到又累又饿，便垂头丧气地走进餐馆，在一张铺着脏台布的餐桌前坐下来。她要的一盘小块焖肉立刻端了上来。虽然这盘肉不大好看，可是烧得挺烫，以致她的两片嘴唇吃了不少苦头。达薇没有理睬餐馆里的普通顾客们的好奇目光，顾自放开胆量大嚼起来。菜里大概放了过量的盐和辣椒，她喝一杯水浇一浇火辣辣的喉咙，然后匆匆走出来，精神上感觉着好多了。

怎么办？回程的路费怎么办？傍晚七点钟之前做些什么？火车七点钟才开。不过，那位忠厚慷慨的克鲁克斯这会儿可能会毫不费力地把自己的地址通知她，可是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假如这么办……"她心里盘算着，决定把故去的母亲留下的礼物——颈饰送进当铺，或者卖掉在她手肘上荡来荡去的帽盒里的新帽子。"对，帽子倒可以卖掉，可这颈饰……"她仔细地盘算着，边走边嘟哝着："假如这么办的话，那么结果会这样……要是不这么办呢？那又该怎么办呢？"

她设想的数目有点不大对头，于是她停下脚步。她抬起头，惊讶地听见一阵古怪的金铃铛的响声。响声很轻，宛若一溪细流在某个神秘的地方汩汩低语。大街上空寂无人，只有远处的十字路口有几个模糊的身影。终于，右面缓缓驶出一辆运货马车。很难说车夫是睡着了，还是在打盹儿，因为他那戴着破毡帽的脑袋垂得很低。那马车好像是从邻近的大门里驶出来的，大门刚刚砰的一声关上，门下面露出一个匆匆离去的人的脚。那匹马没精打

采，每迈一步马车就颤抖一下，荡起一阵清脆悦耳的铃声。惊奇的姑娘仔细倾听着这个声响。

她慢悠悠地走着，一面仔细打量那辆马车，琢磨这该是什么声音。她看见一块粗麻布蒙着一个形状类似皇冠的东西不断地摩擦着车轮。从露在外面的鼓鼓囊囊的模糊轮廓看来，很难捉摸这件古怪的货物究竟是什么东西。显然是这个像轻便行李一样的物体轻轻地来回摆动时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听来像一个人在敲打许多铃鼓。达薇忍不住走上前去问道：

“请您告诉我，您车上的什么东西在叮叮作响？”

车夫冷淡地瞅她一眼。姑娘的问题打断了他的遐想。他醒悟过来不觉一愣，因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同样是个谜。

“嘿！”他叫了一声，看来他因为不得不转动迟钝的脑筋而大为恼火，于是他挥手轰她走开。“是啊，叮叮响，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快走您的路去吧。”说完，他漫不经心地挥鞭抽一下马。他凭经验信任这匹马，这匹马喜欢挨鞭子，因为鞭子可以帮它驱赶牛虻。只见它摇摇尾巴，弹起后腿装得活跃一些，依然迈着缓慢的步伐拐过街角朝公路走去。

达薇不由自主地朝那边望一眼，只见房舍后面有一个绿树成荫的通道，公路上，密密麻麻的人群行色匆匆，仿佛赶去救火一般。报童们挥舞着报纸奔跑着；水果贩子和卖冰淇淋的商人的四轮大车，在满载女士和穿戴考究的男子的马车中间飞驰着；几条街头的野狗在脚下窜来窜去，对着哈巴狗狂吠着；那些哈巴狗的身子梳得油亮、戴着项圈和锁链，规规距距跑在女士们前面。惹人注目的花束在汽车玻璃窗上闪动，汽车拼命地鸣喇叭；骑士们炫耀着矫健的骑姿，急匆匆地向前驰去；乞丐们为了加快速度而把木棍夹在腋下，在阳伞和文明棍中间穿行；孩子们被母亲拖得气喘吁吁，通红的脸蛋上带着难以形容的绝望表情；老太太们

紧绷着嘴唇迈着小碎步；几个男孩子疯狂地呼喊着，冲锋似的在马路上飞跑。那辆神秘的马车消失不见了，达薇连忙向遇见的第一个行人打听："人们都急急忙忙到哪儿去？"

"莫非您不是此地人？"那个人走着转过身子说，"看来您真的不知道，今天是特技飞行！飞行！飞行！"他扯着嗓门大声解释着，无礼地向姑娘前面跑去。

达薇突然振作起来，精神倍增，因为她喜欢各种游艺。她顺便跑进附近一家店铺，仓猝地要求店主人把她的碍事的行李寄存到傍晚。然后她随着人流飞快地朝那个陌生的地方跑去。有时她想起回程的路费还没有着落，就马上想到脖子上的颈饰，并在想象中打开了帽盒。接着她马上又镇静下来。"它们就是钱！……"不走运的旅行家喃喃自语。人群、太阳和自安自慰的念头使她高兴起来。这时公路转弯通往田野。沿公路继续前行，只见迎面矗立着一堵高大的板墙，墙后的树因为炎热而变得懒洋洋的。树木中间露出插着旗子的中国式建筑的屋顶。敞开的门洞里，五颜六色的人群在匆匆走动。人们出出进进，但是进的人比出去的人多。这时达薇糊里糊涂地朝那边走去。院子被一道木板栅栏隔开，一个仆役在狭窄的通道口检票。

"您的票，"仆役冲到从他身旁溜过的姑娘跟前。

达薇回过头来，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检票的就忙着检查别人的票去了，不是把她忘了，就是把她当成那种在检票口常见的"自己人"放了进去。她为自己走运而洋洋自得，因为她根本买不起票。她继续朝前走了一段，朝四周打量一番。

这是一个庭院，或者确切地说，是一个方砖铺地的小操场。操场两边搭起一排排阶梯式的条凳，侧面和正面用帆布围成一座半圆形剧场。这里人相当多。达薇仔细打量人群，发觉这些人并非三教九流的普通观众，而是那种所谓"上等"看客，多半是些

风度翩翩、举止文雅的人。看台中间摆着蒙蓝呢台布的桌子，桌子上摆着墨水瓶和书写纸。这里约莫坐着三十多个人。由于天气炎热，他们都带着一副懒散的样子，穿着背心、敞着怀，面额上垂着湿漉漉的头发，帽子推到后脑勺上。"你这是闯到哪儿去了，我亲爱的？"达薇看出飞行大概不会在这里进行，迷惑不解地自言自语道。但是就在这时，桌子后面摇着铃站起一个人来。此人体态臃肿，是个易患中风体质的人。他生一张臃肿的脸，前额突起，几乎没有眉毛，肥大的腮帮子上两个肉疙瘩摇摇欲坠，丰满的嘴唇卷成一个"O"型。他粗声粗气地贼叫起来：

"注意秩序！注意啦！静一静！我宣布浮空俱乐部特别会议现在开始。"

与此同时，达薇看见这天早晨突然消失的那个克鲁克斯走向桌前。达薇好像遇见了亲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在陌生的人群中间，她看见这张令人快慰的正直的脸该多高兴啊。她连忙在离他最近的一张条凳上坐下来，大声朝他喊道：

"喂，蒙哥麦利，您在这儿做什么？克鲁克斯！克鲁克斯！"

他的眼睛立即朝这边转过来，并且马上找到了她。他认出早晨遇见的姑娘以后，便点点头，把手指贴在嘴唇上，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她突然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自在。虽然女士们不满的面孔和男人们讥笑地扬起眉毛的脸立刻朝她转过来，以表示惊奇和愤怒。但她这时只是涨红了脸，并没有感到难堪。

克鲁克斯搬一把空椅子坐下来，垂下眼睛。现在他身穿一件无缝皮上衣，脚登一双高筒皮靴，头戴黑色制帽，帽子的吊带兜着下巴。这时达薇惊奇万分，不由得心里有点发慌。克鲁克斯的身份、周围的环境以及这突如其来的浮空会议，这一切仿佛一部神秘机器的零件，在她眼前装配起来准备开动。她心里突突直跳。您看见过一个年轻姑娘手忙脚乱、坐立不安吗？对她来说世

界也是一座游艺场。而在这座游艺场上，形形色色的别致的戏剧场面不断变换着蜂拥而来。此时此刻，她的内心世界犹如袅袅娜娜的轻烟，飘忽不定。无论是她的面孔、姿势还是呼吸的频率，无一刻不带着焦虑。她真想踩蹦脚站起来，前后左右地打量一番，大叫几声催他们快点开始。

那个体态笨重的人是俱乐部主席。他等到大家静下来，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俱乐部秘书处收到新型飞行器发明人克鲁克斯先生的附有证据的申请。他在申请中不仅要求试飞，而且要求我们今天的飞行比赛给他克鲁克斯留一个位子。根据本俱乐部的章程，为了避免闹笑话和发生不愉快的误会，任何一种单翼机、双翼机、降落伞、气囊或者气球，都必须预先经专家鉴定方能试飞。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防止进行技术不允许的冒险，或做那些屡见不鲜的荒唐的尝试。因此，鉴于比赛前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主席团决定检查克鲁克斯的飞行器，在确认其发明物的科学性的条件下，才允许他使用飞行场地做公开试飞。此外，假如克鲁克斯本人愿意，可以把他列入今天的飞行人员名单，那时他才有权参加高度、持久和准确着陆的锦标赛。”

当主席先生侃侃而谈、就要结束自己的谈话时，达薇脸上渐渐浮起羞涩的红晕。她极度不安，张皇失措，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直到这时她才明白，她无礼地随便呼叫的那个人原来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发明家。姑娘不好意思让他再看见她，便躲在一个人后面，从那个人的宽大的帽檐下面望着。“上帝保佑，发发慈悲把我的舌头钉住吧，”她低声祷告，但是后悔完全来不及了。这时喧声四起，含蓄的或追根究底的意见与急不可待的喊叫声融成一片。

这时，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克鲁克斯。他

做了个手势表示要讲话。吵嚷又平息下去。坐在桌子周围的人们紧皱眉头，带着料事如神、无所不知的傲慢神态。

“是这么回事，”克鲁克斯说，虽然他声音不高，但是十分清晰，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制作了一个飞行器，它的构造和发动机系统与当代的飞机毫无共同之处。我既不使用蒸汽、瓦斯气、汽油，也不用电。我的飞行器既没有滑翔用的机翼，也没有螺旋桨，而且在选择机身制作材料上，也无需花费多少脑筋。无论亚麻布或者丝绸，还是普通的纸或者铁皮，都可以做，并且丝毫不影响其发动机的性能。它靠四千只细小无比的银铃产生的声振飞驰，铃声……”

“铃声?!”一个人急不可耐地打断他的话，表达了普遍的迷惑不解。“您说什么?”

响起一阵笑声。寂静的场面动荡起来。注意力的天平两端同时受到冲击之后，平衡立刻像人们想象中的幻影一样迅速消失。有人左顾右盼，有人回头察看是哪个急性子打断了神秘的发明家的离奇讲话。主席正要摇铃维持秩序，可是有人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于是他自己也有些怀疑，局促不安地瞟了克鲁克斯一眼。只见克鲁克斯无可奈何地站在那儿，等待继续发言，像一个被奔跑的人群挤在街角的大力士。这时达薇开始为克鲁克斯担心。不论此人在哪方面遭受挫折，她都觉得难以忍受。她心中对他的偏袒已酝酿成熟。她为他显然要力排众议而感到欣喜，但她也知道挖苦嘲笑的力量相当可畏，担心眼前的场面(不管它的结局如何)会带上喜剧色彩。正在这时，又响起一阵喊叫声。过了一会儿，喧哗平息下来。

“大概您有点疲倦了吧，”主席对克鲁克斯说，“也许您身体不大舒服，过分激动了。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您将这个非常有趣的发言推迟一天，我们将不会为此感到不快。”

克鲁克斯镇静自若地微微一笑，带着十分满意的神气听着这段谨慎而温和的插话。

“我请求您允许我把我想说的、能够说的和我认为有必要说的全说出来。不过，为了使我发明的古怪的新式飞行器不给人以哗众取宠的印象，我必须把它呈交会议检查。它体积不大，与人们乘坐的噪音大而又危险的笨重的金凤蝶式飞机毫无共同之处……”

克鲁克斯这番话说得清楚明了，以免人们对他的精神状态、智力以及他的意图产生误解。人们听了他的话又安静下来，注意力加倍集中了。达薇听见四周有人窃窃私语。

“而万一？”有人说，他的意思说发明是无穷无尽的。几个匆匆争论的人不吭声了，愈来愈强烈的好奇心在座位之间迅速地传染着。

“听完，听他讲完！”人们见裁判们犹豫不决，终于喊起来。“我们想听听！”主席下了决心，但他的决定只不过是外交上的某种让步而已。

“假如您坚持要那样做，”他说，我们可以答应。有些东西看起来迷人，但意外的变故却迫使我们对实验表示遗憾。不论是您，还是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令人失望的后果，因为我们本来就反对一切不科学的东西。我们对一切不符合浮空俱乐部宗旨的冒险行为表示遗憾。因此，假如您对自己的发明物的长处和基本原理有把握、哪怕是部分把握，那么荣誉和地位就属于您了。克鲁克斯先生，老实说，您开始那几句话实在叫大家纳闷……好吧，我们听您解释。”

就这样，经过主席一番好意劝告，克鲁克斯、观众和主席本人取得了一致意见。此后，主席神色严厉、阴沉。他和听众们都像主考官似的先后向克鲁克斯投以注视的目光。他们内心里怀

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念头："小学生，赶快跪下叩头吧！"

"终于轮到我说啦，"克鲁克斯说，"谢天谢地！四千只小铃铛就叫你们惶惶不安。还有一点会叫你们更加不安，那就是这个数目多一些或者少一些无关紧要，就好像孩子们堆雪人时不在乎雪花是奇数还是偶数一样，反正雪人是冬天、暴风雪和严寒的象征。因此，我也不坚持非四千只不可。我可以随意减少一些。或者再添上一些。只要机身装得下就行，我喜欢铃铛多一些；关键不在数量，而在于功率。"

此刻，假如他笑一笑，或者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哪怕露出一星点狡猾的表示，场内便会立刻爆发开心的大笑。但是，克鲁克斯的脸色和言辞都异常严肃。与他那古怪的解释相反，他的表情使听众产生一种苦恼的感觉。那些惯于悉心观察现象的本质、并且把耗费脑筋的事当成嘲弄和挑衅的人，这次既没有抗议，也没有粗暴干涉。不过，他们脸上已流露出压抑不住的不满。佩戴着轮翼证章的主席团的成员们扭歪的嘴唇带着无情的嘲笑。由于自身的轻浮，他们笃定要为今天的比赛、为自己的威望担忧。达薇姑娘对这一切看得非常清楚，并且暗自做出了评价。此刻，她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听天由命之感触动了她的心。她不由自主地把克鲁克斯所说的小铃铛与她在一小时之前听见的马车上的叮叮声联系起来。她怀着年轻人常有的忐忑不安等待着，她要看看克鲁克斯最终如何行事。看来他对人们对他的误解满不在乎。现在他的发言涉及许多问题。

"让我们来粗略地分析一下空中运动的解剖和生理吧，"他说，"时至今日，能在空中飞的只有鸟类、昆虫和物体。人可以伴随物体飞行，自己却不能飞，只有梦中是例外。人可以悬在具有独立意义的、随气流运动的气球上，却不能做出比蒲公英花上的蚜虫更高明的运动。蚜虫在花茎折断时可以随风飘去。飞机似

乎可以使人们对那些异想天开的念头另眼看待。然而，我们分析一下飞行的实质、愿望、思想以及它的可想象的理想状态。这里难免要联想到梦境。只有梦里的那些动人的阿拉伯式图案使人清晰地感觉到真正的飞行。操纵飞行的是轻微的迷醉。这是一种在现实中无法理解的感觉。这种感觉千奇百怪，只有海底歌声能够与之相比拟。在梦境的特殊条件下，人摆脱了体重带来的苦恼（千百年来讨厌的双腿像被巨大的磁石吸附在地上），这时真正的飞行才能和谐地表现出来。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怎样舒舒服服地躺在被窝里飞行的。愿望携带我们自然脱离躯体，急速奔向安全的高度。此时，除了迷人的激动心情，再没有别的发动机，并且再没有比开口说话更吃力的了。请注意，实际上梦里是不能真正飞行的：不可能运送邮件、旅客或进行飞行锦标赛。这种状态的迷人之处仅在于高空中的惊险动作。一切都发生在做梦者心中，无论是侧身飞，还是向心中的开阔地的背面飞都没有关系。既不用花力气，也用不着计算。

"然而，人在现实中是怎样飞行的呢？或者确切地说，当您抬起头来匆匆地向他那颤抖的身影呼喊'大自然之王'的时候，他是怎样在地面上空浮动的呢？这……"

这时突然传来马达的轰响，一阵单调的震耳的响声在空中渐渐消失了。俱乐部的成员们望了望天空，看见一架飞机划空而过，在视野里留下一个清晰的黑点。

"……这大概就是要向我们展示的成就吧。有多少疑问！而且多么令人担心！它会不会掉下来？也许不会掉下来。试想这意味着什么！它运动自如，犹如天马行空，但它的速度必不会慢。它的发动机不完全可靠，它的制造者为了谋生和赚钱，呕心沥血，以求它平稳飞行。它摔下来也不足为怪。它起飞时叫人提心吊胆，转弯不够灵活。它外表不美观。它飞行时犹如瓶子里的苍

蝇，既不能停下，也不能飞得太远。震耳的噪声，空气的污染，繁重的劳动，数以百计的人为它致残、丧命。这难道是真正的飞行吗？难道我们命中注定只能羡慕那些动作精确、姿势优美的蜻蜓吗，只能欣赏燕子在闪光的水面上映下的别致的图案，只能思慕在云雾中轻飞的鹰吗？难道那种梦幻般的理想，我们永远不能实现吗？

"我还要啰嗦几句，以便向你们证实你们那种空中爬犁似的既费力又危险的飞行器是何等的不完善、何等的笨重。并且运动的是飞行器，而不是你们自己。假如飞行能够像穿着铁裤行走，像在漂木上浮动和在树上睡觉，那该多好啊！你们的飞行器也应该这样，这才算是真正的飞行，因为这是你们自己在飞。最好的飞行器应该像赛跑时穿的轻便服装一样，可以在任何方向、任何时刻、以任何速度飞行。这才是你们应当力求达到的目标。我想，我再讲下去你们会不耐烦，会嘲笑我。因此，这里就不再涉及你们对技术的迷信。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试飞的事吧。首先，我大声宣布，我放弃奖金，尽管我有把握完全彻底地打破全部记录。我说这话并不是哗众取宠，将来也不后悔。诸位请看，请评判吧。"

庭院深处有两扇虚掩的大门。人们把这两扇大门敞开，两名工人从大门里抬出一部轻飘飘的装置。从工人的表情看，他们抬着它显然毫不费力。这装置蒙着一层粗麻布，摇动时发出轻轻的叮叮声。达薇焦急地站起来，"就是它，是那辆马车拉来的。"她坐下来，但又坐不住。她又随着周围的人站起来，仔细打量这个奇怪装置。接着，全场普遍骚动起来。观众们急忙朝克鲁克斯涌来，把这位发明家紧紧围住。说也凑巧，这时人群和那个叮叮作响的机器之间忽然闪出个空隙。于是我们这位不安分的旅行家便不知不觉地置身其间了。

克鲁克斯突然揭开蒙布。观众中有人不知是气恼还是要发笑，带着不苟言笑的人被可笑的骗局捉弄而大失所望的神气向后退去。有人高声喊叫；有人呆若木鸡；有人……确切地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表情，这里我们无暇细说。您是否糊里糊涂地跟着街上喊叫的人群奔跑过？您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您挤到慌乱的人群中间的时候，看见的只是一个手握脏饼干，脸蛋哭得通红的小孩。一个被保姆丢失的孩子。“你家住在哪儿？”有人问他。他惊异人们为什么还不照着地址把他送回家，眼泪汪汪地说：“在那儿！”

正当屋顶后面的乌烟缭绕的工厂上空飘着三只气囊的时候，正当一只笨重的大香肠似的气球摆动羽翼在五百英尺的高空移动的时候，正当四架灵巧的飞机忽轻忽重地鸣叫着划过寂静的天空，掠过浮空俱乐部迎风飘扬的帐篷的时候，正当浮空表演刚刚开始并且显然已取得“成果”的时候，裁判员们面前却突然出现一个闪闪发光的稀奇古怪的发明物。它身长约十英尺，高约五英尺。从正面看，它的外形很像一只小船的头部。船头酷似天鹅伸长的脖子，而天鹅的头部便是船首斜桅。从侧面看，发明物像一盏豪华的船形吊灯。这古怪的船形飞行器尾部与前部颇为相似，通常装舵的地方微微翘起又向里弯曲，很像一把锐利的镰刀悬在船内乘客的头顶上。精致的骨架不知什么材料制成，像灯罩的结构一样，蒙着华丽的蔚蓝色丝绸，表面绣着丰富多彩的图案。画案绣得异常精美，能够使许多人尤其是女人惊异不止，并且从内心发出热烈的赞叹。飞行器的两舷包着深绿色绸缎，上面绣着金色桂冠。但它最引人注目和独出心裁的地方，是围绕在船体四周的花环、齿形花边和一串串纯银质小铃铛。小铃铛带着缨络，像气泡一样轻，克鲁克斯碰了碰自己的发明物，只听见它好像突然高兴起来，发出一阵细小的笑声。

“四千只小铃铛，”等到大惊小怪的喊叫声平息下来，克鲁克斯说。同时他关切而温柔地看了看达薇，姑娘马上活跃起来，强烈的好奇心折磨着她，但是表面看来她显得坦然自若。“这项发明——是秘密，我只能告诉你们。是铃声的和谐和凭操纵方法产生的空气振动推动飞行器前进，它可以在任何方向以任何速度前进。现在我坐进去让它飞起来，也给你们些时间去猜测它的技术原理。”

“他要飞了！”一个嘴角叼着雪茄的德国飞行员不服气地鼓着肥胖的腮帮子说。“那是在戏院里，依靠缆绳和滑车……”另一个人接着说。“这是个疯子！”有人严肃地说。“愚蠢的骗局！”一个嘴上长着茸毛的青年肯定地说。突然间，骚动的人群中响起刺耳的口哨声，它好像是群起殴斗的信号，顿时引起全场杂乱的口哨声、喊叫声和辱骂声。可是克鲁克斯只是漫不经心地向四周看了看。他又看见了达薇，对她说：

“我们很快会见面的，托尔普已经死了，现在您用不着去侍候人了。”

这出乎意料的话使姑娘大为震惊，她向后缩缩身子，回答说：

“您也知道？”她的话音刚落，喧哗便迅速停下来。

主席见克鲁克斯就要坐上飞行器，便毫不犹豫地分开人群朝这位古怪的飞行家走来。

“我不能允许您做这种试飞，这显然是冒险！”他激动不安地喊道。

“您要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别有用心。神智健全的人谁能想象乘坐这……这……呸！我不知这叫啥玩意，乘坐这无用的破布飞行！劳驾您走开吧。带着您的道具走开吧。”

“我已经受权，”克鲁克斯冷淡地说，同时回答那些在人群中

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支持主席的人。"这是我的权利！我不能放弃这个权利！。"

"并非我，并非我一个人，我的意见和要求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您听见了吗？让我们怎么信任您和您的发明呢？您搞的什么名堂，请您离开会场。"

"让大家说吧，谁愿意我退场，"克鲁克斯说。

"好极了！"主席神经质地放声大笑，同时跺了跺脚，急不可待地摇了摇铃。寂静不失时机地笼罩着会场。"先生们！诸位先生！请帮忙制止这个行动吧！克鲁克斯先生，假如这里哪怕有一个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说他料定您真的能飞起来，那么就让您试一试。反正不是您自己丢脸，就是您叫我们大家出丑！谁预料他能飞起来？谁能料到？谁相信？"

这时全场哗然，但是喧声乍起又止。突然间场内充满了罗马竞技场上处死失败斗士时的静穆气氛，达薇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一、二、三……八。"她默默地数着数字，她决定数完十个数就开始回击这群可恶的家伙。于是她强迫自己说出"十"，虽然说完九之后她痛苦地忍耐一会儿。这时沉默犹如恶魔用手肘撑着桌子，迟钝地把下巴夹在双臂之间朝下望着。克鲁克斯迅速地朝姑娘瞟了一眼。她觉得头脑嗡嗡直叫，全身轻飘飘的，几乎失去知觉。她向前跨出一步，摇晃着食指。她满面通红，对自己的怯懦颇为气恼。可是本能推了她一下。

"我！我！我！"她笑着喊起来，但心里很害怕。

此刻她觉得大家的目光一下子穿透了她的身体。人群移动一下便静下来，突然爆发的哄笑给姑娘浇了一头冷水。她不禁打了个寒颤，但是她抽搐得几乎要哭出来。她紧握拳头，挥动着手，怒冲冲地孤立无援地重复道：

"是的，是的，是我。我知道他能飞起来！"

神情沮丧的主席哑口无言，茫茫然不知所措。理事会的会员拉拉他的胳膊，怒冲冲地低声对他嘟哝一阵。主席听了露出大惑不解的神色，只好在达薇坚决果断的进攻之下认输。

"我履行诺言，"他说着挥手轰开那几个谋划人物，"不过这主席我是不当了，让那个毛丫头和这疯子执掌俱乐部好了！"

"哼，我不需要你们的俱乐部，"克鲁克斯说，"我的辩护人也不需要它。闪开！"这时他以胜利者的身份钻进那个外表看来摇摇欲坠、但实际上却相当稳固的飞行器。这时飞行器似乎生了根，既没有吱轧一声，也没有叮叮作响。只见那白天鹅的脑袋高傲地直视前方，带着神秘的静穆气氛。克鲁克斯坐稳之后，抓住系在机舷上的细绳头，拉紧。于是机体上的小铃铛轻轻地轰响起来，响声逐渐升高，犹如数千根琴弦拨动，使人听了心胸为之振动。花环上和缨络上的小铃铛也响起来，像爬满蝈蝈的炎热的田野里蝈蝈齐鸣。不知是铃声的颤动，还是别的什么力量开动了飞行器。只见飞船缓缓地上升到篝火的轻烟能达到的高度停了下来。在它刚刚停放的地方，带着尘土的卵石闪闪发光。

这个意外的举动使大家瞠目结舌、呼吸急促。在这一瞬间，焦急的观众的感触是无法形之于笔墨的。这里可以与马戏园里纸糊的哑铃略加比较：外行拿它的时候总要预先活动一下筋骨，但是当他亲自把它轻轻抛起的时候却又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克鲁克斯刚刚离地飞起的时候，退缩和逃跑的观众大概就有类似的感觉。只见他在空中一动不动地停了一会儿，然后沿着一条清晰的螺旋线以自行车的速度盘旋上升，直至飞船和他本人缩小到花束大小才停下来。直到这时，他才听见凶神附体似的欢呼和狂叫，看见观众们的帽子纷纷飞起，仿佛经受不住极度陶醉的头脑冲动。这时呓语和盲目的喧嚷声搅在一起，与其说是人们在呼喊，倒不如说更像疾驰的载重马车的隆隆声。只有死人才分辨

出这颠三倒四的呼喊，假如他死后尚存有一种感觉——注意力的话。这时已没有怀疑主义者和哲学家，没有奢望和自尊心，没有暴躁和嘲讽。这活灵活现的情景，这无可批驳的事实，潮水般地向观众冲来，席卷一切，像柯希努尔钻石① 扔进乞丐群里，触动了最富爆炸性的愚昧心灵的最危险的神经。

"乌拉！乌拉！真棒，乌拉！"狂热的观众欢呼着，一面四下打量别人是否也在欢呼。当他们看见大家都在拚命呼喊时，便鼓着掌喝起彩来。他们推推搡搡，跑来跑去，或者抓住那些早已在手舞足蹈的人的手摇晃着。"新纪元！浮空史上的新纪元！真棒！乌拉！这是魔力，彻底征服了空间！""吓死我了，我难受！"女士们喊叫着。其余的人眼里充满高兴的泪水，一面庄严地擦泪，一面呓语般地议论着："比电还高明，也许超过了镭……我们懂得这东西吗？"而在那些找不到适当的言辞和思想而一味呻吟的人们中间不断传来呼天叫地的祈祷声。

在这喧嚣的人群上空，克鲁克斯的飞船金光闪闪，铃声隐约可闻。它摇晃着停下来，像一枚光彩夺目的珍贵的首饰。他坐在那里，好像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的嘴唇微微颤动，显然说了一句什么，由于距离太远，过了一会儿空中才传来他的声音：

"四千只小铃铛。不过少一些也无妨。"

飞船突然掉转方向，倾斜着向上爬升，沿着一条曲线飞去。它的速度很快，以致谁也没注意到它的方向。最后只剩下一个苍白的小圆点，转眼就消失了。这时达薇哭了，全身颤抖着。她不知为什么感到很自豪。有人安慰她，劝她不必伤心，同时向她详细打听克鲁克斯的来历。他们以为达薇非常了解他。姑娘回答说：

① 印度著名钻石，重 280 克拉。

“你们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飞行器是发明出来的……当然啦，它有什么……对，螺旋桨，里面大概还有发动机。你们的飞机不是也在飞吗？我知道他能飞起来。我特别喜欢那些小铃铛！”

八

当我们欣喜地迎接宁静的生活之光的时候，常常轻信地沉迷于它那令人快慰的魅惑之中，既不思索过去，也不瞻望未来。现在的东西，宛如坐在树下的旅人眼前的树叶，徐徐拂动，闪闪发光。遮掩着悠远的天际。然而这种暂时的宁静很快就过去了。那支使我们的不安分的“我”失却片刻安适的响亮乐曲现在是否停止了，我对此倒也无所谓。不过那个经久不息的颤抖的声音却又重新出现了，并且渐渐加强，像呼喊声一样令人不安。它不时发出震耳的轰响，而预兆的凶神忽而化做一个被遗忘的可爱的形象，忽而装扮成一只从未来的漆黑沙漠里伸出的白皙的希望之手，忽而又变为他人的令人吃惊的奇情异想。现在这个凶神正蜷缩在你脚旁吻你的眼睛……

自从德鲁特一去不返的那一天起，露娜·贝古艾姆的生活就渐渐失调了。她并没有立刻察觉这一点。起初她的外部生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她感到烦躁不安。她那颗骄横的心(她曾日夜克制它的力量)也开始失去常态，那种清晰冷静的心音已经听不见了。她既不感到愤怒，也不觉得遗憾，她已经没有失望、忧愁和忌妒的感觉。她心灰意冷，不再想入非非，对不顺心的事视之漠然，置若罔闻。她开始像以前那样生活，只是更快活一些，心胸更开阔一些，交际更广一些。加利随同团队开赴遥远的殖民地去了。她觉得此事挺可惜。随着岁月流逝，她愈来愈不愿回顾自己生活中那些激动不安的日子，她好像患了什么病，也许是有什

么奇怪想法无处倾吐，无法使人理解它和正确地看待它。当她回想起德鲁特的时候，她觉得与其说他是以人形出现的圣灵启示，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正在和她握手的表情生动的活人。然而这安静的一月转眼就过去了。愁云已经逼近。他敲敲门走了进来。

那是一个白茫茫的大雾笼罩的早晨，他猝然闯进她的脑髓、神经和血液，就好像刚刚落雨滴马上就豪雨滂沱似的。露娜刚刚做了一个忐忑不安的梦。天色微明。她醒来之后，从床上坐起来，不知怎样才能重回梦境。梦幻消失了，她既不能集中思想，也感觉不出激动的情绪。

她的目光缓缓地游荡着，渐渐地从地板和家具向上移动，就像往常我们寻找精神寄托时那样望着。她这才发现卧室高大而明亮，交织在彩画天花板上的缪斯和仙子翩翩起舞，静止不动的彩画作品异常生动地浮现在她眼前。"他们飞呀，飞呀，"姑娘安静下来，喃喃地说。她睁大眼睛出神地注视着，现在她看得更高更远，看见了楼外空漠的夜空。这时她马上回忆起德鲁特。他像针尖似的刺向她的眼睛。她看见他的身影、动作和面孔高高地飘过她的头顶，宛若呼啸的飞刀疾驰而过。这时她又清晰地感觉到那种不堪忍受的强光刺激她的脑海，接着她又看见了人群、马戏场和她自己。突然响起合奏的乐曲，像一阵欢乐的轻风迎面吹来。灯光明亮的舞台上空，那个外貌漂亮而且可怕的人，像一支举起的蜡烛奇怪地向空中飘浮而去。

她打了一个寒颤，然后一跃而起。她清醒过来了，恐怖紧紧地压抑着她气喘吁吁的胸脯。充满沉寂的豪华的卧室显得空落落的。一切与高空有关的东西——飞禽的影子、长空的云烟以及类似车灯周围闪动的侧影一类的无形的东西，一下子飞出她的脑海，在卧室里缓缓浮动起来。她把手按在心口上，不敢回头看电铃，她感觉两腿冰凉、麻木。这当儿，她对面的那堵墙模糊起

来，渐渐地变得透明。德鲁特从墙里走出来，他笑了笑，轻轻地招了招手，然后像来时那样突然地消失了。

这时仿佛有人抽去她脚下的地板。恐怖随着血液涌上她的鬓角。她这才发现自己是在豪华舒适的卧室里，四周亮光闪动，静悄悄的，仿佛在阴暗的森森中似的。她觉得一个神秘而危险的东西从四周悄悄向她靠近。她害怕自己会跌倒，就俯在地毯上。由于爱面子她才没有喊叫。可是她那颗麻木的心又猛地揪动一下，隐隐地酸痛起来。思绪转换了。电铃！救命的细瓷按钮！她急不可耐地按响了电铃，喘息不止，浑身软绵绵的。她不敢回头看一眼，害怕看见那个从四面八方盯住她脊背的怪物。稍顷，露娜疲倦地叹了一口气，顿时觉得轻松起来。她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的朴实而健康的脸。这个女人刚从酣梦中惊醒，好像她的羽毛褥子一样贪睡。旋风消失了，四周的一切又恢复了常态。

"坐在这里跟我聊聊天吧，"露娜对侍女说，"我睡不着，心里不舒服。给我讲点什么吧。"

侍女渐渐地把话题转到一些闲言碎语上。这种闲聊既不令人讨厌，也不能排忧解闷，只能使人加深思考。她一直谈到曙光照亮窗帷四周的缝隙。以前生活得怎样，在谁家做过佣人，主人有什么可笑之处、缺点和长处。露娜漫不经心地听着，像病人留心死神的威胁似的强忍病痛留心她的闲谈。

过了不几天，上流社会的人们见面或者通信的时候开始提醒对方："您出席贝古艾姆的晚会吗？""露娜·贝古艾姆去过W伯爵家吗？""谁出席了贝古艾姆的纪念日？""请把我介绍给露娜·贝古艾姆。""请谈谈露娜·贝古艾姆的情况。"仿佛重新生出一个美人贝古艾姆，又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似的。露娜发疯似的订货，使本城几家最好的商号忙得不可开交。在那些比显耀世家更著名的珠宝店、裁缝店门口，在别墅和戏院门口，在达官贵人

的灯火辉煌的门廊之外，现在天天停着贝古艾姆家的马车，她把日常生活变成了令人陶醉的节日。她好像回首往事，如梦初醒。她想起自己才22岁，蛰居生活虽然富有新奇色彩，但最终将熄灭她的各种愿望，使她心灰意懒，使她对各种诱人的享乐失去兴趣。所以，她用慷慨之手打开交际之门。于是人们纷纷向她表示欢迎，恭维者蜂拥而至。一时间，她成了交际场上的皇后，幸福的化身以及许多风流男子追求的对象。只要她一握住男人的手，便马上听见一连串的恭维话：赞不绝口或者羡慕的叹息，或者生性冷静的人神经质的战栗。而这种战栗有时却比任何独白更富于强烈的效果。各种各样的舞会、招待会和晚会，也似乎因为这位温柔动人的美人嫣然一笑而感染上某种奇异的闪光和诱人的幽香。幽默者更加讥诮，好打扮的人更加讲究穿戴，甚至那些其貌不扬、面皮苍老的人，也因为与她交往而染上特殊的光彩和陶醉的余辉。所有的人都向往她，一切都使她引人注目。当她同某个穿燕尾服的美男子翩翩起舞的时候，你留心那男子的漂亮的分头、潇洒的仪态、高傲的眼神和柔软的唇髭。他由于接近这青春的火焰（它吹动着她的雪白的裙裾在阔气而潇洒的人群中飘舞）而渐渐被情火所吞没。你会觉得，被幸福之光照亮的人间天堂就在这里，再没有比她更幸福的人了。所有的人都这样想，但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她。

“忘掉吧，忘掉吧！”露娜有时在突然爆发的欢呼声中，在小提琴乐曲的节奏之中，或者在拉着她一溜风似的驶往新的娱乐场的马车的车轮声中，听见这样的吩咐。然而“忘掉吧！”这句话本身偏偏提醒她想起竭力要忘却的东西。她此刻感觉到的不是爱情，不是遗憾，不是某种激情，而是痛苦。这种痛苦是无法解释的，甚至她自己心里也不明白，就像我们在思想混乱时感到有许多东西与我们的习惯感觉格格不入一样。忧伤折磨着她。无论

去哪里，处在哪种状态，无论她在家里还是外出做客，她都摆脱不了那种深深的负疚之感。这种感觉时而犹如闪电突然闪光，时而悄悄地、一步一步地将人推向痛苦的深渊。她望着剧院的圆顶，慢慢地抬手捂住眼睛，以便挡住高处隐隐出现的幻影。天空在旋转，剧院的圆顶也颤抖着旋转起来。耀眼夺目的枝形吊灯忽明忽暗，华丽的包厢变得朦朦胧胧。幽深的池座昏昏欲睡。此时，她感觉到的以及看到的一切：剧场、演出和坐在她背后的泰然自若的男人（单是他们的亲近便可牢靠地抵御任何别的危险）的亲切的低语，都成了无法忍受的负担。等到她的心颤抖一下，同时太阳穴和心窝怦怦直跳的时候，德鲁特朝着邻近一个包厢的栏杆走来。

这时露娜面色苍白，勉强微笑着对周围的人说她身体不适，然后乘马车回家去了。她知道自己无法入睡。她的卧室和其余的房间里灯火彻夜不熄。她坐卧不宁，时而踱踱步，一面留心体察自己的感觉，仿佛谛听门外的敌人轻轻喘气似的。她忽而轻蔑地放声大笑（这笑声使她感到内心阴冷沉闷），忽而痛哭流涕，战栗不止；竭力克制着内心的恐惧。极度的恐惧使她喊不出声来，她只能在心灵深处喊叫。

“够了，”她说，几天来她颇为安静，情绪很好，这使她相信那种梦魇已经消失。美丽的姑娘带着妩媚的微笑缓步走上楼来。楼梯转弯处的镜子里，另一个露娜伴随着她。有时她坐在安乐椅摆成的半圆形中间，房间里充满闪烁不定的光线。有时她撒缰骑马在林荫道上溜达，一边向男伴们倾吐动人的话语。男伴们觉得她话中暗示的幸福近在咫尺，但是那个严厉的“不”字却像冷冰冰的哑铃似的悬在上边。她始终怀着那个念头：“够了。”有时她不再想这些，而是沉浸在幸福的自由自在的情绪之中，她的整个身心轻若泡沫，坚如钢铁。这时她望着镜子，突然感到忧伤起来。她

看见若有所思的德鲁特跟她一块儿从镜子深处走出来。折扇像漂亮的羽翼似的扑打着空气。折扇变得愈来愈大,愈来愈白,一种急速飞行的感觉掠过她的心头。她感到浑身有一种奇怪的痛苦的感觉。她轻轻地抚摩马背,但是马背过头去,浑身颤抖,止步不前。接着它开始原地后退,仿佛女主人此刻的忐忑不安传染了它。德鲁特低着头站在那儿,一只手牢牢地抓住马笼头。他望了她一眼就消失了。

九

她的日子愈来愈难过了。她实在忍受不住,便去向格兰托姆求教。这是一个乐于助人但却不大出名的人,这种人之所以招人喜欢,是因为他们具有学究式的自信和洁身自好的气质。格兰托姆生一张达尔文式的脸庞,谢顶,严厉而仁慈的目光从金丝眼镜上面望着,给人一种既信任又疑惑的热情的感觉。露娜担心自己是神经失常,但又不愿意吐露真情。她吞吞吐吐地对教授说,她有时出现幻觉,恍惚看见一个早已失踪的熟人。她把自己和德鲁特的关系移到虚构的人物身上,把各种细微的感觉一带而过。为了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她又补充说:“我似乎觉得他天赋有某种惊人的和神秘的东西,我至今也忘不掉它,它已经成为我头脑里的一种毫无依据的古怪的偏见。”她的解释曲折隐晦,有的地方露出破绽。格兰托姆感觉到她在撒谎。

“假如您不够诚实,您的病会加重的,”格兰托姆对她说,其实他并不要求她讲出详情。他听完露娜的讲述,然后给她做了检查。他像要强调某些词句似的轻轻地敲着铅笔对她说:“您是健康的。您一切正常,精神和体质都很正常。我还要告诉您,您的体质是非常好的。我在同您的简短谈话中发现,您有一种特殊情

况引起的极度的神经质。您愈是要克制它，用顽强的毅力压抑它，它愈要强烈地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我想同您谈得详细一些。既然您要求治疗，我们就先谈谈治疗的事吧。"

他用试探的目光瞥了她一眼，不过只是仓猝一瞥，别有用心的人常常是这样看人的。由于这一瞥极其短促，他的用意可以被认为是某种印象造成的错觉。但他的语调，准确地反映语意的感情色彩的语调，却使她的注意力比一分钟之前更加集中，假如看待救星的人一般有多种注意力的话。格兰托姆接着说下去：

"您应该结婚。这是第一点，不管您愿不愿意，它都会使您改变一下环境。原来的环境常常在不容科学计算的一瞬间突然向您打开大门，展示出心理和生理世界的闪光的神秘的双重形象。这种形象表现为一种玄妙莫解的东西。请注意，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见它。"

他沉默了一会儿，眯起眼睛用呆滞的目光透过眼镜打量着她那苍白的脸。她紧锁眉梢，高傲地微笑着，竭力把格兰托姆的某些古怪说法与自己的独特感受联系起来。他似乎察觉到她的情绪：这是一种隐约可感的、比当事人预料的略微明显一些的感情倾向。当他背着灯光躺在安乐椅里，重新谈起实际治疗的时候，他的这种感觉便马上消失了。

"您作为一个健康人，一个具有恋爱之心和坚强意志的人，完全应该得到这种普通的、但又是人所共知的天伦之乐——我指的是结婚和生育，——总之，就是家庭。它将会用温暖而忠实的手引导您走向宁静的生活。然而，假如说，有某种无法排除的障碍妨碍您这样做，那么您得赶快到乡下去。粗茶淡饭，洗澡，每天起早，喝白开水和鲜牛奶，忘掉那些书，赤脚走路，晒得黑黑的，在田地里经受劳累，睡在稻草上，把兴趣转向动物和植物，尽情欢笑，尽情玩耍，您肯定会跌出几块青斑或者摔倒在潮湿的草

地上。当您傍晚闻到芳香的干草散发出带炊烟味的清香时，您就变成跟大家一样的健康人了。”

平静的谈话使姑娘颇为开心，她马上振作起来。

“好吧，我就这么办，这太迷人了，”姑娘喜不自胜，心中充满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仿佛她已变成一个富有山野情趣的农家姑娘，身体健壮，面色黝黑，勇敢地挥舞着胳膊。“我要把那里的苹果树摇晃一遍。能不能钻篱笆墙？我小时候常常爬树。格兰托姆！好心的格兰托姆，救救我吧！”

“我是要救您的。”他这话说得严厉、有力，若有所思，但是看来他好像还有话要说，也许要提一些条件。随后格兰托姆转过台灯，明亮的灯光照亮了他的整个身子，只见他那呆滞的脸孔带着笑意。这位精力充沛、聪明过人的老头儿莞尔一笑，和悦地眯起的眼睛皱起鱼尾纹。现在这双眼睛和眼镜一样闪闪发光。“不过您要注意，”他突然变得活跃起来，说道。“我对您说的，是不轻易对人讲的。我只是偶尔对那些与我情投意合的人说说。我的话您会明白的。我要向您提一个问题，您不必大惊小怪，也不要觉得难为情。这个问题就是：您是否相信您遇到的这种情况是幻觉？”

露娜怀疑这是一种狡猾的试探，略带不安地答道：

“是的，我完全相信。要是不这样想才怪呢。您说是吗？”

“是的，”格兰托姆盯着她的前额，说。“有人这样想，或者说了解这一点。我们对自己了解多少呢？不过我们的确了解超出纯粹体验以外的东西。您是否认为，我们的神经质，目前如此引人注目、名噪一时的神经质的总和，是过去世世代代所固有的现象呢？这里我们只强调过去和现在的显著差别，并不涉及原因。十五世纪的人已懂得心情紧张产生的力量，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时还不知道它有石棉纤维那样繁杂的神经分支。在十五世纪，人

们简单地喊一声‘我想要’，而现在，这句话却体现了极其微妙的矛盾的而又多变的心理和情绪。它的基础已不再是愿望，而是世界观。现在我们举近一点的例子。我们听到不准确的音调会打颤，看见不准确或不真实的手势会皱眉。自己被感染或者以自己的情绪感染别人，这种现象已司空见惯，以至于成了各阶层和各种生活条件下的普遍现象。诸如‘我知道您会这么说’、‘我正是这样想的’之类的说法，对方一张口你就明白，或者一看眼色就晓得，觉得身后有人注视而转过身去，觉得房间里刚刚有人来过，情绪的转变及其深度，这一切不过是我们的包罗万象的神经感应力的极为常见的普通例证而已。现在您是否认为，大概一个新的时代不久即将来临？那时候，在复杂的神经丛中，在神经力量的融汇集结中，所有预先规定的交际障碍和交际手段都会消失？您是否认为，那时语言将毫无用途，双方将通过沉默来交流思想，将通过极其复杂的形式体验感情？您是否认为，在统一的精神海洋之中肯定会有精神之船航行？这种能力将在什么样的领域内起作用？”

“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见解我都不说了，”他压低嗓门继续说，“尽管我的见解对于解释与您有关的主题非常重要。有一个领域，或者说肯定有一个领域——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确认美洲存在一样，——在那里，我们所有的明确概念无疑都是现实的。我想以此说明，它们将产生于我们苦思冥索的一瞬间。因此，我把幻觉看做严峻现实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现实是能够分解和再聚合的。我虽然觉得您的安静很可贵，但我仍然不得不支持您的想法。您乐于去农村散散心，这使我分外高兴。只要您有力量，也就是忍耐，只要您意识到您的天赋非同寻常，并且无数宝藏已为之敞开大门，那么您就能够进入那个光彩夺目的世界，那只慷慨的神秘之手已向您展示出它的光辉。您要记住，恐惧会

像一把握在不够坚强的人手中的剑，它会摧毁真实。真实把那个世界分成了两半。”

露娜垂下眼睛听着，连睫毛也不抬一下。格兰托姆说得很慢，但却很流畅，带着准确的令人信服的矜持，朴实而有力。可是她没有抬起眼睛。她等待他再讲些什么，似乎只要她一抬眼睛，他就永远不再说了。由于她具有某种能力（很多人具有这种能力）和本能，她可以抑制住自己的全部感觉，只用理智注意格兰托姆讲话的抑扬顿挫，但她内心里并没有答理他。格兰托姆继续说：

“我所说的真实，是像光和水一样无处不在的道地的真实。譬如说，我，格兰托姆，是一个学者和医生，而不完全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格兰托姆。我是霍齐列涅依，是一个在某种不受记忆力支配的时刻忘记自己的人。无论是我的面孔，我的兴趣、气质还是习惯，都与那种类型的格兰托姆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有机会再谈吧。”

这时露娜感觉到自己应该、并且可以察看一下他的表情，以便作为自己的情绪的流露。她抬起眼睛，带着举枪待发的猎人一样的敏感。只见格兰托姆神色异常。敏锐的瞳孔上蒙着白斑，脸孔扭曲，五官失去了那种无形的协调布局，恰似一幅充满不自然的线条的拙劣的素描，望去令人毛骨悚然。一个疯子坐在她的面前。

“格兰托姆，”姑娘温和地说，“就这些吗？结婚和乡居？我是否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暂时？”

格兰托姆移动一下身子，耸耸肩，扬起眉毛。然后他叹了一口气，扶了扶眼镜。他那种嘴歪眼斜的表情已荡然无存。他从眼镜上方望着，带着认错了对谈者的人常有的礼貌而又严厉的表情。他点点头站起来。露娜把手伸给他。

“是的，”他肯定地回答说，“一切都照我说的，或者照我的意思去办吧。您用不着吃药。再见。”

姑娘告辞走出来的时候，心里依然犹豫不决，不知他说的是不是使她震惊的那件事。然而他说的正是那件事，她却没有领会他的独特的分寸。

十

第二天，有人从阿尔特州给她送来玫瑰花。那是一个盛产鲜花的地方，那里种植的鲜花不仅绚丽夺目，而且品种极佳。露娜平时区分它们的鲜嫩和优美时，总是像母亲替孩子梳理蓬乱的鬈发那样关切和爱抚。只是现在，一切非同凡响的东西（它们似乎在德鲁特身上初露锋芒）像一块吸附着奇特的铁屑图案的磁石，静静地吸引着她，她深感那支生来要征服世界的小花的天然的魅力。她面前的圆桌上，摆着一堆芳香扑鼻的带刺的花朵，青枝绿叶，绚丽多姿。沁人心脾的花香，仿佛消融在花瓣中间的绯红色光泽，为一般的人造玫瑰花所不具。花朵静卧于豪放的枝叶中间，鲜艳夺目，优美动人，宛若一个舒展身躯酣睡的少女，带着几分轻佻放荡的韵致。轻盈地向上卷起的淡白的花瓣衬托着鲜红的花冠，使之显出雍容华贵的仪态。而坚定的花瓣仿佛信守着诺言似的永不分离，红殷殷掩面不放，彼此搭配得和谐而默契。姹紫嫣红之中，白玫瑰宛如五月的残雪，格外刺目。它无意中与别的玫瑰相映生辉。“白玫瑰”的雅号传达着舒适的生活气息，充满令人迷醉的力量。而那些黄玫瑰犹如异彩闪耀的珍贵的天鹅绒，盛开在其他的皇后们中间。“黄玫瑰”这个名字似乎以讹传讹，不甚恰切，其实它既非金黄亦非杏黄，而是一种融合于这两种鲜明色调中的无法形容的颜色。

露娜把它们分别插在不同的花瓶里。花朵与珍贵的花瓶上的精致图案相映成趣，摆在指定的位置上供人观赏。

姑娘插花的时候，心里渐渐浮现出一封信。不过她没有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封信。她漫不经心地把自己埋在馥郁芬芳的花朵里面，闻着爱情般醉人的花香，恍惚听见自己匆匆插花的手指在轻触花朵时悄悄低语。此刻，为了加强效果而扎在一起的花束散开了。是夹在花束中间的蓓蕾胀开的。于是一场无声的对话开始了："我想同您会面，想再检查一下自己。"这话是对一只坚强而可靠的手说的。这只手不像赠花人利德斯（现在她精心培育的花朵都是他赠的）的女人般温柔的手，而是一只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又必不可少的想象中的手。她在想象中看见这只手拿着一束玫瑰花。"请您收下，"那人对她说。露娜看不见他的脸。"您在我身边什么都别怕。"一片花瓣掉在她手上。"我等待您给我写信，"那人提醒说。这时她的手指被刺了一下。她猛地缩手，偶然把一朵白玫瑰和一朵红玫瑰碰在一起了。她看见它们拥抱着，尽管色彩迥异，但内心却十分亲密。两种颜色互为点缀，缺一不可。似乎二者的结合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吗？假如我给您写信，您不觉得偶然吗？跟您在一起，这就是我现在朝思暮想的。您喜欢我这样说吗？"就这样，她没有理会那把雕刻情绪的无形的刻刀，即席向那只坚强的手说了这番话。这时，有人递给她一封信。

露娜放下鲜花，开始看信。那个漂亮的玩笑大王叙述得亲切而幽默：奉承、玩笑、观察、俏语和赞扬，便是恋爱心理学家所说的男性的轻微的压力，只有心平气和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露娜绷着脸读完这习见的巧妙奉承，可是信尾附言中提到的加利的名字使她深为不安："就此搁笔。顺告一个自然要引起尊敬和沉默的不幸的消息：加利大尉在阿祖扎死于疟疾。愿他的灵魂安

息。”

她的眼睛仿佛被人抽打了一下，她用冰凉的手揉了揉眼睛，然后把意思很明白的附言重读一遍。她读的还是那句话，既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只是她心里更加明白，她插花时心中产生的那封信，被这个突然打击撕碎了。那封信酝酿成熟之后寄往阿祖扎——去超度那个病故军官的亡灵。

十一

九月末，露娜搬到格文克利山区来住。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山谷，山中积雪长年不化。临行前，她严厉嘱咐女仆不得对任何人透露她的行踪，并且禁止所有的人给她写信。她的朋友们得知这个消息，都客客气气地相对而笑。他们对这个已成规律的奇特的旅行表示赞成。

她在村里租一间陈设简单的农舍，开始与周围的人过同样的生活。她强忍着嘲笑的或不怀好意的目光，在葡萄园和果园里干活。有时她吃力地挎着盛满葡萄和李子的提篮，有时翻地。她在小溪里洗脸，起早贪黑，吃酸面包，喝酸奶。她不读书，有时钻进密林深处，面对莽莽森林，细察自己的内心世界，仿佛望着因裂缝而失去完美的宝贵器皿，禁不住潸然泪下。在这个骂声等于爱抚，支使代替了愿望的天地里，从来无人像我们那样专心致志地欣赏树叶和花朵。然而不管多么劳累，多么苦闷，露娜总是仪态端正，面不改色。沉重的水果筐压得柔嫩的肩膀巍巍发颤，但她走路依然像进舞场一样从容。她晒得黝黑，双手微微发红，变难看了，但她恪守着诺言，犹如一个失眠的人，面对墙壁数一百个数，一再重数，直至入睡。这样，过了一周，两周，到了第三周，她已觉得这块盛开着劳动之花的土地是美丽可爱的。她觉得在

这里不需要思想，只要同情地叹一口气，便可为自已找到朋友。她开始轻轻地唱歌，和悦地朝路人微笑，用脚尖轻轻地蹴动地上的干树枝。她四周的一切又恢复了平稳和安定。露娜强壮起来。

一天傍晚，风停息了；西边天际微微泛白，晴空像镜子一般清彻透明。殷红的地平线上方升起三朵云彩——一朵比一朵大，慢悠悠地飘向渐渐发暗的天顶——从来无人访问过的异常美丽的地方。巍峨多姿、变幻无常的浮云刚刚化为想象中的明媚动人的人间景色，她的思绪便在空中游荡起来，彷徨无依，四处漂泊，仿佛童话中的不可捉摸的流浪汉。此时此刻，令人情不自禁地凭借清晰的通灵梦幻领略这天国的余辉，悠悠遐思流连忘返。突然间，一颗首饰状的物体在远处凄厉地鸣叫着落下去，消失不见了。

露娜并没有马上察觉到，恐惧已挨近她那轻松的思绪。但是，当她在傍晚的薄暮中看见一道模糊的线条的时候，她便像大难临头似的抽身站起。她伸手挡开这个突然打击。她的心灵并没有欺骗她。这是从天国苹果园里吹来的旋风。顽童们响亮的戏闹声突然变模糊了，听来像隔着墙壁似的。她顿时觉得浑身无力。她绝望地睁眼向徐徐浮动的云朵望去，看见一双炯炯闪光的沉思的眼睛像飞鸟似的直冲她的脸飞来。在这可怕的闪光里，既没有显现出人脸，也没有身子，只有这双在殷红的晚霞里活灵活现的德鲁特的眼睛。这双眼睛飞着落下来，风驰电掣地向她扑来。眼看它们越来越近，已像两人会面时一样清晰，但是，不幸的姑娘的心猛地揪了一下，它们消失不见了。

露娜病了两天。到了第三天，她突然对不久前为她开心解闷的一切感到厌恶，匆匆启程回家了。她并没有丧失希望。恰恰相反，她怀着新的希望（它已经亲切地向她招手）去迎接那位似乎已被她忘却的老朋友。然而这位朋友就在身旁，只管怀着信任去

找它。它的声音,依然像她在童年时代听见的那样平静,像汩汩涓流一样永不停息,像呼吸一样淳朴自然。应该听听它说些什么,听了就应该相信它。

这一天她过得很平静,既没有生活琐事的烦扰,没有担惊受怕,也没有回忆什么。往事仿佛在一道透明的、能透视精神缺陷的坚固的墙壁后面浮动。她悄悄地谛视着墙后的一切。天色刚刚入暮,露娜便独自走出花园的便门,来到错落有致的背街。在一条小巷里,一座小教堂坐落在一个不大的广场上。晚祷刚刚结束,有几个人从灯光明亮的房门里出来,与她迎面走过。房屋深处摆着闪光的银器和明亮的蜡烛。人们向四面八方散去。半明半暗的大殿里,显得空落落的。教堂司阍正在柱廊后面扫地,巨大的身影在殿角晃来晃去,却看不见他本人。扫帚有节奏的沙沙声,蜡烛的吱吱声和温馨诱人的寂静气氛;似乎过去和将来都永存此处,招引香客们来此舒展一下精神压力。

蜡烛眼看要燃尽了,但祭坛依然照耀辉煌,深红色的烛光在圣徒像上涂一层神秘的隐居生活的独特色调。祭祀用的器皿闪烁着彩色的和金色的光芒,雪白的大蜡烛的烛焰跳跃着冲向昏暗的拱顶。三十多年前里斯的水手们捐资定做的掌管暴风雨的圣母像,沐浴在蜡烛的反光里,经久变黑的颜面金光闪闪。豪爽的水手们为装饰他们的圣像不惜一切。不止一个蓬头垢面的大个子来这里朝拜。他们带着满身的热带疥疮,皮肤因酗酒和暴晒变得乌黑,历尽艰险落得满身疾患。他们已不会在脑门上划十字,而经文只记得一个"上帝保佑"。他们在多年航行之后,刮过胡子,洗了脸,醉醺醺,颤巍巍地将自己的礼物摆在圣母像前。这里的木头架子上,陈放着各种各样的供品。船舶模型、海螺、小巧玲珑的镀金锚、一卷卷装饰着珊瑚和珍珠的缆绳,以及那些在海上罹难不死的水手送来的帆篷、桅樯或者船舵的碎片、中国的宝

匣、各国的钱币，还有几个天晓得从哪个奇怪的国家带来的金刚怒目、面孔粗糙的木头偶像，躺在五光十色的供品中间。望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供品，不禁想起贫穷和一些人的惊人的财富。然而富人捐赠供品是供自己欣赏。为此他们可以多来一次教堂，看着某个干枯的海胆想到"它是我赠的"，不啻是一种精神享受。

饱经忧患的人们建立的神殿，富丽堂皇，发人深思。圣母温和而庄严的目光注视着膝上的圣子的脸。圣子用娇小的左手抓住母亲的右手，另一只手的掌心天真地向上翻着，对着朝拜者。他那双眼睛（小耶稣的眼睛总是充满沉思），瞻望着远方的世界的命运。他脚下那只航用罗盘刻度十分精确，这无疑弥补了绘画上的不足。

这时，露娜双膝跪倒，低首乞求解脱。但她的精神与这个明亮而宁静的场面格格不入。她没有感到自在，也没有摆脱苦恼。她没有听到她唯一需要的自动出现的低声嘱咐，也没有按另一种方式听见寂静中的奇特的低语。她只是在想象中像押解敌人似的把她的灾难押到祭坛跟前。她觉得，心里有一种不可捉摸的，难以溶化的硬块压抑住她的泪水。然而她现在极需这样的泪水。她的呼吸也和她的思想和精神一样被压抑着。此刻，她首先明显地察觉到自己的存在，这种感觉她已经习惯了。她漫不经心地观察着自己，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平静的审视的目光。这是她在内心进行的自我观察。她仿佛在一间温暖的房子里，赤脚站在冰凉的地板上。

"我真的相信吗？"她绝望地问道。

"是的，"露娜自己回答，"我相信，当然，不能不了解这一点，但我对自己的信念感到陌生，我已经感觉不到它了。上帝啊，让我的信念坚定起来吧！"

她痛苦难耐地抬起目光。她记得，沉思的圣子的眼神起初使

她产生一种满怀希望的冲动。烛焰抬高了，祭坛显得更高了，教堂四壁的金色图案忽闪了一下，仿佛有一道火光在神殿里掠过。她看见雾气腾腾的金色祭坛后面，德鲁特走出圣障，坐在小耶稣的脚旁。她这次没有惊慌（这是长久以来唯一的一次），因为这里的环境像一种自我暗示似的保护着她，在她心中闪亮、燃烧。德鲁特穿一身又脏又破的渔民服装，好像刚下渔船。小耶稣看见这位可笑的大叔，马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她彬彬有礼地向他们望一眼。只见外来人拿起一只卷边的海螺贴在耳边。“大海在呼啸，”他轻轻地说。“大海”……“呼啸”……殿角传来轻轻的回声。然后他把海螺递给耶稣，让他也听听大海的怒吼。圣子急不可待地夺过海螺。海螺比他的头还大。他在母亲帮助下吃力地捧着它，像德鲁特那样贴在耳边，眼睛眺望着海浪喧嚣的远方。然后德鲁特把手指按在罗盘指针上，前后各转一圈。圣子望着他点了点头。

教堂司阍发现一个女人久久地伏在地上，一动不动。起初他以为她马上就站起来，因为教堂已该闭门上锁了。但是女人没有动弹。于是司阍喊了一声，然后拍拍她。他不禁大吃一惊，赶紧端来了冷水。露娜清醒以后，把随身带的钱全部给了司阍。她推说身体不适，求他去叫一辆马车。司阍立刻照吩咐办了。她像长途旅行归来的旅客似的心力交瘁，归途中不断地问自己：“现在还值不值得活着，还能不能活下去？”

第 三 部

黄昏与远方

一

达薇于夜间十点多钟回到了圣里奥尔。这一天发生的大小事件(此类事件她以前从未遇见过),也伴随她登上归途,同她一块儿下了火车。她怎么也摆脱不了它们。一幕幕活灵活现的情景历历在目,并且带着克鲁克斯的标志在她四周旋转。

达薇磕磕绊绊地走到一座破旧楼房的玻璃回廊上。回廊里挂着凉干的衣服,摆着无用的箱子和杂物。她一会儿踢着一只空瓶,一会儿绊着一只猫,好容易摸索到自己的房门。她有气无力地插上钥匙,若有所思。这当儿,她突然感到有点心慌,不觉愣了愣神儿。这情形就跟她那次在里斯久久地发呆十分相似。那时她把指尖贴在嘴唇上,带着苏格拉底[1] 式的沉思表情站立在玻璃橱窗跟前,足足站了半小时,左思右想,但是毫无结果。这一回,这短暂的愣神儿,在焦急和惶乱之中最终化为连声的长叹,以及那种爱好虚荣的目光。她像一个见多识广、对世俗的一切见

[1]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399)古希腊哲学家。

惯不怪的老江湖似的，用旁观者的眼光打量着自己。

被热呼呼的手暖热了的钥匙，终于在锁孔里转完一个圆圈，沟通了门锁神秘的内部结构。钥匙喀嚓一声跳了一下。这喀嚓声使得姑娘打心眼里对自己产生敬佩。她很想用力一拔，再做一个清脆悦耳的动作。她走进屋里，闷闷不乐地四周打量一眼。

尘封已久的小灯泡突然亮起来，马上就召来不少苍蝇。当我们摆脱了其他的印象来到灯光底下的时候，初次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杂乱无章。每一件物品都显得冷冰冰、空落落的。这间被遗弃的寓所，像一束插在垃圾上的落满尘土的干枯花朵，毫无生气地迎接我们的目光。似乎我们离开这里已有一年之久，当初由于迫切渴望过舒服日子，满怀希望地匆匆打点行装，才留下这混乱不堪的场面。

这座楼房每一层都环绕着封闭的玻璃回廊。一排狭小的半套客房的房门，与回廊相通。客房的房间不大，厨房紧挨房门，两扇窗户向着布满尘土的庭院里的干枯的灌木丛。这里寄居着穷苦的手艺工人、小商贩、出身高贵的乞丐和水手。达薇既没有家具，也没有什么亲戚。她房间里的家具，是以前的房客、一个早已抛弃了行当的酒鬼船长留下的。此人是一个赤红脸膛的老头儿，在贝拉茨桥上一次殴斗中惨死。当时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胖大的身躯撞倒了腐朽的桥栏杆。目睹者只说他掉下桥去时高声骂了一句。急流卷着他的身子、罪过和骂声冲向咆哮的险峻峡谷。尸体没有找到。他死后留下一个橱柜，不知为什么抽屉有时膨胀得一连几周关不上。还有一张床，几把折叠椅，一只破布箱子和几只盛过烟叶的盒子，一个涂着五彩油漆的萨拉秦人石膏像，一对菜碟。其余的稍许值钱一点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

达薇已不记得父母是什么模样了。她的母亲抛弃了丈夫，跟一个过路的盗窃公款的美男子私奔他乡。后来父亲服了兵役，在

一次战斗中阵亡。达薇的童年是在一个半瞎的舅母家度过的。舅母年老多病，达薇吃的苦比舅母还多，她给舅母治病费尽了心血。姑娘刚满十四岁，就到舅母认识的一个书商的书店去当雇工。从此以后，她以卖书为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后来那个书商破产死了，达薇就在报纸上登了求职广告。

这份简历要比凯沙诺瓦[①]笔下的半上流社会和宫廷里的镶木地板上的优美的舞蹈更有意思。然而，当达薇在厨房的火炉前坐下来烧茶的时候，她心里想的并不是这些，因为新的印象紧紧纠缠着她，使她一时无法脱身。她在屋里随便朝哪里稍一注目，墙壁便立刻消失，化作茫茫夜色中的一个光斑。而在那烟雾缭绕的亮光里面，在可怕的棺材前的蜡烛上方，一个带银色花环的机器疾驶而去。她一会儿觉得一个巨大的手指在转动五光十色的城市的大圆盘；一会儿觉得自己像一个偶然落入杀场死里逃生的人，只觉得一股模糊的感激之情，从酸痛的脚根渐渐浮上倦怠的眼睛；一会儿她又为自己没有遇见更惊人的事件而深感惊异。

"达薇，我亲爱的，"姑娘喃喃自语，"你怎样看待此事？你是否料到有那样的城市，并且你在那里只能留下一溜脚印呢？诚然，托尔普是个残酷的忌妒丈夫。可那个克鲁克斯究竟是什么人呢？不过，他显然是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总是像小牛犊一样温顺。他要是能坐着自己的飞行器飞到这里，直接落在这张桌子上该多好呀。"

想到这里，她禁不住低下头掩面一笑。她像透过新娘的头纱似的，从指头缝里望着想象中的情景，炯炯的明眸充满平静而开心的动人笑意。她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真正幸福的人。在他们看来，世上的一切都像他们的慈善心肠一样纯真无邪。在达薇心

① 凯沙诺瓦(1729--1798)意大利作家。

目中，天上的飞机和地上的蝴蝶未必有多大区别，充其量不过蝴蝶身上少一副螺旋桨而已。因此，她觉得试飞场上观众的欣喜若狂比试飞本身更令人奇怪。

"他果然飞起来了，不过他说过他会飞的，他还讲了飞行原理，说是小铃铛产生的声振。他飞得真好看！那个人说得对，浮空艺术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早就该把这些东西做得漂漂亮亮、各式各样的，就像人们做的家具一样。"

她回想自己怎样被那些好奇的人们团团围住，（他们猜想她会知道他的底细），后来又怎样逃避了他们。此时此刻，克鲁克斯的面孔不断地透过这些生动的回忆浮现在她的眼前。

"他至少也该问一问我想不想再见他，"达薇想到这个问题不觉一愣，然后重复说："我想不想再见他？我想不想再见他？"直至念叨得口焦舌燥她才住口。"我想再见到他。是的，我心里愿意，这不就得了。他待我很好。"想到这里，她突然感觉自己孑然一身，疲倦不堪，衣服破烂，无依无靠，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达薇抽泣了几声，吃了一片面包，喝过茶，心里感觉平静一些，然后躺下睡觉。她暗暗拿定主意，明天的生日无论如何也要过得快活一些，并且邀请为数不多的熟人来庆祝一番。

她转过身来面对墙壁的时候，无意中摸了摸胸部，仿佛少了什么东西。原来那只颈饰被她留在里斯的一家当铺里了。

"不过，我卖了披巾就把它赎回来，"姑娘心想，"我一定要做一个好梦，一个非常有趣的梦。我想着克鲁克斯。大概，我会梦见自己坐着他的飞行器跟他一块儿飞来飞去。"

"啊，克鲁克斯，您可知道孤独的姑娘在想着您。她什么也不懂，她睡了……睡了……"

这时，姑娘的食指含在嘴里，嘴唇卷成一个"O"型；不一会儿她就不吭声了。她看见了我们看不见的一切。

二

早晨七点钟，达薇从梦中醒来，一睁眼就看见我们现在望见的一切。她花了约莫两分钟工夫驱散夜间透进被窝的凉气，把四周的毯子掖好，然后揉了揉眼，清醒一会儿。在这一瞬间，她感觉到节日的气氛，感觉到昨天的神奇和今天的拮据。里斯之行既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又像是以前听到的某个离奇故事的片断。

虽然她因疲倦睡得很香，但她仍然依照内心的吩咐早早地醒了。当第二天有事需要奔波的时候，我们总能不知不觉地唤醒自己。

“我是这天出世的，”姑娘说着，从被窝里抽出双臂，用手指轻轻地抚摩着，一面用旁观者的眼光打量它们。

她伤心地发现，自己的胳膊难看得令人皱眉，一点也不像雕塑或者名画上描绘的那样美。不过，这不要紧。欣赏过胳膊之后，姑娘忧心忡忡地摸摸两腿，恐怕它们是弯的？会不会突然变弯了？她从被窝里伸出一条腿来，高高地抬起来。可是除了白皙匀称的腿和一个娇小的脚掌之外，并没有发觉什么异常。她忽然想到这大可注意的举动会被人觑见，于是她像扎猛子似的钻进被窝。然后她伸手拉过来昨晚扔在椅子上的衣服，就在被窝里舒舒服服地穿起来。

她拿着包在报纸里的披巾从厨房走出来。邻居们开始走过来看她。乐呵呵的驼背的洗衣女工咯噔噔从她身后的楼梯上跑下来，一把抓住她的手，像对聋子说话似的大声喊起来：

“你不是走了吗？啥时候回来的？”

从外地来的江湖艺人彭克季夫妇，两位爱卖俏的老人，正在提着茶壶向花茶碗里倒茶。两人一看见达薇，就一齐跑过来，眼

睛里故意带着好奇的神色。

“您的事情都办妥啦，达薇？”老太婆问道。老头儿微微抬起眉毛，准备根据她的回答变换自己的表情。

“是啊，您的事情怎么样啦？”老头儿重复说。“显示一下您的才华吧，您的表演艺术，有您这么好的身段……”

老伴儿冷冷地斜了他一眼，止住他的话头。因此他使劲耸了耸肩，不作声了，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一边抖掉袖口上的线头。

“往后您打算去谁家干活，我亲爱的？”彭克季太太用蔫不唧的口吻询问一句。

有几个赤脚趿拉着鞋的人，有的叼着烟斗，有的噙着发针，向达薇提了一些类似的问题。达薇回答他们说，她不愿意给那些吝啬鬼去卖命。

“是啊，那当然啦！”众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姑娘同那个身体臃肿的克凡格谈话最简短。克凡格坐在门前的草垫子上，伸开双腿拦住回廊，即便过马队他也不会蜷腿。人们只好绕行，或者从他腿上跨过去。克凡格是个锅炉工。他看见达薇走过来，一条腿哆嗦了一下，并没有给她让道，而是伸手搔了搔脊背。然后他从嘴边取下烟斗，吐着烟圈说：

“没有成功？”

“没，”达薇边走边回答他。两人甚至没有对视一眼。

“失算了！”克凡格说。

“去，”达薇嘘了一下。

克凡格顾自抽他的烟斗。

炎热而喧闹的一天开始了。这样的日子，日光艳丽，令人陶醉。万物复苏的早晨，凉气拂面，沁人心脾，宛如一只亲切动人的手，在你感受着极大的喜悦或忧伤时轻抚你的眼睑。达薇行色匆忙，急着要在炎热的中午来临之前赶回家来。当她来到市中心的

时候，商店还没有开门。她只好去找那种经售日用杂货的店铺。不一会儿，她走进一家这样的店铺。

“我想卖这条披巾，”她冷淡地对那个为了赚钱而顾不上吃早点的店掌柜说。

店掌柜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披巾。他生一张令人讨厌的阴沉的脸。他过分挑剔地把披巾在眼前翻了几翻，恐怕织纱工也未必这么翻腾过。

“您先瞧瞧吧，我用一下您的电话，”姑娘说着，想了想需要的号码，便拨起电话来。

“艾迈逊医生宿舍，”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喂，您的披巾想要多少钱？”店掌柜问道。

“丽达在家吗？”达薇说，“它原价三十便士，您给二十五便士大概不会破产吧？”（“在家，我这就去叫她。”）

“您听着，小姐，”店掌柜说，“何必多费口舌呢，我卖一条这样的披巾给您，并且比这条还好，您给我十五便士吧，我卖给您一条、两条、一百条都行。”

“但我是卖主呀，”姑娘温和地回答说，“丽达，是你呀？”（“是我呀，达薇。”）

“给您十二便士，”店掌柜说。

“我还不如扔了呢，”（“达薇，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别生气，丽达，我一面给你打电话，一面跟另一个人说话。今天晚上带上你那位小胖子布特斯到我这儿来吧。今天是我的生日。”

“给您十五便士！”店掌柜叫道。

“得了，有什么好祝贺的，”（“好吧，十五便士卖给您。”）“我们都渐渐变老了，丽达，快二十岁了，有什么愉快的？！我等你，我给你准备许多好吃的。什么？我也祝您健康。”

达薇转过身来，伸出一只手，沉着脸望着店掌柜把一个个银

币丢在她手里。店掌柜付钱时咧嘴笑着，偷偷注视姑娘的脸色。

“祝您健康，”他说，“要卖什么您就拿来好了，我们什么都买。”

“购买、贩卖、搜刮，转卖，”达薇漫不经心地说。她在门槛上转过身来，热情地笑了笑，“不过，有一样东西您买不买？”

“说吧，什么东西？”店掌柜顿时大发生意瘾，抖起精神搓着手问道。

“您不买生日吧，但我买它。瞧！”她扬起拿着钱的那只手，格格地笑起来。“您不会买的！特拉法加道尔，艾利阿道尔和马克利达道尔！”

姑娘模仿着前不久读过的一本通灵小说里的情节，连珠炮似的说完这句话，格格地笑着，连蹦带跳地迎着初升的太阳跑出店铺去了。耀眼的阳光照得她睁不开眼，她禁不住流下泪来。

达薇还在昨天就幻想买一朵红玫瑰和一朵白百合花，现在她终于把这些花别在连衣裙上。她的篮子里装着鸡蛋、肉、奶油和面粉。篮子中央是一只深色的葡萄酒瓶，银白色的瓶嘴露在外面，几只橙子在她的细棉布衣袖底下泛着红光。就这样，姑娘像建立了功勋似的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她坐下来，仔细想想做什么饭菜，禁不住得意地咂了咂嘴，然后生起炉子来。

火炉生着了，炉火照亮了生铁火炉的条条缝隙，和煦的阳光把房间和厨房照得异常明亮，就连这混乱的陈设也显得异常安适。在蒙着长台布的桌子上，玫瑰花和百合花在天蓝色的牛奶罐里令人愉快地开放着。达薇望着这些盛开的花朵，多么想到花园里去啊。那里绿荫如盖，银色的树影婆娑起舞。在鲜花盛开的花坛里，充满明朗而寂静的气氛，似乎听得见心脏的清晰的搏动。她把肉放在铁锅里，然后向四下里瞧了瞧，发觉这是一个寻常的孤独的时刻，早晨的太阳照得暖洋洋的。此刻，她希望自己的心

剧跳起来，既痛苦、又甜蜜。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些储备食物，然后重重地把一块奶油砸在碎肉上，决定炒熟以后再放盐。她一刻不停地忙乎着，有时急得直跺脚。她情绪很激动，怒气冲冲地把面粉倒在瓦盆里，浇上牛奶和鸡蛋，和上碎肉，开始包馅饼。馅饼快包好的时候，她忽然想象馅饼烤出来一定鲜美可口。于是她得意地瞧瞧馅饼和肉，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烤炉里，然后洗洗手，拿起一本书在窗前坐下来。

幽香四溢的玫瑰花摆在陋室里很不协调。达薇渴望过阔绰生活，她把香水瓶倒过来，往手帕上倒了一滴香水，带着相当满意的表情使劲闻了闻香味，然后把手帕放在身旁的桌子上。可是她的另一只手还攒着什么东西。她松开手，一块陈奶酪掉在膝盖上。这是她心不在焉地随手拿来的。照惯例吃奶酪应该就面包。她不乐意地用脚把椅子移近一些，椅子上从昨晚就放着一块面包。她揪下一片面包皮。奶酪是苦的，她连忙啐了一口，打起精神耐心地用刀子刮掉霉斑，重新坐下嚼起来。此刻她并没有忘记贴近香手帕，与此同时，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在书上急急地溜了一眼。

正当烤炉里咕咕作响，馅饼鼓起来又瘪下去的时候，达薇拿定主意宁肯把饼烤糊，也不放下手中的书。山道上尘土飞扬，圣克洛亚的骑士带着英国人进攻的消息急驰着，他要向阿兰逊侯爵报告。达薇坐在那里，闻着扑鼻的香水味，紧紧跟随着骑士。当总督卡雷勋爵要求狄安娜满足他的非分要求时，达薇倒多了酱油。她连忙用冷淡的目光对勋爵说："啊，不行！"等到那个举世无双的绝代英雄去搭救女俘虏的时候，馅饼扑哧一声爆出馅来。达薇涨红了脸，决定对手持长剑的勇士说一声"好样的"。

人们啊，逝去的人们，你们的充满生活忧虑的眼睛一度也闪烁着天真的光芒！那些呼吸着理想境界的纷扰而甜蜜的空气的

人，正在向你们微笑、致意。达薇睡着了还是醒着，她自己也不知道。但她疲倦了，她看见英军和法军中出现了印度人。书皮为何包不住他们？一切都消失了。达薇揉揉眼清醒起来，又开始做她的家务了。

三

她开始收拾房间，用抹布擦去尘土，弄得椅子咚咚响。她把餐具洗干净、揩干，忙个不停，柔嫩的面颊浮起两朵红晕。达薇觉得两颊发烧，便走到镜子跟前，抽了抽鼻子啐了几口。

“呸！呸！活像个巫婆，活像个扫烟囱的。我还不如这个萨拉秦人好看呢！”

真的，她的鼻子上沾着灰尘，脸颊上抹了一道烟灰，脖子也弄得黑乎乎的。她正要拿起毛巾去洗脸，突然觉得心情压抑得很。她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抬起的手又放了下来。

“我洗脸给谁看呀，我不洗脸也挺好看。”

的确，她不洗脸也挺好看。

要描写女人，再没有她自己想到此事的时候更合适的时机了。这就是说，遇到机会顺便带几笔。既然遇到了这样的机会，错过它去等待别的时机就太可惜了。圣明的读者大概已经察觉到了，我们说“她不洗脸也挺好看”便是伏笔。她的确长得很漂亮，尽管脸蛋上沾着尘土和烟灰。当然，我们指的并不是线条和谐的古典美，这种美恰好经不起烟灰的污染，因为一点烟灰顷刻间可以把它变丑。您不妨在雕像上做一番试验。在它那异常美丽但却没有表情（它只有相对完美的表情）的脸上涂一些黑墨或者烟灰，那么它的魅力即刻便荡然无存。一块墨渍或者烟灰给完美的大理石造型添上一个致命的线条。这惊人的败笔将会像一

张白纸上的墨点一样，刹那间使整体失去光辉。同样，一个通体漂亮的美女，一个完美无瑕、端庄秀丽的女人，一旦鼻子上沾上灰土，或者脸颊上涂上黑墨，那么她马上就会黯然失色。这就是一切完美的东西的自然属性。完美的东西是强大的，但它一旦在某些方面有所逊色便会变得软弱无力。

然而，我们这位活泼快乐的姑娘，生一张不甚端正但却温柔可爱的脸。炯炯的目光宛如银铃轻荡，和悦动人。表情不断转换，丰富多彩。姑娘举止潇洒，动作优美，无形中给人以亲切之感。她身体瘦削，但体格很好。她那响亮而纯正的嗓音，以及像夏天的颤抖的树叶似的若隐若现的笑容，无论她沾上多少泥污和灰尘都不会失去魅力。她那能够令人笑逐颜开的非凡魅力之所以能够抵御烟灰，是因为她比呆板的雕像、或者虽然生动但却动作迟缓、飘飘欲飞的女神像有更多的办法对付烟灰的玷污。难道后者能够欢蹦乱跳和拍着手朗声大笑吗？不能。可是任何一个朴实可爱的姑娘，只要她不在乎类似的试验是否雅观，那么她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借此机会想要说的话，此刻，达薇一面擦拭橱柜上的器皿，一面在心里同萨拉秦人交谈，失踪的船长曾不止一次在塑像底座上磕烟斗，敲掉了一些漆皮。萨拉秦人的脚下留下一些难看的小坑。萨拉秦人一只手打着眼罩眺望远方，另一只手握着曲剑的剑柄。

“喂，你们萨拉秦国情况怎样？”姑娘问道。

“没什么，平平常常。”

“据说你们同化了西班牙？”达薇继续说，“据说你们一度很强大，但后来衰落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石膏人，我不知道。”萨拉秦人说。

“你听着，”姑娘两手叉着腰，对他说，“赶快抽出你的宝剑，

让它在空中呼啸，发出战斗的呼号吧。你这把剑抽了多少年了，可就是抽不出来。振奋起来吧，表演一番吧！”

“这是办不到的，”萨拉秦人回答说，“不过我想告诉你，白人基督徒姑娘，我眺望着远方，我看见你的命运就在那边。”

这话听来十分清晰，就好像达薇自己说的一样。她把视线从塑像的呆滞的眼睛上移开，思索着他的视线的方向，不由自主地朝他眺望的远方望去。他望着墙壁。但在无声的墙壁外面，飘扬着一面光焰四射的大旗，那飘摆不定的旗帜里仿佛隐藏着达薇的未来。我们的心灵就是这样，它常常在隐隐绰绰的无形之物上面描绘着神秘莫测的符号，一面谛视着它们，用沉思默想向它们预示无声的希望。

炎热的白天在收拾房间、洗餐具、上商店、做饭以及与此有关的思考中过去了，一个闷热的黄昏骤然来临。但是，在里斯度过的难忘的一天发生的事件，丝毫没有被忘却。相反地，她的思绪飘得愈远、愈追根究底和无端烦恼，那些事件就愈显得神秘莫测。它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古怪的、不可思议的联系。达薇苦思冥索，想从那个克鲁克斯身上寻找答案。他怎么知道托尔普死了，他怎么能够以实际行动力排众议、一鸣惊人，他怎么知道他和她不久就会见面并且说她不必再去当佣人。这个深奥难解的复杂的疑团，恰似一团难分难解的线绳，斩不断、理还乱，愈拉愈结实。托尔普之死仿佛是一枚铸着双面浮雕的徽章，浮雕的一面是她，另一面是克鲁克斯。她反复捉摸着克鲁克斯，不得不承认他那充满着期待的力量、从容和自信。然而她联想到自己的孤独生活，马上就不好意思起来。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她和这个大概不久就要使爱迪生[1] 黯然失色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① 爱迪生，美国著名发明家。

四

将近傍晚八点钟，达薇一个人寂寞难耐，突然传来一个有礼貌的轻轻的敲门声。达薇一听到响声，便不顾一切地跑去开门。客人进屋之前先回头望了望身后。

"我猜着是你，"达薇喊了一声，"果然是你，丽达，小老鼠，不爱说话的人，还有你的布特斯，他大概瘦点了吧！"

一位枯瘦的、眉清目秀的栗发姑娘，彬彬有礼地迈进门坎，一面回头望了望走在后面的男朋友。

"是我呀，"丽达拉长声音说，"可是为什么布特斯要变瘦呢？"

她身后那个人嘿嘿一笑。只见此人生得又圆又胖，看来倘使把他侧身放倒，像陀螺那样旋转起来，也不用担心他的身子会撞在床上擦伤。

"布特斯干吗要瘦呢？他胃口很好，感谢上帝。喂，亲爱的，我祝贺你。布特斯，快来祝贺。这是给你的蛋糕，达薇。"

达薇一只手接过蛋糕，伸着嘴唇接受一个轻吻，然后在同伴耳边回报一个热烈的响吻。她用另一只手拉着布特斯，让他紧贴在自己身旁。布特斯约莫二十二岁，像十岁的小巨人似的，神采奕奕，丰满红润，一举一动都令人想起孺子卡岗都亚[1]。

"您真的不想瘦一点吗，布特斯？"达薇说着，在他那哆哆嗦嗦的臂肘上捏了一下，"可惜呀，您变瘦了我会更喜欢您的！瞧您脸上的汗！您这领口太紧了。丽达，上楼的时候你没有关照他慢点走呀，瞧他这副样子，气喘吁吁的，可怜的人儿，可怜！您应该

---

① 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

搽点粉。要不要我给您搽点粉?"

她格格地笑着跑去拿粉扑,可是布特斯带着一副可怜相举手自卫,涨得通红的脸上流露出真诚的恐惧和不安,几乎急出眼泪来。但他又觉得此事有点可笑,突然抽了抽鼻子,轻声地嘿嘿笑起来。

"搽……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用手帕擦着脸,好容易说出一句话,"不,不,我从来,从来,不……搽粉!谢谢您。祝您健康!"

布特斯对搽粉畏之如火,结结巴巴地说完那句话,逗得女主人扑通一声坐在凳子上,两手捂着脸,笑得直不起腰来。丽达也忍不住温和地笑起来。

"不过,亲爱的,"丽达说,"看你激动的,把我吓一跳。怎么,你怎么啦?"

又一阵叩门声打断了她的话。

"我整晚上都这样!"达薇连忙回答说,"你瞧,我亲爱的,我有点神经质。"

她笑着打开门,迎上前去拥抱一个黑发姑娘。这姑娘生一张黝黑的小猴脸,戴一顶阔檐帽。她叫蔡列斯季娜·丘福尔,是达薇卖书时的同伴。

"你好,蔡列斯季诺奇卡[1],你好!"

"祝贺你,达符什卡[2],祝贺你!"

"长一岁并非喜事,不中用的蔡列斯季诺奇卡,你跟谁一块儿来的?啊,这是你弟弟!"

她们彼此挽着胳膊,面对面热烈地蹦了三下,然后达薇文雅而又腼腆地接受了姑娘的弟弟弗拉克的祝贺。这个年轻人的表

---

① 蔡列斯季娜的昵称。
② 达薇的昵称。

情很老练，从他的风度，他那带着讥笑和自信的脸，他那在公共舞会上流行的机械而轻佻的独特的举止，不难看出他随时可以作为一位出色的舞伴。

“祝你犹如盛开的鲜花，把自己的生活道路点缀得美丽如画，祝你一年比一年艳丽夺目！”他这样结束了贺词。

达薇带着活泼的微笑凝神听完这段呆板而冗长的贺词，庄严地直端端地把手伸给他。她热烈地摇了摇盛情的祝贺人的手，然后叹一口气，说：

“哎呀，您真会挖苦人！他是不是挖苦我？”她马上转过身去，沉下脸匆匆地逐个问大家说：“是不是挖苦？是不是？是不是？”当她问到恭候一旁的布特斯的时候，胖子温顺地低下头，激动地连声说：

“不，不，不！”他怯生生地斜了丽达一眼，但他那不得体的举动遇到一个宽恕的苦笑。

达薇正要把厨房里的客人们请进干净明亮的房间，虚掩的房门传来一阵悦耳的曼陀铃声。弗拉克闻声扬了扬眉毛，说：

“噢，拉尔夫和穆列依来啦！”

果然不错，只见两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把一个身材同样高大、威武雄壮的姑娘推到前面。这个姑娘相貌不美，但却令人喜爱。他们三人在门口站定，抬起一只脚，同时用手碰碰天鹅绒无檐帽，突然弹起“疯狂而迷人的”圆舞曲。就这样，他们跳着舞走进屋，边跳边弹，一面向大家点头施礼。这时，令人着迷的舞蹈之神突然揪了揪姑娘们的小腿，只见她们鬼差神使地哼哼着扑向男舞伴，随着拥抱她们的手原地旋转起来。这个房间实在太狭窄，甚至小鸡也无法在这里转大圈。与其说布特斯在跳舞，不如说他是在转圈，可是看来达薇却很满意。

“您跳得好极了！”她低声说，“轻盈如飞！”

心地善良的胖子心里已经原谅她，不再计较她搽粉的失礼。这时高个儿姑娘阿丽莎冷静地抱着矫揉造作、容光焕发的丽达旋转着。终于，蔡列斯季娜的脊背撞在唯一的乐师身上。舞会宣告结束。

"你们打扮得格外好看，"达薇对这几个戴无檐帽、穿着红领蓝上衣的年轻人说，"让我们插开来坐吧。您一个人坐在我身边好吗？就是您，穆列依，因为您笑得令人喜爱。你们看，我这白裙子和黑腰带搭配协调吗？拉尔夫，小家伙，您过来！阿丽莎，小朋友，让我靠你近一点。"

她们拥抱着，相互抚摩着头温和地笑着。

"瞧，现在好像气氛愉快一些，——来吧，来吧，就座，就座，大家都坐下！这把椅子瘸腿，那一把椅子虽然不瘸腿，可是您坐上会把它压碎的，布特斯。喂，都坐好了吗？哎哟！"

就这样，达薇絮絮叨叨，格格地笑着，不时推推这个，又让座给那个，安置大家在一张小圆桌周围坐下来。她自己坐在阿丽莎和穆列依中间。达薇不无自豪地望着桌子。阿丽莎带的是甜馅饼，丽达带来蛋糕，拉尔夫掏出香肠，而穆列依带了一盒果脯。此外，他们几个彼此交换一下眼色，闷声闷气地互相暗示要"好好干一杯"。女士们听了不满地哼一声，耸耸肩彼此询问道：

"你听明白了吗？""没有。""而你呢？""我更不明白！"

从此刻起，达薇就坐立不安，姿势多变。她一会儿伸出食指在眼前指来指去，另一只手紧握拳头像攥着一只核桃；一会儿站起身来，为了强调某一句话而焦急地跺跺脚；一会儿俯在席面上给客人们加菜。她不住地说说笑笑，但是心里却悬着一块石头。她感到呼吸受到压抑，就像牙疼发作时一样，一想起它就觉得疼痛不止。

关于他们吃喝的情况我们无需赘言。只有当汤匙掉在地上

或者爱笑的邻座喝呛了咖啡引起尖叫和移动椅子的时候，才值得我们稍带一笔。

“你这次进城怎么样？达薇？”阿丽莎瞟了瞟刚要插话的丽达，问道。

“你压根儿没有打消当女仆的念头吗？”丽达说，“老实说，你不管给谁干活都挺高兴的！”

达薇调换一下菜碟，又添上些菜，然后把菜端起来，一边给客人加菜一边说：

“这件事给我错过了，没赶上！我去晚了，人家就雇了别人。”

她忽然觉得应该从头至尾给大家讲一遍，但她刚要开口，眼睛突地跳了一下，于是她觉得此事不能对人说。有些事情讲出来会叫人吃惊，也许会叫人嘲笑，所以最好不要在欢乐的晚会上信口开河。

“这……这……”她的轻微的冲动仅限于这几个吞吞吐吐的音节。她两颊绯红，推了推穆列依，用手指在他腮边打一个暂停的手势。

“我们暂时不谈这个，”达薇懒洋洋地说，“今天我不想谈我不走运的事。”

“对，这话说得对！”拉尔夫拍着膝盖说，“让我们干正经事吧。拿几瓶酒来，穆列依，我这儿有起子。”

穆列依什么话也没有说，带着一副傻乎乎的神气起身出去了。不一会儿他便用手指夹着几只酒瓶走回来。

“瞧他那只大手，”弗拉克说，“这美酒藏在哪儿啦？”

“我不愿让大家烂醉如泥，”穆列依说，“再说我也不愿让谁喝坏性命，所以我把它们藏在走廊里了。”

伙伴们哈哈笑了一阵，开始打量酒瓶上的标签。蔡列斯季娜用手指点着字母念道：“罗姆”。

“罗姆！”她惊讶地叫起来。“这种酒会要我们命的！你愿喝这种劣酒吗，阿丽莎？你呢，丽达？我不喝，说什么我也不喝！”

“有麝香葡萄酒，”拉尔夫客气地反驳说，“这是金丝雀喝的水，饮酒的人喝这种酒是一种耻辱，是哲学的贫困！”

“这是什么酒？”丽达认真地打量着一只酒瓶说。

“普通的蓖麻油，”穆列依说。

最后，大家交换了对酒的看法，相互开了一阵玩笑，穆列依开始斟酒。女士们纷纷把玻璃杯伸给他，用指尖点着杯底吩咐少斟一些。但是她们的手指随着倒出的酒渐渐抬高。

“这是我的，我的，我买的是最小的一瓶，”达薇说，“还要我喝吗？”

“要喝，一定要喝！”男宾们异口同声地叫道。

布特斯悄悄地出汗了，显得容光焕发。他一边点头，一边擦汗。

“来，让我们干一杯！”最性急的弗拉克提议说。

这时，有人只湿湿嘴唇，有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席面上响起和谐的祝酒声，使得达薇应接不暇。她呛了一口酒，打了个喷嚏，急忙挥挥手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她说，但她马上想道：“我那个神秘的熟人克鲁克斯要能来向我祝酒该多好啊！”

但是一声呼喊打断了她的遐思：

“看来我得说几句，”高声呼喊的人是穆列依，他提议说，“在今天最有趣的一份报纸上，我读到一个最惊人的消息。达薇，我想您大概昨天就听说了吧，因为您当时正在里斯。”

“我也读了，是胡闹，”丽达嚼着馅饼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您真的不知道？”穆列依大声说，“这张报纸我带来了。讲的

是一个新的发明家。他能够腾空飞起,观众都大惊失色。难道您一点也没听说?"

达薇竭力掩饰住激动不安的情绪,天真地朝他转过脸来,大惑不解地眨巴着眼睛,目光流露出几分努力回忆的神色。

"我听说了,"她拉长声音说,"我听说有这么回事,听到类似的议论。但是要知道,我当时在打瞌睡,忘记车厢里谈的什么了。好吧,您念念吧!"

穆列依展开报纸,开始找那篇使他震惊的报道。

"静一静,"丽达说,虽然大家都一声不响地等待着。穆列依翻腾好一会儿,怎么也找不到需要的那一栏。大伙儿咳嗽了几声,屏息静气地等他读报。四周悄然无声,房间里突然静得出奇。这种令人不安的寂静和沉默的人们极为融洽。整个房屋仿佛一下子沉入了梦乡,而且城市也像酣然入睡了似的。

"怎么回事,四周怎么这么静!"阿丽莎不安地四下瞧了瞧,说。"莫非时间已经很晚了?"

"喂,"穆列依展开报纸说,"你们自己说说吧,里斯发生的事多么离奇。你们听着!"但他马上停住了,大家的注意力迅速转移。一阵急促而响亮的敲门声使得读报人和听众目瞪口呆。

"这是怎么回事?"达薇叫了一声,但是紧接着响起更急更响的敲门声。达薇的脸色有些苍白,她带着不安的表情向厨房移动几步,打手势让大家安静地坐下来。穆列依疾步走到姑娘前面,把她推到一边,用力打开房门。只见门外的人群在黑暗中蠕动一下。

有人已经明白,有人刚刚明白过来就惊叫着跳起来,把椅子撞得咚咚响。可是达薇用手按着胸口,一步步地向房间里退去。

"真是晴天霹雳!"弗拉克向客人们扫了一眼,说。大家也跟他一样四下打量着,彼此都发现对方面如土色,惊惶万状。神情

沮丧的达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急促地喘着粗气。六名宪兵包围着她。还有两名宪兵走进来，在门口停下。其余的宪兵占领了寓所，把客人们隔离开来，呆呆地监视着他们。从宪兵们的固执表情看来，只待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刻动手抓人。

犹如我们的心爱之物被人猝然夺去，令人大为扫兴和苦恼一样，这个晚会遭到捣乱和破坏，欢乐的气氛顷刻间便荡然无存。恐惧痛苦地折磨着面如土色的客人。他们惊呼着跳起来，彼此打量着对方的脸，从对方的表情可以看出自己的忐忑不安和对枪支的惧怕。

"达薇！"阿丽莎叫了一声。

"我一点也不明白，"姑娘气呼呼地说，她沉下脸打量着站在门槛上的那个穿黑制服的人。此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的目光习惯地寻找着全场的中心人物。他一只手拿着公文包，另一只手托着消瘦的下巴。

"那么请您解释一下，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达薇勉强笑了笑，说，"这些人是您带来的吧？您瞧把我们吓成什么样子。我现在还打哆嗦呢。当然，这大概是您误会了？那就请说声对不起走开吧。即使这样还得看我愿不愿原谅你们呢。这寓所是我租来的。我叫达薇·图姆。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么多，再说您也不应该了解这些。"

"达薇·图姆，"陌生人说，"我们正要验明您的身份。您被捕了。"

这句话把大家从痴呆中惊醒过来。达薇耸了耸肩膀，推开宪兵放在她肩膀上的手，朝屋角里走去。然后她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激动的泪水和高傲的微笑。拉尔夫和穆列依冲到房间中央，挡住前来捕捉女主人的宪兵。

"你们完全是发疯了，"穆列依伸出胳膊拦住逼近的宪兵，激

烈地叫道："你们不害臊吗！……再没有比她更纯洁更善良的姑娘了，你们居然七个人抓一个弱女子！"

一只手臂猛然把他推开。

"这里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警官厉声答道，"您是不是想叫我把您也抓起来？"

蔡列斯季娜扑倒在床上，伤心地号啕大哭。丽达浑身打战，苦笑着四下打量，语无伦次地说：

"我们走吧，我们离开这儿吧！我的天哪，吓死人了！"

可是布特斯突然火冒三丈，他跺了跺脚，抄起一把椅子举在手中。

"你敢动，不许动！"他怒冲冲地叫道。

"住嘴！"一个宪兵喊道。然而布特斯也胆怯起来，他带着愤怒的表情放下椅子，迟疑一会儿便不作声了。

至此，一切威胁和恫吓全都发泄干净，就像往常采取迅猛行动时那样，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整个场面像一幅呆板而又令人难忘的图画。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被捕者身上，四只强壮的大手紧紧地抓住她。她徒然地挣扎着，泪流满面，眼睛带着公开的仇视情绪。她藐视地紧紧绷着被泪水沾湿的嘴唇。她的脸充满孩子般的忧伤，不断地抽搐着。后来，她已不再挣扎，而是竭尽全力握紧拳头，威严地用力摇晃着。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要求，"姑娘极度绝望，"我要求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你们这是开什么玩笑！今天是我的纪念日，是我的生日，可你们像抓街上的小偷一样来抓我！这是我的客人，我的朋友，他们会怎么看待我呢？"

"达薇，你这个傻瓜！"阿丽莎赶紧打断她的话，擦着眼泪说，"快别说傻话了！"

"我们认为你是个急躁的孩子，"穆列依握着她的手说，"你

要知道，同这些人争吵是毫无用处的。我们留在这儿等着你。既然如此，别理他们，你就去吧。这个误解太粗暴了。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

“一句话，”达薇对那个指挥逮捕她的人说，“你们无故抓人，依据何在？”

“会当场给您作解释的，”警官一边说，一边使眼色叫宪兵们朝外走。“我是奉命行事，别的我一概不知。”

“您撒谎，”达薇愤怒而又伤心地说。“您撒谎，您一贯撒谎。您带着大队人马干什么来了？我再问您一遍：你们为什么干这可耻的勾当？”

“够了，”警官说，“请您告别一下吧，然后老老实实地下楼！下面有人接您。注意啦，诸位，”他对客人们说，“我要耽误你们大家一点时间。要搜查一下。在搜查结束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这里。”

“请允许我拥抱他们，”达薇对宪兵说。宪兵放开了她。于是她逐个地同朋友们拥抱，当轮到穆列依和拉尔夫的时候，她稍稍抬起脚尖，吻了吻他们，眼泪沾湿了朋友们的衣衫。宪兵们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朋友们把帽子、围巾和暖和的短上衣递给她。达薇的胳膊哆嗦着，好容易伸进上衣的袖筒里。她仓猝地收拾一下，用飞吻回答朋友们的呼喊，然后挥了挥手，在一片叮叮当当的军刀声和咚咚的马靴声中走出来。她发现警官向迟缓的人群转过身来，看样子想要喝斥他们，她平静地吐了吐舌头。

五

达薇咬咬牙强忍住眼泪，像被飓风吹卷着似的哆哆嗦嗦地在宪兵簇拥下疾步走过回廊。楼下的院子里，灯光浮动，马蹄声

得得响。邻近的房门里不断有妇女和孩子们探头张望。她们彼此挽着手，战战兢兢地用疑问的目光打量着姑娘的模糊的脸，仿佛她们自己也大难临头似的。达薇用最后的力气向她们点头致意，间或可怜巴巴地朝熟人淡然一笑。当押解的队伍经过一间亮着灯并且传来说话声的客房时，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后传来沉闷的骂声。宪兵们走得很快。两个宪兵在前面开路，挥舞胳膊把偶然路过的行人轰开。一个个行人立刻贴在墙根上。只有克凡格一动不动地站在过道中央，嘴角叼着瞈瞈冒火的烟斗，直至宪兵气势汹汹地抽出马刀时，他才慢悠悠地朝一旁走去。

"我真没想到！"克凡格匆匆地朝姑娘喊了一句，"再见了，祝您成功！"

达薇意味深长地向他挤挤眼。他立刻明白姑娘极度惶惧。

"哼，"克凡格在她背后喊道，"抓人像抓小鸟似的，就这么点儿本事。"

这句含义不明但却热情洋溢的话像一阵暖风温暖着姑娘的心。恰在这时，队伍突然停了下来，一个宪兵呼喊着跑上楼梯：

"马车跑了！所有的马全惊了。它们浑身打哆嗦，吼叫不止，车夫毫无办法。他使劲一勒马，马就跑起来！"

一片震耳的呼喊淹没了士兵的报告。这时押解的队伍乱作一团。还没等队伍整理好，警官就下达了命令。达薇听见一部分士兵丢下她跑下楼去打听消息，心里感到深深的快慰。

"活该，"她咬牙切齿地说。"就连马也比你们聪明！"

留下来看守她的士兵不断地催她快走，把她押到被窗户里的灯光照亮的院子里。然后他们跳上马，吃力地勒住不知为何受惊的马。马嘶叫着，踢着，打着响鼻恐惧地向后面和旁边退着。

"喂，怎么办？"有人苦恼地问。

"快把姑娘扶上马，"另一个人喊道。"要特别留神，别忘了这

事危险!”

“准备武器!”

“等等,把犯人夹在中间!”

“他害怕什么?”有人小心翼翼地悄声说。

“这谁也不晓得,连鬼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达薇被押到一匹马跟前。骑在马上的士兵俯下身把手伸给她,另一个士兵冷不防从背后把她抱起来。姑娘用力挣扎着,狠狠地朝马肚子上踢了一脚。那匹马猛然向临街的大门跑去,马路上立刻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士兵们听得出,骑在马上的那个士兵拢不住发疯的牲口。惊马大声嘶叫着。这时急忙跑来帮忙的人发疯似的呼喊起来。

“这小姑娘可真厉害,”一个士兵紧紧抓住达薇,说。

“我不,”姑娘伤心地说,一面在那些惊慌失措的士兵们手中挣扎着,她觉得自己渐渐支持不住。

“夜色多美啊!”她耳边响起一个声音。

“提灯靠近点儿!”旁边有人喊道。

“我一个人不行,”骑在马上的宪兵说,大概他负责押解达薇。“你们站在两边,勒住这鬼东西的笼头。”

周围一片漆黑,仿佛一个人被蒙住眼睛一样。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唯有城边的稀疏的路灯在远方忽隐忽现。夜风阵阵袭来。在这深沉的夜幕下,仿佛白天永远被忘却,除了马蹄声和说话声之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有人匆匆拿来一只提灯。照亮了押解达薇的士兵的钢盔和向上仰起的马头。只见那匹马被紧紧勒住,疯狂地瞪大眼睛,口吐白沫。这时喊叫声和说话声已经在姑娘身后了。她终于被人抬上马鞍,一只粗壮的胳膊像铁箍似的紧紧抱住她的腰。她不得不坐下来。她觉得眼泪初干的脸上火辣辣的。

“出发，普罗斯特！”有人向押解达薇的士兵喊了一声。“喂，快闪开，全部上马，紧跟着他。要特别当心！”

“放开马，”宪兵叫道。

拢马的士兵急忙闪开。押解人催马向前一跃，紧接着哎呀一声。他的喊声未落，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枪声就在附近，仿佛朝押解的士兵脸上打来。押解人松开马缰，一个跟头栽下马来。达薇也失去了平衡，紧跟着滑下鞍韂。她的脚扭伤了，落马时她以为自己被打死了。那马嘶叫一声便不见了。一时间喧声四起，马蹄声和叮当的军刀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达薇从地上爬起来，倚在墙根上。在那里她立刻被人抓住。他们气急败坏地摇晃着她的身子，以为是她放的枪。

“搜查一下，下她的枪！”他们当着达薇的面商谈说，“把她绑起来！”

粗暴的触摸使她怒不可遏，她敏捷地抽出一只手，照准离她最近的一个士兵的脸打去。就在这时，刺眼的亮光刷地一闪，一连响了三枪。闪光仿佛离得很近，震耳的枪声划破黑暗的夜空。全场立刻大乱，两个宪兵拔腿就跑，哼哼着倒下去，其余的人吓得魂不附体，抱头鼠窜，于仓皇之中互相拉扯着，推推搡搡。

“我们遭到袭击了！你们还看什么，立刻包围这座房子，封锁整个街道！马上！犯人在哪里？”

达薇一动不动地贴在墙根上，抬起一只胳膊以便自卫。她吓得浑身无力，禁不住喊叫起来。与此同时，溃逃的人群，隆隆的马蹄声和叮叮作响的军刀在她四周旋转着，她觉得两膝发软。蓦然间，有人在她耳边急促地低声说：

“沉住气！千万别作声，听我的。”

“可你是谁？”姑娘喘着粗气低声问道。

“我是——克鲁克斯。”

她还没有清醒过来,便突然被一只强壮的胳膊拦腰抱住,急剧而平稳地脱离了地面。此时,宪兵们的惊叫声一下子模糊起来,仿佛突然被蒙上一层厚呢子似的。

六

他把姑娘抱起来,双手托着她的轻柔的身子,泰然自若,似乎对他并不存在什么威胁。他发觉自己的左手挤住姑娘的肩膀,就从容不迫地换换位置。看来她的感觉已经麻木。她深深地呼吸着,那颗疲倦的心脏正在艰难地恢复着力量。德鲁特从她的呼吸听出,姑娘曾受了何等的磨难,她现在又是何等轻松。她惊惶、温顺,无限柔美而又十分娇弱。但是,一种绝对安全的感觉犹如一股均匀的暖流涌上她的心头。她好像躲藏在一堵封闭的坚墙里面。四周的沉寂使她保持着这种印象。可是远处偶尔传来忽高忽低的类似裙裾窸窣或者暗流汩汩的细小声响。她又觉得自己隐藏在一座房屋附近,这是一个偶然出现的难于接近的地方。凉风从她脸上吹过,鬓角凉丝丝的,她觉得只有在开阔的空间里才有这样的感觉。

"请您帮帮忙吧,"她用勉强听得见的微弱的声音说,"快把这一切全告诉我,尽量快点,我难受,我快要发疯了。这是您吗?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忍着点儿,相信我吧,"德鲁特说,"现在还不是解释的时候,暂时最好别出声。我并不是吓你。你觉得很不舒服吗?"

"不,不要紧。不过您别再抱住我了。我要站一会儿。放开我吧。"

"会放开你的。我们现在停留的地方很潮湿。我站在没膝深的水里。"

达薇本能地蜷了蜷腿。德鲁特用“你”称呼她，并没有触动她那颗期待着救星和保护的心，因为他是以主人的身份随便吩咐她，并没有注意称呼本身的含义。她不作声了，可是凉风一个劲儿地迎面吹来，令人莫名其妙。姑娘一点儿也不明白。

“我不说话了，”达薇抱歉地说，“但我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一个小小的问题？”

“你说吧，”德鲁特温和地答应了她。

“为什么这么静？屋里为什么有风？”

“风是从窗户吹进来的，”德鲁特沉默一会儿，答道。“我们是在一个旧仓库里，仓库的窗户坏了。仓库比地面低凹，所以既不遮风，又不挡水。”

“我们不会淹死吧？”

“不会的。”

“我就问这么多，别的没了，我不说话了。”

“这我明白。”

她平静下来，轻轻地摇晃着悬在德鲁特肘弯上的那条腿，想试探一下他的情绪，可是德鲁特严厉地拢住她的腿，说：

“你的身子越稳当越好。耐心等待，别作声。”

“好，我不作声，”姑娘连忙答应着。这时，一种奇异的现象突然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看见自己身子底下有一片密密麻麻的火星儿组成的圆圈，仿佛磷火组成的朦胧的图案。一些黄色的和红色的斑点，像苍蝇似的在圆圈四周浮动。

“什么东西在闪光？”她情不自禁地问道，“好像火炭撒在那儿。请您把谜底告诉我吧，克鲁克斯，我亲爱的，——您救了我，您心地善良，可您为什么现在还要瞒我呢？”

德鲁特以为她哭了，小心翼翼地抚摩着她那被风吹凉的手。

“这是潮湿的地窖里在闪光。屋顶腐烂了，横梁上爬满了萤

火虫。我们脚下是水，那闪光的东西是萤火虫在水中的倒影。我讲完了，”他说，“快要结束了。”

姑娘信以为真，抬头向上望了望，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夜幕沉沉，凉风呼呼。与此同时，德鲁特所说的水中的倒影不断地变换着花纹图案，隐约呈现出一个稀稀落落的半圆形。她心头的苦闷终于压抑不住。了解真相的急切之情转化为气愤和痛苦，眼看她就要号啕大哭或者放声狂叫。她浑身颤抖得更厉害了，喘息中带着呻吟和忧伤。德鲁特理解达薇的情绪，但他咬咬牙，没有吭声。他极度紧张，他现在需要加速前进。他的心变冷酷了。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快看，看见窗户了吗？”

达薇强忍着眼泪揉了揉眼，稍微倾斜着向下望去，只见德鲁特手指的方向有一个竖直的狭窄的方块在沉沉夜色中闪光。方块似乎离得很近，透过它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出内部的陈设。再仔细看一看，便可发现这个方块是一面窗户。它在不断地扩大着，我们却察觉不出，就好像眼睛盯着钟表的时针感觉不出它在走动一样。此刻，紊乱的思绪像吸附在磁石上的铁屑似的，逐渐在脑海里形成清晰的图案。恐怖消失了，心头的疑团涣然冰释。德鲁特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喜出望外的欢呼声“乌拉！”达薇在他怀抱里蹦起来，恰如一只跳跃时被抓住的小山羊。

“这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离奇古怪的梦，”她暗中嘲笑说，“好吧，现在让我们谈谈吧。在梦里是不会害羞的。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都无人知晓。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惜我只能在梦中看见您。我不会惊醒吧？不过这个梦并不可怕……有些事我们也该弄明白了，尊敬的基督山伯爵。请别，别抱得太紧了！不过，您可以抱我。在梦里我不怯生，这无关紧要。您知道吧，我打心眼里喜欢您。可您喜欢我吗？您那个带小铃铛的机器在哪儿？您

怎么知道那个老头儿死了？神秘的人，请您告诉我，您是谁？您过得好吗？您在庸人、蠢人们中间不感到寂寞吗？不觉得难受吗？”

姑娘这样说着，格格地笑着，一面摇晃着他的温顺的手。她把身子紧紧贴在他的胸脯上，她觉得非常舒适，同时不无内疚地思索着这梦的来由。此刻，她觉得懒洋洋的，疲倦极了。

“我的脸红了吗？”她出声地望道。

“这真的是你的梦？”德鲁特问，他的声音听来十分独特，像呓语一般。

“真的，是梦，”姑娘心不在焉地重复说，她握着他的手，望着迎面飞来的窗户。“是梦，”她重复说，一面抬起头来打量前方的砖垛。窗户刷地一下从他们身边掠过去。

“是梦，”达薇使劲揉了揉眼睛，跺跺脚重复说。这时德鲁特已经放开她。由于两腿浮肿，她不得不靠在桌子上。她碰掉了桌上的一只洋铁杯子，杯子在石头地板上发出叮当声响。容光焕发的斯特勃斯一声不响地把杯子捡起来，一面朝姑娘微笑着。

达薇不禁打了个寒颤，她站直身子，把目光从斯特勃斯身上移到德鲁特身上。她向后退了一步，激动不安地拿起杯子重新扔在地板上，一面留心谛听它发出的响声。响声实实在在，并没有幻化成别的声音，这使得姑娘恍然大悟。

“这不是梦，”她抄着手坐下来，慢条斯理地说。她觉得心里豁然开朗，一个奇妙的念头油然而生。

德鲁特瞟了斯特勃斯一眼，摆摆手让他出去一下。这时达薇紧握双手向前迈了两步，并排站在德鲁特身旁。

“请您久久地望着我！”

德鲁特顺从地随便望了她一眼。从他的表情看来，他已经猜到了她的心思。

"现在别看我了。"

"上帝保佑你，我不看你了，"德鲁特激动地说，"坐下来定一定神儿吧。你会在自己身上找到全部答案的。"

"别碰我，也不要劝我，"达薇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不然我会弄糊涂的……"

然而这个规模宏大的事件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她的身子猛地哆嗦一下。

"这一切千头万绪，"达薇面色苍白，忧心忡忡地望了望德鲁特，说。

事实比她更有力。在事实面前，无论是她的推理还是急躁情绪都无济于事。仿佛命运一下子把她抛到大河彼岸，当她从那边回首眺望的时候，只见对面的河岸大雾笼罩，而她的四周寂然无声，令人惊异。

"胳膊现在还疼呢，那个宪兵使劲抓住我。试问，这是为什么？"

"他们以为可以通过你打听到德鲁特的下落，所以才监视你的。当我的小铃铛被人嘲笑的时候，当你凭着善良的心挺身而出、为我仗义执言的时候，我们两人匆匆忙忙地说过几句话。因此，一个相貌聪明、举止文雅的人暗中跟着你，后来跟你一起上了火车。我名叫德鲁特，你听说过我吗？"

姑娘脸上一直带着沉思、温和的表情，她的目光静静地漫不经心地游荡着，似乎充满了疑虑，既没有跳跃，也没有闪光。她的思想停顿下来，脑海里笼罩着一片乌云。德鲁特明白这一点，但他并没有在意。

"没有，没听说过，"她依旧冷淡地说，"而您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和你同样的人。我希望你不必担心。"

"我不担心。和您在一起我很愉快。坐在这里好极了。这是

什么地方?”达薇轻轻地用手左右指划一下。“莫非这是古堡?”

“这是灯塔,达薇,不过,它和我的许许多多的栖身之所一样,对你来说就是古堡,将来也是如此。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都奉献给你。”

达薇想了想,然后嫣然一笑。

“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我……我……我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你不知道这个,也许这本身就是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不过,在我漫游的时候,是你留住了我。当然,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现在,我该关心你了,应该诚恳地听听你的意见了。我们在那许多与我们类似的人中间是孤独的,我们的生活法则与众不同。一小时、一年、五年或者十年大概不是一回事吧?我以前常常弄错,我已经学会不出差错了。我邀请你,姑娘,我亲爱的人,跟我一起到那边去吧。那是一个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那里安静,光辉灿烂。可是一个人在那里受不了那闪光。它像是冰山的反光。你愿意和我一块去溶化冰山吗?”

“我会全告诉您的……我全说出来,可是我现在说不出来。”姑娘轻轻地喘息着。她的目光异常安详。她时而低声诉说着什么,时而摇摇头。“我不大讲究,我无所谓,只要不让我伤心就行。”

“达薇,”德鲁特大声说,姑娘脸上又泛起红晕。“达薇,清醒清醒吧!”

她看看自已的双手,用手指抹了抹眼睛。

“难道我睡着了?对了,周围的一切都模模糊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啦?让我清醒清醒吧!”

德鲁特把手放在她头上,像抚摩激动的孩子似的抚摩一会儿。

“马上就会好的，达薇，迷雾正在消散，过一会儿一切就不再离奇古怪了。当我们两人想到一处的时候，一切就显得自然了。你瞧，这是桌子，桌上摆着面包，煎鸡蛋，咖啡壶和茶碗。这间屋子里住着守塔人斯特勃斯。他是一位蹩脚诗人，但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真的，他是我的好朋友，我珍视这一点。你的形象就是在这里产生的。那是一年之前的一天夜里，我们两人在演奏空瓶做的玻璃竖琴。后来你的形象就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直到我找到了你。这就是全部情况。这些情况在别人也不足为奇，有这种遭遇的人不乏其人。只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是我。我命中注定不知道什么叫距离和高度。不过，我在其他许多的方面都比斯特勃斯逊色得多。他比我坚强，比我机灵。他是个潜水的能手，我却怎么也学不会，因此我有时非常羡慕他。要不要我把斯特勃斯叫来？”

“好吧，”她抬头望了望站在她面前的德鲁特，双手抱住他的手，眯起眼睛使劲摇晃着，神色不免有些紧张。然后她睁开眼，格格地笑起来，平静的笑声里充满喜悦。“您还要给我看许多地方吗？”

“够你看的，你永远不会寂寞的。喂，斯特勃斯！”

他打开房门喊了一声。

“来了！来了！”斯特勃斯在楼梯上答道，他站在那里等候喊他。虽然这是在夜间，但他梳了头，洗了脸，裤子也用汽油和肥皂洗得干干净净。

“真痛快！”他说，“多么美妙的夜晚！美丽的星空令人流连忘返，我在欣赏星空……您有什么吩咐？”

“斯特勃斯，”德鲁特打断他的话，“请坐吧，我已经第二次和你突然告别了。但是这一次我孜孜以求的伴侣伴随着我，她需要好好休息。再说，我们不喜欢的那些人也能搞到灯塔的情报。因

此，我在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只能聊一会儿。不过，你不久就会接到通知，你得永远到那里去了。”

“谢谢您，基督山，”斯特勃斯说，“这位新朋友叫什么名字？”

德鲁特笑起来：

“‘伟大的小朋友’，她叫‘达薇’，‘湍急的小溪’，‘迷人的铃声’……”

“是的，我有十四个名字，”达薇接着说，“但这还不是全部呢。可是其余的您都知道……我是您的朋友，而且永远是朋友，这是真的吗？”

“这他知道。他是基督山，”斯特勃斯边说边给姑娘添菜。但她吃不下，只是匆匆忙忙地喝了一杯咖啡。当斯特勃斯问德鲁特此行去往何处的时候，她又依次把他们两人打量一番。好奇心折磨着斯特勃斯，他虽然不大喜欢达薇姑娘，但她是德鲁特带来的，并且深受宠爱，因此，他像发现了密写信件的邮递员似的，疑虑重重地打量着她。他命中注定要跟她处熟，并且很快就对她依依不舍，这种转变比他在此刻转换思想要快得多。他喜欢在想象中把德鲁特和唐赫塞尔① 笔下的爱神加以比较（却很少把他和狄安娜② 相比，更少和普希海亚③ 相比），心理上的失望又总使他感到愉快。

然而，像山羊一样好奇的斯特勃斯预料问不出什么结果，就留心不再去打听那些事情，因为德鲁特从来不急于向那些不能感动他的人吐露真情。不过他毕竟说了几句：

“你大概以为我救了她，就像你以后打听到的那样。不，她永远吉星高照。我们走在同一条道上，我赶上了她，她转过身来。就

---

① 中世纪德国歌颂武士恋爱的诗人。
② 古罗马神话中保护狩猎的女神。
③ 希腊神话中“灵魂”的化身，形状为美貌少女。

这样，现在我们成了伴侣。”

他说罢站起身来，拿起一条宽大的毯子走到姑娘跟前，说：

“我们不能耽搁，这里不是久居之地。我们休息过了，趁着天黑继续赶路吧。天一明你的闷葫芦就解开了。我全告诉你，不过要等到了家。真的，达薇，我有自己的家，我不是单身一人，我还有许多好朋友，我可以像信赖自己一样信赖他们。你什么都不要怕。时间会给我们带来自由和轻松的，时间会使我们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一切。有许多快活的日子在等待我们。到那时，我们回忆这个严峻的夜晚将是一种安慰。”

达薇的脸蛋红得像芍药花似的，眼睛充满了勇敢的泪花。她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德鲁特把她包得严严实实，再用斯特勃斯的针织围巾捆上，以免毯子滑掉。现在她的样子十分可笑，她感觉到这一点。为了显得稳重些，她轻轻地活动一下胳膊。

“我心里嗡嗡直叫，”她坦白地说，“啊！我的心跳得厉害，两手冰凉。这是干什么——要变成一只鸟儿？啊？”

三人一齐放声大笑，直笑得两肋发疼，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摆手。这时达薇突然变得淘气起来。这多半是为了壮胆，而不是真正的活跃。她口中念念有词，摇晃着身子说：

“芝麻，芝麻，快开门！鸡脚小屋，背朝森林面对我！”德鲁特温和而又不安地打量她一眼。“哦，别生气，亲爱的！”她热情地叫了一声，想要伸出手来。“别生气，请理解我的心情！”

“干吗要生气呢，”德鲁特说，“天快亮了。我不生气。”他系好腰带，戴上帽子，朝斯特勃斯挥挥手。“我得快点。我们分别多少次了，但是总能见面。我们后会有期。别难过。”

他说罢走到达薇跟前。她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茫然不知所措，直至德鲁特把她轻轻抱起时她才醒悟过来。这时周围的一切

像山崩似的移动一下。她觉得两腿发凉，痒滋滋的，一股冷气从脚根涌上心窝。此刻，空间里轰然一响，神秘的唿哨声遮盖了远方的海水拍溅声，风吹得耳朵发木。

“达薇？”德鲁特用询问的口吻说。他知道，对于达薇来说，他又和这天夜里仓皇飞走时一样变成了神奇的基督山伯爵。

“噢！”毯子里轻轻窜动一下。但她马上就高兴地钻出头来。她抬起头，像对聋子说话似的大声喊道：“下面是什么东西在闪光？是腐烂的屋顶，木头腐烂了就会发光，就是这么回事！谁也不相信可以这样生活，甚至谁也不知道，随他们的便吧！从今以后我们永不分离，就像壶嘴离不开茶壶一样。歌里是这样唱的……”她突然不作声了，接着她激动地、气呼呼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歌词：“‘你做我的丈夫吧，我做你的妻’，”前面一句是这样的：“莫学那茫茫的海浪，默默地把我忘记……你……你……妻……”

姑娘哭了，她突然觉得那句歌词令人伤心。然后德鲁特开口了，他每句话都说到了姑娘的心坎上。

正像地上的声音在空中回声一样，空中的声音也在地面上引起神秘的回声。此刻，当这对情侣在空中互诉衷情的时候，一位白发苍苍的文学教师，身穿巴尔扎克式长袍，头戴黑色鹅绒便帽，坐在富丽堂皇的写字台前，正在描写一次持续了四天并且圆满结束的盛大舞会。他突然感到几行感伤的诗句隐隐涌上心头。他无力排遣它们，便在稿纸页边上记录下来。这首断断续续的诗是这样的：

莫学那茫茫的海浪，
默默地把我忘记；
你做我和蔼的丈夫吧，

我做你的妻。

他把诗读了一遍，忽然想起此生即将结束。这只备受尊敬的手竟写出这样的四行诗，他不禁感到大为惊奇。

当我们眺望横断绿洲的壮丽的大河奔流时，我们能否看见注入大河的欢乐的溪水的闪光？不管小溪是否消失，但是当我们汲取大河之水的时候，是否也喝到了溪水？同样，有的笑声与我们的笑声十分相似，有的悲伤也可以感动我们的心灵。不同现象的表现形式和种类，可以在同一种运动中消失。风吹散炊烟，风向标和旗子哗哗作响，旌旗迎风飘扬，尘土飞扬。然而碎纸、垃圾、高空的云彩、秋叶、行人的帽子、薄纱和细纱围巾、苹果花瓣——这一切都可以奔跑、脱落、飘飞。此刻，它们是一回事。这一切犹如一支低沉的乐曲，惊扰和吸引着在途中停顿的心灵。这颗心比石头还要沉重。她羡慕而又无力地眺望着远处的旋风，打着呵欠闭上了眼睛。

七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有六个孤僻、寡言的人经营着一桩事业。他们为了同一个目的，按照统一的计划行事。有一个领导者指挥他们，只有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领导者才同他们碰面、交谈。他们经常通过邮局接受和花销巨款，其耗费之惊人，足可以组织民族大迁徙或者发动战争。当他们手头拮据或者遇到非重金不可疏通的障碍时，马上在国内发几封电报。于是一只与世隔绝的白皙的手，带着女性的急切情绪打开了银行的毛玻璃小窗。一个头发梳得溜光的人打完号码签了字，然后有条不紊地摆出一捆捆钞票或者一包包沉重的金条。

起初，这六个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他们被领导者招募来，大概要终生从事这桩事业。他们的路线经常交叉在一起。有时他们碰碰头，谈谈情况，接受新的指示，然后奔向与他们的任务有关的地方，或者回过头来追踪旧的线索，确立新的观点，从而使他们的途径更诱人，任务更明确，手段更广泛。他们互相联系，同时每人又都是单独行动。

他们旅行的范围逐渐缩小，最后集中在几条路线上。一张独特的地图标明了他们的行动路线，我们对这种地图一窍不通。他们从外围盘绕着向某个中心收缩，或者确切地说，是逐渐地集中到一片疆界不稳定的国土上。在这个范围之内，已经清晰地感觉到目标的存在。虽然侥幸取胜的机会尚少，但是这个目标毕竟给人一种明确的希望。

仿佛隐约看得见某种模糊的结局。一些经过多次查证的事实重复出现，不时发出短暂的闪光，恰似远方的射击爆发出无声的火花。一个线索一下子冲到眼前，刹那间，各种周密的思考变成最后的行动……行动展开了，一双手在空中急速划过，哆嗦了一下，变得疲惫无力，呆然不动了。紧接着，一个猛烈的回击把神秘的罗网打得粉碎。随后白天来临了。阳光下，普通眼睛看得见的一切恢复了常态，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似的。

让我们回到露娜·贝古艾姆那里去吧。现在她正忧心忡忡，郁郁寡欢。她的嗓子哑了，目光呆滞，动作疲惫而又生硬。在她设法消灭那个无罪的勇士的全部时间里，她一直精神恍惚，处在极度忧伤之中。她濒临死亡，但依然带着阴冷的绝望心理挣扎着，并且从一个信念上找到了寄托：她自信德鲁特之死可以使她得到解脱和安慰。这种信心像圣灵启示或者难忍的疼痛引起的冲动，促使她拿定主意，并将此事委托给那个领导人。她只是偶尔同他谈起此事，并且每次都叫他尽量少打扰她。

没有一项事业和目的迟早不使人心向神往、全力以赴。也许此人至今尚在闲散度日，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作用，打算干一番事业。应该从广阔的人海里去选拔他，在许多与他长相相似的人中间，在那些容易引起误会的双生子中间区别和辨认他。看来，就姑娘的精力和经验来说，她已不能容许任何貌似精明的平庸之辈。她的一举一动都引起报界大加渲染。的确，她不能够这样做，她明确地意识到任务的特殊性和自己担任的角色。再说，她面临着几个城市的居民的公开挑战和重新评判。这些居民们观察和体验了不止一年。

需要的人终于找上门来。他仿佛故意等她疲倦不堪的时候前来叩门。夜间街道上阒无人迹，突然传来马车声，并且愈来愈响。这时露娜驱走了睡意(确切地说，是她在暖热的枕头上昏昏欲睡时的呆滞的思绪)，仔细听了听那辆看不见的马车的声音。

“什么人深夜行车？去哪儿？”她询问说，无意中察觉自己怀着古怪的期待心情留心听着。她觉得一股热血在猛烈上撞，仿佛这孤独的马车正在向她驶来。马车声愈来愈响，急速的车轮的颠簸声愈发清晰。不知什么人这么着急，露娜欠起身子听听车轮声，但响声在她家门口消失了。另一种迟缓、模糊的响声渐渐叩动了她的紧张的耳鼓。远处轻轻响起门铃声，恰似蚊虫鸣叫，接着又响了一下，不过已经近了些。远处传来叩门声，然后是渐渐停息的隐隐的脚步声。她忍不住伸手按一下铃，马上感到如释重负。似乎这个自主的举动把她从痴呆中惊醒过来。

侍女轻轻地敲敲门，走了进来。

“有人要见您，”侍女说，“我们毫无办法。马车上带着国徽，那个人走下马车，非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不可。他说，‘您家小姐看了信，会让您带我马上见她的。’我们几个人商量一下。那个人见我们不敢唤醒您，就嬉皮笑脸地给了我们每人几枚金币。我这

才明白，这是个大人物，大概不会轻易来打扰您的。我们心想：'冒一次险吧！……'"

"什么？"露娜怒冲冲地说，"为了几个金币……我看看这封信。要是他根本没有必要找我，你们可要当心。"

她撕开信封的时候，沉下脸望着侍女。侍女结结巴巴地低声说：

"天晓得我们干吗要放他进来。他有点那个，他好像很有主见，大模大样的。"

露娜已听不见她的话。她急促地朝信纸上扫一眼，只看见"德鲁特"几个字，便深深地被它吸引住了。其实这句话在任何别的人看来都毫无意义。她失声念道："追捕德鲁特"。信上再没有别的字。不过这句话就足够了。

"给我穿衣服，"姑娘匆匆地说，她把信紧攥在手心里，"把客人引进大理石客厅。"

于是，面对花园的窗户在半夜里亮起来。明亮的灯光把一尊尊雕像照得如同白昼，整个客厅充满不自然的活跃气氛，静夜的恐惧笼罩着这里的一切。露娜极力克制着自己，面色冷淡而呆滞。她走进客厅，看见一双极度困倦的小眼睛半睁半闭地盯住她。这双眼睛凝视着，凶光闪闪，近乎狂躁，像刺耳的噪音一样令人不堪忍受。来访者面色铁青，长长的灰白鬈发从高高的颧骨垂到胸前，酷似一副十八世纪的人物肖像。刮得干干净净的嘴角向下撇着，整个脸孔显得阴森森的，带着吉奥孔达① 的微笑。假如你低声唱着歌儿，无意中回头看他，这张脸会叫你不寒而栗。他身穿黑色长礼服，帽子拿在手中。

姑娘疑虑重重地走进客厅，但她只向来访者瞟了一眼，就马

① 吉奥孔达，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一幅名画。

上明白疑虑是多余的。于是他们两人一见如故，毫无拘束地交谈起来。

“我不通报姓名了，”陌生人说，“也不解释我为何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打扰您。您等待着我，我就来了。”

她哆哆嗦嗦地握了握他的手，示意他坐下。她自己也坐下来，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惊人的消息。客人接着说下去，既不打手势，也没有露出笑意。一双蜡黄的手放在瘦削的膝盖上，其表情比站在他身后的悲痛欲绝的勒安德洛斯和赫洛① 的塑像还要呆板。他说：

“我知道您的处境，知道您的生活充满永久的恐惧，并且您的青春正在凋落。我还知道，您一天到晚想着同一个方向，同一个东西，没有丝毫希望战胜这个雷电的影子。它像晴天霹雳似的毁了您的青春年华。您已经在平静的思考中做出决定。”

露娜被这番话深深地吸引住了，她察觉到自己的情绪。

“你叫什么名字，”她踱了一会儿，说，声音嘶哑，近乎喊叫。“我第一次看见您。您见过我几次了？莫非我和您说过话？在什么地方？请您告诉我，是谁出卖了我？真的，我现在半死不活，老做噩梦。我快要死了。”

“不管我是谁，”陌生人说着，活动了一下，带着漫不经心的凶恶的神气轻轻摇了摇身子。“我，我跟您一样，是他的敌人，因此，我是您的朋友。假如我们今天的谈话能够使我们联合起来，那么您就简单地称呼我‘领导者’吧。德鲁特不应该再活下去了。他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他干预了自然规律，而且他本身就是对这些规律的直接否定。此人天生威力无穷，他的力量用到哪里，

① 勒安德洛斯和赫洛是古罗马传说中的一对情人。勒安德洛斯不幸溺死，赫洛悲痛欲绝、扑海殉情。

哪里就要遭殃。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秘密。他自己是从不泄露的。您是在他高兴的时候见到他的。他满面春风地向大家问好，看见他的人谁也不朝坏处想，只当看见一个普通的人。但他的影响很大，门路很广。谁也不会怀疑他的身份。许许多多的化名给他打开了信任之门，使他能够听到各方面的消息。他在那些年轻酒鬼的画室里游逛，招摇撞骗，用一些无人知晓的星际的图片迷惑他们。他用口哨向诗人们吹奏叙事乐曲和交响曲，似乎人生寓含着深奥而简单的道理。他附和那些发明家，搅得人人自危。他干预人们的命运。他扰乱了像清晰的图画一样一成不变的生活，他嬉皮笑脸地任意改变生活的定义，把人生的希望寄托于闪光的远方。然而，不仅如此，有的人命中注定要一生贫苦，多灾多难，毫无出路，这是严肃的自然规律，就像平静的河面上结着一层厚冰。而他德鲁特却要打破坚冰，让乌黑的水底见到阳光。他随意制造一些带神话色彩的事件，然后再着手处理这些事件，解释它们的含义。世界充满他的语言、俏皮话、蛮横的见解和来路不明的思想。此人应该从地球上消失。

“仇恨是懦弱的一种表现，坚强的人只懂得消灭。现在是意志和黄金在对话。该花的钱您一定要花，也许这钱花得极不合理。但是您要记住，不斗争就没有出路，再说也不要您亲自动手。我们将由远至近，有把握地缩小包围圈。茨冈人四处流浪，除了他们的肮脏的游牧站之外，他们知道许多别人无法知道的东西。他们爱钱如命，并且难于接近。不过，我手下正好有几个具有特殊气质的人。他们像我一样注意观察生活中的可疑的身影，谛听生活中偶然出现的轻微波动。我们用金钱铺路去接近那些衣服褴褛、披头散发的茨冈人。我们发现，他们的彩色帐篷里，不仅有绝代佳人，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我们应该利用这些人。当然我们也不轻视官方的协助。不过我们要谨慎小心，严格地挑选，

否则我们的成果就会变成集体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您所采取的行动是一致的，假若我们的任务与其他情况发生冲突，我们就会遭到失败。”

露娜愈听愈觉得胜利在望，她已不愿再打听什么，而是一心要见诸行动。成功的希望迷住了她的心窍。严厉的表情业已消失，她自己也不明白决心去做什么事，只是愉快地笑着说：

“您就当领导者吧。这我毫不计较，我已经没什么可伤心的了，我将耐心等待着，需要什么我就给您什么。”

她走出客厅，把她保存的现款全拿出来，还拿出一张巨款支票。

“这些钱够用吗？”

“暂时够了，”客人说，“这下我可以阔气一阵子啦。疯姑娘，假如您眼前发生的事是一个出色的骗局，那么您将怎么办呢？”

露娜只是淡然一笑，她笑得很轻，像这个玩笑对她产生的影响一样无足轻重。

“您是对的，”客人说着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到时候我会把一切重要消息通知您。晚安。”

他带着极不自然的笑容说完这句话，注视了她一眼。

这句话是否表达了她对安静的渴望（她的安静早已变成了梦魇和恐惧），是否触动了她心中的敏锐的感情？只见她的脸突然间痛苦地扭歪了。她打了个寒颤，站直身子，强迫自己镇静下来。

“您走吧，”她急促地喘着粗气说，“送您到这里来的黑夜在召唤您了。快去干掉他吧。”

“我马上就去追捕他，我将跟踪追击，一刻不停。”领导者说，“我心里着急，我走了。”

他走出客厅，马车立刻启行了。辚辚的车轮声在大门口响了

一阵，旋即化为模糊的嗡嗡声。露娜谛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车，握着拳头自言自语。她格格地笑一阵便哭了起来。

从那天夜里开始，时间仿佛过得慢了。露娜心头的恐惧在增长。大概，当那场在地面上展开的秘密行动受到挫折的时候，一种不得不消极等待的情绪便紧紧地笼罩在她心头。这种情绪渐渐地化为一个硬块。每当她明确地想象到事情的结局，她都阴郁地绷着嘴唇。这些天，德鲁特的音容笑貌依旧不时地浮现在她的眼前，似乎成了永久的旅伴。不过他已不像不久前那样令人震惊、那样势不可挡了。现在，她常常出现一些模糊的幻觉，恍惚看见另一张脸在他身旁浮动，但它的轮廓模糊不清，时而被一些微弱的灯光显示出来，令人难以捉摸。这张脸时隐时现，她无法清晰地辨认它。与此同时，她那惶乱的思绪四下旋转，飘忽不定，使她觉得茫茫然若有所失。她害怕自己患了精神病。这种精神状态时而增强，时而减弱，最后终于使她堕入阴暗的荒漠之中。在那里她的生命被铅色的天空压抑得奄奄一息。

德鲁特嬉笑着越过森严的警戒线之后，第二天，领导者最后一次拜访了露娜。她像听判决书似的听完了他的讲述，没有抬起目光，只是用手轻轻划动一下折扇的缨络。她的脸色难看极了。仿佛仇恨化作阴森可怕的人形坐在她身旁。领导者嗓音低沉、嘶哑，勉强压抑着心中的气恼，像连珠炮似的匆匆诉说着：

“我们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经过天文钟一般精密的检查。朋友们被迫保持沉默，叛徒们被我们清除了，任何平庸之辈都笃定对此事无能为力。我们预先考虑到一些偶然性，我们对成功的把握进行了精密的计算，这比大自然造化万物计算得还要精确。该做的我们全都做了，但是错过了良机。是什么人出的差错？差错出在什么地方？原因何在？这一点还没有搞清楚，但是

搞清楚了又有什么用？是不是在我们接触的人中间，我们忽略了某人的思想特点或者感情色彩？还是对它们判断不够准确？啊？我又在这儿问空气了，空气是清白的、无罪的！何时才能放心地仰望飞鸟？胆怯的、弱小的或者被他迷惑的心灵何时才能平静地微笑和舒心地睡觉？"

他不作声了。露娜抬起眼睛，不禁大吃一惊，眼前的情景比她的噩梦还要可怕。

狂暴的魔鬼伏在她面前，铁青的脸孔抽搐着，一双模糊的眼睛闪出刺目的寒光，打断了姑娘的颤抖的视线。

"我心里难受，"她说，"您走吧，一切都完了，我们之间的一切也都完了。"

他的声音突然变微弱了，目光呆然无神，双肩耷拉下来，两手不知所措地颤动着，仿佛在寻找依托。他缩着身子站起来，两眼失神地向四周环顾一下，悲伤地皱了皱眉头，然后径直朝门口走去。

"我年老无用啦，"姑娘听见他嘟哝说，"我力不从心了，视力也不行啦，就是凭一时热情冲动，也未必能够再干了。没有斗出胜负，我的身子先垮了。"

他摇头晃脑地嘟哝着出大门去了，那苍老的身躯在高大门廊的灯光下显得渺小、轻盈。露娜转眼就把他忘掉了。她向楼下走去。那颗昏昏欲睡的心决定了她的死亡，是运动欲催促她活动一下。不过她自己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她穿好衣服走出来，漫不经心地向女仆点点头。她不知道而且没有听见女仆问她什么话。她不知自己要去往哪里，但她极想在傍晚的人群中散散步，在五光十色的闹市里冷静地休息一下。临街的窗户像往常一样闪闪发光。摇曳的车灯驱赶着马匹和行人，忽而迎面扑来，令人目眩，忽而从背后照射过来，移动着消失

在横过马路的阴影中。

稠密的人群朝她迎面走来，然后像流水避开分水的岩石那样避开这个苍白的美人儿。姑娘漫不经心地走着，一声不响。除了那一串串洒下蔚蓝轻纱的街灯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她发现某种东西突然间变得庞大无比，似乎要遮住四周的一切。一张报纸突然变得像楼房一样大，小说《神食》① 插图中的男女头像变得像明亮的街道一样宽，人行道的缝隙或者一块方砖顷刻间变成了闹市的中心。

人群愈来愈稠密，围观者愈来愈多。观众中间开始出现混乱，不一会儿便拥挤起来，传来提问题和呼喊的声音。露娜尽力加快脚步走上前去。直到被人挡住才停下来。孩子们在她手底下蹭来蹭去，一排排脊背拦住她的去路，遮住了前面的场面或者事件。围观者都沉默不语，这更撩拨人们的好奇心。假如前排有人突然转过身来，他脸上一定带着压抑着的激动情绪。

露娜意识到，那里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与她有某种特殊关系，尽管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街道突然阻塞偏偏使她产生这种感觉。她镇静地大声喊道：

“让我过去。”

这种经过千百年演练的声调总能产生同样的效力。一部分人连忙躲开，另一部分人被让道的人挤弯了腰，于是姑娘走进圆圈。

这时她没有察觉到，她比趴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更引人注目。那个人紧贴着地面，仿佛在倾听地下的声音。闪闪发光的鲜血从她脚旁流过，散发着潮湿的又酸又涩的气味。趴在地上的人衣着很考究，深色的头发血淋淋的，左手微微蜷曲着横在血泊

① 英国小说家威尔斯(1866—1946)的作品。

里。

露娜默默地望着这个人，急促地喘着气。一个个念头在她脑海里闪电般地交替着，直到突然化为一种充实而愉快的感情冲动。此时，姑娘完全丧失了理智，但她确确实实亲眼看见了那个经常无意地闯进她的心灵、使她痛苦难耐的人。她刚一开口说话，人们便立刻向后退避着安静下来。

“你们说吧，”露娜听见有人匆匆地交头接耳，便轻声说，“这个人是自杀吗？他是从窗户跳下来的吗？哦，不是！就是他，是我的对头。大地比他更有力。他死了，死了，真的。我可以像以前那样生活了。”

她轻轻地笑着，向那些严肃地注视着她、同时向邻人低语的人扫了一眼。这时她双膝跪倒，捧起死者的带余温的沉重的手吻了吻。姑娘站起来的时候，那只手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宽恕吧，”她说，“宽恕一切吧。你现在到了那个没有仇恨、没有苦难的世界。你死了，我也可以喘一口气了。”

她向后一仰便昏了过去。她失去了知觉，在跑来搀扶她的人手里挣扎着。

医生和露娜的私人马车赶来之后，这种在类似场合常见的混乱就平静下来。人群中有人认出了她。

至此，有关那个倒在人行道上的遇难者的故事，我们需要讲的、可以讲的和应该讲的都已经讲完。然而，也许这里还要交待几句，才能使好奇的读者心满意足，因为他们比作者更善于遐想，更富于考据癖。他们会不停地追根究底，直至所有的生命、爱情、悲欢离合都消失殆尽，直至这个讲述心灵搏斗和精神事业的故事的主人公和其他人物的生平轶事，全部掩埋在花草覆盖的坟岗之下。

因此我们注意到，露娜姑娘后来恢复了健康，但她已经把往事遗忘干净、并且不久便和柯文赛先生结了婚。后者坚决果断地向她奉献了十分美满的新生活的花朵，使她尝受了人生乐趣，给了她一个人在时来运转时赖以生活的一切。

只是有时露娜·柯文赛仰望蓝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沿着看不见的道路飞行时，便紧皱眉头，若有所思，似乎在极力回想什么。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海，旋即消失了，只有它的影子化作清晰的回声从远方返回来，悄悄地对她说了那几句话（她好像在童年时代听见过这几句话），不知是它偷听来的，还是别人授意它说的：

莫学那茫茫的海浪，
默默地把我忘记……

译 后 记

亚历山大·格林(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н,1880—1932)是一位独具一格的浪漫主义作家。在白银时代俄国文学中,他不曾占有一个十分显赫的位置,但在他的国家里,他的名字人人皆知。亚·格林生前没有得到公正评价,死后作品益显光辉,深受各国读者喜爱和推崇。1980 年 8 月,苏联文化界隆重纪念亚·格林诞生一百周年,他的几部主要作品陆续拍成电影,他生前居住过的地方修建了纪念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一

亚·格林为人孤僻,很少讲述他自己,所以他的生平和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鲜为人知。围绕他的名字,产生过不少离奇的

传说和荒唐的流言。有人说,亚·格林是一个神奇的射手,在青年时代曾仿效美国作家库柏蛰居深山老林过野人生活;还有人说,亚·格林在海上当水手时杀害了一名英国船长,窃走了装着这个英国人手稿的箱子……这些传闻曾使作家本人十分苦恼。事实上,亚·格林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的确是曲折的,并且富有神秘色彩。亚·格林原姓格林涅夫斯基,于1880年8月23日出生于俄国维亚特卡省斯洛博茨县城。他的父亲是波兰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流放俄国西伯利亚,刑满后在俄国定居。亚·格林出生后不久,随家迁居当时的省城维亚特卡市(后来曾改名基洛夫市)。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亚·格林从小就富于幻想,从八岁起就渴望外出旅行。他幻想灰色的地平线外面有一个阳光灿烂、海风习习、长满鲜花绿草的国度,渴望当一名水手去云游世界。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成绩很不好,却拼命读课外书。他在中学时代就饱读俄国和欧美文学名著,尤其喜爱雨果、斯蒂文森、斯威夫特、霍夫曼等大师的作品。中学毕业后,他因家境贫寒辍学。十六岁离家去海港城市敖得萨谋生,从此开始了他十年的流浪生活。亚·格林最喜欢海上生活,他在自己胸前刺了一只双桅双帆纵帆船(当时的水手有文身的习惯),希望成为一名"老海狼"。但严酷的现实却使他四处碰壁,他好容易才在一艘航行于敖得萨和巴统之间的轮船上当了一名学徒,后来又在一只纵帆船上当见习水手。这期间,他游历了黑海沿岸的城市,并且有机会远航国外。后因顶撞船长被辞退,他便到乌拉尔山区当了淘金工人。后来他又当过渔夫、铁匠和士兵。在沙皇军队里,他初次接触到当时的社会革命党人,受进步思想影响,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一名地下演说家,在水兵和要塞炮兵中颇有影响。他曾多次被沙皇政府逮捕和流放。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他饱尝生活艰辛,目睹人间痛苦、丑恶和卑鄙,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真善美的

不懈追求，并且坚信真善美最终战胜假恶丑。他的作品就表达了他这种美好的信念。

亚·格林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本世纪初。1908 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隐身帽》。十月革命前，亚·格林已经是一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注意的知名作家。十月革命后他到了彼得堡，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结识了高尔基。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21 年，他的中篇小说《红帆》发表。这部小说是他的成名作。苏联名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曾指出："假如亚·格林一生只给我们留下《红帆》这篇小说，那他也有资格作为一名以完美的呼唤激荡人类心灵的作家。"此后，亚·格林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孤女奇遇》(1923)、《金锚链》(1925)、《踏浪女人》(1928)、《穷途末路》(1930)，还创作了百余篇短篇小说。1932 年 7 月，亚·格林在苏联南方小城旧克里米亚市创作新的长篇小说《小性子姑娘》时，不幸病故，时年 52 岁。

二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格拉宁曾经写道："当岁月蒙上尘埃并失去光辉的时候，我拿起亚·格林的作品，翻开它的任何一页，春天立刻破窗而入，一切又都变得明亮光彩，一切又像童年时代那样神秘莫测和令人激动。"亚·格林的作品为什么具有如此魅力呢？我们只要读一读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便不难发现，他的作品的确有着与众不同的格调。首先，亚·格林的作品写的是奇人奇事。他的创作取材于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社会现实，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大胆奇妙的构思，塑造善与恶、美与丑两种人物的典型。亚·格林笔下的主人公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气质，满脑子浪漫主义奇情异想。他们多半不满现实，积极探索幸福和人生的意义。

他们的遭遇又都十分奇异，有时神秘莫测。因此他的作品可称为“奇遇小说”。其次，亚·格林善于设置典型环境，描绘了一个富有朦胧色彩的、引人入胜的国度，这便是脍炙人口的“格林奇境”。格林作品中的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这个虚构的奇境中。那里有美丽的大海、明媚的城镇；有低语的清风、芬芳的花草；那里有扶危济困的侠士、行踪诡秘的美女、真挚感人的情史……亚·格林作品中的人物用的全是外国名字，更使作品带有异域情调，给人以神秘感。

《踏浪女人》是亚·格林的代表作，是亚·格林描写自己理想的绝唱，精深华妙，寄托遥深。作品以主人公迦尔威浪迹天涯、寻求幸福的奇异经历为主线，构成一个曲折而又扣人心弦的故事。迦尔威感应未偿夙愿的召唤，怀着理想主义者的奇情异想，去寻求“永远捕捉不住的神秘而奇妙的鹿”。在喧闹的里斯港口，他看见一个神秘的美貌少女，仿佛是他一生中追求的美的化身。这个姑娘时隐时现，迦尔威无法接近她。他听说姑娘到另外一个港口去了，就乘“踏浪女人”号海船去找她。途中遭恶人暗算，落入万顷无垠的大海。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少女，自称是弗列茜，在危难中救了他，然后踏浪而去，宛如天上仙女。据水手们说，海上有一个女郎，是海上遇难者的救星，那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迦尔威在到达目的地以后，看见广场上有一尊“踏浪女人”雕像。恶人们要摧毁这座雕像，迦尔威和善良的人们奋起保护。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只女人的手保护了他，挡住了恶人的企图。最后，迦尔威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然而，迦尔威浪迹天涯孜孜以求的“未偿的夙愿”究竟是什么呢？作者没有明确交待。我们细细读来，透过神秘和朦胧的迷雾，便可以看出作者用心良苦的寓意之所在。主人公追求的是人生的幸福，他的美好理想是以真善美的艺术象征“踏浪女人”来

体现的。“踏浪女人”是幻想中的人物，是真善美的化身。她在海上踏浪而来，踏浪而去，拯救海上遇难者。同时，“踏浪女人”的形象又具有双重性，她似是碧琪，又似是黛茜，从而使主人公追求的理想若隐若现，带有一种空灵的韵致和象征意味。亚·格林通过这部作品告诉人们，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虚构的境界，而在于现实，在于生活，“人生是美妙的。”

《孤女奇遇》(原名《灿烂的世界》)是亚·格林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能体现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作品之一。小说写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贫苦少女巧遇神通广大的侠士，最终喜结良缘的故事。故事也发生在“格林奇境”中的港口城市里斯。一天，索莱利马戏班子里突然来了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自称身怀绝技，能够腾空飞起，并不借助任何道具。他要求登台献艺，但不取报酬。马戏班子的经理没有放弃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在登台表演那天，年轻人果然腾空飞起。这位怪客便是此书的男主人公德鲁特。德鲁特本来是个普通人，在孩提时代他喝了某个医生发明的药水，便产生了特异功能。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奇异本领去谋取私利，而是云游四方，扶危济困。为了保持他的特异功能，他需要当众表演，因此不得不偶尔露峥嵘。他在马戏班子里初露锋芒，便立刻遭到当局迫害，在濒临死亡时被高傲的贵族美人露娜救出。露娜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希望利用他的超人绝技去主宰一切。德鲁特拒绝了她的“爱”，销声匿迹而去。在另一个城市圣里奥尔，住着女主人公——天真无邪、聪明美丽的少女达薇。达薇父母双亡，孤苦无依，应聘去里斯一个富人家当侍读，但那富人暴病身死。姑娘走投无路之际遇到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这便是一直在暗中保护着她的飞侠德鲁特。达薇富有幻想，向往幸福，在庸俗无聊的小市民圈子里，唯有她能理解德鲁特。她虽不知道德鲁特就是飞侠，但她坚信，他的正义终能战胜邪恶，坚信

他能凭着惊人的意志力量创造人间奇迹，最终得到幸福。达薇是亚·格林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富于幻想、富于爱的典型。

《孤女奇遇》体现了亚·格林创作的一贯的艺术风格。作者巧妙地把幻想和现实糅合起来，使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带有一种不寻常的色彩，使幻想中的人物具有艺术的真实感，从而使作品达到幻想和现实的和谐统一。

三

亚·格林是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他的艺术风格与他个性鲜明而又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格调是分不开的。亚·格林的语言优美流畅，色彩斑驳陆离，有些词语搭配得荒诞奇异，构成他独具一格的语言表达体系。从翻译的角度看来，亚·格林独特的语言特色，无疑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把译者带进一个扑朔迷离的艺术境界。

文学翻译作为一门艺术，是译者对原作的审美的把握。它所注重的不是语言形式的变易，而是作家艺术家使用语言文字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因此可以说，文学翻译是形象的翻译，艺术的翻译。文学翻译的任务是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尽可能完整地传达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的原作的意境，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外行人看翻译，往往陷入简单化的倾向，只着眼于译文中有几处讹错，以字词的对应来衡量翻译，忽视了文学翻译的艺术实质。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标举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这一点上，翻译与创作有相通之处。如果说，诗的境界是诗人对自然美、生活美的独具只眼的觉悟和创造，那么翻译的境界则是翻译家对艺术美（原作之美）的透视和把握。在传达和

创造境界的过程中，译者既是艺术美的鉴赏者，又是艺术美的创造者。作为审美主体，他的审美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译者审美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译品的优劣，正如艺术家与一般匠人的差别。艺术家关注的是整体，是内容与形式、神与形的和谐统一，而匠人关注的是局部，是局部材料使用是否得当。同时，译者还得具有相应的表达能力，也就是艺术表现力。译者从认识艺术美到圆满完成对艺术美的表达，是境界创造的一大飞跃，实际上也就是翻译本身。此时此刻，它包含着灵感的闪耀，知识的显现，包含着创造的愉悦，理想的实现。总之，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奇妙的心理过程。当然，如果把文学翻译简单化，降低了它的审美高度，忽略了它的艺术实质，也就压根不存在这样的飞跃，因而也就无所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了，充其量不过是两种不同文字的机械的变易罢了。

然而，这里还应看到，文学翻译虽邻于创作，却不同于创作，尽管人们尊称它为“二度创作”或“再创作”。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如同诗与画。虽然诗与画是一对姊妹艺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诗毕竟不是画，画也不是诗。在境界创造上，翻译更接近于绘画。如果说创作模仿的对象是生活和自然，那么翻译模仿的对象则是原作。创造可以凭着激情天马行空，驰骋于广阔的艺术空间，翻译则是带着锁链的舞蹈，只能以原作为依傍，以逼真为原则，译者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原作者身后，尽量避免失真和走样。原作粗糙，译作不可能精致，原作朴实无华，译作也不能雕饰。翻译的境界源自原作，译者作为艺术美的观照者，提笔翻译即进入“无我之境”，其功夫在于适度地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恰如其分地把握种种变通，最终达到神与形的和谐统一，这便是译者所向往的真正的境界。

《踏浪女人》和《孤女奇遇》，是我在军委空军领导机关工作的十年间译成的。译作得到不少名师的指点和帮助，我一直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佩和感激。我译《踏浪女人》，是出自戈宝权先生的建议。戈宝权先生还为1984年版的单行本题写了书名。《孤女奇遇》经香港女作家王璞推荐给宋安群先生，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出单行本。

这次，作家出版社拟出“白银时代丛书”，丛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严永兴先生选中了格林的这两篇佳作，结集出版。在这两部译作再版之际，我再次向戈宝权先生、宋安群先生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作家出版社为此书提供了再版机会。

两部作品问世以来，多次再版，各种版本互有差异。此书的两部作品，译自苏联乌克兰塔芙丽亚出版社1976年版的《格林两卷集》，并参照了莫斯科真理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格林六卷集》。

1997年10月5日